辛卯吉省即墨

へ16
469

辛卯直省鄉墨

附壬辰會墨

16
469
1

光緒辛卯科

順天鄉試墨卷新編

順天俞筱沅先生評選

試帖附後

壬辰會墨

欽定四庫全書
上海淩雲閣石印

浙東傳子綸先生所選歷科鄉會墨輾轉多人口辛卯冬月子綸出守江西以選事屬予自維譾
陋又通籍早文章久疎何足為先生後塵顧念文章風氣所趨其端雖微而關乎士習人心者至大

世廟御極初元卽
諭衡文一道專以理明學正典雅純潔為主
純廟命儒臣方苞裒選有明以來制義為一編頒布天下俾多士奉為指南拳服慕凝始弛坊間選文之禁
二十四年冬
諭各省釐正文體次年復以士子習尚紛歧罔識行文正鵠
特嚴磨勘條例嗣是
列聖明諭頻宣二百年來登明選公均以清真雅正為範自近年鄉僻之士或以膚庸淺陋剽竊科名矯其
弊者乃間取古誼小學以覘才力所以勉人讀書用意良厚然恭讀乾隆元年六月
諭云經義代聖賢立言當循循矩矱先民是程非四子六經濂洛關閩之粹言不可闌入五年九月因
命士子究心經學復

諭謂學經者閒援引漢唐箋疏之說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攷闡發朕願諸臣言求宋
儒之書以上溯六經簡奧將國家收端人正士之用又
諭云學必為己不能為己則糟粕陳言浮偽與時文等九年八月大學士等議覆舒赫德條奏亦云時弊流
弊誠如所奏然謂空言勦襲無適於用此正不責實之過耳作文者必融會聖賢義理範之規矩準
繩文武經濟皆出其中卓哉是言

累朝人才之盛

中興文武之資未有外此而矜奇炫博詭道求勝者也且士果根柢宏深經義史學儘可於二三場見之
睿廟諭衡文者必頭場清真雅正合格再合校二三場自能鑑拔通才意正在是況古注皆集注所已刪非
程朱所未見謝南山所學何如而乾隆六年
純廟諭云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辨別異同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指摘之處
以後人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悉當即云當炎於已之身心有何益哉
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例天下士子莫不奉為準繩而謝濟世輩倡為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為其
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為人心學術之害此事甚有關繫昔諭湖廣總督將所註顧與程朱
違悖牴牾或標榜他人之處查明即行銷毀毋得存留大哉
王言萬世遵守乾隆中有用子書一二語及衣鉢兩字
特諭點革者至書寫卦畫篆體停試不遵小注章旨者點革
功令之嚴更無論已　培元　幸逢

盛世備采詞曹與聞掌故今歲閱各直省闈刻鑒衡皆審無美弗臻不才　無以為選謹就平日服膺
聖訓及所聞諸師友者自定為選文之格稍乖此格者雖前茅佳文不敢濫選明知迂陋鮮當萬一惟願風
氣日純士習人心日異端謹正大則所以繼歷科墨輅矩矱操選者在此即報我　子純先生者亦
在此膾炙與否在所弗計

當代君子深鑒而鑒諒焉壬辰中和節大興俞培元筱沅氏識

順天

言忠信　二句

君子之道　四句

詩曰天生烝民至好是懿德

江南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節

一名張玉裔
三名盧素存
五名孔昭棻
七名慶　森
十名閻炳章
二十三名郭好解
卒業崔師範
五名孔昭棻
十八名劉繼晏
一名張玉裔
三名盧素存
三十名堯宗義

一名孫多捷
三名魏家驊
七名夏曰琦
十名聞　濤

二名賀綸燮
四名王　昭
六名黃為熊
八名蔣葆瑤
十三名王得庚
卒業名孟春華
五十名徐履謙
二名賀綸燮
九十五名崔師範
二名賀綸燮
四名王　昭

二名陳希濂
六名陳樹屏
九名魯洋林
十一名周尚忠

例言

一子統太守歷選墨輶錄文寬至二百餘首本年墨出稍晚日期急定坊刻意在從簡各省佳卷林立遺珠之憾良多

一是編所選以清眞雅正為主務求合乎　欽定制藝釐正文體之意間有出奇制勝而不背乎來註者場中無格不備主司亦無格不取編中略登一二以為搆思枯窘之助

一近年各省闈墨多首列程擬諸作其文追蹤先正並足楷模多士惟興酣落筆斷非局促風簷者所能髣髴故於此刻不及備錄原文具在揣摩家可取而悉觀焉

一時促事冗譌字不及細校至夾圈眉批尤多舛誤閱者諒之

考諸三王而不繆至聖人而不惑
界既正至可坐而定也

江西

子曰攻乎異端　一章

今天下車同軌　四句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浙江

子張學干祿　全章

旅酬下為上
序者酌也

福建

道之不行也至不肖者不及也
我欲中國至皆有所矜式

湖北

子曰師摯之始　一節

天命之謂性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湖南

子曰為政以德　兩章

猶乎上有道　三句

水由地中行　兩句

山東

子語魯大師樂　一節

十二名金坍運
十八名李　炯
一名孫多捷
四名薛臨正

一名李　結
四名陳情表
九名徐兆霖
十三名朱鳳璋
一名李　結
一名李　結

一名王萬懷
九名孫榮枝
十三名蔣麟振
十五名許德厚
二名錢保壽
二十名朱作榮

十四名顧祖彭

十六名孫鳳彬
十六名孫鳳彬

三名黃獻焯
五名陳福祺
十一名陳其昌
十七名孫振濂

五名陳方詮
十名童賡年
十四名裘　彬
四十二名劉士瀾

二十八名錢祖培

三名陳希賢
十二名魏鴻勛
二十四名王學孟
一名陳君耀
二名王承基
十八名林揚光
一名熊恢鎏
三名朱映清
七名陳世昌
五名張淑蘭
十一名嚴正焯

九名劉炳琦
十三名王　景

十名陳培蘭
十三名王　景

二名徐先達
五名張淑瀾

一名勞鼎勛
五名彭瑞熙
七名陳環梅
二名曹榮甲
十三名李希聖
一名勞鼎勛

二名曹榮甲
六名岳　衡
八名曹垣翰
四名張成德

二名曹榮甲

三名張子傑

一名周正歧

知風之自
登太山而小至難為水
河南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仲尼祖述堯舜　四句
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
山西
子曰君子上達　兩章
好學近乎知至則知所以修身
樂天下保天下
陝西

四名王通善
十名管寒勛
十三名孫星煜
一名周鳳歧
一名周鳳歧

一名呂慰曹
三名梅芬
七名顧巘
一名呂呂慰曹
一名呂慰曹
八十二名朱東潘

一名李世馨
三名賈酉山
五名王桐年
三名賈酉山
一名李世馨

六名孫琰
十一名孫卿裕
四十名王叔謙

二名王景祜

二名喬景濂
四名鄭信之
十一名王榮甲

四十五名陳延慶

二名張昭奎
四名蓋仰惠
六名李廷芳

三名賈酉山

天下國家可均也
若夫潤澤之　兩句
甘肅
子游曰事君數　全章
寶藏興焉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廣東
子曰學而不思　二章
燕毛
得之流行至而傳命
廣西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二章

一名楊閱奎
八名謝德昭
二名高樹榮
十三名陳丹蟬
一名高樹榮

一名李鳳來
四名萬中倫
十名丁耀奎
一名李鳳來
一名李鳳來
十三名張萬清

一名傅維森
四名馮應瀛
七名張壽波
一名傅維森
一名傅維森

十四名張兆蘭
三名杜良奎

三名王立信

二名楊清
七名蒲作新
十二名張萬清

三名陳廷選
五名湛書
十名鄭文楨
八名杜召棠

六名黃道昌

七名余澤恒

吾學周禮令用之吾從周
善救得民心

四川

唐棣之華　全章

閒然而日章
百工之事至獨可耕且為與

雲南

閔子騫曰至言必有中

尊賢也親親也
相泰而願其君　二句

貴州

君子哉若人　二句

冠

九名雷啟清
一名張其潤
一名張其潤

四名陳東文
六名蕭名銓
一名凌開運
一名凌開運
十三名蔣光魯

一名杜濛金
四名范宗濬
七名錢用甲
四名范宗濬
一名杜濛金

一名張致安
六名寇宗儁
十名李蟄儉
十三名周文名

十名唐鑑清

五名韓乾學
十名陸慎言
四名陳東文
四名陳東文
十四名閔彥藻

二名張新年
六名曹慶恩

三名鞠文熙
七名楊棫林
十二名袁澄清

才字六十八號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而廢言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一名劉可毅
一名劉可毅
一名劉可毅
二名汪棟昌
一名汪棟昌
三名姚晉圻
三名姚晉圻
四名李希聖
五名顧仲安
六名楊吉成
六名楊吉成
七名貴　誠
八名趙鼎仁
九名楊德輝
十名湯壽潛
十一名羅迪楚
十二名方家駒

為閒行者救其失反求於內而已夫言行著於外曰忠信曰篤敬外也而內持之矣非欲子張求於內乎且人以身涉世不可務於外也亦惟求之於內而已其內實不虛真而不偽而於啟口時一欲之其內厚而不薄斂而不馳而於課躬時一驗之縱未嘗兢兢於啟口懍懍於課躬而持於內以制其外則內密而外亦不疏矣子問行乎行在於外而其所以行者則不在外而在內試與子論言行夫言在大廷行在衆著故一人之言天下得而聞之一人之行天下得而見之似吾人人世但使順應於物我之際初不必相見以天而言由心發行以思成故言在天下聞者將隱為勘之行在天下見者將深為求之知吾人持身要必密備於樞機之間而不可稍遺其性審是則言宜忠矣論斷之餘胸臆見焉論者謂忘之甚而不第已也矣之於口而懇懇其不已者必見之於事而一一其相符蓋斷斷乎言忠信也審是則行宜篤矣踐履之下精力凝焉論者謂篤之甚而不第已也厚德載物而有基其勿壞者實許謨定命而得主其有常更斷斷乎行篤敬也且夫言行見於外忠信篤敬存於內而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內也而外形之實外也而內宰之耳聰明持達之儒務為高遠迫至閱歷既久始覺文章事業所宜別求切實之修無他言行固自有真耳夫言寓權變行妙化裁古君子時措為心身世詎膠於一定然而有為主於內者矣爾室中之緒論其胜摯足以贊帝天日用之閒規為其戚懌足以對賢聖蓋在內之忠信篤敬有以完在外之言行也豈必漫為紛馳哉磊落高明之士每厭庸常迫至勘驗既深始覺出話為猶未能確得捐歸之正無他言行固不容妄耳夫言鄙碎碎行小子子古君子時中為量周旋詎限於一途然而有不數於內者矣建白在當世出口悉如其謀心率由在倫常人為恆載夫天命蓋在外之言行無不根在內之忠信篤敬也庶幾返求各足哉雖在蠻陌有不行焉者乎

抱定內外二字發揮言行確是此題絶唱

亞烏暮風陌

字字有看倒攝下意於題前筆意遒緊

從問者見者勘言行下意筆未到而意已吞

樂意相關離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內外字顛撲不破

偏趁明滑斜一曲一陣西風起浪花

五棋天半起笙歌隨手拈來頭頭是道

于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于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十三名李心地
十四名周頌
十五名鍾為禎
十六名何慶輔
十七名趙熙
十八名陳鳳藻
五名顧仲立

一甌花乳泛
渦圓
風吹花氣蕩
成波
初篤一一明
紅樹歸燕双
双去綠州絶
不板重
轉筆有勁
清言霏玉屑
探題之要
題之要
氣局宏嚴騁
駟開道儁筆
出塵
警醒異常
代字訣好
揩殿親切

詩云天生烝民至懿德

引詩而言生民可徵性善情善之說矣、夫曰有物有則、性之善也、曰秉夷好德情之善也、孟子故時引之歟、今使形質之中無閒檢、且明之內無幾希則性情皆後起之緣何怪人之好為異說哉、乃溯為皇之賦畀不吝氣化亦不吝降衷而欽眾庶之心思不歉知能亦不歉愛敬其載理備其命意真此不必遠為徵也、風人已先我言之矣、以情善者證性善豈無所見而云然哉、今夫言性而不溯之天無以得其大原言情而不驗之民無以悉其大較吾蓋反覆篇章而悠然有會矣試誦烝民之詩耳目手足無覺於其內者以作之範圍則百體皆頑而不切而天不使然也、賢否智愚無稟於其初者以相為固結則五常皆漠而不知聲之眾體貫以精力而不敝貫以精理而愈不敝蓋天之予人者周也、其詞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生人之入世靜有所執、又將動有所欲、愛親敬長之恒心玩其理而油然生遏其事而亦油然生蓋民之樂善者切也、其詞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甘暴棄以自安黜眾墮明眾物與眾則而俱汨任牿亡而不恤踰閑蕩檢與所好而偕忘、異論胥為奚似乎、詩若曰彼蒼之誕降無私氣以成其形亦理以立其命而鼓舞於其內者遂各抱本來之定分典哲謀肅又以為緣其源流有一貫者矣世運變遷而後兆姓依然而詩乃慨乎其言之枯槁在官骸物且不效其靈石則於何著消亡在氣稟夷且先失其守而好於何存其顛倒為何如乎詩若曰大造之鍾靈已久區以別其類亦分以給其天而動息於其間者遂共挾本生初之懷與親義序別以相注其表裏有相孚者矣名理汨沒之餘解人難索而詩乃詳乎其言之宜孔子有知道之贊而性善情善之說可以類徵之也夫

題義推闡尺致深得引詩口氣

一名張玉齡

後兩節意已在惟聲應劍中
心花怒發收斂勁氣直透
兩岸桃花夾去津
切響堅光詞達理舉出落不苟
大陣包小陣
進一層文心靜絶
題下二字從來無此實發透激語接筆餘事可買
針對子張語無泛設
丰神可掬

言忠信行篤敬

聖人以言行最賢者而進以返求之功焉夫忠信篤敬、返求之實功也、子以最子張、張其加意於言行也可、且天下有不容須臾離不可以馳鶩求者其在語默動靜閒乎苟求悉合乎外而接物之宜必先精審乎內而修己之實語默所啓不一事動靜所繫不一端不敢以偽心參之欺心閒之刻念將之急念乘之其迹甚庸其功甚悠是以內聖外王之君子盡自勘之學矣約守之修不作高談雄辯以驚人不為異節奇能以干譽子問行宣不欲絶狗外務名之念課爾真修然合物恒以互懍其防必力祛其詐虞念眚之秘而後所以握樞機者慎闕殆闕疑豈不欲斂才高意廣之偏完吾實際然合內外以互彌其隙必自足於精誠嚴畏之地而後所以植坊表者端蓋忠信者言之幹篤敬者行之基也言與行豈徒然哉且夫本乎心以為聲驗諸事以為符而修詞出話固將較勵於不聞不覩之先以厚積而發高者準吾獨行不愧之真通諸酬酢其忠也非憑口舌以相卬而層肯吾衷而出而何表裏之別也奉一屋漏無欺之素與世往來其言也非假神明以相質而皆稱吾意以邪又何常之渝也言華也而忠以質之言虛也而信以實之即至皦然者無緣飾縞然者無詐護而猶恐有務外狗私之意偽雜其閒焉言之必當忠信者如此且夫秉德意為運量準規矩為範圍而主宰設施固有斟酌於萬事萬物之原而相深以力焉者本敦慤之至以宅其懷故性情有所養而不淺其篤也未嘗示包容而無往非慈祥惻怛之積也本勝怠之強以制其欲故精神有所攝而不愆其敬也未嘗關作致而無往非危微精一之數也行危也而篤以裕之行肆也而敬以聚之即至眽然者無刻數肅然者無墮荒而猶恐有矜已傲物之念偶參其際焉行之必篤敬者又如此蓋吾學未悶世必先課心故雖聰明之士高遠是鶩而一經斂懷就軌之際俛往咸宜而當此防檢必周祇自守聲律身度之成而果其言無口過行無怨惡不亦躊躇滿志乎張特返求而行在其中矣

二名賀綸夔浦圻

君子之道　四句

君子為己之學秘其錦於內也夫為己者不務外不厭而文且理而內蘊者深矣即其外以觀之烏足知君子哉從來中之有餘者必無浮露之情世於君子以易窺迫徐而察之然後知其所詣甚深所蓄甚厚而其所積縕蕃者亦淵乎其無際焉是其知美在中而不必以至足者形也而力據其外以窺君子耶君子意氣不矜退藏者其神漸積者其行故存之又存必不以粹業純修貽棄實務名之詡君子聲華弗尚深沈者其猶質實者其心故欲之又欲必不以盛德大業壯狗人舍己之觀則有所謂淡焉者物而太豔冶之傲也物而太親疏之伏也蓋精暴於外則處其中者易枯美盡於先則權其後者莫繼君子之道不外腴以示人不過情以數譽淡焉而已然見理甚真而留餘緒以相遺其味乃悠然不盡寓意甚通而約衆旨以相貫其趣乃挹之靡窮蓋人視為淡君子自處於不厭也道之所以至貌以自張緜蓄不宏故持偏端以相絢君子之道無茂密之枝葉無紛紜之繁飾簡焉而已然事據其要則立其本以達所施從容也自棁儀則動而當理則從其根以昌所植篤實也已寓輝華蓋人視為簡君子自爵其文也道之所以含章而可貞耳則有所謂溫焉者察察之自逞則勢亦將以自窮物物與相較其勢亦難以持久蓋挾智任術必逆億之莫周而辯是析非轉刻覈而無當君子之道不徼訐以矜智不峭厲以搞奇溫焉而已然至事而義白變化紛縈之故未嘗不自獻其情物交而情見妍媸巨細之形未嘗不洞鑑其隱蓋人視為溫君子自有其理也道之所以自然而有別耳自其裏而探之舞華嘉之美無紛縈之襲無燭照之煩君子之淡簡溫正其錦之內藏而不假役於其外要亦自防其意氣之浮動而已自其表而觀之有淵水之旨趣有發越之光耀有縷晰之條貫君子之不厭文理正其綱之外襲而自珍其美於內要祇其詘其儀章之恃異也云爾彼多其錦於外而匿其綱於內者亦獨何哉

於題中精義闡發無遺後二尤能迴顧題旨

路曲貪延垂柳地日長開滿看花人反棹作收悠然不盡朔邊餘遠色草木含榮滋實疏出所以驚啼花兩歇燕立柳風微有此致清閒可滴淵警春眠

說理十分圓足警關透快得未曾有迴到上文衣錦尚絅語不虛荀

總不肯向瑣層處落墨全題在握粲粟乎如貫珠

直將亞聖維此苦衷和盤托出二比摸寫說理無一句浮烟滾墨豈得心尋常尺寸繩之

一絲不漏說理精粹似子以點次為關發

無數雲山供點筆風月誰家不是蘭一筆指醒

詩曰天生烝民至懿德

大賢欲明性善引詩言以為證焉夫天之生民曰物曰則而民之得天曰秉夷曰懿德欲明性善詩言不可為證歟且天地日以生人為事而人乃得天地之中以生秉之生人也予之以氣予之以理既粗迹之可尋有精義之足據而民之承天也受之以氣受之以理有此經常之至性即守此不易之良規造物無言而成化斯人順帝而不知此亦古人之善言天言民者矣不能盡其才即不能盡其性不能盡其性由於不盡心知性以天是故滑稽交輳以淡天邪放辟以誣民心知有氣不知有理言性而不得夫與性俱付之端而縱橫顛倒送臆說以亂天下天命因之不明民心因之益蔽斯亦吾儒之大懼也則盍觀烝民之詩所云天生烝民者且夫民至衆也維皇降衷之始因人以仰即皆備厥躬無一人不生於氣之中即無一人不生於理之中詩曰有物有則武信智仁心極之風尚不一而天之生之者無慮其不齊亦無慮其不一也維皇降衷之始因人以仰即皆備厥躬無一人不生於氣之中即無一人不生於理之中詩曰有物隨形而具即事而呈也又曰有則有矩可循有法可守者也視聽言動之地萬物無窮子臣弟友之經千古不易使非天之曲成不遺孰闡鎔是乎非天之範圍不過孰主宰是乎天之曲成範圍無容心也詩人之相提並論又何有容心哉且夫天至元也無極太極陰陽之體何其虛易知易能翕闢之用何其簡而民之秉之者乃不覺其處更不覺其簡也吾人受生之際含質賦形即繼善成性無一息不秉於氣之中即無一息不秉於理之中詩曰民之秉夷蓋元亨利貞根賦畀以俱來者也又曰好是懿德蓋喜怒哀樂緣情用而俱見者也聰明恭肅之官不離不畔秩敘典禮之準吾惇吾庸使非民之不識不知何以仰承若是乎非民之不愆不忘何以率由若是乎民之仰承率由非作致也詩人之等類齊觀又烏有作致哉是知物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附氣以見者也則者仁義禮智之即理俱存者也氣質在天理之後而天理即宅其中民之秉之也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念必有合乎仁義禮智之良而動於不自覺發於不容已者幾判乎精粗心分乎感寂而詩人乃合言之得毋有深觀於理氣之間者乎孔子讀此詩而咏歎深之子亦可恍然於吾所云性善之旨矣

理實看空題蘊十分透澈

言忠信行篤敬

與賢者論言行特有以欵其心焉夫夫子、與子張論言行、屢矣而特其未知有忠信與篤敬也子故藉以欵其心歟且天下一言行之所積也而要惟以此身積之更莫非以此心積之無絶無責效於天下之心吾惟有端範於此身之心一矢口而其心見焉一飭躬而其心存焉子問行行也者行以言也行以行也試即與子論言行前言往行備載於簡編今試綜賭記而一一驗之覺古人有廣己之學無廣己之言有驚人之功無驚人之行言坊行表或析為篇目今試逐章句而悉歷參之覺其間皆欵集就實之言無矜奇立異之言皆束己好修一人知其何所存何所往不必人人知其何所存何所往而此出言之心始慰也是蓋其心惟知有行焉又不惟知有行焉行未至心果安用行甫成心果安歸要使吾所歸而此制行之心始愜也夫知其心之何所存非忠不能知其心之何所往非信不能識其心之安所用惟篤而可其識心之安所歸惟敬而可人得天而受其中吾先中其心而後得行其無貳之念天生人而予以仁吾先仁其心而後可運其不肆之神是忠為信之本篤為敬之本而忠信篤敬即言行之本也子亦務其本以圖之而已矣迹詰言彰信而忠不並列然觀於允懷之治早識其心無心無矯誣召誥言疾敬而篤則未聞然推其作所之衷可信其心非苛刻蓋信必原於忠敬必原於篤而曰言與行即當於忠信篤敬也予惟恃其原而往焉斯可矣夫道德所蓄積貴在默成即言行而去偽存誠猶難語於不言而信不動而敬而性質之高明易生馳騖得忠信篤敬以損高抑過復何疑於言未寡尤行未寡悔子亦於言行欵其心而已何慮乎弗行

理無障翳神不外馳俗手那見及此

拈一身字心字全題清息俱遠

忠信篤敬貼言行說緊切

掌能銳入文有內心不事油腔滑調文直總辟近裏互說俱有精義

引書作證不蔓不支詞旨凝鍊總無一浮泛語史切于張

拈住天字全題在握性善之旨不煩言而解

反指民字籬外青山見奇峰入題別致

惜墨如金是引術口氣是此章引術口氣直出詩詞簡老之至

民所好無庚於天詩言寓性善之旨矣夫天非以物則予民則所秉殊而所好異矣而民顧無出於物則外者詩言不已寓性善之旨歟且百其民者百其心雖強有力者莫得而強齊之也而天早有以齊之蓋民既分天之氣以成形民即受天之理以成性而性情之運而為才者胥注於天之所授而莫之自外焉吾得與子讀烝民之詩矣夫烝民之詩乃尹吉甫送仲山甫城齊而作非為民而作也蓋其抱專賢慕德之誠心將舉職業事功備形諸贊歎而簡端數語特以啟其端抑本嶽降崧生之餘意以明賢才稟受翹出乎眾流而篇首數言第以引其指然則烝民之詩既非為民作即非為言性作也吾何必引之然而同一言也在彼為餘詞在此為正論故取義必貴斷章抑且同一言也淺求之為膚論深體之為微言故讀書務求其解況吉甫當日去周初為未遠精言奧旨所欵聞也故泛設之語必探天命之大原值先王之中興邪說橫議無敢逞也故任舉之詞亦獨人心之大本其言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今夫言物王乎氣言則王乎理其事兩不相雜也顧論理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理不明詩既並舉其詞無取乎畸輕而畸重今夫夷之為言常德之為言得其義亘古為昭也乃後人所目為不常者前人直以為至常後人所幸為獨得者前人直以為同得詩亦徑探厥隱弗析其為聖而為愚嗟乎疑於今必徵於古直此羣言之淆亂當折以經盡信書不如無書如或處經義之繁無盡衷於聖試更述孔子贊詩之語而性善之旨益明

尺幅中具有大見

渾龍全題精神團結不費向瑣肖處落墨

回折赴題逆取下意筆筆却在題中千呼萬喚始由來嶽峙淵渟停頓有度

下意於反面逼築

言忠信行篤敬

言行必以誠欲賢者反求諸心焉夫言行之際不必問諸外也忠信篤敬求諸心焉耳矣且吾輩易而謂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誠以分形受氣於兩大之間則天理流行之實萬物相見之情默栽於吾心時措於日用分寄於言行兩端約而操之則與物无妄之真固有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而不容或偽或躁者此存心之學所以立乎天下之先者也吾與師言言行屢矣今乃以行問夫古君子易心後語安身後動未有馳騖於言行外者也師亦求諸心焉耳矣有命雖高而行習之常與世共之驟欲以一身昭律度焉此意非不可共見也而何如抑吾感氣使性情所寄無堂奧或涉虛浮也相期雖遠而物恒之則畢世由之吾欲與天下通氣類焉此念非不堪共信也抑何如竭吾真誠使樸厚所留在隱微先無隔閡也蓋言行者基於獨者也而有淡乎言行外者則真意流通乃不敢以獨而慢也抑言行者不外是矣肺腑之傾豈云要結而自然流露無非同類相感之誠恒而流也忠且信焉篤且敬焉吾之最師者不外是矣肺腑之傾豈云要結而自然流露無非同類相感之誠恒忱所積不在儀文即偶爾周旋胥本一夫不狎之意且夫言與行正未可苟焉已耳習俗之所拘事會之所撓庸庸者幾誚在我無可恃之柄也以內心宅之則固確有真操也炎坦白之忱視海內皆知同心修敦樸之意雖獨居如對帝天天下有抵吾言行之隙以相難者而吾不為動也益完其懇摯之天而已且夫忠信篤敬又未可襲而取耳師智敬愚者偽深情厚貌者虛字沒者或疑斯人可相市以文也以實心固之乃知不由外鑠也以孚及豚魚者勵肫誠之志雖片言亦繫操存以不悔錄寡者證夙夜之修雖細行亦深抑畏天下有竊吾忠信篤敬之似以相蒙者而吾不為易也益求夫至誠之積而已蠻貊可行師亦求諸心焉耳矣

以心字作骨精心結撰極合題情

筆筆凌空筆筆着實王樓天半起笙歌

又就詩翻性善

讀書得間用筆不凡江喧夾過灘趁勢急落

從揮括處落墨精心結撰深得引古之心

化朽為神奇擬精華而棄糟粕

詩曰天生烝民至斁德

以懿德證性善詩言可述焉夫物則民彝性之謂也好是懿德性善之謂也欲證其說盍先論烝民之詩且自湯誥言性伊訓言善實為千古言性與善之宗而求其以善言性即性言善書缺有間矣將欲援古人之言以破今人之惑且則不取於書而取於詩雖所取者不言性而不啻深於言性不言善而不啻詳於言性善備章之不詳或詳而不盡其有包含義蘊深切著明足供後人尋繹者其在詩乎夫南幽頌及正雅出於文武成康之世其於天人之際言之詳矣苟有與性善之旨相發明者當不在就刪之列乃天保言民德烝恆言爾性離皆闕略外此更無聞焉抑獨何也豈盛時其言未興民皆日遷於善性故無待煩言與以今考之惟烝民之篇乃精於言性者哉當是時去古未遠王化復行豈孔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故同朝贈答彬彬乎持之有體言之成理焉茲誦其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夫民同此生生同此物物同此則曰秉夷其性之說乎曰懿德其善之說乎曰好是懿德其四端發而為善之說乎吾姑為渾舉焉且為詳味焉首經生各守師承而一字傳訛或藉口以為觝排之具自俗學好恃己見而并詞詘解其流失即為名教之憂吾也則古稱先力闢數千家支離之說而潛心篇什惟是與吾徒前望往古後望將來渾舉其詞以作師傳之根據耳而敢曲傳經文與自性命徒行空談轉以蔑古荒經自文其孤陋自問學但爭口說或以揚風抏雅無益於身心吾也斷章取義時見三百篇義蘊之宏而取證前言惟期與吾黨文無害辭辭無害志詳味其義以待羣言之折中耳而敢稍參臆說與昔者孔子蓋亦嘗有取於此詩矣

跟定性善發明所以引詩之故訓詞深厚是真能代聖賢立言者

一氣盤旋虛實俱到

折衣千仞據梧上遊全題已歸涵蓋

他人連篇繫續不已吉此只一二語撇之

越說越細越辟入裏

暢所欲言不為尋常繩所拘總不作意要語

言忠信行篤敬

為問行者不以誠言行其大要也蓋人與人相接者惟言行耳忠信篤敬是求在我者且君子欲以一身周旋天下非可於天下求之也樞機榮辱之間隨在皆學問見真之地必審端致力時以慮其所終諮其所敝者惕然自懍於生平然後誠慤所流有自貫初終而不易而君子猶兢兢焉師以行問師始惟知有行篤耳師誤矣其機在我確然有可從入之途日用云為之間此中有詣力焉而驚廣而荒者不知也理必總夫且同而後權自我操灼然有所致功之處學業性情之際此中有權衡焉而恃才自負者不悟也所謂要者何則言與行是所謂同者何則忠信與篤敬是且夫忠信篤敬之實非可以偽為也担懷之示然諾之踐顯焉者耳古君子讀書養氣正心誠意事可質帝天其光明磊落之胸即極之委曲迂回此志猶堪共白而又以勿二勿三之念恪慎於居恆迫至論說皆真意所流中孚先妄之精仍惕屬於獨處閒居之日則操之為有素也師固有得於此言篤者也敦厚之儀恭敬之度文焉者耳故君子閉戶潛修中正齋莊事事可求無憾其精神凝結之氣即極之艱難險阻志願未敢自輕而復以有戢有翼之真致虔於夙夜迨至舉動皆恪恭所寄厚重肫誠之意仍默失於室虛無朕之中則養之為難既也師亦有合於此意篤者也吾人造詣之程何事最堪自信祇此樸誠自勵物恒之並飭差堪證實同堂耳百室未有一疏四海觀之詎環起而相伺徒以戰兢自惕語默作止之地君子不敢稍懈其仔肩學士好修之要何在不可自期果其欺肆不形坊表之交修或者無斬夙昔耳見功能無見過四方視聽即摹起而相窺究之撲滿自將倫常日用之餘君子未嘗稍弛其願力言行者立身之符也忠信篤敬言行之準也而君子之自處惟知有忠信篤敬而已且惟知有言行而已

格局老鍊詞意精純非火候到十二分未易臻此境界

雨岸桃花夾去津而字神理通出落到君子身上仍從兩面寫出而字題意醒出淡字不厭字詮發透切有聲有色不蹇不文經籍之光

疏落淡宕無一俗筆氣象成額筆大如椽總發處渾括

形君子之日章即於闇然見焉蓋淡也簡也温也君子之闇然也乃不厭而文且理焉不足以見其日章者乎今以道之可望而知者即其可量而盡者也天地萬物之理散見於宇宙者無窮藏之不深道以浮而易盡發之不厚又以渾而不彰自非欲之愈純出之不竭而理義之散見於宇宙者終無以屬之斯人闇然日章道也而何為獨歸君子哉千古美盛之端不渾於無形而其光必散物之著於外者非其至者也外也而內藏之則所以徵其天者大矣天下淵深之物不昭於耳目而其感不宏物之適於隱者蓄之淺者也隱也而顯寓之則力必有所不繼厭之生也其不能淡焉者也君子則淡泊寡營視其外若無所異者習之久而彌歆其腴欲須臾離之而不得也人倫日用之質守之至恒積之漸而且通天化將終身由之而靡既也淡也而不厭如此不引繁稱議論多則光華易遷去素約之便而甘習繁縟之風本質必有以先滿文之靡也其不能簡焉者也君子則居敬行簡視其外若無可觀者而大道造端夫夫婦婦守之者約闕睢麟趾爍然皆官禮之精華也大權總攝於堂廉統之不分水火工虞煥然啟唐虞之郅治也簡也而文如此挾智任術聽明爽則精神易散含和易之教而競崇深刻之能事理必有以相雜理之紛也其不能温焉者也君子則和平温厚視其外若無所別者而和樂悉本莊嚴聲為律身為度威儀皆可象之型也平易不流偏倚視思明聽思聰方寸無或淆之鑒也温也而理如此此其寂然相安脫然無累謂然可親分量有難誣幾欲舉斯世之繁縟嚴苛盡返於渾穆睢盱之俗而其紬繹無怠純粹以精明辨而出之蘊涵原靡盡貞可範後世之心思智力一洗其抑牽穿鑿之為此君子為己之學也

虛神實理面面俱到知伐毛洗髓之功深矣

盡日陽花飛又歇有時林鳥見還藏題字忽驚初見

採源是海寧花蝴蝶深見點水清疑款款飛信實定主雞外青山見寺鄰

提筆有聲高一味衆響齊應之勢

忠信二字折開說出精義出此抵重信字對此抵重篤字順說迴環詞義精湛以發寬為過繫是張顛型法

活潑之地雙提挪法是利試其是超時調

收句勁挺此以忠為主議論圓轉與六名重發信字異曲河工此則與第六名同調彼以反說勝此以實疏勝

針對子張乃非泛論言行

短句挺拔特尚所趨筆調亦極輕圓反說亦不可少

言忠信行篤敬

言行各盡其實示賢者以求仁之方也夫子張好為難能者也其言行能返身克己乎子告以忠信篤敬非求仁之方哉昔與須臾不離仁吾告以與人忠執事敬顧第言忠敬烏足以滿仁之量哉蓋忠藏諸隱必有發之使顯都而心與口相符焉敬攝於暫必有貞之使恆者而質與文兼盡焉至道豈在矜奇要惟敬爲密勘詣極機之地而此外已無餘事已師問行盍求仁以立其本乎且夫仁道至大忠信篤敬其基也言行其著也秉彝攸好之理祇此真誠之固結者根性皇賦畀以俱來不言而皆同未行而一致不雕不鑿性天原有同具之端而何待言與行之已著也指視交集之嚴每於暮觀所不及窺者當幽獨隱微而愈嚴言不必已及行不必已成不睹不聞貴備要有獨深之處而況乎言與行之顯呈也吾向者告爾以質直好義夫曰質直好義之徵也且告爾以寡尤寡悔之原也且夫忠信篤敬非可矯飾也私見不欺人者先不欺己近義所以可復也故但曰思忠猶恐切直有餘或蹈失言之悔惟忠而繼之以信則誠慤可周乎內外必其矯輕警惰有以見物我一體本無所容其悔慢更何敢施其堅操有大力者必有小心貝固所以幹事也故但曰思敬猶恐詳審太過有傷忠厚之懷惟敬而出之以篤則精神直貫乎初終其始也片言未誠即懷漸清夜細行未飭即質疚影衾刻篤之深織微必謹或謂迂也豈知坊表大端無不自纖微起乎學問本無止境即至有言皆忠信有行皆篤敬在嚴以律己者終不自以為忠信篤敬也愈艱深愈精進也其繼也言之既習離忠信不能行之有常外篤敬不可神化之候惴懷益深或謂過也豈知物恒交盡無不由惱懼來乎造詣極於純全即至無言非忠信無行非篤敬在樂得其道者並不解何以忠信篤敬如此也愈平淡愈神奇也夫忠信篤敬人心也何分蠻貊乎

布局工鍊意精清剛隽上之才神乎技矣

言忠信行篤敬

為問行者求其本言行外無餘事也夫子張之問早超然於言行外也曰忠信曰篤敬子非示以反本之學乎且吾學未與天下相期先於一身相課亦要其功於誠而已誠以修辭詐偽不敢出誠以處事輕肆不敢萌尤妄者心中孚者體坤厚者力乾惕者神非為是瑣瑣也天下之環伺於吾身者要在此樞機之發為不可忽爾之才志氣每豪於自命當其抗懷宇宙圖遠謀者不計近功然泛期之而茫無所歸何如切責之而確有可據也坊表外無學問猶願竭畢生詣力密持於不聞不覩之時披無窮之願猷為每謂夫非常富其極意推求期治人者恒忘課己然欲其心以寰區為量何如凝其志而表裏交修也心性內有事功猶願斂宥密精神用勵此制事制心之學則言必求其忠信乎信未言之符非忠則信流於矯惟忱欵既深於夙昔斯盟詞可鑒於將來純儒之者作諒非欺世資也是貫以忠而信乃至也則行必求其篤敬乎敬者行之基非篤則敬涉於虛惟宅心既本夫肫誠斯執事自昭夫嚴翼老成有典型猶為後生法也是本於篤而敬乃真也惟然而師亦可自反矣持論可盟金石言非同華士浮文視躬必懍圭璋行不愧修儒實踐凝神壹志常嚴此失口失足之防幾見課心摹密之時而猶涉以問世想也況信濟以忠忱悃可貞久遠敬將以篤儀文不涉粗疏而念交繁無非一誠固結耳師而切求諸己也詞必根心鬼神可鑒貞能幹事明旦皆天戒欺求慊之功竊為殷勤望之惟然而師當知所本矣忠也而自失懇誠近義乃信成之始篤也而慚祛輕躁修容亦敬勝之原夕惕朝乾無非此寡悔寡尤之念幾見視為性命之事尚雜以務外心也況言必顧行無欺詐亦少戲渝行必顧言能謹厚自無虛妄兼權其益猶是兩致其功耳師而近取諸身也氣歛其華物恒自懍心貞諸實存發皆真務遠好高之見尚其斂抑深之蠻貊可行師其反本焉可矣

此藝為時墨最上乘揣摩亦到十二分火候也

烏聲啼破一篇春二語題旨已透總以針對于張為切風裏鍾聲塔外燈光倒從下意反射有倒聽楓葉皆指菊花之妙又是一種分剔法風光蕩漾緣萍齊一陣西風起浪花虛神縛約訓詞深厚方可代聖賢立言

一針見血開門見山切中于張病痛

酒黏形神重花壓帽簷偏

輕車熟路字字着實字字透虛如瀉地之水銀如拔天之霞綺語語艱辟入裏短兵相接花月樓台近九衢

風月誰家不是鄰隨手拈來都成妙諦

言忠信行篤敬

言行交修勉賢者以存誠為本也夫言何本忠信是也行何本篤敬是也告子張以忠信篤敬非勉以存誠為本乎且坊表交修之說所以期有功也而要非內外胥誠終不能信其無過蓋誠存於中片念之惺必除輕躁亦誠裕於外兩端之著悉泯虛浮古君子慥慥自修循循自勉其合身心而務本者初未嘗好高務遠為也師問行師殆欲求其本特未知其本在言行而言行又有其本也夫亦於言行之本求之而已戶庭不出而真誠所積息息與天理相流通故接物持躬常人視若無愧者君子轉滋其憾蓋淺歷之而歉亦見慊深體之而慊亦見歉也知此心殊難滿也一物全交而尤悔所乘在集旁觀之指視故靜存動察庸流視為甚易者修儒獨覺其難蓋致力暫而虛亦見盈程功久而盈亦見虛也此表殊難懷也甚矣言行之本不易立也師勿輕視言行也大勉為忠信篤敬焉可言者心之聲無在可將以浮氣然五常之德言信而不及忠信之盡於己者即忠也然諾不欺神明自惕虛參不事天性皆純縱不期吐辭為經而返樸歸真何至二三之易行者身之度無在可掉以輕心然修己之功主敬而未及篤敬之持以久者即篤也懋修自勉永天無他臨履常存此中有王縱不期奉足為法而慎微謹小可消浮薄之誚向特慮百密一疏操持稍弛其防而忠信篤敬即有少縱即逝者今則以誠為本於此筦其樞焉而要非假言行以市其誠也當萬物未交之始研求性理文章自述其生乎利卜幽貞光輝自傳其謨吉深藏若虛之隱初未敢高情直致存睥睨一切之思也尚論先民由此其選安得逢斯人於晚近間乎向特患始勤終怠戒慎偶疏其檢而出言制行將有猝不及防者今則以誠為本於此密其機焉而亦非飾言行以襲乎誠也當天真內保之餘襲摯無欺訓誨不遺夫愚賤從容中道步趨已入乎聖賢與物無忤之忱祇本其約旨思忠完當代真儒之量也言念君子厥德惟馨庶幾懸一格於天壤內乎言行如是雖行之蠻貊可矣忠信篤敬洵言行之本也

不作已忠信已篤敬看認題真切用筆輕靈

言忠信行篤敬

亦問行者以言行欲其言行交修也夫子之以言行教師者屢矣因問行而示以忠信篤敬非仍欲於言行加之意哉且吾儒遠而求人不如近而求己驚遠與外馳均無當於心學也誠者天之道明道即以合天性者命之符踐形乃能盡性高與廣無濟過與辟胥捐亦惟於云為日用間正其誼焉可也師何以問行哉得毋以同堂之上顏淵問仁闔復禮歸仁之量再雍問仁恢見賓承祭之規因亦欲會然有所從事乎師進矣吾益不忘吾之所以進汝者矣燕居嚴禮樂之辨言而履行而樂骨君子致力之方茲而別有諮詢也吾猶冀舊學重伸益覺易以為力耳略獻酬綴兆而話心期師亦惟於所云履之樂之者精其詣焉可也為學寡尤悔之愆無疑言無殆行亦學者治身之要茲即吏端請命歟吾猶欲前辭不廢服然胥會其通矣總疑殆見聞而深探教法師亦仍於所云闕之慎之者力尅子懷焉可也其夫言之所尚孰如忠忠之能久者孰如信忠貞而信永也行之所貴道在篤篤之用光者道在敬篤實而敬完也天資本近高明曾亦思戢影遠廬何日釋慚於屋漏千慮而有一失曜黙清修百密偶有一疏何裨全德況言行防不勝防者乎詐虞常嚴於內念持循信謹於當躬樸厚者心飭厲者志深沈者體兢業者神亦惟佩服不忘黙定吾生平之至性執業已深道德曾亦思束身庠序何事可質於師儒盡性盡命之未能私衷已多遺憾希聖希賢之乏術隱念益覺增慚況言行顯而又顯者也幽獨無或放之心場果無可覓之責忱恂者性樸實者情凝靜者功戒慎者力庶幾始終不懈先勉為名教之完人天地之正氣從古去偽而歸誠也一出話必嚴一率履必謹無口過無身過吾人之建樹黙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將愷悌深懷言可法而行可則則覓冲夷來難能未仁之誚其造詣不已約而精哉帝王之馨興不外黜華而崇實也發諸口無偽辭反諸身無偽念廷而行為表異日者愈修愈密函丈之期許當更進質直好義之程其功修不亦粹以密哉足以行矣遠矣

通體緊切子恃發論氣機流暢格局渾成

言忠信行篤敬

接轉不用虛字筆健而圓

起筆即刻久深際思能銳入筆必健舉

必如此洗發方是言忠信不是言忠信

必如此梳剔方是行篤敬不是行篤敬

絶妙文情吞吐有致

還他箇假設之辭方不是信心自許

二小比議論道動筆端有豪氣不食人間烟火

警驚遠者使求諸近言行皆課心之地也夫言行皆至近之事忠信篤敬則非易事矣為驚遠者設言之非欲其求諸近乎且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然言行基於至近之身而實出於至誠之心舍身與心而外馳之其願甚奢而轉多泛騖就身與心而內勘之其事至近而要在返求夫此至近之事而果能一歸於誠則所謂樞機者固已操乎其要爾子問行夫行何恃恃吾心之孚乎言行而已論措施之極量即言滿天下行滿天下而終無盡期要之同此物恒不能舍言行而別有猷為故事業仍基諸學問論推證之實功僅言無失口行無失足而尚非精詣況乎與為接構皆由言行而進窺底蘊故性情必課諸隱微則言當求其信信非要約之謂也凡出言之地即稔心之地必信由忠出斯中心如一實能勿二勿三是之謂言忠信者且行必求其敬敬非矜持之謂也凡發行之時皆檢身之時必敬本篤生斯反身而誠馴至無荒無怠是可謂行篤敬者誠意修身之學緻當事物未交之始非欲出而問世亦早應入而問心然言行雖盡最難有密而無疏或片念之參此中之消息盈虛已不堪自反又安有躊躇滿志之時哉而遽驗一境於此謂言已忠信行已篤敬此不過稱意而高談恐課心者未必遽能自許也樸誠豈貌為乎言可坐行可表言念君子盡撫躬而黽勉圖之矯輕警惰之功每值敏慎交迫之時不敢外以欺人尤不敢內以欺己然言行交修即使有誠而無偽或一端之懈此後之理欲起伏已不勝自危又豈有寤寐快心之候哉而緜緜一程於此謂言皆忠信行皆篤敬此視乎畢生之造詣恐勉學者未能驟底於純也進修本無窮耳言為法行為則我思古人已想像而低徊焉之吁庸言庸行之地望道而每切所求子臣弟友之常經予生乎觀我觀人追憶高尚多遺憾慎言慎行之箴論學而早啟厚望見聞疑殆之交集爾風昔寡尤寡悔實勘焉能否信心忠信乎篤敬乎爾亦惟常勵此言行之心而已果其言忠信行篤敬也雖蠻貊之邦行矣而不然者難矣

相題有識詮題有法虛神實義無一不佳

君子之道　四句

雨過空林萬鳥奔

風裏鍾聲塔外灯光從各句下截倒射

注眼全題起筆有振衣千仞之勢

深入顯出一語破的全從上文討出消息筆精銳語語清真

清剛俊上兼有其勝

道有蘊而彌彰者可即淡簡溫而遽儆其道焉夫淡簡溫君子之闇然也而不厭而文且理非道之蘊而彌彰者歟且執衡量以觀君子者必將謂君子果求異於人也然謂君子必無異於人亦何足以識君子內輕者外重而實至者名歸持身以是接物以是立言章之旨而析言君子之道章者豔於表而觀君子者不能不以為豔而轉若無豔之可摘者則何也章者厚於物而觀君子者不得不愛其厚而轉若非厚之所能誣者則何也蓋淡也簡也理也而道不盡於淡也簡也理也修神奇而與天下相新以耳目則的然驚駭之舉而索之虛無熟思之亦覺其無謂君子則夫而無所謂厭也言以庸而可風名教所關紬繹焉莫罄其妙行以庸而足法綱常所係反覆焉以觀其通其油然悠然而聲華脊泯以深入乎天人理數之內者蓋已極涵泳之靡涯而自人觀之第以為淡焉已也而不知淡即所以不厭也錦自縟也絅尚焉不得以為淡而不厭之道固如是也矜制作而與天下相競於浮華則的然表暴之餘而發之無本不轉盼必至於中竭君子則簡而無在之非文也業可兼而取其少操之有要和順以積而彌光情可飾而取其斂致力必專退藏以隱而彌著其斐然瑩然而章美內含以發越於隱微幽獨之地而確有可據者蓋已極有美之在中而自人觀之第以為簡焉已也而不知簡即所以為文也絅自簡也而錦以含之不得以為簡而無文也道固如是也挾智術以與天下相競於奇察則的然逆億之餘而出之不誠屢用之即不能以無敝君子則溫而無在之非理也事未至未嘗伺其隙以相迎內念既公而情偽無所於遁兆始形未嘗隱其術以相待持衡不爽而機宜悉劑其平其釐疾秩然而神明有主以昭析於幽危疑信之交而無所於紊者蓋已極清明之在躬而自人觀之第以為溫焉已也而不知溫即所以為理也蓋錦與絅辟則溫也尚之者秩之不得以為溫而無理也道固如是也而闇然日章之實不於斯可見乎

言皆顧母語不離宗清切之文耐人咀嚼

言忠信行篤敬

言行皆本於誠無事他求也夫言行所以考其行也忠信篤敬則言行皆誠矣豈舍是別有他道歟且夫樞機之發有本原焉此固不容他求也亦還問諸心焉心之表表可見而表之所由以出者不可見治心者亦惟於其不可見者默操諸未言未行之先隱課諸將言將行之時以分者乎見言見行之地夫亦曰誠而已矣子問行夫行豈有異術哉亦視言與行為何如耳賈傷林之選則羣倫之斯望必深未言而思聽其言未行而思覩其行試思此聽焉覩焉者其責備於我果居何等也則內勤慕厲也處困應之場則當體之榮辱彼繫我有言安能禁人之弗聽我有行安能禁人之弗覩試思此聽我覩我者其求多於我正自靡窮也則糾度倍切也然則言可不忠信乎行可不篤敬乎而且曰人心不古競尚浮華時會日非牽矜誇詐言而忠誰諒我之忠者言而信誰諒我之信者是忠信亦甚為徒勞矣又何必以篤敬自若不知人心大抵相同也平昔誦詩讀書見夫古人之言人皆敦之古人之行人皆法之未嘗不慨然曰是其忠信所致也是其篤敬所致也夫此道猶在天壤耳誠使信由衷出修詞必本於立誠敬以篤成崇禮悉原於敦厚則言可寡尤者亦行可寡悔而操存弗懈已質諸清夜而無衅人情不甚相遠也間嘗過都越國見夫一言之善垂為訓典一行之善天諸詠歌未嘗不欣然曰由其能忠信也由其能篤敬也夫此事自在能為耳誠使言必顧行論篤不等於色莊行必顧言復信勿忘乎近義則言皆有物者亦行皆有恆而內外交修即驗諸遐荒而奚阻蠻貊之邦行矣子其勉之

手寫本題目注下文揮絃送鴻有此妙境

全題在握纂如貫珠從下意倒射本題語意更切

短兵相接好句穿針

玲瓏剔透眼光四照

議論操縱自如

勃住題位下文可接語意直注到州里蠻貊

詩曰天生烝民至懿德

性善不誣詩言可借證焉夫物則賦諸天者也懿德具諸民者也東在是即好在是詩言不有明徵哉且古人之善詠性情者不必明言性情也不明言性而所詠無一之非性不明言情而所詠無一之非情始而溯其原於天繼而推其理於人終而合天人而驗之於心閒嘗載詠篇章覺再三玩索焉不得不因異說之紛起而取證於其言也如以不能盡才之故而遂有疑於性善豈民之所好各有一性乎抑性之在民各有一天乎不知民猶是民即天同此天也蓋徵諸詩古之人抱贇以遊每假詠歌為寄託而乃臨歧送別人但以離緒為綢繆者彼獨探原於穆清之表知胚胎一氣無賢否而天秩皆同古之人見善則喜不禁齒頰之流連故雖餞別言歡人祇以無聊相慰藉者彼獨攄情於草野之氓知物我同心無貴賤而天良各具詩不云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抑若物中之則有不待後來之加者又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抑若懿德之好有不俟旁觀之勸者大抵心思耳目器不虛生而物為誰付則本諸身詩但並舉其主名以歸功於大造欣戚悲愉事皆不遠而秉之則曰夷好之則稱懿詩第渾言其大意以舉省乎臺情國風自降王以後繁霜歌而天變頻臻大戎起而人心不靖風塵擾攘誰復侈談性命之微詩人乃適當其時欲補救而尼言未熄欲挽回而雜說猶多故特於彝常贈答之章隱寓匡俗救時之意未必非吉甫所痛心也今雖世遠年湮矣而口誦歌辭猶得據之以驗造物之權輿與蒸黎之鼓舞何其幸歟中興當宣王之朝車徒選而乾坤再振學校興而絃誦時聞世運昇平莫不共勵身心之學詩人則適生其際被皇風而文治日臻沐聖教而德修益裕故即當筵酬贈之作亦時播至教無隱之思未必非太平之盛事也今乃風微人往矣而手披章句僅得引之以證天心之慈愛與民極之會歸良可慨也孰知讀此詩者既有先我而感之者乎合而觀之然後歎性善之說終不可易也

抱定性善立論藻不妄抒筆有餘妍

慨乎其言

從詩生情曲折赴題以點次為詮解不變不支

短錬合度因題生意雅合引述口氣跟定性善發論故無一語浮烟漲墨隔岸人家喚欲應

涼聲度竹風
如雨碎影搖
窗月在松
口氣婉然
確是此章言
行移向千祥
章不得
用筆跳脫如
神龍之不可
捉摸
是箕望語不
是滿志
語
轉筆有勁進
一筆更見精
意
思義音節常
人不解
語語透澈句
句踏實

言忠信行篤敬

於在陳時論言行可以見聖學之正焉夫聖門論言行屢矣未有及忠信篤敬者子於在陳時答子張不可見聖學之正乎意謂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而慎樞機者其自修又不以榮辱間蓋慾其修於議論之間不必易篋括囊自免見識於尚口勵其修於事為之際不必交古視履自慶有尚於當躬時勢之第何所增損而惟此在己之修能其樞機斷有不容苟者今子問行豈以境遭困阨遂疑吾道之非乎嗟吾與子所學何事亦還於言行中求之而已人情於險阻艱難之會往往返躬內省擯百而怪儒術之迂疏誠以律度所垂處順境而可備儀型處逆境而難期通變言與行兩無所恃而猶不思轉計則固窮而已病其拘人情於蒼涼落寞之途又往往守道不渝撫衷而信斯文之付託而況物恆所在際其常而早通性命際其變則益驗身心言與行一無所疏而乃輕棄前功則喪守而適形其妄嗟吾與子所學何事亦還於言行中求之而已言有道也必無欺言近義也乃可復然我猶不敢知曰此果忠也此果信也言焉而已夫安得言也而果有此忠信之一境也行無薄也體夫仁行無失也純乎禮然我猶不敢知曰此實篤也此實敬也行焉而已夫安得行也而實有此篤敬之一時也患難即儒生磨厲之場既不能以危言可易也況坎坷者正以覘吾操守也使薄言行為寡效而別事紛營小之負半生慎敏之功大之昧上蒼玉成之意又豈若忠信以濟艱慮篤敬而敦率履者之為得也淑身無異術也亦惟於言行植基而已矣坊表非學者高深之境縱未能於庸言庸行者毫無遺憾而人心不泯學問豈昧夫真傳然而道不虛立也況泱泠者莫不本吾性情也惟知忠信篤敬之可憑而無容矯飾精其業可彌隱微之疚操其要可平疑懼之情又何有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之難企也涉世有實功也亦惟於言行致力而已矣若忠信若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何有有於陳蔡哉

通篇援處患難立論頗覺新奇然奇而不失於正亦佳製也

五十名孟春華

以慎字陪出
誠字識力真
確
誠字是忠信
篤敬之根
從聽言觀行
一句說自含
得下意在
有梅人坐靜
踏雪在行徐
浮躁人未許
領取
四語頹推生
安
處處倒摄下
意將本題藏
辞入表十分
警灑
隔塵人家燉
欲腐
縮以筆更見
文有內心

言忠信行篤敬

進問行者以誠較寡尤寡悔益深矣蓋尤悔之寡要在於慎而忠信篤敬則由慎而至於誠焉夫子教子張非進而愈深乎且以寡尤寡悔之難也第使慎厥言行可免才高意廣之失矣然亦思吾人處世必懍懍焉自持以慎何如肫肫焉相與以誠果能無虛浮無虞詐無刻薄無戲謔先萬物而敦性情雖不必加意防閑而尤悔將不寡自寡也是何也是不外吾慎言慎行之旨而通體吾慎言慎行之旨也師問行師亦求言行之誠焉可且失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天降衷而為恆性者此誠人秉彝而且懿好者亦此誠今使問人之聽訒有不喜中心所發者乎曰貴乎忠且試問人之觀行有不喜口與心相符身與心若欺者乎曰貴乎篤是忠信篤敬在人為公理即在己為實修此之弗務而日患寡尤寡悔之難猶鮮酒耳抑盍返而進於誠哉而如其身世之交己與人兩無所負樞機之發內於外共底於純則未問世先問心可以言行端其宰焉夫羣倫之責吾何限豈儒生修己僅恃此以塞觀聽而能忠信則握漏無欺能篤敬則旦明不愧即使戶庭不出而大端克盡已足覘志量而見性天吾知一念之專精早有固結莫解者而初非以忠信篤敬冀言行之必售也與世應求舍是而別無奇術師也果欲寡尤果欲寡悔誰是反身而誠操乎理之不得遁而已矣且今同情為獨好可以言行握其樞焉夫庸眾之望我甚奢豈吾黨加民第藉此以示坊表而能忠信則浮華弗尚能篤敬則矜躁胥平即使民物未交而內念常自足驗矜諐而昭心術吾知兩端之樸厚固有包括靡遺者而又非以忠信篤敬修言行以相感也一身晉接如是篤敬者又言行之本也想師自慎言慎行以來言尤行悔亦能稍寡然慎以泯一時之失不過即此守身誠以通天下之情慮幾自能動物師亦盡求誠之功善其言行已耳何慮行之不遠哉

通篇以寡尤寡悔作呈切實發揮筆意警鍊至其處之注射下意尤有理劍帷鐙之妙

五十名崔師沅

風月誰家不足憐
清言娓娓如聽魏晉人塵談
籬外青山見寺隱
振衣千仞據掉上游全題
涵蓋
兩岸桃花夾去津
出題字話潛潛無意不搜無筆不尋
為顏孫眉叔福舜意亦於人此猶清氣往來
中四句語有針對
語無泛設筆有餘姬
惟煌煌翹官止神行
以精粗論仁語奇而理正
月作主人極作客絕妙現成酬對
筆萬壑春風兩
緊跟上文思死伸不死語無泛設論極精警
醒豁無比
兩比自抒精蘊縱橫雄恣獨米
無一筆不變無一筆不奇
凜慨而談有亭若無人之慨
全部經書熟於胸中故足供其驅使與堆砌與故者有上下床之別

言忠信行篤敬

禾問行者以誠猶是慎言行之旨也夫言行之慎子嘗教子張矣因問行而示以忠信篤敬非猶是慎之旨哉若謂師今者可知吾慎言慎行之說不獨為勵學之資也而即立推誠之本且不必言推誠之理也而實課積誠之功蓋言慎則無輕出無紛馳無紛馳斯薄與偷派欺詐消而言誠焉諭薄派而行誠焉所謂課積誠之功因以立推誠之本者在是矣師問行師其未知行之在言行乎且未知言行之貴誠乎吾為師訂吾仍無易吾襄者慎言行之說也不待慎而自無失言則言可為法不待慎而自無失行則行可為則修儒底於精純寧寡尤悔於不覺而無所謂慎言而無所謂慎行以為慎而竟無一行則行何其拘庸流無所表見徒闕疑殆以自安而安得為慎言行今乃為師申慎之說知非忠也信也不足與有行也言所以示諸人而言之者我也我言之而先忘乎我將信道之篤之謂何也且篤猶之篤吾行也必篤而繼之以敬斯戲預馳驅之是棄而不知以小節渝是誠無易吾襄者慎言行之說也後世權謀術數之方吾儒弗尚而自有務外忘內者則飾言飾行多作偽而失真師而竟失其真焉者乎惟本慎之心以出之言不必揣合乎人情忠與信若盟金石行不必逢迎於世故篤與敬儼對神明推之言必顧行行必顧言合二者以交修庶幾向所勵諸聞見之餘都至今日而自堪為坊表夫亦可以自慰矣吾黨循謹老成之士大德不踰而出自驚遠好高者則過言過行多務名而失實師而終失其實焉可乎惟由慎之義以施之忠信非藉以要譽發為言端萬善之原篤敬非襲以徇人踐諸行定百為之準推之行先其言言從其行合二者以互勵乃知世所恃為榮脊之主都即一室而已善亦樞機抑亦可以興酬酢雖之蠻貊行矣師何求之言行外而忘吾慎之說哉

以慎言慎行作王鞭辟近裏識力過人雅健雄深題無乘義兩起比力爭上游尤踞一篇之勝

徐穉謙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聖人仁霸佐之功非過譽也夫九合不以兵車子之仁仲亦適如乎仲之仁而已矣或疑其譽之過情也豈不謬哉且聖人之論仁也始於天下之至粗而終於天下之至精精以成天下之聖賢粗以全天下之豪傑聖賢之仁無為而為仁者也不必責其事而責其心故三仕之子文雖忠而未仁豪傑之仁有為而為仁者也不必求其心而求其事故九合之管仲雖術亦仁說在夫子答季路之論管仲也夫子曰有仁一人之心者忍一身者也有仁一世之量者忍一人者也不忍一身不能仁一人不忍一人不能仁一世仁一人而節義昭仁一世而功名著而仁之用溥節義仁也功名亦仁也是故立節義於綱常大壞之時則存不如亡吾亡而後朝廷尊焉中夏安焉是即吾之節義也吾無所愧也且夫天之生仲豈偶然哉為桓也非為糾也亦非為桓為春秋天下之諸侯也桓之時楚僭於南狄競於北山戎介居其間諸侯疲於用兵父老苦戰爭而不能息桓以中材王折簡走之為衣冠之會諸侯釐而赴者十餘國去兵車以示不用何其盛也非仲之仁何以及此仁莫仁於存先王之法先王之樹羣侯也監以二帥統以方伯使各君其國以鴻天下之民意至厚矣而及乎其衰大侯數城小侯數同而先王之制一壞邑城耦都都城耦國而先王之制再壞雖有天子而不能詰雖有侯伯而不加誅期年之間而失國去者以十數其不相奪者幾何哉惟仲之力足以維之一會而封衛再會而還邢而天下於是晏然享太平之福則先王之法之久而不敝者仲之力存之也此仲之仁也莫仁於延先王之澤先王之教育姓也同盧相守同里相助使各安其業以食天下之士情至公矣而迄乎其後戎申不歸戍甫不歸而田賦之征倍終歲數城終月再城而力役之征倍雖年豐不免於飢雖冬煖不免於寒一載之內而空舍亡者以百計其不大困者幾人哉惟仲之力足以持之軌里成書連鄉著令而天下於是欣然知樂國之安則先王之澤之綿而不替者仲之力延之也此仲之仁也子許管仲之仁如此

筆陣縱橫詞源浩蕩是能以古文為時文者館餐家何從望其項背

一名孫多捷

江南

考諸三王而不繆　四句

繼以考建而制作益精可以質幽俟後矣夫不繆不悖則本與徵者無誤矣質鬼神俟聖人何不可之有且古聖人創制顯庸何嘗不相沿襲哉後人師前人師前人師造物無異理也由造物之類而窮乎其變則知名可以燭幽由前人之對而反以相觀則守先可以待後夫乃知質在旁者無異鑒在上後視今者亦猶今視昔也三重之道君子以前君子之所沿革者雖不能如三王之心而何以必求其不繆乎而不然也君子本三王而議禮補其偏不必更其法本三王而制度損其過不必變其名本三王而考文訂其譌不必改其義不特考三王而求其異並欲考三王而求其同也則不繆也由是而欲有以建之則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其必建諸天地乎夫天地與君子參天地而議禮則準崇效卑法以來身參天地而制度則取上圓下方以作器參天地而考文則象日月山川以造字不特建天而求其高明並欲建地而求其博厚也則不悖也則且以建天地者質鬼神吾知其無不翕然矣夫人處天地之間日見天地而不能日見鬼神以為鬼神幽而天地明也不知鬼神雖幽不與天地為一物未始不與天地為一氣君子之道既建諸天地何在不可質鬼神者吾知禮之所議而鬼神格其馨香度之所制而鬼神許其慤敬文之所考而鬼受其祝嘏鬼神無形聲而君子之所質者不必即耳目所到之地所謂形骸不可通以氣通之也而質之何疑與則且以考三王者俟後聖吾知其無不帖然矣夫人生三王之後聞有三王而不聞有百世聖人以為百世遠而三王近也不知百世雖遠不與三王同其時未始不與三王同其理君子之道既考諸三王安在不可俟百世聖人者吾知禮之所議而百世習其儀度之所制而百世珍其器文之所考而百世重其書聖人不可期而君子之所俟者不必為旦夕得見之事所謂聲氣不可感以神感之也而俟之何惑與

沈著痛快怵目痛心跟二三重允為澡不妄抒

一名孫多提

不慚而近于古　摘出不仁眼　明手快　無數視帖俱為管仲作至妙在書卷是以佐之　收句神來之筆　迴顧上文神不外散　字字疑鍊筆筆精神　持平之論　讀書得間論古有謀筆法不俗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節

以仁許霸佐創論矣夫管仲以功著於天下者也夫子嘉其力而重許以仁非創論乎且聖人日懸一詣以求天下卿大夫而世方以爭戰為事當聖心者百無一二及退而修春秋編次至莊閔之後見夫齊桓盛業史不絕書而其閒絕無力征經營之事噫誰實為之其相業亦赫矣乃統觀其佐霸之始終而知其人之未易營也而平日所懸諸心目者為之一慰而不謂由以未仁疑管仲也夫子曰如仲者而猶未得為仁耶夫今日之天下一不仁之天下實一兵爭之天下也閒嘗縱論時勢齊桓之後首推晉文城濮一役黜斡鞅靳狐趙輩以陰謀取勝君子無取焉及南遊楚其在廷諸臣為子道其威時功烈嘖嘖於雞鳴廣駕謂非先大夫孫叔不至此惟生平未一至秦然讀書至小戎駟驖諸章強悍之風見於言外君子歎秦之無人也二百數十年間取威定霸之臣紛紛皆是兵車之禍遂與春秋相終始噫此其人不知由以為何如人也雖然由毋輕量天下士也予嘗久於齊穆然於桓公之烈猶有存者讀管氏牧民乘馬諸書言兵車會三乘車會三由今考之自北杏以下雖兵車之事亦以揖讓行之舉凡兵車之會乘車之會衣裳之會可不必深考潭言之曰九合可爾而吾獨美其不以兵車者豈高語動猷而輕天下節烈之士哉益深歎桓之用得其人而管仲之留此身以有待都其力為大有造於天下也嗚呼仁矣威世之兵權在天子叔世之兵權在諸侯所以春秋詳侯服而畧宗周而征討變為攘伐有以合之而諸侯憑一尊高管仲洵人中傑哉其異乎三王者以諸侯而挾天子其冠乎五霸者有德禮而無干戈而斯民達其食仁人之福即有人會逃首止背我同盟不聞再興攘伐之師者其用心可諒也有不勝傾倒已爾三代上之攻戰尚步伐三代下之攻戰尚兵車所以列國簡車徒而鬼軍實而弱小恒苦侵陵惟不以之而諸侯乃一息焉管仲洵天下才哉其束牲載書諸命悉王制之遺其內政軍令諸篇半周官之法而天下已共服仁者之心即有時師出召陵藉威強敵不聞再動南征之果者其威德可知也有長言不足已爾如其仁由可無疑於管仲矣

氣息深厚波瀾老成迥非時墨家所能幾及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節

服天下不以兵霸佐之仁者矣夫不仁之禍莫甚於兵車仲之力即仲之仁耳子故重言以美之嘗讀管子一書於簡兵之法纂詳後世談兵者往往祖述之則倡天下之兵禍者管子也不知管仲有治兵振旅之畧無窮兵黷武之心以威天下而無不足故春秋之季戰伐頻仍惟終管子之身數十年無兵禍蓋其宏濟艱難固加人一等矣子路疑管仲為未仁夫子曰仁之德備於一身仁之量周乎天下仁一身而仁之道盡仁天下而仁之量宏其仁一也夫三代以降不仁之禍若有甚於兵車者哉蓋自采薇杕杜之澤溥而征討變為樓伐吉日車攻之典廢而朝覲易為會盟戎馬之機伏於樽俎兵釁之開何所極問誰實修文偃武聯友邦之誼於中原抑自風后太公不作習韜鈐者要其君晉文秦穆迭興挾權謀者重於世衣裳之會釀為戈矛兵端之啟無已時果何以講信息爭霽霸王之威於壇坫甚矣諸侯之勢分而兵車之禍列諸侯之勢合而兵車之禍仍烈也吾因思創霸之桓公益思佐霸之管仲矣桓公不過中主而好勤遠畧安見中外之交孚有仲也左右其閒而後敦槃辭睦恍然見虎賁脫劍之遺風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仲之力在是仁重視仁字勘題有識新翻花樣學宮坊

即仲之仁在是也誰則如之從來好大喜功之舉最足干造物之和況當世宙泯棼運會斬啟紛爭之局仲也天下戈之氛迄乎禮讓成風未爪既賡報德之章小穀亦為酬功之舉彼其澤者贊揚偉烈以為非斯人莫扶其危也則社稷數百年之慶也平章軍國獨能以休養生息默而體慈愛之天心而諸邦君劍為雍容海內一靖兵戎之氛迄乎禮讓成風未從來取威定霸之謀尤足釀裹區之禍況值世風鄙蔽黎庶誰為奠定之人仲也澤潤生民獨能以排惻纏綿隱以培閎閣之元氣而十二國千戈寢息徧國不聞烽燧之驚至於休和廣被出水火而登衽席韜弓矢而櫜冠裳生斯會者慨歎時艱以為非相臣莫解其厄也則蒼生億萬眾之福也仲之仁如是子何疑乎

東風吹南晚潮生確是仁字作用

着眼仁字探驪得珠後二尤見局度雍容之妙

提出此層以破當世疑團轉筆二語足為管子定論

字字清鍊落題清醒酒黏衫袖重花壓帽興高采烈墨舞筆歌翻轉看亏如不以兵車之仁

為定字關門見山思情筆健如讀仁在堂穩

揭出三代伏一篇之線確是正經界證據醒題處世俱有精意

摘取經腴書味盎然切定殷代股意一線此題天然証佐到底不懈後腹者未能辨此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以經界定田祿而仁政易行矣夫分田制祿、仁政之大者、經界正則坐而定、畢戰其知所勉哉昔黃帝經土設井以塞爭端惟其定焉而已蓋有定者祿也有定者田也無定者準其爵之崇卑使秩然不清其序而無定者亦定迄今讀詩至楚茨諸篇未嘗不歎王道之易易也今夫井地不均莫為之分也穀祿不平莫為之制也此無他經界不正故也如其既正亦何慮其不能分不能制哉吾乃穆然於三代時矣中天不詳溝洫之文暨秦大章僅傳推步乃登贛禹貢而得經界之始事焉填壎塗泥庶土判而又昭雲夢上中下錯三壤則而慎者中邦當是時降宅以條絲報公以秸鉅蓋積濬澮距川之勤亦既統青徐兗奠而為之正其區畫也夫珪璋早豈尚借冀時之標橛以徧歷遐荒而田定則萬民不病阻飢祿定則六事皆能用命望南山而思畝畝之禹甸其亦知任地之原也夫殷商不垂經術之名東海西河半多閒置乃吾考王制而見經界之遺意焉司空敕度合五方而壙土胥捐司馬論材歷三升而授官惟食當是時青游民以樂事給庶士以伐耕蓋擅古步今尺之精亦既舍林麓川澤而為之正其疆理也夫桑林雖禱豈必服官家之蘭導以手訂農經而田定則虞芻不啟其爭祿定則伊亞皆蒙其業頌幅員而宅芒芒之殷土其亦悟操術之易也夫部室不傳畛塗之舊蟲居岐邑尤苦描遷乃吾誦周官而識經界之成法焉繪諸遂人致此安此昭其職掌之太府曰效曰削異其儲當是時指溝樹以造圖詔匪頒而著式盈賓封木設堠之法亦既合鄰鄙縣遂而為之正其準直也夫蟲雅已陳豈竟釋上相之衰窶以下儕田畯而田定則泰稷可安婦子祿定則菽粱自祝曾孫詠漆沮而覽周原之膴膴其亦思收效之捷也夫蓋可坐而定也夫子之國文之昭也想當日者承先公力穡以來卑服康功怙冒周於西土是即衍安邑毫都之心法也子盍以定之者為嗣王永家傳且子之宗武之臣也想當日者自家相明農而後舊疆申畫保釐徧於東郊斯即嗣箕陰莘野之風流也子亦以定之者為當躬求世德子其勉旃

以三代作社意亦是題中應有妙在引經據典油然書籍之光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節

予霸佐之仁為弭兵計也益時至春秋仁政不立而兵車之禍烈焉如管仲之相桓足以風矣宜夫子重贊之歟且衡人於晚近開不窺其事功所建樹而沾沾焉以名節之說繩之抑何其不識時務也有人焉其才畧足以結王知其經猷足以弭世變則雖出處進退未能悉協乎中而畧名節而論事功由事功而徵心術正不妨曰子之為此說也亦即仲之才與仲之時而並論之乎昔周家分茅胙土廣建屏藩天亦謂伯叔勇竭宗盟共守也自東遷以降鄭虢尋讐由是作會而疑作誓而畔而威棱揚厲乃各爭雄長於中原昔先王治定功成聿新禮樂夫亦謂戈矛鋒鏑民命難堪也自幽厲信讒犬戎肇釁由是內憂不靖外患迭乘而戎馬憑陵遂釀為五霸之主桓文並稱而文之霸也猶待於城濮之戰惟桓則義旗所指草偃風從即以山戎荊楚之強亦不敢以一旅相抗益陽不居權德之名而陰實有弭兵之畧九合諸侯不以兵革此其彰明較著者也謂非仲之仁歟吾用是重有感焉國家當閒暇之時士大夫毋厭海才猷而競談夫清淨襲仁之迹何與於仁之真也仲也籌策風雲一出而定澄清之局益相業也而儒術由是昭焉迄於今入故府而考遺文舊吏閒曹猶慨指囊日之章程而不勝慨慕流連之意謂取威定霸微斯人誰與歸也伯仲之閒見伊呂庶幾為定評矣世運值陵夷之會士君子或徒言性理而於不屑功名慕仁之名何當於仁之實也仲也王持軍國指揮而陳生聚之謨益經濟也而心性於是徵焉迄於今過青齊而懷古蹟黃童白叟猶追述從前之軼事而不勝謳思頌禱之情謂并里桑麻皆相臣之遺澤也一字之褒榮華袞可以無愧色矣當今之世安得如仲者出為天下弭兵車之釁哉此吾所以重贊之而情不自禁也

按切時勢立言恰合管子身分

六名陳樹屏

緊跟上節說入發揮精當

月到澄潭秋光徹底

按切時勢議論探源是不可無仲之根

文氣疏宕筆勢縱橫一語為千秋定論從仁字說起

風光蕩樣絲薄齊

如其二字虛神繪影繪聲

聽取林間映活吟

二語寫仁字酣足

氣盛則言之長短高下咸宜

不以兵車即引起仁字文氣十分遒緊

以上節陪襯說入足為管氏平反

有此一層翻論愈見管仲留其身以有待惠澤始可及人

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

末二句虛神躍躍紙上

霸佐力能弭兵聖人所深許也夫合諸侯而不以兵車桓之烈實仲之力也區區不死何害於仁子故重許之且時至春秋戰爭之禍亟矣有一人焉力足以挽回之則賢於萬人之命環而待拯於一人不得不留一人之身以徧援夫千萬人而此一人者為千萬人所不可少之人實為千萬人中所不多得之人北望營邱不禁想見利澤之長為之流連而不能置子路以不死疑管仲是殆泥殺身成仁之說而未即其生平功業一思之也夫子曰由未知仲之仁由盍觀仲之相桓公乎天生王佐以匡王亦生霸佐以定霸王者之政視民如傷霸者之政殘民以逞而仲獨於壇坫爭衡之地出其力以招攜懷遠而為造物撰太和天生繼霸之佐而霸迭興天生創霸之佐而霸尤盛佐繼霸之君者屢言弭兵而兵不戢佐創霸之君者不言弭兵而兵不爭而仲乃於干戈擾攘之秋謁其力以修好睦鄰而為末流挽劫運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仲之力即仲之仁也然則仁豈必以節見哉力不能轉移氣數俾斯民共躋仁壽而徒以一死表吾志之無他一死誠是也而於人究何補也如管仲者勳在王室惠在閭閻即今過生齋之墟而國家賴有生臣諒亦九原所隱鑒此非苟且偷生輩所得而為口實之資矣力足以坐鎮紛紜俾斯民暫息瘡痍而終以不死致畢生之負疚不死誠非也而及人則已遠也如管仲者罪在一時功在數世試與訪顓瀆之俗而父老談其軼事猶銘盛德於無忘此非晚近命世才所得而爭手創之烈矣而又誰如其仁乎而不誰如其仁乎春秋以來無義戰獨至召陵一役談笑可折與國之衝彼小民之受賜何窮也仁人之言其利溥遺書傳轍重之篇仁者之後食報長世祀永烝嘗之澤聊攝姑九之境謳歌猶在人間也彼百里相秦趙衰佐晉有如是之壯猷臣之色荃傑士之相時非偶也不爭志士之所獨爭留其力為蒼生之命能忍匹夫之所難忍奮其力與誼辟圖功功名氣節之間得失何妨互見也彼國高二守陳鮑諸臣有如是之利及後世哉

中幅從上節體會得來獨具卓識可謂經前人所未發

重頭兵車即反相仁字
淡烟疏雨散空林雄偉
兵車之禍著言之悉愿好整以暇文氣疏宕小比研鍊句法峭勁一陣西風起浪花採原之論寫得仁字神足抉出兵車流弊
夫子嘉仲之意着徵活筆更見防微杜漸深心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節

論功而亞子以仁聖人有弭兵之志也夫九合而不以兵車亦第為仲之功耳子顧亟予以仁非為弭兵計哉且自王道衰而霸功起一時豆相摟伐者要惟恃兵甲之多車馬之廣焉而天下遂晏然其不靖聖人憂之欲弭其端而不得一旦於師弟衡才之會而得一安民息事者足以矯積習而挽頹風則樂為之追述其事功以進徵其心術而其人之品定矣不然忠臣以隨節為美烈士以殉名為貴如子路所云則節義而外他非其所取矣而子獨稱仲之功且亞子以仁也果何為哉古者列辟無私兵而命將出師惟天子得操征伐之柄故司馬總兵籍牙璋起軍旅雖強侯無敢僭焉而韓總百蠻謝經南國亦惟是承流奉命自修其方伯連帥之司後世羣雄高攻戰而刼盟要約雖壇坫亦伏兵莽之機故弱國困輸將小邦苦徵調恆終歲無敢息焉而楚矜兩廣晉作三軍更安望徂武修戈一化為徂豆冠裳之盛乃今觀桓公之時會鄄宋服會幽鄭服槃敦之間雍如也德以懷遠禮以招攜軍旅之事閒如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噫果誰之力哉君子觀於此而知仲之所以為仁者有在矣輔中材之主而獨能以信義輯鄰封則長盟會於東藩威也而克孚以德當多事之秋而偏能以寬和宏遠畧則紀勳猷於內政霸也而徽進於王然而夫子之亞予以仁者則更有說爭戰之習之開而未有所終也其勢將日盛焉而不能已周先王封建萬國本寓有大小相維患難相恤之深心乃天數傳而諸姬漸盡於漢陽邾鄫僅沿夫虛號不過其漸將遷流所極不知更復何如耳舉管仲之仁隱動之俾知霸國卿材猶能以不戰釀和平之福而陰賊險狠之事庶亦動色相戒也夫干戈之變之窮而無所復入也其機將自返焉而不能終晚近求兼併成風固無有柱石為刑止戈為武之盛事然積之久而弱小既疲於奔命強大亦困於爭衡稍杜其非而風會所趨久亦漸歸於倦耳叡管仲之仁默化之俾知一時霸佐尚克以修好成揖讓之風而朝聘會同之經庶亦拭目可俟也夫要之子路之論為千古臣道之防夫子之予為一時弭兵之策曰如其仁如其仁所以維春秋也意深哉

九魯泮林

直提仁字為管仲表白其心語以反激而雖意以沈著而精因流溯源想見當日寇紫輯睦亦從幾輕重度而來隱隱攝起仁字
斷制謹嚴特平之論觀過可以知仁

名論不刊比意翻用尤覺新穎
夾敘夾議斷制精嚴天生工對

霸佐有弭兵之功仁因功見矣夫合諸侯而不以兵車桓公之力實管仲之力也夫子重許其仁意深哉且自迂儒曲謹深忌求生害仁而其仁不足以仁一身又烏足以仁天下夫欲仁天下而先不能仁吾身其所謂仁者何等惟舉吾身之仁以仁吾君因推吾君之仁以仁天下而相臣之功見而聖人即功以論之仁由特未知仲之力耳其緪蓄於性天者厚而又孰審於治亂循環之故非憂宵戢矢其事必不足以圖成而因以玉帛易兵戎使列辟修和知周禮之未亡於世其軫恤於民命者誠而又洞悉乎友邦爭長之機非偃武修文其勢必不能以靖亂而因以禮義為干櫓使詭譎侯向化知霸術之猶近於王夫桓公中主耳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使天下莫不戴其仁頌其仁意是豈桓之功哉抑仲之力也而吾竊有以論定於仲矣豪傑之功名隱與國運之安危相繫使於言戮力仗一戰以逞軍威縱令績炳寰區君子錄其功而決不貴其詭名臣之事業實與吾儒之學問相通惟志在休兵俾萬姓共沾德澤即使品多遺議君子述其事而猶必諒其心其力也即其仁也而誰則如之謂經濟必根於道德則千古匡時之佐豈盡純儒三代下之人材第觀其能救世否耳兩間鍾毓之靈焉生不偶才不逮泉夢伊呂小匡之策亦良謀世不逢文武成康創霸之君亦善任分際苟求也哉謂勳業必本於性功則自來戡亂之臣詎皆賢聖天下才之抱負亦足羌強人意耳列國紛爭之會樓指默數曰如若人如若人皆不及管仲者也向言器在道術不在治功而何可誤會也哉苗毋輕視仲也可題義層層俱到面面俱圓從一語拾人牙慧

一口吸盡西江水 理合上節詞意清真

以桓之爭立貪功伴說已見皆不在仲

九字考據精確文亦雅飭可誦

仁字詮得透切二拳削成泰華掌

切定仁字方與霸顓論正論意有別

独有為管仲平反不刊之論

攝末二句意於題前議論特平文勢險

湊一眼覷定仁字籠罩全題渾括大意不肯向瑣屑處落墨

巧對亦工對

金縣邈於尺素世湏沛平寸心

如其字擲地有聲

用代字訣想出經綿悱惻之懷公論無私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小節累大功聖人原心之論也蓋輔桓公以合諸侯而不以兵車仲之力即仲之仁也子故原其心而重許之且士大夫出處之際有節義而後有功名然使其功為天下共賴之功斯其心為天下共諒之心功在尊王室而冠裳畢集蓽藩共戴皇靈功在恤民生而鋒鏑潛消萬姓胥蒙德澤功足以濟一時心可以質萬世彼沾沾言小節者亦未思其功為何如功心為何如也得聖人一言而其論乃定子路疑管仲未仁蓋以仲負子糾而相桓公耳夫子將何以答之破斧乃人倫之變局而鴟鴞託詠詎貽口實於將來乃桓則因爭立而興戎生實之誅大畧東山之役則問心多涼德論仲而不必歸美於桓者子固有常經也脫劍亦感世之休風而虎賁勤王首著勳名於宿衛乃桓則以貪功而黷武孤師之辱難追賜履之榮則糾繆賴良臣論桓而必歸功於仲者子固有微志也顧或謂桓公之合諸侯不止於九且未嘗不以兵車也則正不然讀管子大匡諸篇或稱兵車之會三舊本流傳畧說不無舛離而九讀作糾可以一言訂著述之譌考列國寶書所載不以貫之會為要盟不以陽穀之會為爽約肫誠周洽寰區共慶安全而仁者愛人可以一字發幽潛之德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非仲之力不及此曰如其仁如其仁夫子之許仲也意深哉王臣不下聘六十年矣秦離降而侯不述職禾麥刈而侯不入朝包茅蔪而侯不納貢交質交惡正不知政屋凡幾輩跳梁凡幾輩則仲之力挽其衰者功不在方叔召虎下耳一拜胙謚篤仁親一建諸言傳仁孝即此勳高寰宇盛德何讓乎古人而顧謂管子器因不能與庸庸故王同畢命於九原是仲之仁本宏而疑仲未仁者轉隘也驟視仲約而觀史增光秉筆紀春王子殆於仲而心嚮往之生靈苦戰爭七十國矣孤竹伐而兵啟於戎邾衛遷而兵困於江黃狄滅而兵運於荊相併相吞史不識殘殺幾何人逋逃幾何人則仲之力祛其禍者績可追尚父伊呂蹤耳內政之書數仁術定中之作載行聲誰云忍死須臾小補難臻夫王化而如聽中原擾攘不克立赫赫霸功登斯民於袵席是仲之仁自薄而貶仲未仁者反苛也稱鼓誰操而衣裳同會結纓全奇節子特於由而激切箴之

針一周尚志

王守仁全書

霸佐能進霸於王聖人有觀過之思焉夫霸豈假仁桓不以兵車則近於以德行仁矣仲之力即仲之仁子能不亟許之昔夫子以求生為害仁及論仁於諸大夫又以忠與清為未仁論者謂求仁於春秋之世難求仁於求生之士則尤難豈知以力假仁之時有獨成其以德行人之業雖於舍生之義不能無憾而其輔君以仁者高出孟賁萬萬焉大聖人觀過知仁所為發原心之論也子路疑管仲未仁其心蓋見夫古今來殺身成仁之士未有如管仲之所為而特不知子之心以為何如也夫子聞之喟然矣曰三代以下之人材不概聞乎大道倘其聰明特達可備厲世摩鈍之資雖節概尚難語純全而其名足以振起乎末流則君子必為寬其責乎古共爭之疑獄尤莫重乎忠經故凡隱忍偷生難逃筆伐口誅之辱然志氣苟別有建明則異日可以收功於晚蓋即識者不忍疵其心子疑管仲未仁亦知春秋以來如仲者有幾乎亦思仲之相桓其九合諸侯何如乎夫九合之事春秋詳之吾茲不贅述而為問不以兵車誰之力也夫然而仲之仁著矣自會同之典不行列辟紛爭俎豆不能化干戈之氣仲以一身鎮乾坤之變故首止甯毋諸役直遠軼晉文踐土宋襄鹿上之盟自征戰之風日熾民生凋敝兵戎久足傷天地之和仲以一心維氣運之衰故招攜懷遠兩言猶想見塗山玉帛下國共球之日其力也即其仁也夫誰如之夫誰如之且夫功名氣節之關係匪淺也平反一管仲而逐令屈膝頤顏之輩援以文奸子心其奚自安乎然並世無管仲而管仲苦矣搤吭仰藥之為游俠皆能赴蹈仲以為逆我以死全其仁於一世也其真卓越塵寰乎孔父荀權之傳其皆判若逕庭乎且夫是非榮辱之顛倒無常也解免一管仲而反使仗節死義之臣聞而短氣世道不大可憂乎然由今思管仲而管仲難矣射鉤請囚之事婦孺亦且羞顏仲以為盡吾仁於故主而無補生靈何若盡吾仁於新君而有功造化也其殆驚駭世俗乎陳子子文之類其能有此功用乎要之仲之仁非能無過而仲之有過即所以為仁後之論仲者當觀其過而知其仁後之慕仲者當師其仁而勿效其過度君臣之義精而仁乃無過也夫

純以議論行文不規規於繩墨

河必溯昆侖以上二遥瞻色動危旌蔚然而宏龍雖蟠然而均韶鳴閒合入題親他著合堂着勝一句拍到仁字從兵威遠出不仁語必親切吐氣如長虹歌珠一串鶯流出總說到不仁意無不擡筆無不醒題緒題神俱足擲筆空中鼎頭天外不必果有異常來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節

力能弭兵即功即仁也夫合諸侯而不以兵車桓之功安得不仁而能若是乎夫子所以亟許之且吾黨尚論王道恥言霸功而春秋所載顧不嫌遺憂之恩者則聖人有深感焉益自周轍既東搜伐之風寖盛為之臣者又務以兵威劫人之說進而民命日益孔堪是則霸業之衰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惟然而佐霸之勳乃述桓公之烈者何哉溯玉帛冠裳之會盛于靈斫戰攻之慘言藏於連帥之下即有一二奇士無由敭其主以以謀畧縱橫之術文德昭則武功弗尚故威朝之將帥半屬儒臣洎力征經營之局開世變所乘強侯日競為兼併之計重以交通賓客益得遵其君以恣睢暴戾之行霸圖盛則王澤愈湮而叔世之勳名徒矜將略慨然曰子疑仲之仁子知仲之相桓乎夫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之功仲之力也吾觀其力吾思其仁雄藩者伸大義戢晏安而業易中衰荀左提右挈之無人則志氣亦將就餒壇席所以需才也而要非專強主威者所能濟美也世有成功名於一將士少生還逢蕩伐於四夷夔閉邊鄙寧久妻而孤人子君子觀閫外軍容之盛知閫閾元氣之衰矣然後服招攜懷遠之才之未易及也世主撫有雄圖求輔弼而數難其選苟猛士謀臣之競進則民生愈益無聊疆場所以多事也而要非安濟艱難者不能挽回也試觀孫叔敖人於險愷惻何存纍枝誘敵相從詐謀是尚弱役強而小役大君子讀征夫行役之詩知枋國謀獻之短矣然後歎封衛邊邢之舉之大可思也仲之力仲之仁也如之者誰乎要結帝亶之德私恩小惠僅沾賜賜一名此則庸人優為之而時艱究何補也夫仁一人而沒世不聞頌禱仁天下而百年不見干戈其重輕固有間矣即墨臨淄之地遺澤猶存知仲父之德量宏也其豈鮑叔須無之鑒所能比列哉約縱聯小大之邦罷兵息民聊博沾沾之譽此惟策士則然耳而偉烈果安在也夫張皇游說息兵不過數年坐鎮雍容深仁被乎數世其遠近固懸殊矣小穀書社之封酬庸非濫知相臣之謀猷遠也又豈華元向戌之儔所堪並論哉

化四為已筆情流岩搖鬼生姿模實說理不變不支不悖實際鑿鑿道出起筆變幻文有波瀾每比有提挈語不作滿屋散錢各句雖出實義無一腐閒語二比反正說來頭頭是道面面俱圓

兩岸蘆花舟自橫

考諸三王而不繆一節

由身民而遡聖之制作愈精矣夫三王天地鬼神聖人豈易無憾乎而君子度慎焉此之謂不驕也且一王創制所以盡美而盡善者豈徒兢兢於人己間哉其必酌乎古今而無弗合也參乎上下而無弗通也徵乎幽明示乎將來而無弗達無弗同也求其當然順其自然明其所以然決其無不然而制作乃渾然而大備本身徵民君子之修德以凝道者豈止此已哉君子以一己衍歷聖之薪傳是紹三王者也顧時代云遙淵源莫證得無繆焉者多乎君子善學古而事有同揆沿之不為泥變難合轍創之不為私則考焉勿形背戾矣君子以一心備兩間之位言是參天地者也顧高卑位列聲臭難通得無悖焉者易乎君子能合撰而彌其缺憾彼蒼轉謝為無能廣厥生成造物亦資其調變則建焉無慮非離宏若大至皆渺者為鬼神誰司氣化誰總樞機可疑莫甚焉君子舍漠通幽而惟壇祀事風雷默效其靈郊廟饗香社稷營隆其報是君子且為鬼神所呵護也質何難也至精嚴者惟聖人義析毫芒理分當變可惑尤多焉君子大中至正而垂萬古憲章考覈折服訂一朝著作閱世猶新是君子且為聖人所欽仰也俟百世何有也吾於是知君子之道有不可泯其迹者有必欲會其通者學問不參以實意恐臨朝淫政執拘愈病其粗疏官禮可以誤蒼生自謂不繆而繆愈甚緯俟可以推造化自謂不悖而悖愈甚而且幽渺張皇考古續摸神之記誣淫放蕩異端多誣聖之書則未審考焉建焉質焉馬俟焉者君子固自有精心也聖王能妙其權衡則一日萬幾舉措自臻於神化識其繇之故而夏殷本紀可參參識其悖之故而太極新書可讀即至無鬼演前人之說闢其疑而識解彌高擬聖傳儒者之經法其惑而聰明益正是可悟考焉建焉質焉俟焉者君子固別存卓見也若是者今今古古而同條緻顯而一貫所謂求其當然順其自然明其所以然決其無不然也君子之道如此王天下者可少忽乎哉

按部就班詞達理舉

可也字虛神

清機徐引
既點題字隨
筆發揮
點清可
詳人所畧

不分田制祿
方有此弊

為可字作勢
純從反面狀
透山似論文
不喜平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揭正經界之意井田之法良矣夫田祿不一分之制之固未易言也乃經界既正則定之有甚易者告畢戰曰子今者以井地來問非以井地之法備則田有常數祿有常程而上下無虞欺詐哉然而未正之先則下與下互相欺而上之人亦時受其欺已正之後則下與下無可欺而上之人亦不患其欺天下事固有握要以圖而此外不勞而理者特不能於疆畝未畫之時急求速效也不均不平由於不正蓋未有經界慢而田祿可定也然則特患經界之不正耳果其於南阡北陌之中為廣為長按故步以重尋脈絡詰遂人而治之畝溝縱橫尺寸無稍奪也而野畫之混淆不辨者今則為之一清矣果其於下隰高原之地測輪測徑稽故籍而重辨田疇召匠人而數之形勢斜正規矩勿少渝也而溝涂之漫漶不明者今則望之瞭然矣由是經既正則田可數也欣豐歲之多收兆占魚夢望平疇之錯繡地接龍鱗雖田之所在不同而舉目即可知畛域由是界既正則祿可計也神倉粒粒取不限夫十千天庾陳陳廬何拘乎三百雖祿之所頒各判而按圖可以辨公私由是而我疆我理何處侵奪夫膏腴載柞載菑決不奪連夫畔岸就農官而諮訪可得而詳也分何有焉由是而斯倉斯箱不吝輸將於此戶多稔多黍兼可遠貢夫神京命胥吏而鉤稽可知其要也制何難焉然後知田祿之定不在他求也海宇初平之際冊籍無稽往往任意誅求而樸愿者恒憂額外之征狡黠者漸飽囊中之橐良有司亦欲漸加釐剔下以裕黎庶雍食殫之計上以備公家薪米之供乃力求其定而終歲僅勞有經數十輩之經營迄無成效者幸而版圖大定治化更新不為之力祝其頹恐民志愈偷官方愈壞而禍患未有窮也則何如一舉手間立收奇績也且以知田祿之定本不甚難也河山再造之秋章程未備往往一方賦稅而沃土則競謀兼併瀋區則盡變荒無當事者亦思別樹規模下以課閭閻壯之功上以給廊廟宴僚之用乃曲求其定而多方揣度有經一二事之扞格頓廢半途者幸而疆井依然成規具在不為之變通其制恐正供日絀帑藏日虛而流極伊胡底也則何勿一措置間立見成功也吾子勖哉

融會全神拾筆直書頗得亞聖歌動時君口氣

十六名 孫鳳彬

秋色從西來
意必顧母語
不離宗
隔外人家哭
欲膚
春風入樹無
行迹
月明吹徹玉
笙寒
不補排兵車
泛語重帀仁
字語語真切

風擺舞歌斜
仁字隊從意
兵意做法
無一筆不拍
仁字
穿花蛺蝶深
深見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節

許霸佐之仁春秋所僅見也夫春秋之合諸侯非兵車不為功桓公之九合不然管仲之力非即管仲之仁歟且我周之中興也諸侯會於東都而車馬攻同甲兵弗用維雍乎聖王耀德之遺意焉自王迹衰強藩起君若臣各挾其所恃以爭雄於天下於是會同之典廢兵戎之事興而蒼生之禍亟矣有天下才出以一身挽春秋大局者垂數十年而論者猶以小節繩之非聖人維世之深心也夫子曰由之未仁管仲也亦第就名節論耳卒俾首而輸誠甲胄之氣以衣裳化之夫豈中材主所能自為也當長門燈師之際鄰封未睦修舊怨者尚蓄陰謀乃何以盛業旋恢而稱長中原羣侯俱傾心而聽命戎馬之威以樽俎折之又豈百爾臣所能分任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是果誰之力哉吾以為非管仲不及此此蓋默念夫世運之凌夷弭患莫先於止戰而因以雍容揖讓垂數百年望國之基隱傷乎民生之憔悴釀禍實始於窮兵必欲以摧陷廓清造億萬姓安全之福嘻如管仲者而誰如其仁乎而誰如其仁乎吾因之有感矣綜觀二百四十年之載籍會盟聘問史不絕書矣乃若者以詐力相欺若者以威權相脅紛紜擾攘貽害有窮期乎管仲何仁愛若斯也軌里連鄉之制軍令誰勤成書而愷悌所流初不欲以武備森嚴長列國器陵之氣故其時以冠冕尊天子以玉帛輯羣藩即屬在諸戎亦無不挫銳鋒一洗瘡痍之弊銷宇宙太和之元氣皆仲有以釀之也茫茫當代幾見有此殊勳哉橫覽七十有二國之卿材定霸取威事難悉數矣乃或則以要盟與搜伐或則以衰甲逞雄圖狡猾兇殘若心尚可問乎管仲何仁厚如斯也牧民九府之篇著述祇關國計而德禮所布並不忍以權謀譎詐開天下涼薄之風故其時菁菁者莪自南邦簡書惠於下國即凡茲黎庶亦莫不歛和食德同登衽席之安斯世生靈之福命皆仲有以全之也落落寰區幾見有此厚澤哉此春秋所僅見者也子猶以為未仁乎

通篇着眼仁字按切時事立言深得夫子所以許仲以仁之意

十六名 李炳

大珠小珠落玉盤
絶大議論

窮洗溯源撰
實說理
後世好異之
裝數語括盡

名家氣息
勤氣直達酷
似鹿山堂稿

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聖人深斥異端之害欲以經正世也夫畔乎正皆為異攻乎彼之異必背乎經之正為斥其害聖心深矣且聖人者非法不行亦非法不言其雅言者詩書執禮也其罕言者利命與仁也其不語者怪力亂神也其弗為者索隱行怪也人果怵於其所不言不行者而絶之而因求其所雅言者而從之則萬世無弊可也然而不能日然也至造一非常者而軋之是無復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也食味別聲被色之性也是異端也豈異端之背乎經者也而攻之可乎其上之創一不恒者而矯之是無復順食味別聲被色之性也是異端也豈異端之背乎經者也而攻之可乎其上之攻之攻也則治術隳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至光大也聞清靜之說而異焉懋昭之修於是乎隱也既而清靜不尚變為刑名刑名不勝變為擊斷擊斷不勝變為陰慘陰慘用而神明支離用是煩禱祀黷祠祭而兵戎土木之雜糅為妖於數世其患忍乎棄去治天矣尚復問緝熙敬止之緒耶其下之人之攻也則風俗敗天壽不貳修身俟命至中正也聞縱橫之風而異焉道義於是乎失也既而縱橫不足必重詭詐詭詐不已必重榮猾榮猾不已必重詭術詭術精而譎張恣肆用是召幽幻採腴食而鬼物鳥獸之氾濫交塞於九州其禍機於是乎塞字矣尚忍問克己復禮之遺耶直窮其害而經之當正愈不容已矣吁百氏之爭鳴始亦出沒乎六籍之義惟正不清源而發其伏凡當年之非堯舜而薄湯武者清聽於大綱之不易而退然失據莫或修高論而敢抗中庸邪說之無雜後且誣說於聖人之為惟大聲疾呼而峻其防凡叔季之憑識繆而衍術數者尤宜據此理以相爭使啞然無辭庶幾慊微言而不私附會此吾人黜異返正之微權而守經之至意也彼攻異端者胡為哉

義精詞湛格老氣蒼能將宣聖救世苦衷曲之傳出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天下皆大同尊王之義亦者矣盖車也書也行也周天子所制焉考焉議焉者也同軌同文同倫天下不皆尊
王哉粤稽觀蓮取象未輪轉焉卜洛浮龜綠篆燦焉授棻奉鴻贊冒漫焉亦越我周畜亦道拜丹銘式黃髮於
是地紀星羅天章雲停皇極風宣鑾鑠乎統寰海而鱗集霧合也不觀夫火流王屋而還文物聲明濟濟相繩
統七百載之下世下年遵舊章而因隊亶極風宣鑾鑠乎統寰海而鱗集霧合也不觀夫火流王屋而還文物聲明濟濟相繩
無愆以至於今之天下予吾一驗之車詳於官禮微至為速樸屬為完閉門而造者亦出門而合車詠於風
詩公子乘黃大夫朱轓由秦贈晉者亦由晉發齊山行澤行豈有改乎想當年王步時偷驛騤日周於萬里安
在九衢四達不可通騁也今天下雖王迹少熄矣而會符河陽既曾魯之舉至耀兵繻葛亦陳蔡之戚來自西
徂東我疆我理殊軌不依然通進故吾再驗之書書習於列邦筆或為不律虎或為於菟在脅各殊而脫手如
一書懸於象闕一歲三讀法觀瞻眾屬而誦習咸資象物象形豈有二乎想當年金檢無封而謨
誥昭垂於九有安在遐方異俗不可通格也今天下雖王壹略替矣而乘馬岀高齊相無獨篆之字龍官鳳紹
郯侯無別傳之篇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方策不依然布在哉吾終驗所行三行教於保民曰父毋曰賢良曰師
長模範列而如導道塗六行教於司徒曰孝友曰任卹曰睦婣規條燦而如指掌握之綱之紀豈有秦乎想當
年雕弓不佩而風化曲暢於八埏安有家塾堂庠不可遍喻也今天下雖王道少衰矣而脂賜葵邱小白仰天
威之怨猶禮觀宗國韓宣識周德之淵源大宗拜前小宗拜後倫理不依然各當哉奈何輶車鸞鑣將政我中
原之阡陌檣杭樸區欲剚我太平之典冊短髮文身思爭我春秋之次第乎夫亦未識我聖天子之同風一道
於天下者何如耳

典麗畜皇宗我漢京典制中之善於運用者

一名李結

三峯削成泰華掌
林無靜柯川無停流使圖卷者不能擷管
風華掩映藻采紛披風擺舞腰科揉曳生姿
雲山經用始鮮明是讀書人吐屬
引証確鑿工力悉敵

如會揪欖味美於同以久言道通俗情
委婉赴題題字如主委地
讀書得閒頭之是道藻采高翔
經籍之光溢於楮墨

以佚為使其道可以勞民矣夫世豈有勞之而不怨者孟子曰苟得使民之道勞之乃以佚之耳豈其怨嘗讀
勞民之詩矣一則曰民亦勞止再則曰民亦勞止於是望治之王鑑其敝而矯其枉斤斤以謝民曰吾不爾勞
焉可乎曰不可也夫民也者非畏勞者也勞以其當勞彼惟恐君之不吾勞也吾試論夫勞民之道日用飲
食所關含生之論各有所分志或從而幸恤之曰爾其無甫圖救之而逐非其情矣惟道之以所必趨之務則
以酔以飽遂皆歡然鼓舞於吾一指畫之間婦子室家之事橫目之衆惟此為經營或從而強貽焉曰爾其幼
風夜圖之而彌拂其情矣惟急之以所必赴之為則以泳以游遂皆寬然俯仰於吾一號召之下是在以佚為
使也亦既使之而民豈有不勞者哉由是棠臺鑿池或指据之無已似不復為其身家謀者然本念原欲為之
備禍患而慮安全彼亦必踴躍之恐後則信我者篤也由是行師舉衆復辛苦之殫深似幷不為其性命計者
然初心誠欲為之遏寇虐而謀生聚彼猶必奮發而爭先則服我者至也斯時之民上雖欲不使而不能不使
民雖欲不勞而不能不勞顧猶有怨者耶益使之之道得而不失其所以也吾因於書得其道焉由契湯至盤
庚遷國都者十三雖籲衆惑而出矢言亦自以帥人之太苛遂恐固率於依居盖其時商之民實未嘗弗率也
觀夫三誥洛嗟介衆初無一語固知永建乃家之意卓矣於賢賜所謂民情不遠矣推之舜時勞以五教禹時
勞以九疇皆用養生之功而仍使之自為功故干羽舞重華之恩謳歌頌之思之德吾又於詩得其道焉自武
王洎沖子興大役者再世雖感戴父而衰缺邪第以憫家相之久征而非自寫其況瘁盖其時周之民亦實未
載芟之民播穀皆竭億兆之役而實使之自為役故遏淵者閒關從其祖考有椒者聲香奉其子孫易之異曰
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此物此志也

虛神實理描寫如生後二典贍風華書味無窮 此批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明異端之為害吾在攻之者也夫異端何能為害亦攻之者哉且聖學昌明之會不必無邪說詖行之徒並生其間而人心不為所回惑世道不為所遷流者以有黜之者而其迹屏亦以無附之者而其勢孤耳自夫人厭故常而喜新奇始則嘗試之為快繼且信好之彌篤終乃研究之益精迷其沈溺於中而不知返者亦祇起於一人一事而天下之患氣遂自此深矣春秋之時王道衰微言絕異端出夫子憂之非憂夫異端之為害而人莫能逃其害也憂夫人偏自罹其害也因慨然曰世不幸而有異端亦自異焉耳其真能為吾於人乎哉益其異之見於言者初不過謬託幽深以新一時之耳目雖宗旨特標豈能必人世傳流竟顯樹賢傳聖經之敵抑其異之見於行者亦不過好為隱怪以駭一世之見聞雖徑途別闢人豈必民趨有惑致大潰綱常名教之防是異端固無能為害也而奈何有攻之者束身庠序之內所習自有常經乃殫其攻苦之心不以安常者循其素而偏以反常者競其奇此固由於士習之騖而異端之貽其害亦者特趨以承其駁焉耳說業明盛之階所由無非正路乃竭其攻治之力不以守正者端其趨而偏以戾正者歧其志此固自其民俗之偷而異端不能為害實攻之者自取其害也然則異端雖能為害亦攻之者自取其害而害之也攻則不憚其堅以異端堅僻性成本非人情所可近而偏不遺餘力以直闢乎其扃鐍之嚴為仁非義以為義一自攻之者堅持之而其說愈不可破彼兼愛而不惜捐軀之舉為我而不避利己之私非卽其流弊之顯者駁攻則必底其深以異端艱深莫測殊非以一息所能窮而偏不怠其神以力造乎其極迫所謂深者既溺則有欲從而援之者不可回也道其所謂道德其所謂德一自攻之者深研之而其詣愈莫能名彼著書而寖開滅古之厲立說而遠啟荒經之漸烏知其遷流所終極哉夫異端吾無責焉已彼攻之者尚

聖人發聾振聵之心時為揭出異端只是取乎中庸不必說到後世奇技淫巧識見止大明白曉暢竟是姬鄭解

為誤用心力者設言以害而知所返焉夫但曰異端不可攻攻之者猶不知其何以不可也明其為害而斯人庶知自返乎且人人有趨利避害之心獨至其心為經營斯受害也不覺耶夫人慮其害之無止而思就其趨利避害之心而引之也曰吾人殫精竭慮以圖進取則曰攻攻不必其有害有害則不必攻此理之甚明人所易曉者也雖然亦視所攻之何如耳禮樂詩書之粹言協至中焉攻彌深益彌廣也務遠者背而馳之清淨而失之虛無紛更而流於雜霸則中道遂於此日湮矣子臣弟友之大經本至庸焉攻愈力利愈長也好奇者離而去之為戕之非義為義兼愛之非仁為仁則庸行遂於此漸廢矣是非所謂攻異端乎而欲無害也得乎大抵致害之事多起於心之不專茲則不思其過辭益不專則入乎異端者淺而害亦與之俱淺專則入乎異端者深而害亦與之俱深也迫至穿鑿既成彼有所疑附以賢傳聖經而使窓彼有所窒證諸人情物理而使通因其端者不憚更端不但不自知其害且不欲人之自以為異也流弊可勝言哉大抵致害之原又由於力之不謀茲則不思其太鶩益不竭則攻之有止境而害亦有止境竭則攻之無窮期而害亦無窮期也甚至鑽研有得迭其聽見濬雜潰亂之大防衍其微辭性命斷斯人之秘鑰造其端者主於無端不但異中之異有必窮而且害中之害有不顧也迷迷何日返歟噫聰明本過爭常誤用之則殊足悟夫其塚磨一室必自謂迴不猶人乃憾攻焉前見其異而焉異其害相因而至固有應之如鄉壁者矣彼局中人胡弗悟也學問原期正大稍僻焉則失之誣以彼探索名山方自喜超然拔俗乃身罹其害而咎有專責即人豢其害而罪亦皆歸相倒以授人有出於莫測者矣在有心人當預防也攻異端者其亦聽焉否耶

言足旨有物語必透宗洗郡漱墨浮烟多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足以惑人攻之者之害也夫明知異端之為害而猶為之天下必無此人獨惜乎攻之者見其異而不見其害也且聖人教人以心術為先以專精為至以要於中正為歸自世有好奇之人薄正道為不足為思別出一途以博其趣於是天下後世有陷其心思而不知竭其精神而不顧者此聖人憂之深而言之亟也曰吾之所由起也害雖起於異端而攻之者實難辭罪也庸常之理日行之而不見其奇亦嘗望有恒者盡其情而習其事乃舍方引而近之人且望而去之詖倚之行所由開矣道德之真久耽之而亦迷其昧非不願有識者窮其變而闡其微乃吾於此觀其深而人若忽其淺違背之禍不可言矣嗟乎庸言至理人既薄而不修邪說詖行勢之成而不息則其矣攻之者之見其異而不見其害也一事也明知其害而猶甘蹈之我知其不為矣惟其中有難辭者而攻之志始堅焉聖賢傳我始亦執以動人繼且亂羣言之是非以自文其短一人傳而百人信雖欲覺之而不能一事也嘗試為之而立見其害我知其無濟矣惟其中有可好者而攻之情愈篤焉學問之章既足藉以欺世勢必用畢生之精力以求通其書入者附而出者汗雖欲救之而不可愚者之不足自用智者攻之其便利能暢其理之所有且足飾其理之所無而欲愚之者不為傾動無是情矣嘗見畸士在野其放言高論不過取快於一時卒之年代已遷下士猶藏其書門人尚精其業天下之廣民人之衆而卒以一異傳之也其咎將誰屬與小人之不足動眾明矣若異端者其行小人之所憚而君子之所樂也夫至君子攻之其權勢能行其事之所易且足開其事之所難而欲小人之不為依附無是理矣嘗見邪僻在朝其說道誤民久欲取效於當世一旦事權改屬輒變前代之法甘非薄聖人之法害民也其禍不滋其與世有能明吾道不為異端所惑者乎子曰望之矣

以橋健之筆運沈著之思發揮幾無遺蘊

五名陳福祺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外舉入題緒

停頓一段前後之文氣俱振反指害字尤有意味起仍用聖筆以取勢

受言之根在此告子推到極處

羅雖清疏直揭中聖毫無躲閃

出害字傷永包括一切惜墨如金

暢所欲言此則聲情極合時趣語經鍾鍊包孕一部廿一史

聖人切指異端之害正人心以維世道也夫異端雖足為害無以攻之則其流自止也攻斯害矣故切指之以示戒云昔夫子嘗言學思不可偏廢而徒思者為害尤大也曰吾儒有正學焉固非可以幽渺無憑之思求之也自聖道不明於天下而詭僻之患中於人心日非聖道日裂此馳騖之思有以開其漸也噫可畏已今夫天地之紀日在人心俗尚所趨有關世道儒者以聖賢之心為心即以聖賢之道為道也亦自範其心思而已矣盛世無新奇之制作子臣弟友釐然有各當之程正教明斯邪慝自熄也故思無或邪早已為斯人端其範儒生無誤用之聰明禮樂詩書煥然垂不易之準中庸立而怪隱無聞也故思不出位早已為吾道峻其防乃無何而異端出矣攻異端者紛然起矣嗚呼曾亦思其害焉否耶思以引而易入意向所專有刻以求入之勢異端即於其求入者引之入神智啓斯性天汩沒縱明哲者莫能自主而愚昧者可知已思以紛而易出徑途別門有歧而欲出之機異端即俟其欲出者誘之出趨向惑而議見游移即方來者固識所歸而既往者無論已斯害也已大抵邪說之橫行有倡始者以驅之必有附和者以繼之學之偽思之誤也宗清淨以詆名教覺其是不覺其非狃堅僻以誤蒼生悖乎今并悖乎古一唱百和而令千百國之人心半恍恍於作偽亂真之際其害尚可言乎攻之而出於有心也吾為斯人危矣攻之而出於無心也吾更為斯人惜矣大抵禍患之隱伏在沿誤者既莫測其由來而好奇者猶自矜其探索學愈歧思愈紛功愈倍徒黨畔道者羣推百世之師入王出奴遂令數百年之道統盡敗壞於荒經蔑古之餘其害安有極乎異端而背乎道也吾為之隱憂矣異端而似夫道也吾尤為之大懼矣益東與堯德之良有生同具而才力天資之賦豈遽讓人奈之何以有用之精神甘釀無窮之流毒也攻異端者尚其範心思以崇正學焉豈非世道人心之大幸也哉

持議剛正斷制謹嚴是揣摩風氣而得其神味者

深入無淺語

訓詞深厚方可代聖賢立言

害字說得如重大直剝題局

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奇論破肥庞詞流心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揭歧趨之害為萬世維正學也夫異端之害人所易知然其害實由於攻之者夫子深警之殆欲維正學耳且天下何多愚人也誰樂於愚受愚於人耳抑非人足以愚人益誤用其巧即適成為愚彼方闢一徑以售其愚而若人之師其愚肯其愚者遂甘於自愚而併以之愚人而其患乃愈深而愈遠何愚之甚也春秋時王道寖衰諸子百家之書已出夫子憂之知天下後世必有切中其害者慨然曰昔先王樹道義之藩以詩書禮樂明正教而序黨庠術為定制而復範之以詩書禮樂明正教而使之同自後世立門戶之黨畸行邪說各有專家而又窮之於荒渺幽深悖常經而爭其勝此異端所由昉即害之所由伏也而攻之者曷故其始學術不精往往厭故喜新翻覺矯同之可貴迨至互相傾慕引朋類而共切漸摩一異端倡之於前百異端和之於後漸推漸廣顧為名教綱常之蠹而流弊幾不可勝窮其後錮蔽已久往往殫精竭慮惟恐操術之未工甚或倭語虛無鄙經法而日為迂闊彼則造端以立異我則求異而更端日出日歧釀為人心世道之憂而積習竟不知所返顧或者謂邪正之不齊雖天地彌綸難乎其憾似異端並起可聽其消長於覆幬之間夫豈逐毒流之無底乃自攻之者極意揣摩久浸淫以積日將偶攻焉害既生於旋踵專攻焉害且及於終身而況乎害己之餘害人尤甚也則異端不足悟非異端而學異端者大可惜也秀頑之雄出雖帝王教化難救其偏則異端迭興一任其浮沈於範圍之外夫豈必氣歆之遠張無如攻之者冥心探索逞誕妄以惑人將愚賤效其尤性情之害非淺賢賢尊其說風化之害更深而況夫異端之外異端更多也則攻異端者固可危以異端而召異端者愈可危也嗟夫隱怪流傳誰階之厲朝廷嚴左道之禁此風斷不可開奇衰漸染伊戚自貽士夫謹正學之防其禍庶幾稍息古今人陷害於其中者何不悟耶

十一　名一陳其昌

兩岸桃花夾去津

覽一步正是緊一步閱歷之言筆能鞭辟入裏

由淺入深警動世人全在撇去常解

害字寫到究竟

害有兆乎異端者聖人為攻之者戒焉夫異端之為害於春秋時未甚也苟不攻之斯無以助其害矣子故為攻之者思患而預防歟且天下事必待百弊叢生禍延莫遏而始剴切以指陳者非聖人憂世之心也聖人無輕量斯人之心而特於失其常者斷以理之所不與聖人無圖日者因有感而言曰我之教人也則設有四端矣人之不由夫自棄之人而實由夫自異之人猶是耳目心思之用而荒渺求之學術之變更大道所由日裂也異端其顯焉者也且世風之壞不僅具之靈敏極耳目心思之用而荒渺求之學術之變更大道所由日裂也異端其顯焉者也且世風之壞不僅由夫自異之人而轉由夫見異之人始言法其言語議論必期於驚人繼焉效其行藏出處必期於炫衆任言語行藏之僻而蔽錮安之人心之遷移世風所由愈壞也攻乎異端其甚焉者也是故天下不能無異端目前之趨向已有引者耳天下共知為異端爾日之防隄猶可備焉耳特一專而攻之一念未竟必念念圖之一日未精必日日究之夫念念圖日日究則不暇乎異端之為害於是乎在矣

攻之者非不知其不能忘也乃闢一境焉而其事可忽矣再闢一境焉而其事更可卑矣迹其高談異妙一似無異乎聖經傳之修而背其倫常者自賊其性天賊其性天者自危其身世也即令師友之箴規而一往莫返之形情一無可混在異端固有各行其是之天夫攻之者非不知其不可混也乃入一途焉而其情可恕矣再入一途焉而其情更可逆矣迹其高語清操一似無異乎澡身浴德之本而歧其志慮者自淆其作用者自忝其生成也即遇聖賢之距息而一二人之謭謭安能敵千百人之囂囂有肆其為害焉耳噫不得志則上千君相挾新奇可喜之術以矯託於一時者有之得志則下誤蒼生恃酷烈殘忍之才而貽戾於一世者有之此吾之所以為天下後世思患而預防也

識路題巔力透紙背實理虛神面面都到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學有常經聖人為歧趨者哉嗚呼知為異端而遠之異端亦無能為害也從而攻之害斯甚矣學者當正其趨耳昔夫子刪書而首冠以典贊易而重念未恒明夫寄本於庸索隱行怪之為君子弗尚也然復恐好異者視為無害也為之顯垂其戒曰天下怪異之端倡之者誤用其才繼之者謬襲其迹益幾與大道並行於天壤間矣夫其別闢一途不惜殫心力以求勝亦似新奇自謂焉吾獨恐其大有可憂者而人不悟也何則古者教民不越井牧農桑敦民風於樸厚自洸漾開而民情變矣嬴蒙之耳目易龐逐各有穉遠好奇之志古者立學不外詩書禮樂養士氣於溫柔自學競起而學術岐矣谷士之心思日薄及諺負高時震谷之濱益自世之好尚不一端而異端者遂乘間而起矣其又不幸者則世有攻異端之人也理貴常不貴變常者天下之所同而變則自為一端也使知變不可恃而敏聰明於無新可喜則賢智遁衆之流皆抑其能以就範庶三代可復其初焉奈何相率而效異端也效之愈深斯弊之愈甚依違遷就久且肆為矯誣法貴因不貴創因者古今所共由而創則自成一端也使知創之無可據而收豪傑以與民同學則中材可造之士皆有所藉而能興於一世同歸於正焉胡竟相強而附異端也附之既久斯覺之彌難振轉流傳必致釀為隱患原攻者之心欲頓啟其性靈耳而不虞從而汨之也推攻者之術謂可力矯時俗耳而不慶適以禍之也然則異端之害豈必專在異端哉持躬守不易之經始可與道而大適乃篤信怪誕之說使邪之與正隱相消解於其中而不能自禁是代張其豎也迨至道德流於刑名詩書變為法律而以偽亂真君子獨切人心之憂焉治世立大中之準始可應物而咸宜乃甘蹈矯激之弊俾是之與非顯相抗衡於其外而莫之能平是自樹其敵也迨至清淨託於太古初揖讓假諸神聖而以雜易純君子深世道之懼焉以杜其流其為害庶幾息哉非然者吾見小以傷其身而天以病及天下後世也

劉切詳明似陸宣公奏疏

十七名 孫振濂

鴻謗無低筆從上者說入力爭上游

出題不苟

拈出要字創字作提挈不同滿屋散錢

收句挺二小比以轉折為波瀾害字作賁、

學不可苟為千古干祿者昌黎焉尤悔未寤不足以言學豈知并不足以言祿干祿者其知之否且後世之苟於為學後世之易於得祿也上古之艱於得祿上古之艱於舉不行而在上者以虛文相取銓法壞士習亦壞蓋學者以華藻為榮而立身行己諸大端不可問也久矣何則學本重也而人每輕言之當其勝衣就傅已挾一鹵莽滅裂之思而甘苦未及親嘗即欲以宏通自命故霧堪自信即思以捷足爭先故論進取於仕途後人自叱前人為巧祿無所謂干也祿而可干先王官人之法蓋已蕩然矣狀亦知干祿之心一萌將終身為尤悔中人而不可救藥何也則以闇見必不能多疑殆必不能踟言行必不能慎也子張在聖門度未必務外至此意者自多其學而急欲見知於世耳而天子則曰師之鮁鮁焉有所干也將以希榮也將以求貴也亦知布祿而適得辱求貴而反為賤哉自功名以弁競成國事遂多叢脞使四方而辭令未嫻膺百里而荒嬉不事即當證令援古而沿訛襲謬且貽訕笑於千秋腆顏伴食之餘清夜亦知有羞惡哉是無論祿之得而必失也就令遭際聖明屢邀寬典而後儒讀史謂某以空疏濫進某以躁妄見容受祿有人而任事無人則清議之誅削為可畏也自師儒以道統重名山亦有事功誦風詩而雅堪專對論時事而若定指揮即使議禮考文而酌雅稟經真息爭鳴之衆嗥抱膝長吟之下養生不隱相託命哉此無論祿之不期自至也就令草茅著述未達宸聽而朋輩相推謂華國不僅文章匡時足覘經濟學已見優而往還有待則天爵之尊榮為可貴也朝右之司徒書之司馬名實必期相符故收羅極乎萬輩入選祇一二人聖世斷無濫選之名器蓬廬之歲月正長而音昭金玉度飭圭璋責備何敢自如故爵位不妨讓人先詣力不甘居人後大儒必無倖致之功名在其中云者益以得祿之理止此此以外非所知也夫亦

和題緊切落落大方

干祿之病在題前透發然只從揑括處落墨

隨手點出毫不費力不看壞手張九徵特識

進一層意詞細膩

圓滿收束謹嚴

旅酬下為上

以尊酬卑可援輕以證經矣夫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皆以尊酬卑也故曰下為上也曷援經以證經乎且以禮之失傳也余嘗博考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無聞也旅酬六尸儐尸與少牢同燕禮賜爵又與司士同可知燕禮畧與祭禮相似雖天子之祭禮不傳以燕禮行酬者推之當亦有四次舉酬也而奚必別求新說也然則旅酬何如哉一為飲酒正禮之旅酬閒嘗讀鄉飲酒之篇禮制昭焉等級分焉有所謂主人酬介者其禮自若也有所謂公酬賓者其禮自若也有所謂主人酬賓衆賓又以少長為次序相酬者益公尊於賓賓尊於鄉大夫鄉大夫又以爵之尊卑為次尊酬卑也此飲酒正禮之旅酬也一為祭畢飲酒之旅酬閒嘗觀特牲饋食之禮祭畢徹俎肵廟祼尸有所謂賓酬長兄弟者其儀無恙也有所謂尸酬主人者其儀無恙也有所謂主人酬侑者其儀亦無恙也推之交錯以辯又有長兄弟酬衆賓衆賓又酬兄弟及私人各以尊卑少長為次序而相酬者益尸尊於主人主人尊於侑侑尊於長賓長賓尊於衆賓兄弟及私人皆尊以尊酬卑也此祭畢飲酒之旅酬也比而觀之豈非旅酬以尊酬卑即以下為上乎雖然說亦多矣有主於卑幼先飲者言曰舉觶於長卑者先飲此一說也有主於下為弟子上為主人者說曰主人因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內兄弟於房中如象兄弟儀其說似平情而近理有主於下為祭者上為在庭其說又無據而難憑而不知皆非也旅酬下為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也世有釋禮經之例者曰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改其錯者又謂無算與旅酬本二事豈知旅酬唯獻者得分其餘散事之人必至無算則神惠均矣故曰所以逮賤也

子張學干祿　一章

祿可得不可干為賢者正其誤也夫好學如子張猶有干祿之失甚矣寡尤悔者之少其人也歸本於言行求祿者其審諸且聖門諸弟子或仕於公或仕於家獨顓孫氏不以仕者而急近功名之心轉起焉夫急功近名之心勝即眞言敏行之志荒聖人憂之故於寡尤行寡悔事以內勘而愈精不然子張從夫子游其於言顧行行顧言與夫不知蓋闕之恉憂道不憂貧之故聞之稔矣何竟以諧媚榮之術俯仰隨時哉且夫干祿亦難言矣蓋文章道德之映豈屑為青紫所拿顧或循弦尚缺采蘭之養入室難為無米之炊藜羹識安何能以樂道之殷竟忘將母則家無擔石儲腰甘為斗米折耳簪冠捧檄之中抱愧幾人之實踐矣此亦人情之恆有也而禮樂詩書之澤雖不與軒冕為緣顧或白衣而沐稽古之榮黃冠而備前席之問達高足隱終不以鼎鐘之貴易我山林則室無封禪稿頗肯使芳杜厚乎安車蒲輪之下表彰幾人之德業矣此又天道之可想也夫子曰祿在其中求之言行而已於言行中求寡尤悔而已夫尤悔果何自寡或一在多聞一在多聞夫聞之難也無謨有晚出之危訂而依託無憑況在諸子圖書有異端之別本而淵源莫辨別在九流推之上而九乾躔度五緯七曜之錯行而畢差歲差之不能合也下而九州沿革城郭都邑之廢置而古尺今尺之不能同也闕之而以闕證疑不以聞啟疑夫孰則尤其言者一在多見夫見之難也經術挾勳戚而傳辨駁雜工存其書不必尊其說詞賦寓褒貶之義譏悠雖甚穢其迹尚可原其心推之大而理亂興衰人物之得失時勢有異宜不容軒輊也小而草木鳥獸蟲魚之蕃變耳目所未驗不容意為箋釋也闕之而以見泯殆不以見滋殆夫何至悔其行者至是而言行不敢盡其餘也慎焉而已尤悔不敢期其無也寡焉而已在其中哉噫悔吝觀大易之卦已歷五十年之改筮而擬之後言議之後動慄樞機之榮辱未言以妄念相參儻錄貽羞我夫子其有憂患乎垂暮載春秋之筆搜羅百二國之寶書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仍舊史之侠文未敢以私心自用素王終古我夫子殆堪自信乎知此而子張進祿之說思過半矣凡干祿者亦均可悟矣

不忽略多聞二段却於題之首尾俱發揮透澈此擊常山蛇法也 原評

讀書有識月作主人梅作客絶妙現成酬對翻跌得勢詞達理舉古人捧檄色喜不必盡情殺華腴也以此意作閒文情變幻此意是合多字關字實實道出驪珠在握龍晶龍獨扛

對語工力悉敵有書有筆不憂不支兩視空中洪梁如海市蜃樓筆有斷制一句撇開獨出作意如此詰解方是經生之筆

林無靜柯川無停流使閱卷者不能撤管

心不遠 經解經會

名言至理

多聞多見他手只說得先怪陸雜此獨能從棒括處勘出精義以點次為波瀾

子張學干祿　全章

為學人明得祿之理理至而效不必言也夫學莫難於寡尤悔而何暇言祿聞見多而闕疑殆斯學所在即祿所在矣于胡為者曰君子憂道不憂貧道者何寡過之學也夫吾自盡吾寡過之學而一切數位富厚舉所在即祿之畔援而歆羨者其來也聽之不來也亦聽之究之天爵修而人爵從自然之應終亦不外是焉聖門之教如斯而已夫世之賴有吾學與吾學之所以通於治道者豈細故哉萬里包涵之蘊不特張皇耳目以為功必博綜乎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大義以參諸古今得失之林而後覺信敏公六經外無事業百王政教之經原非高語性天以為治必默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成法以上探帝王授受之精而後因革損益百世下可前知高明如子張豈猶不足以語此而顧學干祿者矣子曰祿不在言行外祿即不在寡尤寡悔外也尤悔寡在闕殆而見不多則殆不能闕也愼之故即不言祿祿亦在其中矣而要不可以淺嘗薄涉之意干之也夫朝披一卷之書夕卒一經之業迨至世途深涉半跨空疏無識之譏故言行之揚舉未易期也進而博訪通人與夫月異日新之故乃知無窮者名理有限者聰明畢生苦志研窮以日求此僅僅克自之徒猶難徵懷於萬一而何暇以他念參也第層累而曲赴焉實至名歸有聽諸無心而已矣而亦不可以急功近名之心干之也天天地之道之備古今之理之繁一自體驗窮親皆有扞格難通之與故聞見之賅博未足恃也退而靜觀尊聽與夫是非安否之宜乃知集益在衆人折衷在一己即此當前閱歷而猶若有競競不敢肆之隱惟恐獲戾於身心而矣張亦求之言行中可耳干祿云乎哉

語必透宗言覓有物

九名　陳榮枝

語語破的筆筆中鋒曲折赴題全題消息俱透

干祿說得極細不失子張身分點題字即驚出題理

一陣西風起浪花神不外散筆有餘妍不求得祿祇求寡尤悔見得到說得出

為子張痛下針砭筆能刻入夕有內心

為言行有得者言祿欲斂其才也夫子張特於言行者深子進以寡尤悔恐其急於自見耳張豈真有所干哉且理與數不兩立者也與其爭不可必之數而數不可知何如爭不可易之理而理有可信迨理既可信而數之若可知若不可知者已寓乎其間於是理足以勝數而數不能勝理而終莫達之則見為理見為數也亦見為理即見為數也此其故賢人昧焉望人決焉子張在聖門非方聞多識鴻碩魁壘之士哉忽信事雖遇有隆污豈能忍而與此終古吾道其終窮耳而蒼茫世運誰拔此抑塞磊落之奇才因而責望於斯世者切車乘之招亡旌之光寵夫子曰違云祿哉亦於言行中求寡尤悔而已雖時當晚近或可虛而與之委蛇東周尚可為乎而慷慨豪情豈徒為宗族交遊之貴多焉然猶懼其雜也以與僻為古而轉病其支離以怪誕為奇而適形其淺陋疑不能闕將貽笑通儒矣則尤難寡也驗古今得失之林以考其進退則見貴多焉然猶慮其疏也忠孝有傷心之舉則論不從前文章有隱諱之辭則理衷諸是殆不能闕不厚誣古人乎則悔難寡也然則欲尤悔之寡言與行不可不慎其餘矣聞見多疑殆闕以是言祿祿有不在其中哉顧或謂人生窮達之途未必不與是非相反似祿之在未可深信者然而有可信也試將術工緣飾或才堪作史負時望以鶚鈞衡事善模棱或智足保身託鄉愿以要好爵當其身名俱泰幾歟造物之無憑而識者早知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終當以尤悔敗也所以循名覈實沒世尚毀其遺書摘伏發奸後儒且斥為偽傳世路升沈之故未必不與禍福相因似祿之在未足深恃者然而有足恃也試觀朋黨顯分或盛氣而爭禁錮釀清流之禍治安甫上或讒言忽中江湖感論謫之悲當其困躓恨聊幾再召歡邦或斂衽而朝人亦學焉而已千胡為者

小講十分精警通篇純從理上勘透不同他手節外生枝

路繞蒼崖鳥外翠無筆不轉無轉不深

轉身已過萬重山 錢意逼真名家

綺服文注水乳交融于祿之弊全從尤悔做出消息暗透骨節通靈 靈辟入裏虛神虛理兩面俱到

用意迥不猶人 字字鍊語語精

欲語羞雷同總不肯拾人牙慧

翻得極是認題十分真切總有此語不事操拳遶介 含毫邀眾虛神實義均不作一解閃語

子張學干祿　全章

學未嘗有兩念而祿適因之也夫學非以為祿也干胡為者尤悔寡而祿適相因君子亦仍知為學而已矣且君相之報士原不輕特患士之求報太急則必不能償所求矣何則士不當驟於吾身求功先當於吾身求過內外之間一一足以府過而尚於厚序命為無過之人且欲使朝廷用一多過之人則非人之不我諒也抑亦我之不自量也今夫人不學則已學則此中之層累曲折終身未有盡期也遑言祿哉乃子張竊似有所于也夫人之量則差一間矣待時而聖哲之深衷求賈究賢豪之激論經綸之拖迫為功名他人不得議其非聖人何能許其是蓋於返躬克己之修己分兩念矣而夫子悔得毋為祿乎嘗亦思祿之無益於干且必不可干或道德果入世之媒則賢聖不尊詩書不貴而烏容以為餌也生人之大患不在窮達在性情身心之地宜然不効其靈猶幸以躬之未出尚可力改其前非乃猶妄以冀人知是必慕其過猶四海而後快者也且即當日舉為所敬高而問心究何樂也此真不知自返者矣嘗貴可相謀而至則君子果愚小人果智而無如其不應也名教之大防不在踰閑在慎獨愧疚之生叢孰不能偶滌彼方為天下之所鄙而無地可以自容乃猶欲以售其污是真料斯人之必不受而故餂之也且即大廷誤收一人焉而後世必有非之者也此亦相求之過急矣豈知祿固有不待干而至者乎夫始以多繼以闕終必慎亦寡學中之尤悔耳而祿不即其中豈古人之貴顯在後人無不羨之古人之功修後人又無不讓之此尤不可解者矣吾學皆獨得之時即終身一無所憾多悔之人而故溥寡尤寡悔之人此非理之足據者哉感應或待後來故吾儒不爭一時而爭萬世榮貴莫如天爵故吾儒并不爭萬世而爭一心又何嘗有他慕乎為學當屢空之際視名位兩不相關而豈必援以自慰也但廷陛迭見選場難不啻是言行可法之人要不皆是言行交砧之人此又數之可繩者故師亦勉勉於學

十三 名 蔣麟振

祿不待干第干之於言行而已夫張之干祿實知得祿之難耳子以為但寡尤悔於言行間而祿已在焉何待干乎且聖門無不可用世之才俊必恥言并斗而概以期以全才非皆責以全才但使自慄樞機而已言有可揚行有可舉以是知進身之速甚寬安見區區者而靳不我予也若子張者正用世才也其於言行未嘗不刻意交修以漸臻於無過之地祿即干亦何損於張哉自爵賞半出於私門而言偽行僻之徒不難顛倒是非糜爾祿以為榮寵一若無待於干而祿亦逮焉此必見斥於子張也自功名爭求夫捷徑而妄言敗行之輩尤多盜名欺世膺厚祿以誇里閭一若巧有所干而祿遂至焉此更見棄於子張也夫張之干祿第學問中稍萌幾俾性情中未底渾忘耳詎遂可厚非哉迨夫子以寡尤寡悔進之乃恍然於祿之無待干也特是尤悔之所以寡亦至難言矣治亂興衰不一端清夜扪投尤宜靜參於宥密一或不慎欲飾為未言飾為未行則尤悔當其胸襟一或不慎欲止所已言止所已行則尤悔將不及矣夫又章者千古之事此猶受病朝廷雖需士安用是輕率淺露者乎紛紜擾攘不一端清夜扪投尤宜靜參於宥密一或不慎欲飾為未言飾為未行則尤悔當更甚矣夫閱歷省處世之方此猶多敝縕紳雖可附得毋為虛浮躁妄者乎何則聞見多則疑殆必多疑殆多則尤悔亦多闕之慎之庶尤悔始能寡也然僅僅焉言寡尤行寡悔此其詣尚非絕詣亦其事誠為易事而張猶待告耶言非無尤行非無悔第寡焉已耳即使疵瑕盡泯僅屬中材而司馬之論辨官材已難舍言行而別操一術半生刻苦所期知己者此也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亦慎焉已耳即此謹守自持必無大過而君相之意能授職要即就言行而節取其長空山俯仰所堪問世者此也雖然知遇之通塞未可預期而虛譽之稱揚適足貽累張干祿益仍觀之於言行乎

不看壞頷孫氏認題真切不必逞異於奇自有憂憂生新之妙

聖賢心事不說成兩橛亦渾融亦精警

特識頂上圓光點題字簡潔有法

揭明作意按切時直陳無一語浮烟漲墨

子張學干祿　一章

十五名　許德厚

借賢者以警時人所以救春秋之弊也夫子張豈真干祿哉乃魯論記夫子之言若有不能釋然者焉始欲借之以警春秋之人耳且人品之壞也壞於有營求心實壞於無廉恥心營求切而廉恥不存廉恥存而營求不必此其故賢者非不知之特非自託於此焉不能得夫子之責備使天下咸知營求之非而廉恥之不可不講也蓋其用意為甚苦矣不然才高如子張豈真干祿者且干祿則直言干祿可矣而必曰學優者蓋明知子張非干祿之人其所謂學者殆目覩春秋時之士大夫居高位而速官謗者比比皆然而又不便顯斥其非因不禁激而有此學遠大之才樂為斯世任其功即樂為斯人任其過特慮解人不遇徒抱殷憂高明之賢不為損人以益己正不妨損己以益人惟期函丈垂箴以昭鑑戒夫子亦知子張之意非真欲干祿也故不明揭其學之非而第為之舉聞見而真其多遇疑殆而期其闕謹言行而求其慎懲尤悔而要其寡而又推其效曰祿在其中皆所以原子張之心而救春秋之弊也列邦黃緣之晉非一朝矣載寶而朝開宦途之捷徑得玉而獻長安俗之澆風甚至祝鮀工諛臧為學舂者漸即浮為好大言而漸開嘻嘻學術壞則本原薄忘實行而徒競紛華士習之愆由於馳騖馳騖之失見於樞機二百四十年之春尚即子張容或有未免乎迨至其失愈濶而立標榜以弋聲華顯榮亦歸於僥倖惑富貴而忘名節心性漸入於昏惘夫孰非干祿者貽之咎也而還流易極或吾徒出處之交貴自審耶本文章以為經濟精米不致虛縻務德業以聽遭逢志慮絕無旁貸則至名垂竹帛望重鄉閭卓卓者自多食報惟必本慎守者以持於久將隱桓後風乘雖變關疑殆而或返規模季孟情性雖乖知尤悔而或成謹愆愆謬之消可為此表既立自卜循良一十二君之政教非夫子又誰為補救乎即或不求聞達而名山開講席千秋隆俎豆之俟壇坫仰純儒四海願聲香之薦以視夫干祿者迥不侔矣而酬報豈虛哉此夫子所為借子張以警時人也

上下古今貫穿鎔鑄純是興會書卷凝結而成

絕大一則鄉射論按題生意用筆如樣

序以習射為義誰人不曉此獨出以經籍之光使覺馴切戰國時皆章立論語有注射說出闕係亦新頭文義十分足

鄉射廢而兵禍烈大賢特於序而致意焉夫鄉之有序所以習射而名之也至射廢而序亦無存矣此戰國所由多兵禍乎且國家可以百年不用兵而不可以一日不講武何哉武事廢則兵即由是興故當國家之衰往往以一鄉之兵可禍及於天下武備明則兵亦由是弭故值國家之盛往往收天下之兵可各返於一鄉無他有校哉吾得進而推立序之意矣誦行葦之篇敦弓堅而舍矢均其事原無觴酒豆肉相揖讓而序賓不侮惟馴習於里黨之間故飲蜡吹豳載野恒自見和親之治攻散軍之作貍首在而騶虞右其道尤與詩書琴瑟為為周旋而脫劍相高得優游於田疇之地則私縱獻豜聖朝仍不忘蒐狩之端然則設序云者誠為休兵之計而即寓講武之意也此射之所由名也亦射之所由立也臣今矚觀當世乃知兵連禍結不得復古者鄉射之制則何也井廬之踩躪盡矣縱橫之說再敗於捭闔之謀而左鞭弓右櫜鞬之徒紛紛然以角逐為雄此風尚可挽乎臣嘗從田間衆具有鞠為茂草者焉曰此昔時潭宮之基也見有廢為荒墟者焉曰此黌時屢稷之圃也則為之感懷不泰者久之然試思列邦之戰鬬彼疲於奔命者亦迫於立身無所而驅策相從設不以立序者復之恐身家日困於饑寒心志日流於淫泆將並此興養興教之策而亦難施矣又何論黷武者之不知修文也哉州里之仰望深矣苟一旦弧矢重興始示以耦進之規繼示以降飲之道而容比禮節比樂之下徐徐焉皆觀謙自矣斯文不可振乎公蓋憑軾而望見有邨闢一墟者焉曰是宜為司馬設幄之所也則不禁闢除荒蔓者久之則雖當舊蹟之淪湮而憤自雄者不難以反手相期而觀成有日迨至以習射者復之彼父老且扶扶而遊子弟亦圜橋而聽將由此建庠建校之事而次第布矣復何患尚力者之不知觀德也哉至設學以明倫而三代之政備矣公其念之

實實發出命名之義墨無旁潘筆有餘妍

借上入題文情婉變筆古意與絕大關係識論直透紙背

菁蔭低眉膝於金剛怒目勁氣直達題義十分醒露

先王敬射於學宮大有深意在

入題剔有趣致

路曲貪延垂鄉跳田表閒潔有花人徐徐指題剔有態度

直剔題局語語耐人尋味

名言聲語可作官箴

序者射也

誰繹乎序之義有取諸射者也夫以習射為事者序賢之風貌而鄉射典禮為焉無序考古者幾莫識先王命名之意矣不知志正體直之教之地寓武功而會意諧聲容體之間比禮樂宮牆揣其規弧矢習其事先王制作之精夫固可顧名而思義矣庠養校教臣既繹其義矣而序之義又安肯耶說者謂養國者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王制有明文矣序實有養之義則言庠而序可該矣或又謂文王世子篇乙言合語之禮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序亦有教之義則言校而序可該矣不知序之義主乎射周禮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鄉學也鄉之民莘於此焉先王制為射以習之其意蓋有深高者臣得繹其義曰序者射也天下之大患莫大於民氣之不靖劉掊武健之風其始僅起於鄉閭閒不有以柔之而漸滋漸蔓國家且釀為隱憂有制之不及制者矣先王知其然也固立為射以隱為防閑在鄉首而右騶虞使之周旋進退雍容於興舞和容之地而其氣自平夫人即強悍未有入揖讓之地而不為之斂容者序之設也所以靖天下強暴之氣而鄉僻子弟咸從容而底蕩乎之路天下所以能無事也天下之患又莫大於民氣之不振畏首畏尾因循之習其始止誤於一二事不有以作之而漸久漸衰國家且因而積弱有用之不能用者矣先王知其然也因制為射以導為振作勝張弓而貫矧矢使之激勵奮勉觀感於洗觶立飲之餘而其氣自奮夫人即柔懦未有入委靡之氣而鄉曲懦頑悉培植而成猗軒之林天下所以稱無敵也先王習射之意不甚深且遠哉顧射之中亦有與養教相合者舍天決拾即辟廱而祈黃耆射通乎養老也命名既異亦取義各殊序訓為射臣得繼庠校而一述之

兩中比透發鄉學習射之意精悍無比不同浮光掠影之談

學成而祿自至無待外來也夫祿原可致而或晦或顯或豐或嗇者輩乎、張亦無關於學可矣千云乎哉嘗思儒者享大名膺厚貲此誠甘境也而鄰今日之甘境皆從昔之苦境來乎當其苦心孤詣幾闕時而始得快意之一遂而疇昔之所苦於是心愈給功愈闡而所冀者亦愈奢識者患之矣今夫功名雖盡無遺為難閱世何貪淑身雖易張而專於學也志祿可也張而繫乎祿也志學可也胡為而隱有所縱園荼者此何為者也重茵列鼎之榮儒者亦樂於相就然一念夫君相之所推求與著生之所屬望若有隱隱相繩之意而不容稍懈竢修者此何為者也夫子曰師過矣師不能忘祿師將并不能志學矣吾人祇此方寸耳忽焉見為迂忽焉見為妄忽焉見為卑強志焉猶懼日不暇給也不出此而及欲含學中至要之圖以希學外無憑之境無論必不可得也即使得焉而以衒益者失之陋不審擇者失之誣不操持者失之挾惟各盡焉幾可期寡過矣不出此而遽欲分必不可分之心以求必不可求之境無論未能如願也即如願焉馬而已寡悔焉而已祿云乎哉雖然祿亦非盡無道也蓋嘗觀於進德修業之儒其始爾室棲遲此外別無知己乃樞機無所失山高水長之地竟有以車乘招者人第知聖主求賢不遺遐逸而有識者窺其得此之故謂皆若人之自貪其報而廊廟無權焉彼欲以尤悔之身相試者何以為報國地哉又嘗觀夫特立獨行之士其始空山寂寞天涯孰是知音乃坊表在人寰殘碑斷碣之間尚有以馨香薦者公第謂居今弔古慕此風藏而有識者知其致此之由謂皆若人之自流其芳而異代何心焉彼欲以尤悔之身相嘗者亦祇令後人笑耳師

提一禮字作
骨文氣渾灝
落墨大方
入題疏淡有
古致
題前著議頂
上圖光
出落銜接一
氣無斧鑿痕

二比思深筆
異精警出色
通合戰果兩
節融成一片

眼前典故指
點親切
提筆捉拔
字挾風雷筆
能歌舞

對社者不及禮聖人微責以示之焉夫社者禮之大宰我欲導君立威因為戰栗之說子微責之亦示以返禮耳昔夫子之與哀公論禮也曰吉之為政愛人為大夫人者兼臣民之詞有禮以維繫焉謂烝相親者復秩然不紊於是上下各安其分而無或干法亂紀有待於整齊嚴肅之為也不此之審而謂謀國必務圖強馭衆必先用猛雖亦因事納誨要無當聖人維禮之心夫魯有郊禘非禮也侯國之禮莫大於社哀公以社問其猶是論禮意乎或曰公因亳社之災問亮社殷社也禮曰殷人先罰後賞宰我方欲導君立威必舉此以對矣乃顧曰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且申戰栗之說於周非為亳社問可知然則公問社乎問禮也斯時宰我或先舉夫禮之經謂三代創垂要自有名義之存凜然周越社所以教美報也而一切刑名法術果何為然則舉禮以論社正本謂先王規制其必有慈仁之意藏以俱流社所以順陰位也而凡在責賢高卑進諸此因進推夫禮之可恍然於治民也乃必為戰栗之說微論宗邦寖爭難收久替之權即令獨斷獨行或可稍徵其狎玩特恐人心思亂萬一危疑交集轉以樹羽翼於强宗微論清議矯持致激國家之變即使妄言妄聽未必遽見諸施行第以吾黨辭經徒為穿鑿其詞不幾貽笑於來世夫子聞之以不說不諫不咎微示之責蓋謂公欲治民有禮在而顧為戰栗之說哉天下之大患在優柔尤在操切故禮至肅也出之以和神道人道無殊理耳子誠欲借神道以明人道哉普衆行戮之條實當時萬不獲已乃必援先朝法令傷忠厚而事近殘苛則何如默化潛移有以相深於靡跡乎況宗國因循積習履畝稅畝派派者已不聊生而更甚以火烈之威其何堪立人上也禮在而民人得其安鬼神得其饗子亦務其大者斯可矣古今之至治在德教不在政刑故禮者履也受之以恭祀典治典有同原耳子誠欲因祀典而明治典哉舞佾歌雍之漸固宇府無可如何但必驅宇下生靈廢絃歌而日奉爰戚則亦知慈祥惻怛自能弭患於無形乎彼列侯雄霸爭謀周鼎刑書靡靡者奚庸深責乃所望於至道之國亦忍以重典哉也禮在而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公如返而求之則幸矣子論社而不明禮厥後哀公以越去三桓魯終不振非予之失也夫

通篇把定禮字發議警闢之思深奧之筆足以壓倒文壇

清言霏玉屑
清機徐引說理明晰析義化神奇
吳楓初落水痕收
虛神實義均不作一躲閃語
一陣西風起浪花倒點顆句筆峭總不肯向稍屑處落墨

一起直刺題目不作時賦墨聲調凌空發論振衣千仞筆勢圓轉如環二比直從筆我欲時者衰道出所以然汪意逼近名家樸實說理足以駁倒嚴酷之東欲合先離之勢紆迴持平之論

道之不行也　一節

第一名　陳君耀

道難於行與明以過不及者失之也夫道惟知乃行惟行乃明智愚賢不肖或過中或不及中安望道之行與明哉子意曰今夫道者率性之謂同此性即同此道豈區分其等示人以離合淺深之數哉第天之所命雖同人之所稟或異彼抱質以俟者每苦於俯就卻企之未徵由是畔於卹若視天下無難事叱於柔又視天下無易事而高蹈其程遂日虛騁焉而無所附麗憑可慨已何則道之散著者必深明夫層累曲折之故然後自邇而遠自卑而高循其程遂而步趨幾無止境焉如是者謂之行道之會歸者又必歷驗諸身體力行之端然後自顯而微自見而隱抉其底蘊而闡發直無盡藏焉知是者謂之明然而行必由於知也大道縱極淵深要自有端倪之可窺苟高明者窮其源駑鈍者亦尋其緒即危微難辨俱堪默證乎道心而自明入誠遂化其過不及之跡彼以為無事深求焉亦烏知中庸之端雖在大知尚慮有行之靡盡者足多矣乃課敘中庸而按之踐履之地彼以為無事深求焉亦烏知中庸之端雖在大知尚慮有行之靡盡者謂為不足行是真與下愚等耳愚者任意以往或日習焉而自昧其所當然或偶合焉而終失其所以然不及夫矢遑論夫行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無如言明者一由於賢者之過夫賢者別不肯而稱則其賢以有異矣乃探賾索隱而證之易簡之精彼以為無煩致辨焉亦惡知中庸之至難在聖賢猶恐有失之難周者謂為不足知是直同於不肖耳不肖者汪乎若遠始入焉漫若其途之紆終離焉轉忘其路之遠不及於行遑論夫明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是蓋成形賦質合生民不肖者高可進於篤誠知在智與賢者豈不相期以明健乎生安固越之軼究其終極覺此境何分振聾回愚淑性陶情在古初風化之隆其不湯乎於王道一智慧漸衰而學道愚懵智愚賢者不免自越乎矩則凡在愚不肖者安怪難臻於明強乎海量容臺之秋接踵由賢有心人不勝過歎過不及之失由蓋知此

有所啟而失言聖人使謹其後焉蓋吾我欲曾民之戰栗故言私相而遂及栗也抑知與立社之意大相反矣子故以失言責之且憤時嫉俗之論發於儒生而國勢愈以形其敝何者士君子生當晚近雖不獲與聞國事而區區為民之意常欲持元氣於未衰論者乃謂處艱難之地纂補救之方必將舍先王一定之經而行吾所謂刑政焉則其禍有不可勝言矣考之禮社以祭土二代曰有之而不外親功祈福之意若是乎先王之重民太章邈無可考一念夫父乾母坤之說安在叔季之治難及於古初風化之隆其不湯乎於王道分茅列國各隆祀事則雖老成典籍久矣無徵一廛夫重已報本之思安見忠厚之風不存於近代斯意也宰我豈未之知而乃舉夏松殷柏周栗以對且曰使民戰栗者則過汪之論也蓋以末代之人心一偏而必難復合作軍分室公任乎權臣之恣肆而無可如何民之離君之恥也夫君惟無以懼斯民則民之私議其上者將曰是也何如從權而束縛之也廟堂之號令一失而不可復收暴斂橫征概聽諸私室之誅求而無能相抗民所從君所已也夫若苟無以威此民則民之顛倒其間者更難挽也曷不明刑而儆惕之也夫子曰子為斯言子豈不知立社之意乎信如子言魯將不國矣則且舉已出之言而概之曰成事遂事既往慎未出之言而戒之曰不說不諫不咎日抱此忠君愛國之忱斷不能相安於容忍匪風下泉之作雖無益於風教之衰而聞之者足以戒則忽雖不逞或有所顧忌而漸以平乃積弱之餘尚欲加之有而乎設令民情未靖而干戈一動將有禍及蕭牆者未必非太息流涕之過當也尚得以威權挾哉目擊此刻薄澆漓之習知不忍卻顧而徘徊家父凡伯之徒雖無補於宗周之隕而感之者足以興則凌夷至斯或有所希冀而猶可轉乃凋瘵之後尚欲繼以深刑乎當此民氣日傷則轉徙流離將有不堪言語者未必非急子曰且之為害也尚得以口舌爭哉然則宰我之言救一時者也夫子之心安天下者也聖賢之相去亦可以見矣

被題發議切理壓心於聖賢救時維禮之心看得融洽故說得透澈

總繫大意全神俱動

二比送臣國人分發調氣酷肖戰國時口吻

酒黏衫袖重花壓帽簷偏

挽留中帶嗍氣縮水繪聲手段

勁對工力悉敵

我欲中國至皆有所矜式

齊王自謂敬賢備擇意中之事焉夫齊王不能敬孟子尚望諸大夫國人之矜式乎況所謂敬者乃僅授室禹鍾也不徒抱此欲哉意謂賢者之遊人國也其志豈區區然一不得當即拂衣徑去好爵不足縻膴仕不足動是故然矣然彼亦好為名高也一旦壇席奉之鼎養隆之俾朝野上下間得共沾教澤焉度行道自在者或亦降心相從乎我蓋憧憧焉而不能已也孟子棄寡人而歸得毋謂寡人簡賢棄恩任其去留諸大夫未有殷勤挽留若弟遜相率而去乎雖然我竊有所欲矣我亦嘗擁蠶桑宮傾心以承教誨而盈廷集議每多開疆拓地之謀則以仁義為迂闊者未始非諸大夫速其行也固非酒醴之不設也我亦嘗授餐適館奉國以聽馳驅而習俗移人不改挾瑟吹竽之態則以禮教為煩苛者未始非國人願其去也亦非饋粟之不給也我今思之其唯中國而授孟子室乎廣厦萬間雖屏居田野者尚有大庇孤寒之願豈寡人連城坐擁未能闢館以招賢而使諸大夫國人謂我慢也我將召司空營度以居之其惟養弟子以萬鍾乎廩人繼粟彼國勢削弱者尚有尊崇賢士之文豈寡人府海乃雄猶待指囷以分贈而使諸大夫國人笑我靳也我將命司農積載以供之斯意也我非獨為孟子計而亦亦為諸大夫國人計也使之矜式不亦可乎況蓋交游之地耳目傾焉而道範尊嚴者親何九重之側席則臣僚皆肅然起矣以孟子稱堯道舜俾睨同朝謂傳食為泰者有之謂名實未加者有之久不足饜諸大夫之心矣我而禮過獨隆也久轂雕龍之輩有不聞風生羨而頓改其素行也故酒食徵逐之場豪俠聚焉而儒風溫雅者獨邈一日之殊榮則遠邇皆翹然望矣以孟子距被放淫蔑彝流俗謂藉優而來者有之謂千澤而至者有之亦未足靖國人之謗矣我而繫維倍切也雖鳴狗盜之徒有不內顧慷慨而自鋤其積習也哉此我留孟子意也子盍言之

反起不平看得極有關係

文翻空而易奇

欲擒先縱以臣陪民流聲獨清

揚去許多層詞檃能標出新諦

二比分頂出落之意妙在詞嚴意正筆足達之

責論社之矣防萬世刑名之始也夫宰我戰慄一言非不足救一時而刑名之說必祖之夫子所以杜其漸緻冷夫政刑之始德禮之終也然持此以振乾綱救末俗未必無補獨是刑名之說出自聖賢則萬世之言刑名者皆得自託於聖賢而陰肆其毒焉此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久矣非嚴厲督責之不能挽其積習夫子豈不知之又何責宰我之對哉顧或者曰社之樹木不過以其土之所宜名之宰我之言徒依據大社惟松太社惟柏西社惟栗之說附會以成之耳噫宰我言語才而謂創垂檃之論以自取罪於夫子吾知其必不出此或者又曰魯之民弱魯之臣強臣則宜嚴民則宜寬似也夫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不自今始矣必欲以力征經營勢不至如乾侯出辱不止其不曰使臣戰栗而曰使民戰栗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然夫子聞之竟置之不說不諫不咎若何足深責者何也曰宰我之論救一時也夫子之心慮萬世也叔季之鍊情不可例諸皇古優柔姑息實以釀天下之厲階如宰我之言咸福出於一人則百姓不敢輕量朝廷而國家之權不替更何慮強宗悍族之不可馴萬物之生意不可絕於吾心酷法深文實以剝兩間之元氣泥宰我之論法律原於三代則俗吏益覺無所忌憚而兵刑之禍靡窮又何怪風俗人心之趨於澌此夫子所以不說而說不諫而諫不咎而咎也迄今刑名之書儒者弗道夫子一言萬世賴之豈區區為論社發哉

純從夾縫中議論使當日一聖一賢用意各有深慮直有功世道文字

自光如炬筆大如椽又是種反詰法無格格不吐之談斷語深得古文氣息議論極具剝膚存液題蘊畢宣弱主用威往往機謀不密反速歡亡之禍迴映前文痛快淋漓抉透其弊

頡題字如工委地

以題字為波瀾詞明理達響切光堅詞調甜熟俗格場中以此醒閱者心目自是萬人敵

故設疑圖解鈐鍵是緊鈐人

哀公問社至既往不咎

欲弱私家而非其時聖人於論社有深責焉夫戰栗之言豈在威民哉夫子深責其失言誠知三家之未可去而哀公亦非能去三家之君也且夫與人家國事必相其勢之緩急而為之謀斯行者有功而言者無罪誠以權臣竊國其勢常蟠固不可搖儒者弗察其所以然徒以愛國之心為有激之論則一言偶失流毒無窮履霜冰至之思宜聖人所為憂深而慮遠也昔者哀公問社而宰我博考三代之遺獨惟本朝所尚觀使民戰栗一言未嘗不歎其為魯計者至也夫魯自昭定以來其國日弱其民日疲以宰我之知豈不知弱國不可以立威疲民不可以峻法而顧令魯君尚深殘刻之風行操切之治哉彼誠見乎政令在家君失其柄皆由紀綱不振以至於此故因問社而以戰栗進以為苟從吾言則抑私家扶公室胥在是也然君子謂予也於是失言蓋三家能去而哀公非能去三家之君三家終於必去哀公之時非議去三家之日何也人主天姿英武則雖偶然舉動常足以震讋羣奸若以孱弱之君漫言其作威之用未有不識為厲階者夫前此國柄未移臣下威尊其體制而今則公山以畔陽虎日強陪隸且有干執朝綱之舉斯即哀公振興有漸而際此盜玉竊弓之會必欲去先朝之舊痍除累世之重臣吾恐下之上凌也無忌矣故就哀公以論而知三家有所不可去也國家未其艱危一旦補救得宜常足以振除厲階若以非常之舉驟期諸積衰積弱之朝未有不變生不測者夫前此國威未替列邦尚固其黨援而今則覇業浸衰會盟遂息奚越多懷窺伺宗國之謀斯即宰我說救有言而際此分崩離析之餘不尚德而尚刑不馭臣而馭下吾恐人之圖我也無難矣故就哀公之時以論而知三家愈有所不可去也宰我不察而以戰栗之言進斯時何無有說之諫之咎之者乎夫君子之謀人國也當權其所重而相其所急嘗審其萬全之謀而不可逞其激烈之見方哀之時急在外事不忌在內憂守其委靡之習猶不至於亡損其忠厚之風將不止於弱萬一宰我言之哀公從之而即行之三家既去魯國愈孤君事易傾國事易壞夫孰非戰栗一言啟之哉夫子聞之而以不說不諫不咎責之誠以不責之責正深於責也是故

九名劉炳琦

道之不行也至不能行者不及也

行與明胥失其準過不及果之也夫道無過不及者也而能行能知者卒無其人所知愚賢不肖累之哉且道之在天下一易知簡能之蘊而已矣能者必溯其知而後能之量充知者必竟其能而後知之原濬忽其為易能震其為難能均無與於能之事也厥其為易知亦無與於知之事也如是而道乃虛懸乎天下何以開其始明有必窮之境非行何以策其終行與明互濟為功故天下無尚絀於明而能優於行者亦無尚阻於行而能進於明者今天下非知即愚非賢即不肖道之不行不明也我知之矣教術之無窮也進有裁抑退有激厲務化乎知愚賢不肖之倫既不使秀傑者軼道而爭馳亦不使推魯者舍道而自棄盡其用於柔克剛克舉世所以無氣習之累而能自顯其聰明才力之質學術之多岐也高材好異下士苟安一判為知愚賢不肖之等既難使高明者循道而不越更難使頹靡者望道而自前任其質之毗陽毗陰大道所以失扶翼之人而遂莫造於中正和平之域何也非過之即不及也道之不行不明非知愚賢不肖者之所致乎顧或謂核之使上難為力抑之使下易為功則道無望於知賢過之使後其勢逆導之使前其勢順則道無望於知賢者或可望於愚不肖不知皆非也裁其過輒以為與所不甘策其不及輒以為強所難至雖甄陶有術而道終不免背馳違問其中立不倚也畔道之憂伊胡底哉顧或謂窮高自喜者盡其過之之勢必倦極而思還則知賢終有行道明道之日畏難自阻者盡其不及之勢或恥極而思奮則愚不肖豈無行道明道之機不知又非此惟以道為準遂樂為過而不及彼惟以道為違遂安於不及而不解雖鼓勵有方而道究無由曲赴安望其中行獨復也傳道之任將誰屬哉有志求道者可不

清言娓如聽魏晉人麈談

一筆拍醒題意

文有波瀾筆不枯窘筆意簡括代字訣醒出宰我之意收句緊宰我之言其流弊必至於此東叱道錬之至

哀公問社至既往不咎

論古而適以誣古聖人所深憂也夫古皆有社而易松柏以栗謂為戰栗非古也予以對公子所為聞之而有餘慨歟且古人肇造之端之足以垂天下萬世而無弊者由古人之用心在於化天下非在於威天下也孺者生古人後求古人之用心而不得竟以附會穿鑿之說重誣乎古人夫古人豈即受誣哉第恐古人不受誣而執是說以往其酷烈之禍之流於今人者匪一日也此則聖人所大懼也聖門諸賢皆論古才而善為說辭者尤莫如宰我曩者鬼神之說夫子詳語之意其得於古者深以之謀國而國脈培以之匡君而君恩溥不學無術之失不必為子憂也矯揉誣妄之談不必為子慮也吾意問社一事哀公幼冲主子宜遐稽古制舉先王忠厚之本為哀公言之以為當世之刻薄寡恩者戒何居乎上溯夏殷下逮周人以松以栢不置一辭而獨以栗為戰栗乎斯意也考諸古人立社之本旨藁有大不然者予何為而創是說耶蓋見夫宗邦屏弱之勢皆由姑息以養心故設一古人立法之嚴以厲其志氣意不可謂不深矣然而矯其且見夫魯臣強橫之風總由朝綱之不振故託一古人立威之本以聳其聽聞情不可謂不摯矣然而誣甚蓋先王創制之精無非良法美意之垂隱為眷生培福命考古者莫明其旨趣而妄加論斷盡失其致治之原則古人之隱衷難備諭諸天下夫覘時定法古人斷不忍以肅殺之氣傷仁人民胞物與之懷信如子言則教化窮而刑罰熾變而加厲勢必國本漸歸於凋敝而元氣愈傷民命日苦於殘苛而邦基益壞其流弊詎有窮乎此固聖人所深太息而痛恨者也先王典章之訂皆寓厚澤深仁之意隱為宇宙冷祥和稽古者不究厥由來而謬肆譏評莫體其仁恕之念將後人之殘忍反藉口於古人夫因事制宜古人斷不敢以誅戮之權啟後世法術刑名之漸信如子言則良吏屈而酷吏伸沿習成風勢必增鍛鍊周內之條士皆讀律長說隨講張之態人盡成奸其貽害伊胡底也此則聖人所冀挽回而救正者也夫子聞之能無說乎宗典故牢壞於不求甚解之儒余何片語直陳轉以堅時君之信國家舊章多誤於師心自用之士藉非數言

十二名 魏鴻勛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好整以暇提出問社本意右振衣挈領之勢

上下千古慷慨而談支之以局度勝者刑法之禍言之透切收束全文精神團結筆意酷似顰山堂稿

哀公問社至既往不咎

問社而創詞以對宜聖人以不責責之焉夫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原欲考古以維魯也然而妄矣宜夫子以不說不諫不咎責之乎且君子之謀人國也雖哀敝之朝政必去其操切愚柔之主道必進以中和不然則意有所矯其立說或倚於一偏即得其人而善申之亦足補目前之失而後世轉相則效流弊無窮此則聖人所深憂不得不亟起而救正之者也魯自昭定以來幾不國矣哀公新立目覩夫朝野上下日趨於晚近之習而莫之或返始無復先王制作之遺意存乎其間因慨然以社問宰我固吾魯一大轉機也宰我其何以對之天尊地親之義簡編所紀具有明文而則古稱先每以習聞而生厭拜手稽首之典何事拘牽本義昧時勢而陳無益之談遺聞舊典之留笺疏互殊從無確證而望文生訓祇求吾說之能明悉心揣補救之謨何妨過作危詞託成憲以勵苟為之志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而復就栗之義引伸之曰使民戰栗在宰我因文考義不可謂非善於釋經也隨事進規不可謂非亟於救世也雖然宰我之論七果可訓耶國家之元氣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時君無經濟之才動欲峻法嚴刑制閭閻之生命其始非無小效迨行之既久浸假而紀綱愈壞浸假而奸偽愈滋海於後者果何如何日之積弱相沿而終不可得非必盡闕氣數蓋重法之所以速其亡也而奈何其持此見也天下之隱憂不在積弊之難除而在相持之過激誼主昧本原之治動輒權驅勢迫令草野以必行當時雖不敢違迫習以為常浸假而頑梗愈多浸假而祠變愈亟承其流者明亦知他日之遷流靡極而終無如何此皆不審機宜而師心之所以滋其害也而奈何欲此之為也夫子聞之喟然歎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貴宰我之不知而妄對也為哀公者其亦聞夫子之言而不以宰我為信耶是故君子之立言也最難慷慨進詞冀挽一朝之失而用意稍鄰於激烈將道德即刑名之漸而蒼生轉受其殃乃知聖人之責人也甚嫉咨嗟太息若為搤腕之詞而吾黨默會其指歸知妄言為害政之尤而他日益思自警觀於此可以知聖賢用意之淺深矣

發揮透切局勢寬舒

十三王景

古音古節
反鉤下句筆
緊而圓
此一段極力
作翻騰之勢
文心最為靈
散

一筆掉轉
先安頓上兩
句叙次有法

養第子三字
獨有見解

我欲中國至皆有所矜式

齊王自託於好賢因以所欲明所使焉夫孟子之可留與否不繫於中國之望與萬鍾之奉也王託為大夫國人計而乃以所欲明所使哉今以厚幣招賢之日而君子不謙辭而惠然肯來齊之榮亦諸臣民之幸也不意甫親顏色遽起歸思豈舊塵之沾其几席抑供億之闕於晨昏致孟子不能安其身不得已而出此嬴寡人竊願舉適館授餐之禮變通而行之以為爾諸臣民地寡人嘗於聽政之暇問民間風俗見夫從狼驅壯走狗鬬雞與夫捭闔縱橫之策士摩肩擊轂往來周塗心竊厭之以為無一二賢人君子為所矜式乃爾有孟子豈幸甚而不意又將棄寡人歸也敢為子大夫明所欲我竊計孟子以落落難合之身遨遊人國視寡常寵貴皆不啻敝屣寡人於今日將欲使孟子仍仕於齊或反乎昔日之所為日與二三臣曳裾振掌談當世務舉凡辟土地朝秦楚位中國撫四夷諸大欲無不為寡人盡力而經營之寡人亦奚惜逾其數以報孟子子取予求不汝瑕疵孟子亦自是以其身赫然居天下要津斯亦計之得者然皆非孟子所優為宜孟子不顧也雖然豈遂無以處孟子耶計不如國之中拓其基址周以垣墉啟其門館亦復旁列楹舍數十使孟子居其中而弟子輩各足以儐風雨與孟子相聚首誼不甚便顧以授室孟子勿孟子得所棲止可以不去所慮朝於斯夕於斯朔其口於斯萬一餽遺有闕則孟子亦去我儀圖之齊稱表海魚鹽蜃蛤之利甲天下而賦稅所入亦復歲有贏餘我欲以萬鍾為孟子供饘粥孟子釋內顧憂喜可知矣但孟子賢者名不可斥不得不文其辭曰養弟子嗟乎吾所以有是舉者豈惟是竊好賢之譽哉亦以有司之行止而不能自已於心故感孟子之去降此殊施宏此鉅典使孟子人然變詞為我強留而諸大夫退食之後造孟子室聆其言論風采間有疑義未能昭晰者亦時時得所折衷下至國人分雖懸絶不得與孟子分庭抗禮而遠瞻道範若泰山北斗抑且時效其輕儇夸詐之習而不敢肆其志則孟子之有裨於人國豈淺鮮哉孟子之可留與否不繫於中國之望與萬鍾之奉也王託為大夫國人計而乃以所欲明所使哉今以厚幣招賢之日而君子不謙辭而惠然肯來齊之榮亦諸臣民之幸也不意甫親顏色遽起歸思豈舊塵之沾其几席抑供億之闕於晨昏致孟子不能安其身不得已而出此嬴寡人竊願舉適館授餐之禮變通而行之以為爾諸臣民地寡人嘗於聽政之暇問民間風俗見夫從狼驅壯走狗鬬雞與夫捭闔縱橫之策士摩肩擊轂往來周塗心竊厭之以為無一二賢人君子為所矜式乃爾有孟子豈幸甚而不意又將棄寡人歸也敢為子大夫明所欲我竊計孟子以落落難合之身遨遊人國視寡常寵貴皆不啻敝屣寡人於今日將欲使孟子仍仕於齊或反乎昔日之所為日與二三臣曳裾振掌談當世務舉凡辟土地朝秦楚位中國撫四夷諸大欲無不為寡人盡力而經營之寡人亦奚惜逾其數以報孟子子取予求不汝瑕疵孟子亦自是以其身赫然居天下要津斯亦計之得者然皆非孟子所優為宜孟子不顧也雖然豈遂無以處孟子耶計不如國之中拓其基址周以垣墉啟其門館亦復旁列楹舍數十使孟子居其中而弟子輩各足以儐風雨與孟子相聚首誼不甚便顧以授室孟子勿孟子得所棲止可以不去所慮朝於斯夕於斯朔其口於斯萬一餽遺有闕則孟子亦去我儀圖之齊稱表海魚鹽蜃蛤之利甲天下而賦稅所入亦復歲有贏餘我欲以萬鍾為孟子供饘粥孟子釋內顧憂喜可知矣但孟子賢者名不可斥不得不文其辭曰養弟子嗟乎吾所以有是舉者豈惟是竊好賢之譽哉亦以有司之行止而不能自已於心故感孟子之去降此殊施宏此鉅典使孟子人然變詞為我強留而諸大夫退食之後造孟子室聆其言論風采間有疑義未能昭晰者亦時時得所折衷下至國人分雖懸絶不得與孟子分庭抗禮而遠瞻道範若泰山北斗抑且時效其輕儇夸詐之習而不敢肆其志則孟子之有裨於人國豈淺鮮哉

氣盛言宜筆酣墨飽

哀梨并前

中國授室說
得如許熱鬧

兩萬花筒聚
五張錯
風華與言藻
采紛披他手
多用散行此
獨以整飭勝

工對
切定大夫國
人

養賢而不能用未知所以矜式也使授室曰中國養弟子曰萬鍾可謂能養賢矣然徒欲使諸大夫國人矜式而已豈用賢之道乎若曰寡人不敢聞古之人有歌適館賦授餐者心向往之以為有國者之幸也然豈徒有國之幸故適齊往朝盛德被野搢紳為之動容閭里為之修行甚盛事也今亦知孟子將棄寡人而歸乎曩者寡人嘗處於雪宮矣明亦知齊國褊小誠不足當賢者一盼然而齊地方二千里東界琅邪西界清河南界泰山北界渤海車馬僕游足跡或未能一二日遍也我則召匠人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且孟子之挾諸弟子以游後車數十從者數百日以傳食為事樂正通經比事屬辭之士公孫傳易精微潔淨之儒他如萬章屋不連彭更豈吝若而人皆卓卓有聲者我則召廩人曰我欲養弟子以萬鍾思是時士之談天如衍問龍如奭炙轂如髡下之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類皆能自濯磨穆下七十人臨淄十萬戶車轂擊人肩摩熙熙攘攘若利往然得揖讓議論尚有庶節如前日事者咸羞稱之抑亦不曾遺風與憶昔者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高而河東善歌不德善良其不變更昭然在人耳目間有所台而寡人為言大夫國人計者如此且夫疑閃於常路挾策於國門曳裾於華屋僕僕者不屑為矣使輪奐之詠無聞藁秸之歌不免賢士何以安其身乎夫斬仁摩義之功使之者惟孟子耳士守稗闔縱橫之術民愧急功近利之風斯人曰不思遠計說我觀空山談道問高賢之芳躅必表門閭一榻着書問王老之高年遥須粟帛甚至敝車玉馬偶怠通都而士夫爭道誠面之榮婦孺咸抱知名之慶化雨春風固如是也孟子其無幾乎吹濫食之竽彈歸來之鋏回黍谷之春區區者不足道矣使廣廈之材者二四篤之食不充高人得毋遐棄我乎夫訓俗型方之道可以使者惟大夫國人耳宮讀牧民乘馬之書人革驅壯從狼之智寡人能無厚期哉我觀名重儒林值晚歲之春秋經營石室榮辭駟馬聚生徒以刑訓蒐訪遺經甚至釣水耕山已成陳迹而學士赦歟以供憑弔野人歌泣而薦馨香今聞齊宣王勸駕之語祇為大夫國人計並無用行其道意文頗摹寫如生

哀公問社至說往不咎

當時君以用威聖人聞而有慨焉夫戰栗一語宰我第為公計而不為民計也不說不諫不咎宜子聞之有餘慨繆言思刑名之術得效最速而其構禍亦最烈況乎弱勢處以強政其禍有百倍於優柔者一持偏論後患難圖此則吾黨所不及計而聖人深為太息也今夫魯至哀公弊在臣而不在民道宜恩而不宜威者也奈何宰我於問社而對以使民戰栗哉文字之穿鑿其旨訐望後儒惟攻體攸關前席導為成憑則一言遂殘民命其解經之謬猶淺其誤國之罪實深也而為容過激也草野之議論其是非何與大局惟名賢所訂朝制因而改觀則一語隱戕民生其矯誣之失猶輕其刻薄之情實重也而奈何安斷也曰使民戰栗斯言也說之諫之咎之者誰乎其亦幸而有我夫子聞矣大旨孱弱之風之不能驟革也則惟有聽其潛移默化徐俟之後來已耳乃慷慨激昂倫欲假誓眾之明文作治人之變計恐甚其詞者之沉弊轉生不測也浸假加賦之後重以誅刑將民也何罪斯念速其亡矣迨至發而難收宰輔亦束手而無能為力空言貽實禍共太息當日建議之非縱使君下堂而問其罪臣上書而劾其怠特無如說之諫之咎之之已晚也即於時之心之不能遽釋也亦惟有勸其輔相裁成默示之自振已耳乃條陳國事頓欲援先朝之憲典懾叔季之人心恐蹙而厲者之還流伊於胡底也浸假世主不明增為新律彼民也何辜而慘罹此虐乎洎至罪原禍始師友亦切指而無地自逃一語絕和平遂釀成當日桀驁之愆縱令搢紳抱憤於膠庠久老痛哭於州里特無如欲說欲諫欲咎之徒勞也嗟乎春祈秋報立制具有精心胡為論古誣前人忍貽斯世無窮之害救弊扶衰吾黨夙存至願胡為進言無善策反滋師長莫大之憂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言固為魯民計而不僅為魯民計也然而宰我不知也然而哀公不悟也不數年遂有逐越之事文成法立意深思厚筆足以達其所見

一名熊祝鑒

精墨如全一語抵人千百

提頓整飭深人無淺語

先伏下說諫一答字再轉到子聞之文法周密純是宋三句精義文獨凌空着議十分警

包孕若許更事此夫子歸以不責之責也

小比道際

一筆拍到題情總攝全神筆意渾括

亂字說得天花亂墜

燕禮鄉飲二義意亦猶人此獨發揮暢達

子曰師摯之始　一章

思正樂之盛若難忘其始焉夫盈耳洋洋至關雎之亂而猶然此正樂之效亦典樂之功也子故憶師摯而及其始歟昔夫子反魯正樂而雅頌得所時朝廟之樂已正則凡用之邦國用之鄉人冠風詩之首即以集聲振之成都又宜致意焉幸佐理之有人得情文之皆備樂至是歎觀止矣其如此境之已成陳迹何也原夫昭代承平之奏茗聆音察理皆得假歌詠以平其心儒者本懷舊之念發為思古之情即時異勢殊猶將撫篇什而儀禮焉古者大射有歌管而無間合為其擇能而使事其嚴其辨也若燕禮聯上下之歡心要必備舉以鳴豫彼肆夏繁渠之嫌於僭其不歌無論矣或有疑合樂之卑於升歌者謂天子與大國之君燕歌頌而合大雅與次國之君燕歌大雅而合小雅是也不知升歌合樂之詩不侔而始奏以雅終合以南舉凡萬舉卷耳葛覃依關雎為屢續者無不侔也以是為樂之大備焉爾一徵之鄉飲酒禹古者鄉射不歌笙而必合樂為其鄉樂所存不得略其正也況飲酒屬賓興之鉅典尤宜稱情以立文彼笙間升歌之同其儀其無差固然矣或有疑合樂之卑於笙間者謂歌詩則笙間亦頌而合以大雅歌大雅則笙間亦大雅而合以小雅是也不知笙間合樂之詩不一而歌者在上鼓竹在下舉凡鵲巢采蘋惹由關雎為倡率者無不一也以是為樂之極盛焉爾斯時也師摯執鼗余忝知音竊憶嫺嫺不絕繁繁如貫始洋洋乎盈耳哉大抵審音較節粗即在磬管微則通乎精爽神明之間其感召有真焉者矣儒者念切郅隆即一器之傳猶撫物而思明聖矧淫佚咏歎恍詔我奉神靈而理倫物之宜懌志怡情暫則在目前久則深乎擬議言思之外其繫念有摯焉者矣儒者情殷刪訂苟賞音有屬尚握手而締神交矧人邈風微蓋使我因篇翟而動榛谷之慕安得洋洋盈耳常如吾正樂時與師摯釐訂之始哉

詞達理舉筆健思清

從對面入題
情深如揭
拍題雋永耐
人十日思
末句饒有丰
神

視筆簡淨

一唱三歎逸
興遄飛
對亦工力悉
敵

夫子心事隱
隱可見
以文言道俗
情果得離字
訣

于曰師摯之始　一章

正樂有舊侶繫聖心矣夫樂至關雎之亂盈耳者固洋洋也而無如第在師摯之始也于能勿繫於心哉昔者師摯在魯嘗以典樂之官襄正樂之事迄乎適齊當有厭棄辭奮志之音而愀然不欲聽憶翕純繳繹之語而恍然其如聞者慕雅韻而思同調人情大抵然矣雖然豈惟師摯思我夫子乎夫子歷聘半生言語歌詁已得重濁輕清之概故訂為篇什譜為管絃進退抑揚之節知有語考證詳明者禮有經而樂無經此際正需解人也惜師摯不久去官也夫子彈琴如見雍宮肅廟默會修齊平治之原故奏諸房中達諸鄉國大河翔洽之風知有與導揚休美者詩居首而樂居中比義歌堪告語也幸師摯早為助理也于曰吾向善雅頌之得所傾耳於樂也久矣竊難忘失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焉謂燕饗有通用之義則小雅之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師摯奏之吾未嘗不斂容聽之而滿志猶待躊躇也至關雎之亂睪然有不能自禁之情感人於合樂後矣一時感德所昭得知樂者興為流連而不淫不傷且共傳其真切因思當日者周左召右分陝宣猷漢滸江皋同風向化其歡忻鼓舞之懷更不知若何婉篤也而情深文明宜應以振振麟趾哉謂發揚見王業之隆則周頌之武酌諸章桓賚諸章殿徹諸章師摯詠之吾又何敢罔聞置之而盡善猶宜斟酌也若關雎之亂恍若有毫無遺憾之理睨余於論樂時矣一代元音聿播經掌樂者興為釐正而同和同節彌自協於平中假令今日者彼婦弗來無憂出走辟公維相不至歌雍徹千繐缺武之輩猶然願切周旋也而志和音雅不長此嘽嘽衆聲哉洋洋平盈耳哉吁人有臨流觴詠因羣賢之集不過聊暢幽情及時異勢殊猶將異其事其人傳之不朽而況鏗金石而調絲竹者相與探溫柔敦厚之旨有以深翫索於無窮吾昔者訂宮懸惜同志之儔亦幾習為故事及星移物換轉覺比宜風宜雅竟有以聞以視奉札觀而賓筵論者更若餘芳奠氣澤之貽有以資貫輸於靡既師摯乎安得返適齊之駕而與之審音協律俾洋洋者長盈吾耳平

題中層次無意不搜無筆不醒

二名徐先達

播古膚詞獨
標新諦
關雎之亂所
以能契聖心
者實抉出
精義他卷但
補排關雎之
亂猶覺遜此
二比凌空

賞歡盈耳都
從追想中摹
出神理

曹部一空大
有風流雲散
之感

厚望殷期深
情無

樂由人感追思之而有餘慕焉夫樂至關雎之亂盛矣特非師摯不能為也洋洋之歎于得不神往於其始乎且聖人遊而其技不為聖人所眷懷者必非絕技古今有絕技焉若夔已陳之迹自足獨擅之奇雖以聖人遇之而當境焉不能置過境焉蓋不能忘不禁流連慨慕以為一技之妙動物應心有如此也而況在生平同調耶昔夫子嘗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語魯太師樂洋洋聖歎喜盈耳而歎之載筆其後顧偶軼其名或一衛而亂之矣而時非肅工所能肖遑雅正頌容得邶二南實冠全詩而亂必思關雎者尤有遑焉方百里化行俗美而漸仁摩義遂以移暴主之腥聞豫聰有才奏公際如身親之矣而特非淺擧所及窺也夫子曰吾思關雎之亂吾猶師摯之始矣人情於朋輩多能當時恒不甚欲賞迨見聞不遠而傾倒彌殷不惜紀事編年援筆而撰高人之傳人情於精神所注隨在而別有會心況琴夢所通而管絃如繪不覺聆音識曲色喜而動觀止之嘆洋洋乎其亹亹無遺憾乎夫宮人說與而作詩昭代專官以掌樂關雎之亂其嗣始於師摯洗者有聖人之風焉有仁賢之風焉吾誠不知傾聽者若何愜心地第自居游閱歷以還默默叢叢亦供賠當而求所謂絕擊罕倫中聲不墜人吾徒之清聽如見王澤之未湮者乃於師摯之始一遇之而亦幾忘乎師摯之先早有此關雎之亂也盈耳哉殆極乎其至極蔑以加乎夫國風之篇章無志律呂之度數堪稽關雎之亂其再盛於師摯後者或用之鄉人焉或用之邦國焉吾不敢謂征聲若再難滿志地顧觀曹部迴翔之侶離鄉去國同慨銷沈而思斯謂古調獨彈餘音自穆非充耳之無聞莫不移情於弗覺者第得於師摯之始一徵之而益企望乎師摯之後猶留此關雎之亂也盈耳哉夫豈無人以詞譽哉噫舊曲孤高徒寄遥情於東海賞音顧結庶維雅樂於西京師摯乎何令我低徊不置乎

通篇摹夫子追思師摯之情不之填關雎之亂可謂深永妥抒

極高發清響
重頓首句清
致纏綿低徊
欲絕

疏處亦密筆
意簡潔
為始字作頂
上圓光寫得
一往清深

比例精
總不肯使一
純筆
聲情激越擊
碎唾壺

月作主人梅
作客絶妙現
成對偶

剝膚存液入
木三分

月明吹徹玉
笙寒

于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一章

舉始終以賅全樂之盛聖人有懷籲堯思焉夫并歌必太師故曰師摯之始合樂首關雎故曰關雎之亂言始亂而笙與間在其中矣洋洋盈耳于始追憶之而有餘思平昔吾嘗語魯太師樂矣自始作以迄於成翕純繹從之純皦繹如也以成是之謂也繹思傳之此亦第形容相像之深情耳至於奏敎而往者能幽頤聖人之意遂以修其職而集其成揆之刪詩正樂之懷豈不甚慰而孰意高蹈云遠正聲漸失至舉當日之曲始迄成翕盛一時者仍不免付之形容想像間也是可慨已吾夫子蓋有感於師摯適魯之後而不禁悵然思也曰吾向欲博考樂制勒為一書思得二三同志相與釐訂而修明之而惜迄今已難其人也吾用是極不忘師摯矣律呂所存伯其業而聲情始終雅鄭攸分樂器繁音遂率昭發越而吾亦以宗邦故老籍得與窺美備以共聽夫和平蓋此境歷歷可思也猶憶夫當日者始則升歌三終歌瑟並作至於合樂歌關雎而樂乃亂焉其間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均統諸此考之周禮大師識有曰師聲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擊為太師非擊始之其誰始之至於亂不舉為豈諸詩而獨舉關雎則言前賅後孰此賅彼猶之乎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云耳當其時堂上堂下既有以革衆樂而鳴其和成始成終更有以移吾情以深其趣洋洋乎盈耳哉吾安能以一目志也耳感人之故其情益動於不自知然當日樂觀以為美焉耳至於事後追思乃更有可得而言不可得而聲者以低徊於形隔神交之際師摯有情當亦憐予會舊也從離摯索居而後追思舊日中聲覺所為若何宣其藻若何揚其聲者其氣象益去今未遠也曹部風流遂成往事引領而冀休明之奏余懷曷能已乎雅樂既去無難想焉耳至於亭觀追念乃真有神為之傷意復為之羨者以散失之憂其亭亦吾人所深慮特當周既去無難想焉耳至於亭觀追念乃真有神為之傷意復為之羨者以傍徨於時殊事異之秋師摯何心乃竟忘茲雅奏也從風微人往之時回憶當年樂府覺所為若何導其作若何舉其奏者其鼓吹真令人神往也微言嘉確會詣知音還轅而參釐訂之功豈人其有意乎

四名張徽瀾

月作主人梅
作客絶妙現
成對偶

剝膚存液入
木三分

桓氏新論無
此宏濛張子

西銘無此奧
衍
理境澄澈
指點得親切
有味

天命之謂性

中庸首明性之所謂而推其原於天焉夫世之妄言性者不知其原於天也明於天命之謂而性不已尊乎端木氏嘗稱夫子之言性不可得聞是夫子尚弗言性後之人愈不敢言性矣抑知夫子之時異說未興天下無敢誣性者吾儒不言又無以折異學之漸也故夫子以不言者存性之真子思之時危言日出天下始有敢於誇性者吾儒不言又無以折異學之漸也故子思以言之謂曰吾自幼承祖訓興聞歷代以來神聖相傳之緒欲興天下萬世共明其說也顧言必有其據要而事必有其最初則試先與人論性浮游於飲食作息之地求所謂性者方茫然不可見乃求之不得而竟之意之不得而擊之而豈知萬象雖繁皆有繫屬於維皇之故苟靜驗其原蓋有凝然可識者矣泊沒於嗜欲貨利之場索所謂性者更杳然不可知蓋索之於知覺運動則已粗索之於意漠情虛則又幻而豈知本原所在更有上通於帝謂之精試返求其實固有粹然無疵者矣何也性者我之所受於天也我受之實天命之也天之予人者有形顧非得性以宰乎其內則形亦蠢而不靈天之予人者有氣顧非得性以實乎其中即氣亦湯而鮮據以是知與生俱來在天已不啻默為授受人得於天者理為粹而理實藏於性則言性可以賅理人得於天者心為靈而心實具夫性則言性可以兼心以是知有生同得在天更未嘗稍新耆華雖扶輿清淑之靈造物亦豈能偏為予然惟其不偏予乃所以無不予也若生雖衆已不啻默相調劑而各給以先妥之原朝廷之詔令有不能爭其神速矣命即在天之性太極所以兆陰陽性即在人之天賦畀所以根泰始試觀孩提稚長豈識矯揉而何亦知愛知敬如是也斯其原從可想耳雖強弱昏明之異彼蒼亦豈能強為同然偶不同者氣稟之拘而無不同者東義之懿也宇宙雖遥已不啻廣為權衡而悉付以降衷之蘊帝王之錫賚有不能若是均乎矣各稟一性即各有一天變化所以各正同此一性即同此一天細縕所以無私覿於惻隱蓋忠非由外鑠則無非易知簡能可知也此其音尚何疑哉有

以古文為時文氣盛則言之長短高下咸宜關雎精理為文秀氣成奚悉首句偏趨明漪斜一曲一陣西風起浪花停頓二小比有度感慨歌嘅聲清激越風流蘊藉頓挫生姿

子曰師摯之始　一章

追思樂之盛聖心有餘慨矣夫夫子正樂之年正師摯在官之始洋洋盈耳至關雎之亂而猶然抑何盛與日者夫子依徊往事慨想元音乃不禁於夫子正樂之年正師摯在官之始洋洋盈耳至關雎之亂而猶然抑何盛與遠也即及身所釐定而又為襄日所親聆時不過數十寒暑而俯仰前後已有不勝瞿然者試為追憶其間覽當時宮德平情其具舉於合奏時者誠甚盛事而至今猶如聞其聲也今夫樂之有關雎也由來久矣江漢化行之日民氣樂而頌聲作因以起化宮闈者冠諸篇章亦即以徵諸堂上堂下者大其觀成此關雎所以為風之始而為樂而歌以吾正論匡謀求合雅頌於弦歌故察理審音悅若集金聲玉振之成而之亂也洋洋之者固為盈耳哉益其時師摯固猶在官也夫以摯掌律典同風妙陽之調劑則循聲按律自不難本皦繹翕純之旨而譜為屢歌而以吾正論匡謀求合雅頌於弦歌故察理審音悅若集金聲玉振之成而觀其美備此所由洋洋盈耳也何至今忽成陳迹而令我轉歎為師摯之時耶制苟歷久而如新則即舊侶無存而協律準音猶可冀善歌之繼事惟引八以入勝則當好音不再而神游目想益難忘正始之遺吾音之有感矣宮禮之成規具在僅得此樂不淫哀不傷之遺意誰足盡前代之典章乃曹部一空并此洋洋者而亦成為往事有心人當不忍復言矣然而關雎實萬化之原用之鄉樂而一鳴其豫者直繪先王之德盛化神以發皇於度數所以傾耳之際覺條理畢貫有較之關雎列二南之首布之聲歌而足該其全者又奈我躬之拾遺補闕以編次於樂章所以入耳之餘覺意象俱忘不啻簫韶九成而同歎觀止也境以遷而彌戀來歸有日庶復長樂部而訂中聲哉

題理發揮得透題情描寫得出

名陳世昌

數層字神理洽在圈中頭題停去從已默之明豈追相感時筆情壯麗詞等鮮明複筆神來雲車雲城雙鳳調俞復俞知下言陳劍惟鑒說得暢快說記林滴訣動齊宣亦言偕齊宣

實先明堂之義存乎其人而已夫明堂周先王之堂也而要為王者也實先王之義非有存乎其人者乎且千古無常尊之體制千古亦斷無常王人之主名慎毋謂宮殿嵯峨祇以壯穆煌煌之色也樹偉觀於秦從非務封禪之文抑雄鎮於東方如見寇裳之會今即盛衰異局而遺風已邈遺制循存夫誰不知為周先王之聲靈也而亦思周先王固何如主也異哉王今者不能祥然於明堂也王始未知明堂之實乎王盍一思明堂之義乎地既近臨淄即墨之鄉人達九房數暗焉而不以為異而以細當年之摩造則輪奐猶存獻饋莫不占王氣之而來實知禁蹕逶臨初非昭王碣雕極之侈時既無纖軟輕龍斫之庶規天矩地藐視焉而不覺其尊而以湖昭代之經營叫越維旅孌棠已膏海濱而入奇故鴻規大啟藉以便瞻雲就日之程此明堂所由昉也王始未知明堂之實乎王盍一思明堂之義乎必其法重離之大人而後文明之運啟可知辨方正位仍惟建極於宸居而一宇尊嚴已儼寓春秋之筆以其為當陽之聖主而後明達之譽彰可知統和天人亦惟擇原於主極而萬方玉帛非徒矜運會之隆王知明堂之義何取乎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遐想我朝締造之艱紹業者三十六王植基者八百餘載乃風霜久閱而丹楹刻桷稍燕見元公磐礴之精天之存是堂也其意蓋有待耳夫漢水沈舟而後討罪無聞河陽出狩以還威靈不振周之後有是堂而弗克踐其位者無王者之實徒存王者之名也片壤猶留即命名可按則鄭重焉而不敢輕許洞矚斯世覩亡之局約縱者載書以往復讎者振旅而來乃兵燹幾經而紫柱彤軒猶既置酒不忘父老之娛舊迹重尋亦奉牲宇之儒齊之地有是堂而不獲登其盛者無王者之志第竊王者之號也層楹無羔而玉葉誰承則實核焉而無可稱假者圖嘻耀宮別館豈周游幸而成而夫子巡方自有以嚴九重之體統僅葉豐功不難指麾而定而擊威遐播即首以集萬國之共球行王政則亦王者也明堂顧可毀哉

斜對宣王周意虛實俱有發揮

子曰為政以德　兩章

治化之原在一心聖教一詩教也夫政本於德德者得心之謂即詩所謂無邪也子擬其象於天而約其義於詩有以夫昔夫子刪詩存三百篇而以二南冠之凡以見成化之由興天治心之密焉而又慮後儒之於言訓詁而莫得其要也於是懸擬一無為而成之化默揣乎居中以馭之神徵即詩之所言約其義以定其歸而讀詩者即於此可通真識焉此聖人之徵意也夫詩之為教也昔者先王命太史陳之即民俗之貞淫考政治之得失而知夫草野之化本自宮廷緝熙之功在於敬止以求為身心之學而嚮明出治之一助焉一日者夫子有見於是而慨然也固為擬一極治之境謂夫陳綱立紀皆本躬行心得而來而運量所周凡舉兩箕風自具會歸之理即化工以擬其象以是為睢麟趾騶虞之休也即以當詩人比賦之例可也又為求一至約之歸謂夫民德新民祇此誠意正心之事而篇意所著悉勸美徵惡動人開檢之思摘一語以發其凡以是明風雅正變之用也即以為治體通達之言可也獨是夫子亦就政言政耳取象於其辰推本於以德若無與論詩之旨也者子又以詩說詩耳約旨於一言垂訓於無邪若無與為政之說也者而記者顧類誌之何也蓋見乎權謀雜霸之煩興而民俗難馴及顏或啟詐虞之習即今嗅咻倍至而本原未厚民且窺其隱而議其心而不覺其解體也一無遊乎清心寡慾之朝覽知識胥心感拱以聽聖王之條教四方和會皆一人無邪之心所由致也而詩人若慨乎言之又見夫篤經釋傳之相屬而性天有獲淳華終為吾道之憂甚有致用無方而實禮勘羞民更被其愚而受其禍則未正其心術也一無揭乎節性防精之要覺身心所東斷無容其片念之奸回一卷披吟即異日為政之謨所由裕也而千言可悠然會矣是知愚賤一課心之具惟修為既慊斯能入窘棘而為恍惚之宰故歸化在學生即以見王者制心之密經典皆治世之文而歌詠所傳無非正情性以立修齊之本則服膺在片伃並以括一切論治之書矣夫子之言言政耶言詩耶是姑無論要之政之本在德詩之用在無邪無邪即德所由進也故曰治化之原在一心聖教一詩教也

融會兩章精義運以凝鍊之筆沈著之思直將聖人垂訓之旨與記者類誌之意隱隱揭出

一箭射雙鵰兩章之義神洽分明

風裏鐘聲塔外燈光從來節倒射星共遠不脫不粘

江宣夜過灘順述迴環精神團聚兩章實理各發所以然之故

映帶下章珊瑚玉樹交枝柯無邪之旨詮得精細

回抱上章妙在自然聽無一語泛設摹

題字改出汁漿
反醒下句餘吐四包出行有聲有色
考据精詳詞筆爾雅
江淮漢各逕出實義初題用筆之妙若此
河患切中其敝
題字反振得勢
雅切稱題
章古題出工力悉敵到底不懈
有書卷方不宜行

以下章作骨串合上章融洽之至
重振德字是安頓首章作法
隨手帶起思字是從上渡下作法筆妙無痕
詞酣義足古藻粉披
江湖發秀色草木含華滋
轉折騷題
二支比詞嚴義正
揭出作意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即坦川以驗治水之功掘地之效也蓋水行地中而江淮河漢之巨川可得而名矣非禹其誰使由之且六合以內九州而外一水經地而已矣水包地故天下見地外之水而不知有水外之地地受水故天下識地中之水而後得有水上之地不然別揚以北究莫之名者也今所名巨川者皆洪水時之一望無涯而莫得其全名者也地上之水去而地中之水出矣天中國地中之水其洩也以莫哉禹功明德遠矣掘地江海而蛇龍放斯時也則知平成奠麗豫荊梁徐揚八州之區而有南條北條之別今試即其地詩之南條之水則有江焉其源發於岷山於別則分為九於揚則分為三經平南交崇山之地介乎尹洛陪尾之交其東北則為漢發軔於嶓冢分流為潛沱遇滄浪而滙於伊由大別而入於海而大副之北又有淮焉處乎徐揚之域通乎沭泗之濱出自胎簪臨漢川以南注導從桐柏挾江流以東馳至於北條則惟大河溫蟠乎冀兗西北則莫當其衝東北則兗受其過華陰之山而漆沮涇渭之水入焉過洛水之汭而伊洛瀍澗之水入焉其由東而北又有入而復出之濟水伏其中故其水勢剽急為中國患最深自禹疏之而數千里滿悍洪流歷中外而成九折焉此水行地中事也吾於是服禹刊導之神禹河之患在兗州疏其上而下易為力江之患在彭蠡瀦其上而下無足慮而淮漢之橫流亦遂相為灌注由冀州而及青徐疏滌之功能不知幾經籌度也今日者江吉孔殷而徵其久河則清而可俟漢則廣而能容安瀾其有慶矣而一溯乎致此之由覺故會溝澮慈見前聖創垂之密綜天下而興為條貫攷支分派別洪流各得其安而禹貢成書可括後代河渠之策又數禹經畫之勞焉荊揚之域江為宗彙澤定而水無或溢汗漫之勢河為最碣石破而水有所歸而淮漢之分馳亦即因而就緒首太原而終嚴耳山川之底定蓋不知若何況痺也今日者江淮興懷淮鍾致溉堰築而河以壞壅援而濮為災繼龜其何極矣而一緬平隨刊之始覺山罹泥輦久勞前王宵旰之神先巨浸而大其會歸故猶洩淮輸細流亦有所受而水利既溥遂開周禮匠氏之司至是而水患平矣非禹掘地之功不至此

一名勞鼎勛

子曰為政以德　兩章

聖人懷治象當在刑詩之年也夫德美如周盛時君正其為民正其思詩所以興也豈知政繼詩變而思固未嘗變哉今世會謂西周之音怨以哀朝政君德惟詩人得諸其盛衰焉不知西京作者不盡聖賢東土勞民固非忠義特盛則改興德合天下皆忘其思而以性鳴衰則君與民睽天下遂託其思而以情吾序周首篇南音半採九州之成乃由盛及衰因德繹情刪訂下如相質矣不然我夫子修政書有二書則筆雪我周開國中興之實錄也我儀其時文顯德武達德公成德聖人位以君相父于大其作述觀夫慶為賢成文受命而未宅中人廟貪歌武宅中而未顯德泪乎營洛作樂功在合祖於是有暮之頌巡嵩伊吉河海四方諸侯助靈九廟而烈文時邁作焉懿鑠盛哉何德而我懷周道不無慨然於鎬都數聖人之用思勞而天下享其逸益不無悵然於東遷數聖人之享天下逸而天下轉勞其思何也政變也時變也而周思者亦將變矣然而非變也正也陽幽厲之臣民猶是忠文武之臣民也馭之詩曰思無邪願取以質之蓋天地有形之官器偏能窮無形之治象但其氣積久而洩易薄文貞而順天保所以無激詞武穀而嚴有聲所以衷戎志創業若斯而繼體可知也推之民勞板蕩亦不過水旱兵戈之氣自形其喜怒而並非有非薄君父之隱衷若能警民以東非無怨民偕之周召皆為王道之始桓以降非無雅奏治遠豐鎬終成覇國之風世會使然民志豈疑也推之宮華斷石備極咨嗟悱惻之辭無稍諱於君親而不異四牡出車之忠愛何也武變詩變而思固未嘗變也特以有德之朝徑用其思徑用思者民氣壯而固士極曲田思者民心思而忠國事稍激近訕稍諷近散訕與歎即邪也所謂大武時之詩人易明幽厲後之詩人難明也嗟乎十五國風土異宜皆戴宗室之聲靈明拱極當不勝與周王魯之餘慨二百年王迹陵遲久心睨天家之鼎隧寧無邪或即以禦賊臣僭紀之交效謀為政歟備皆為刪詩發之也不然何復有道喜之感哉

湖南

獲乎上有道　三句

君友皆以義合信之友始信之君也夫因友達情之說君友雨歟也君子但求吾友耳而獲上之道乃即在此且聖人制禮其自外至者皆進於分而已初無所謂君友也吾學用而後有君吾學而後有友要必用吾學而後有友乃真有君此其道小人用之以相量猶士之於大夫大夫之於卿非也天下高地卑法諸乾坤而君臣之名以起民於君曰上有位者於君亦曰上若執上卿下卿之例豈唯知有爵之上我職小者可不自效於君乎而況分忠君職事之心移而用之權貴之人學不可以信已耆信仁哉夫君子固非有越分之請也有位盡位之所能以答君無位盡志之所能以許已寸念主持有時可以躬鬼神之冥冥而謂不足質聖明之幽獨耶然而必有友者謂取之以鏡吾學之取慊耳不必事之顯負吾友此身不可進之朝廷但心志之交猶行疑似之跡則今日不見許於同學而求異日見宇於君父不亦悖哉友者同吾志而名之而必因已位以為衡則是不可以友德而但可以友挾非也夫天興火畜取諸同人而友朋之義以彰通德日友類情曰友若執居官僚友之讓宣得事大夫之賢者獨不求士之仁者乎而況性情淪洽之地誤而用之揣摩顯要之場友即輕相信而已堪自信哉夫君子又非有薄揚恭之儀也事可為與朝臣同其福事不可為一已任其艱貞固不回有時不入良朋之影衾而謂有莫顧堂之闡譽耶然而君鑒此者將取其信以課吾治之密忽耳不必顯披胆肝其事早動乎宸眷但平居匪論若徵賠坐於明王則昔有友今有君昔見學今見用直夙操焉耳然而君子不以獲上為念也知有友焉耳並不以信友為念也知有誠焉耳而況友之又何以信哉

二名曾榮甲

上字疏得精確語必入

此意從誠字融會得來詮信字入細深得友語口氣

方是此題友字盧山真面筆筆襲辟近裏此語可俾官藏

通篇議論都為誠字結出整言闢得未曾有

林興靜柯川無停流使觀者不能撇管

跟上握字引出江淮河漢

月碎知流急風高覺笛清

水之利病之繫安非通達河務者不能

如此聯然如讀治河論雪峯双髻擘遥雨看秋色遶山到水源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經正而緯從萬世疏滌之策也天天下之水四瀆其經也經正斯緯從矣天鍾水患所以顯一禹之用即以定萬世之策且天有莊古稱昆侖兩雅所謂河出其虛者而不知江實同其源蓋昆脊之北出不經內地南出不注中區惟西北一源西南一源為九州南北條之經然北條祖河而宗濟南條祖江而宗淮主其小大言之而濟雖小終與河同祀淮雖短亦與江稱瀆固其獨源獨入名之乃子叙南條入江之漢並不及北條諸水入河者舉一緯以概從經之義例然此亦水自為經緯而禹得以鑿龍門劈砥柱執治河之上游疑治江之上源如是也亦不得以江至揚州掘三瀆河至兗州掘九津執至江河之下流遂疑治淮濟之下流復如是也夫禹貢記禹治水之功曰導曰流曰滌蓋淤者滌之塞者疏之不越因其利而導之于雖禹治水之力曰滄曰決曰排蓋排者同施以分其力決者穴出以殺其勢滄則使眾水合流之義也綜之曰掘明禹雖神不廢人事即創而水自因耳雖然非熟審九州之地形深度水土之利病則一江也渠宜內制宜洩揚宜瀦及其功則江不知而漢可憂一淮也豫土厚徐土輕揚土淳失其宜則淮不治而泗沂益漲況何患之自禹始不自禹終乎其揣大勢河之治難於江者江固有瀦洩之地而河則自北龍門折而東出邊豫全土無大澤以分其流非由行得打其勢故冀兗青受河患獨深而禹之力亦多竭於是是以江漢宗而荆梁之潛沱得資其蓄洩淮士安而徐西之大地足儔其旱潦橫覽大河朔南猶是先王疆理也而水利足參農政所未備況梁貢浮潛逾沔荆輸沂漢逾洛限以地者濟以人揚賦沿及江海徐兗達自沂淮辟在夷者君將進於夏景懷安邑宏規具徵會同制作也而貢道並非河渠所能詳是則昔之以江淮河濟病者今轉於河南界非盡於江以嵎陽為朝鮮例之則北界非盡於海然而南江北河條有埒於江以導黑水入南海例之則南界非盡於衡然而南江北河以外不聞別經刊滌者殆棄在荒裔與抑東北高而南之嶺嶠均未及受害與夫禹固為民除害者也

絕大一則治河論疏證明通議論曉暢

四名 張成德

獲乎上有道　三句

獲上有由信當立於孺也夫朋友之信豈欲獲上而然然不信則不獲矣道可不信於豫哉且上下交孚之故下所不敢必之乎上勢也然其勢雖至暌也其道則易孚也暌者而欲使之孚其亦取夫素不相暌者而以道相孚焉非然者徒欲孚乎未相孚之情而相孚者轉未孚也吾恐情之不暌者且將暌矣而況勢之至暌者乎治民必先獲上何進言獲上之道矣天澤之分如此其嚴也草野之臣曷能自致是即陳書伏闕而少年新進恐終以大臣疑忌阻明君嚮用之懷堂廉之隔如此其遠也安靜之吏曷由見思是雖虞詡求才而悃愊無華恐難以未秩遷琉膺上者嘉之數甚矣上固如此其難獲也難狀非無道也蓋情之真偽惟在上者窺之最深而貧賤之交遊亦惟在上者知之最悉何也觀人之道如是也君子在下所與講道義者朋友君子在上所與共功名者朋友何也進賢之道又如是也然則勿問獲上否也我有朋友亦期於信焉耳而如其不然或我信友而友不我信也谷風陰雨之傷誖不至暴於眾著第所夕過從之雅而淡漠相遭何其神之不屬爾乎以上之情不知其何為而亦闕也朋輩之違言夫亦何關於昏進而在上者聞而疑之有終虛弓雅之逮者矣且友本我信而忽不我信也乘車戴笠之盟諒不至渝於一旦第平昔相知之篤而鄙薄頓生何其德之鮮終爾乎乃上之眷不知其胡為而亦衰也臣下之微嫌豈必潰陳夫君聽而在上者聞而不直之有漸志醴酒之設者矣要之信所在即道所在我非為干主而飾信於友友非為篤舊而市信於我其事本不相謀而上以是求下以是應者道固有其自然而非有私意於其間也自非然者孰中太甚而姑邇近以求知焉而謂人之能信之乎獲者道不獲者亦道世有見憐僚友之孤臣無見絕交親之善士其理本至易明蓋如此則得如此則失者道固有其一定而無可僥倖於其際也即不然靜事會適逢而竟改途以詭遇焉而謂君子之為之乎人亦所求以信友而已

通篇如題反做虛神實理兩無遺憾一種集永之味尤耐人咀嚼

五名 彭瑞熙

于曰為政以德　兩章

聖人論政而繼以說詩欲以無邪正民德也夫民之歸德如眾星之共北辰其為政必有所本也于以無邪說詩殆欲以詩教化民耳且古帝王神靈首出億兆歸懷一時盛德所流既莫不形諸詠歌被諸金石矣抑知前聖人之教澤歷久猶載於篇章而後聖人之經綸返約必資乎揚扢人道通而天道遠故徵諸縣象而猶虛不若求之遺經為有據然後知雅言之首務固欲為天下萬世正人心也昔夫子嘗舉誦三百者而譏其授政之不達則詩之通於為政也明矣然為政之迹固當取法於詩而為政之本則必各有所以為政者正也正者無邪之謂也故曰政其身以政朝廷正朝廷以政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迨至萬民正而四海從風幾於無為而治則非以德不至此也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子所為取譬於北辰乎顧或者曰北辰天極也列宿所以取正也有德者象之德至正故思無邪思無邪故行無邪以是為政則天下皆化於無邪初不必果深於經術也然而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諫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諫者宜歌風有德如此即未嘗肄業於詩實不啻深得於詩雖以是為政於天下可矣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欲以詩教通於為政也且夫詩之通於為政有自來矣吾嘗讀雅頌詠南幽其為思也廣博精深令人想像其政治之美即如板蕩民勞以下思涉憂傷亦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作至於風雨暴虐青蠅漸潤桑中東方之類辭若不同要皆有心人因政衰民困其事不可明言其人不敢顯斥其心又有欲言而不忍盡言之苦故其為思也每迂迴鬱結而不可以猝通而總之不外乎無邪之旨昔者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民風之美惡即政教之得失所關而其主德之厚薄益可知矣夫子當攝政之初原欲畢斯世士民皆澤以敦厚溫柔之化乃文馬倏來於鄰國奈何莫假於宗邦道大難容去國已徵其兆而尼山木鐸空負代天立教之名夫子自刪詩而後猶欲以四始六義永定為齊家治國之書乃繪素祇悟於西河切磋僅聞於端木孤經絕學後儒誰紹其傳而考父遺編獨任明德達人之重記者連類書之謂夫子雖不能以詩教為政於當時終當以詩教遠垂於後世也

驊騮開道應
軍出壓拍一
文字兩章融
成一片

揮括大意已
自全題在握

擲筆空中昂
頭天外不必
果有異常米
藻也

五雀亦燕銖
兩悉稱剖裁
之勻莫妙於
此

剝膚存液
一言以蔽安
題題前亦渾
括亦靈動
說得痛快大
筆琳琦

純德從字做
出為政文效
與他卷鋪陳
星拱者矣當
上下床之別

是夫子揭出
一言以蔽之
故
眼光如電筆
大如椽

子曰為政以德　兩章

治與學皆歸於一心所以挽末世之流弊也夫為政而不本於德讀詩而不本於思此未治與學之弊也各以辰居蔽以一言夫子之意深哉且治術有兩弊曰權謀曰訓詁曰詞章此皆不求諸心之過也夫惟納萬物於於穆之中而以靜制動證大義於性情之際而以約綜煩然後為治而不病於紛為學而不弱於博此心術幾微之辨也自後人不明此旨而聖人憂之矣雖然執是說也將遂廢禮樂刑罰之具乎則清靜之害矣愈於紛更第念讀法懸書古人運之以精神今人垂之為禁令而設施之所及獨有先焉類而握其原者此必非權謀所能強致也將遂廢博稽虛覽之功乎則泥守之愚詎賢於泛濫第念真淫正變七八各為治之在德也觀天象而悟其理矣北辰所居而眾星共之可知為政之不在遠也于於是而知為學之在思也讀魯頌而得其旨矣三百所載而一言蔽之可知詩之不徒多也且夫治化之漸積隱之則通於性命顯之即播於歌詩江漢雖麟實當時君民感應之誠和而並無粉飾自刑名之學出法術之說行謀利計功之弊進而政術壞矣夫子慮風化之衰無所底圉特為臨下御眾者酌一百代不易之規而猶恐其滿慆無厭也乃更取天象之昭垂為之比其類而狀其似故自春秋而後唐虞之盛治雖不易逢而凡在正統受命之君必實有善澤仁心斯薄海始有歸慕之效乃歎聖言之所窮叙其衷懷大之皆關乎治亂傷王慨霸寰當日愛惡流露之正而非有偏私日笺註之體雖識緯之說繁附會穿鑿之風盛而詩教竣矣夫子慮後世之學無所宗因特為花雅揚風者力白昔人命意之始而猶恐其遵守不篤也乃更取單詞之閒指為之揭其要而定其歸故夫齊會諸家傳派之所分雖難遽合而要其勸善懲惡之旨固皆可參觀互證使人心各有歸趨之閑乃數聖言之所賅者廣也而何必徙泥乎刪訂哉後之為治為學者亦恪守夫聖言之耳

筆意簡括議論精詳

子曰為政以德　兩章

揭治學之大凡而為政興學詩並重矣蓋以德為政則主術端以無邪學詩則人心正其辰之譬一言之蔽旨深哉且易之貢象曰觀乎天文又曰觀乎人文二者其治學之權輿乎天有文以布三垣五緯四維七宿之形環平其樞而庶民歸極之象可以悟人有文以德忠臣孝子思婦勞人之感握乎其要而太史觀風之旨可以參大聖人本用行之懷以明王道從刪訂之後而說遺經夫亦曰端主術正人心而已說在魯論類記之論政與詩皇古不編條教之書自精一術於唐虞始以傳心為治譜暴謨曰允迪帝典曰克明史氏頌揚偏能略廟堂勳業之隆而相課以學問故為政者有主靜制動之大原焉後儒最尚專家之學自宗派開於齊魯競為臆說以箋經訓詁家以文害辭章句家以辭害志摩言龐雜或轉昧風人微婉之旨而相尚以宏通故學詩者有執簡馭繁之要道焉夫大原者何德也要道者何思也德於無見見於居所居所者德之凝政之所從出也思有如北辰在天終古不動而眾星共之夫星經所紀太乙之次以為臨制四海者象本極尊而今以譬王者之居正則其似也此夫子之論政也若夫三百之詩為數雖多而一言蔽之夫魯頌所載駉篇之旨深而今取括全經之大旨則其要也此夫子之論詩也天以空虛為體天貫以凝靜為用為政者法天之體以清其密勿之心即法天之用以布夫無為之化所謂宅中圖治者也夫皇極言理不言氣而理之一可馭事之紛天極言氣不言理而氣之凝可通形之散不誠合德於無閒乎王者首出富陽垂拱而君臨萬國蓋至皇仁遠被而堂治者陳詩以觀風化之同始知盛德之感人者深矣古人有思而託於言今人誦言而勞其思學詩者繹古人之思以求得其性情之真即借古人如自述胡疑古序非守師傳是在讀者之善悟耳修士束身寡過庶言而佩服終身蓋至得力既深而致用者授政能達雖麟之意乃知閑邪之為道也大矣記者類誌之有以夫

兩章合還實義裁對工整詞筆清華是卷正宗端推此種

敷語總括兩章美政德
一筒射侯之鵠
首章重振首句力爭上流法
裁對悉工
寫題面不苟
健毫萬緑風高步出寒鴻正面發揮已足
精心妙理純意高文均從細繹而出
瀏亮寫聲適

于曰為政以德　兩章

政興詩通聖人兩究其原焉夫德者政所由出思者詩所由作譬以北辰蔽以無邪旨深哉昔先王以治術經術垂天下萬世而其治之所由出與經之所由傳者要皆各有本原以待人尋思於不盡後世不明其義逞功利權謀之習而治紛倡友離附會之談而經晦聖人憂之乃為探治之本抉經之心俾千載下咸知體天以立極修辭以立誠則治世傳世之要該焉者也而茲顧猶切切然論政與詩者何哉蓋古者修脊之外無經濟皇極遺書周官良法凡民以通嗜慾王者以適性天凝至靜之體於至紛而綠鬢之煩苛與清淨之廢弛皆所不事矣古者性情之外無文章廟堂絃誦里巷歌謠當其盛則氣溢太和及其衰亦憂深悱惻涯不一之旨於至一而章句之訓詁與義理之研窮何分流派矣日者于嘗考古三代之治而得政之本焉本惡乎在則惟德是矣廉遠堂高篤恭之盛難窺矣試與瞻星共之如北辰可見矣人嘗讀古風雅之全而得之原焉原烏乎在則惟思是矣清廟明堂鉅言之篇無論矣即極之里巷嬉媟之語苟推原其隱彼託物見志者何非纏綿悱惻之深衷是即詩人忠厚之教也三百篇而一言蔽之則無邪其要矣吾因之有感焉自膜賦滕誦之職廢而深宮苟嘲笑圖治者大都厭道德而喜刑名英主事紛更而驅策以術屬主惲修省而苟且無功此章皇補苴所以終歸於雜霸也示之以德而政源見焉安汝止而罹幾惟康帝載泯夫聲臭錫汝極而無偏無陂民情自協而風興日者太史乘軒謂即以是成風俗之書可也而尚疑王道之迂疏也哉或自厚序學校之政衰而經義就湮淪稽古者大半分門戶而殊宗旨墨守者師說而理或未觀世通經注者百家而旨更莫衷諸一此記誦詞章所由不足為人師也示之曰無邪而詩教明焉哀樂繫夫國家何疑譽并之忽美刺昭於今古奚嫌柔消之淫異日者窮經致用謂即以是清郅治之源可也而河廣聖學之不昌也哉此治術經術之要也而天下萬世準此矣

胸有成竹故用筆所向無不如志是精於為文者

離步趙丹陛分曹限案徵
一句柏題味美於回
與往若贈情來似答
文入妙來無過熟意能層出不窮多
河堵傳神空潤寄想

君臣朋友之間其感通為最捷也夫朋友不信何以乎上而不信則不獲此中之消息其相應有微焉者矣且世有文章滿天下而名望資為逢迎結納偏當途而標榜流為風氣此其人其意非無所干也策而榮辱窮通不過遂其行已立身之素性情心術斷難逃於居遊近習之人良朋之傾倒不深即聖主之精神不屬然後知朝廷覺惡不外乎草野是非也治民由於覆上而其道正自有在立談而取公卿亦有一時之奇遇而物議不孚於里黨即明廷之屏遂旋加故古君子長嘯躬耕知舊相為勸駕而遺榮之素志必逡巡始劾驅後世則固有自旗而躁進者矣賓緣而通聲溷豈無一日之遭逢而節義不重於士林即我后之憑依不固古君子名高望重徵書相踵於門而濟世之初心必再三謀於儕輩後世則固有違眾而獨行者矣不信乎朋友即不獲乎上有斷斷然者拔茅彙進覽觀儕而志在澄清而小人倡為明黨之名主鑒既清禍且蔓延於數世信友而不能獲上固氣運所以困賢豪也究之任俠之習成依附豈無異類氣誼既盛已與人以可指之名而豈若道德中之聲振雖然可恃遇卷結知投契而儕於親舊雖在朝亦有諫章之上君恩既固爵且加及於外廷不信友而能獲上此古今所以多僥倖也究之意氣之事盡滑議漸覺有穫要結既窮九與人以可乘之隙從可知矣大體血氣之過無與性情至有時意見相持不妨以天語從容為作調停之術而況其未有久而不合者也翹然自異不欲借助於黨援雖孰友亦嫌其介而上固有以知其深矣草茅新進宜必先達之榆揚辭遠孤臣何取盈廷之保護至有時危疑相軋不惜下數行手詔解其抵牾之嫌而況乎未有終於不和者也世之欲獲上者其知此道哉觀於此令人益增交道之重矣

澹澤盡去清光大來

即音節以正樂而樂存於魯矣蓋大師司樂者也故語之以音節翕純繳繹不可因樂之成而有會哉且古先王之作樂也情以深之器以宣之不得其情而徒求之器則作者之意失而樂亦不傳矣習其器而徒求之情則作者之具失而樂亦不傳矣是以修明之責存乎賢士大夫而宮縣之事則委之有司以專其能而未或忽於聲律之末也昔吾于有正樂之志知其必自音節始而特恐未遇其人即語之究亦付諸空言也乃自衛返魯之日正大師在官之年六代之宮縣徙儛殷之制尚以年遠而就湮而隆古無論已故雖好古如吾子亦必於轍環之餘多所見聞而後有以得其意中聲之律呂猶存黃鍾之宮且以意會而可得而近代無論已況乎盡職如太師業已於秉禮之國冠其書偶必不至於昧其文於是語之曰子司樂樂固可知也今夫樂之作也必於其動動焉而流於囂則苦難繼矣是宜靜以攬其要樂之宜合以握其機故翕如所以端樂之始也若夫從之金石交宜而不欲其有閒必也其音和以廣恢恢乎發越之中無戾響也純如也且宮商迭奏而不欲其或淆必也其音明以辨秩秩乎統同之內無奪倫也皦如也自是而樂盈矣且將告闋矣其氣欲斂而收其意如往而復若有所慕而悠然遠若有所思而惻然深小大相成終始相生而聲彌永機彌暢也繹如也斯時聆其音而高下清濁各歸其分太和洋溢之休充盈於耳目察其節而原始要終各從其類大雅中正之旨浹洽乎性情而樂以成矣樂其可知乎夫論樂於明備之日精微直與性命相通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深宮維穆早已端制作之原而由是而奏之朝廟達之閭閻聖天子修和之所推夫且聲於此而觀其化也是樂之幸也而奏今其不踰樂府聲容雖無關精微之緪然自是而由末以探本即流以窮源古聖人美善之所在安知不因此而復其舊也是樂之不幸而亦樂之幸也

縝密以栗純粹以精識力高超非尋行數墨家所能辨

覓身題外抗論千古雲歌曉轉鳳宮晨疑妙於題前振衣絜領首句頂上圓光二比重頭始作挽出所必以演翕如之故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筆端處處幻不測花園叢簇模去俗塵三大呂黃鍾迥非凡響無限深情雖躍紙上

知風之自

近有見為風者慎勿忽於至近也夫見諸身者為風即近也本諸心者為自不有其至近者乎知之又烏可已哉且湛哉遠近之說不可執一境以相絕也有遠者而亦有其不遠者方與遠者對舉以相形則固不得仍名為遠也而亦不得第名為近有近者而尤有其至近者既為近者別立其主名則不惟名為近而覺其不切也即名為至近而猶覺其不屬要之尤未可茫昧於身心之交而已如驗知幾之學而先以遠之近遠近有彼此之殊事易疏故用心宜密若夫出之一人而並不分彼此隔情難周故致意必嚴若夫見為一境而並不分廣狹者則應念而來或不妨實其檢察乎而不然也今夫已之動作兆乎人之愛憎曰風身之得失本於心之邪正則有自君子又將何如乎見於身者為風而心則為風之自然不曰身而曰風則非發見初兆之辭而為言揚已滿之辭太史陳詩王者之所以觀風也夫輶軒所採聖王亦不過借以省所自耳聖王之因以自省者君子亦即用以自惕若曰此心或有差失而官骸肢體之屬恐未觀天下之風而已不可使天下觀我之風矣而知之顧不急急歟著於外者為風而內實為風乃不曰外而曰風則非舉動伊始之積而為流播已偏之稱頑廉懦立興者之所以聞風也夫激厲有慷志士亦不能忘其得力所自耳而志士之感而力奮者君子亦即反而力戒若曰心內一不檢束而意態氣象之間恐欲聞古人之風而已不堪使後人聞我之風矣而知之敢不皇皇歟從欲致風動之休納誨陳風化之詩遠亦非不有風然彼為治人者之風而此為自治者之風也自此則由來易恕君子所以有內弦之神明風聲固非無端而樹風度愈難不誠而形風之遠亦自有自然彼出自一身之敬肆而此則驗自一心之操縱也心操則舉念常惺君子所以無可寬之暇豫而謹幾之學乃無密矣

精心結撰高挹羣言能使題義十分醒豁

一名周正岐

清言霏玉屑
不著一字儘得風流
一筆拍醒
參用活筆分外靈空
心苦為分明

吐屬風雅
王對

說得煞有關係

經籍之光油然可鑑
宰相要用讀書人
層層樓剔推陳出新
戛玉鏘金發聲趨入鼓心
內一片婆心纏綿一二匝

于語魯大師樂　以成

聖人欲以正樂者正魯非徒補樂經之闕也夫翕以正魯耳且詩書易禮各著為經而樂之經獨畧大聖人反復詳論識者遂謂其補樂經之闕焉似也夫樂苟無關政治即補綴亦有何功所慮正大之音不明斯靡漫之音必作而國勢將有不堪問者此聖人所由急為明辨也若第以為補闕焉淺矣不然書所謂戛擊鳴球者始作翕如之義也搏拊以詠者從之純如之義也下管鼗敔笙鏞以間者皦如繹如之義也推之詩曰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又曰喤喤厥聲肅雝和鳴終之曰永觀厥成皆翕純皦繹而成之義也故樂雖未嘗著為經而詩書所載有無非樂之經者又何必取而補之且補則或疑吾已耳著述貴由己出矣公謀諸伶官吾黨不之解人豈必認諸曹部乃茲獨詳詳與魯大師語者抑又何絃者必至揭則抗而抑則墜欲其從律不奸也難矣戴本翕純皦繹以行之將聆音察理而廣大清明與夫風雨四時之各有所象宮將洞厥本原而叙季妥之風不難宮變也魯其庶有多乎因思先王公之遺澤未艾也溯蔑旂之化雅奏如親緬鼉鼓之休簫音猶昨風流未泯凡所謂播諸金石者一皆宮不壞而商不騫其為鼓吹休明也盛矣識本翕純皦繹以追之將按節舞聲而升歌笙入與夫間歌合樂之各終以三擧能歸於和樂而辟雝於論之象恍已入聽也魯其可至道乎是故詩書所詳雖存大概而神游目想猶自極流連往復之情況乎伶倫所掌屬在宗邦而復古挽今烏能已反復諄詳之哉故曰聖人欲以正樂者正魯非徒補樂經之闕也

一名張于儀

鎔經鑄史直將聖人正樂維魯深心曲曲傳出

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登俞高而下俞小可推其故於水矣夫太山又非東山所可擬也明乎小天下之故不可知海之興水平閒嘗過龔家陵伐宗詩七十二君之遺迹俯視九州回顧東海濟汶諸水環繞如帶以為天下之大觀在是矣及驅車青齊之境海濱廣斥乾坤浮洞魚龍出沒百川潛滙騰波赴勢然後知天下之大觀太山之外又有大海吾言夫子而擬以登東山而小魯夫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東至於海莫不率從洙泗諸水交相灌輸而猶以為小也試再以登太山觀不見夫盤紆靡迤隆崇峻茂岩峯峽崖嵬崔嵬交錯糾紛上干青雲者非大山耶登乎其上履巉巖逾平心目寥朗蹐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壑西河源東海濱北幽崖南宋琅如指諸掌焉其小天下也如此非孔子疇能至之而或者曰蟻封之垤原不得自負其高也蹄涔之水原不能自恃其深也登太山者自中夏暨四裔東六合而交會超八區而咫極矣不知竟輸之山河水出焉嵎之山江水漢水出焉桐栢之山淮水出焉王屋之山濟水出焉其山則磯碭乎數州之閒其水亦灌注乎天下之半呼吸萬里連風veer雷雨曰於廓靈海長為委輸未必遂望洋而歎也而不然也則試問之觀於海者今夫海為狀也洪波浩汗浮天無岸乖蠻隔夷滉雲沃日合天下之水不足以當之然則江河諸水向所謂隨風猗veer與波潭沱或洶涌澎湃滴湟恣決者衛之於海不猶云云亭亭諸山之於太山乎是何也太山乃天下之太山是以王堵升中榮望鄙上之泰北里之禾典莫隆焉海乃天下之海是以王者乎地成天錐臨崖之皐陸決陂潢而相泛功莫高焉由是推之孔子乃天下之太山也海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而其德量之宏又有浩乎無涯淵乎莫測者信乎聖道高深殊動人以觀止之歎也游於聖門者不可恍然於其故哉

五嶽圭稜河氣勢六經根底史波瀾此非儉腹家所能窺其涯涘

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登俞高而所小愈大即觀海亦此意也夫小天下何異小魯以登太山高於東山耳再徵之觀海其難為水不猶是小魯之意乎且古今有至大之境焉所謂高莫如其高亦廣莫如其廣也蓋進一境以擬之惟極乎至廣而世之自恃為廣者並不待相形而已絀矣登而小魯東山有然夫東山近與四水相鄰而魯則遠敵海邦之宇乃登而小之魯不幾難為魯乎雖然未已也試再設一登太山其或登太山者即登東山者乎是殆悔其前之所登未足窮千里之目而固以相連而及者更上一層天下雖遙而以至高者攝之則海內之地直不啻燦然列於目前其或登太山者非登東山者乎毋亦隨人之所登不足收一覽之奇而偶以乘輿而來者獨凌絕頂天下至遠而以無上者臨之即海外之邦亦無不瞭然指諸掌上所登俞高視下俞小登者小之亦即觀者小之也其在仰觀焉而覺處其下者無在非小豈返觀焉而不知介其側者自視尤小乎然則登可該觀也然而等是該觀也此其意終宵之而不第於山盡之為一義而已也

海水河為大自積石以迄於海其間之瀠洑二渠者若何折為九曲蓄若何夫孰不快為奇觀乎然此特未觀於海故耳若使之觀於海則沐乾浴神之象茫乎莫測其端倪始信洋洋者之果非可觀矣蓋觀於海而海以外皆行潦矣南條之水江為大目岷嶓以至於海乎然此亦未觀於海故耳設令其觀於海則朝宗夕汐之神浩乎莫窺其涯涘始歎浮浮者之果非巨觀矣蓋觀於海而海之餘皆涓流矣其難為水也固必然耳要非水之難為也隔在而皆見大而海之於太山不類而類者見而太山之於東山類而不類者亦見知此者可與遊於聖人之門

一名周正岐

層巒疊翠
兩峯並峙
用筆不平
欲窮千里目

絶好停顧
吳橋楚枕掌
百丈

一氣呵成有
潮來書卷江
之妙

拾高太山極
力作謝
水到渠成

秋帆帳幾層
輕舟已過萬
重山由登山
渡到觀海絶
不費力
天光雲影兩
徘徊

聖人刪詩正樂同一維世深心至是而望諸侯官其用意更非泛泛雲山經用始解明引經據典題義推門獨精

于語魯大師樂　全章

為典樂者語其備所以補詩之闕也者夫樂於詩而始作而從而成之何如詩固未嘗明言也于故為大師遞舉之今夫依於詩之謂樂宣於樂之謂詩從未有知樂而不知詩者也自樂與詩分而始終條理之狀莫識其指歸大聖人證鉄補殘辨訛秩紊遂以周外之參稽與局中往復而尋繹之補樂經之闕即以廣詩教之傳也而後儒猶斤斤為補亡之什抑亦贅矣何則不知詩者不可以語樂樂固與詩相表裏者也乃于語魯大師以樂也何居周先王本功德之隆而作樂以鳴其盛凡肆夏命享元侯杖杜命勞使臣莫不鼓舞盡神協緩急疾徐之妙故篇章揚扢一朝之雅韻猶新我元公以親賢之重而賜樂得備其全凡升歌而周清廟下管而周象武莫不流連盡致適抑揚抗墜之宜故典冊披吟六代之元音如昨而惜乎大師未之知也于能已於語哉今夫詩也者樂之章也試思既備乃奏簫管備舉非即始作時耶而音之由分而合有所謂純如皦如繹如者詩固未言之也故鼓瑟鼓琴笙磬同音非即從之時耶而其音之由合而復分由分而終合有所謂純如皦如繹如者詩亦未言之也將何以觀厥成乎此于所為補詩之闕而歷歷形之也所補維何一證之於雅一證之一頌雅奏猶未遂矣自未言請求器數而雍容愉揚之盛謌詩者莫測機緘甚至湛露有歌上國未明掌故文王大賦名卿周識典章而中聲幾不可辨矣得于所謂翕純皦繹以參之鐘鼓既陳已兆太和之象由是而鹿鳴四牡無不循聲按節合散悉洽平陰陽不如見諸侯用命天子當陽之世乎頌聲猶可作矣自經生高語精微而閎深博奧之辭講詩者莫窺底蘊甚至昊天不以陳郊祀倫序未詳載見不以龍辟王指歸亦昧而逸響幾無復存矣得于所謂翕純皦繹以定之笙鏞既奏已昭美備之規由是帝酌桓賚般周不依永和聲長短參諧平律呂不如見孝于饗親仁人享帝之時乎于之補詩之闕者如此雖他日者大師去國而樂經固亡而不亡矣故即論樂數言已足以未釋萬世云

指出補詩之闕命意既新妙

言言簡意賅反振而入鈎成字如倒影樓臺

重疏題旨為全題停頓風骨高騫風引白雲歸坐揭隨手拈來都成妙諦

深情若獨切定題字發議求不落坐

頭頭是道是所以語之之故

為典樂者言樂之魯也夫大師掌樂之官豈不知樂者于語以翕純皦繹謂非魯室之心哉在昔元公闢國得備六代之宮縣君子讀魯頌一篇知先世之流澤長焉不謂襲商詹洛誦說典章殘闕伶工之憂擊徒尚虛文寧士夫不然獨牟坐論當世大有聞人師乙詰詞吾黨亦詰音律凡所謂雅頌得所自一成以至九成者無不可告語也而于獨殷殷於大師何哉衛煩宋滴靡音不堪動聽矣惟我魯素稱秉禮一變尚有至道之機則整訂其深衰遂欲以曠世元音為宗國一新其風運學琴訪樂同調久已相違矣幸大師夙號知音審律早識闕雎之蘊則講求厘弊素志竊願以承平雅奏為曹部一線其機緘曰樂其可知也夫樂不有始有從有成哉稽古至於王朝周官實備眡瞭之職觀其始則睢鼓以宣眾氣而禽舞必調蓋翕如也從之而典同掌和小師掌教大師掌合其純如皦如繹如者遂以成賓主獻酬之雅職在工歌應和之義存管備舉始翕如也從之而笙歌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

子語魯大師樂　全章

聖人詳論樂補樂經之缺也益樂經缺而樂官皆附於宗伯而樂中之節次略焉即世所傳樂記十一篇詳論樂且諸經惟樂經不傳周禮典同眡瞭諸樂本樂施樂情樂象而奏樂諸篇則終佚即所云小大相成終始相生者又往往出於後儒而無所折衷吾黨欲傳子言以補樂經因誌子語魯大師樂一事何則金玉之聲振在躬自樂以條理迭宣播為雅奏則吾商靜譜多能詎於敘事之名千繚之職司如昨尚得及伶工未去倡為和音則同異參稽正樂幸際在官之始爰進大師而語之曰吾子典樂者也今者清濁無節疾徐無度離合聚散無經厥答安在以余所見樂經雖佚樂器猶存導揚韶夏責在吾子矣律呂之微默通元氣是聲容於一閧而賞心恍再聞韶聲宗之教賴有專官壹繫於眾音而接即已如盈耳夫古之時功成作樂元音並起如陰陽之會也如天地之和也如五行之迭用四序之循環也余不獲耳孰其音猶能指數而形容之蓋翕如也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其由始作而從而成可知者如是雅樂之失傳也無律準而默參古器摩金石而慨想遺音當時搢紳先生已難詳言其故況其後焉乎果其知之奮德動四氣之和循節從八風之律以為翕則簫管備舉矣以為純則庸鼓有斁矣以為皦以為繹則柷敔有合止琴瑟無專壹矣推是事也將播鼙擊磬各守典司矣至傷飄零於異地也則有瞽之在庭可詠也古樂之可復也天子起草昧而詩遺書儒者考簡編而繹律志一代文人學士且欲備悉其詳況在職焉者乎惟其知之肆宥雅以官其始歌闋雖以合其終觀其翕則曲而不屈矣觀其純則直而不偎矣觀其皦觀其繹則繁而不亂復而不厭矣推是心也將舞佾歌雍盡消僭竊且上追制作於先公也則宗邦之至道可期也行吾之說盡子之責後有作者雖使后夔協律師曠審音莫易吾言也則謂樂經不存而存可也願以告天下後世之言樂者

格調渾成詞藻新警的是讀書人吐屬　六名孫　奐

通篇以補樂經為主真清生新不落尋常蹊徑識力俱優宿儒咋舌

登高一呼眾響答應短比精鍊昱常一片水平雁頌聲

高唱入雲語似穿珠筆可屈鐵蹀躞青驪款款騎

議論闊大天外飛頭水落石出魚可數

可以維禮正樂立論亦自正大作者本意以禮詰樂妙在筆有數位竭力拍醒柱意

有畫有筆不墨不白醒出作意

聲韻韵以風意蘊悠遠以烟湖

與樂官論樂維禮之意微矣夫樂固與禮相輔者也樂成而禮可復矣以翕純皦繹語大師治隱以維禮平音魯備四代之樂一時稱美備焉厥後歌雅舞侑夫子傷之顧斥其可忍娓諷以奚取亦既深切著明矣而本維禮之心以明正樂之旨其委曲詳盡之辭又若有陳古諷今而有為而言者則甚矣聖人之用心無窮也不然魯有大師典樂者也其作樂何如其知樂又何如而子猶殷殷語之何哉蓋以儀禮詳鄉飲之文而工入笙歌首成均之教而專掛下管爰遂徹歌必兼戒陂聲散下聲肆微聲韻險聲斂而備極周詳知教和本平教中即子弟亦能循其律度樂之與禮相維也久矣語之曰子如樂亦以樂固有不難知者乎夫樂之節有作有從有成而始之笙磬同音也繼之眾鼓相引也蕭管備舉也無何而八音迭奏旋相為宮而樂宮而樂已洋洋平盈耳矣合初終而有序恍然見清明廣大之神宣德意於無形幾莫罄擬議言思之妙蓋嘗尋繹久之而知樂必翕純皦繹之如是而後成也吾乃推子之言而知其皇然於禮矣典章可考耶名分可干耶際禮度縱佚之秋孰令樂律能詳安能起孰簪佾倫同扶國是而維持則自有深心也知宮縣尚不可輕則私家何容擅政知聲音尚不可紊則法制何得妄干自來詔數所存每易啟權好僭踰之漸以始從興成示之將泰山而旅顓臾而伐禮制之凌替皆可由也而挽也入宮廟而戒敔鐘庶幾肅厥心神哉林鐘可銘耶萬耦可缺耶值禮教式徵之會就令樂官無奈詎能濡慈音律赫定王章而脩明則別有厚望也知和聲必期依永則國體詎即於固循知感德惡見形容則祖制宜思夫振作自來中和所發實先治教張弛之原以翕純皦繹進之將西京鼓東國鼜所德禮之彰明即可由此而復也奏和平而移風俗庶幾再卜休昌哉故曰維禮之意也

禮樂本是一體從維禮勘出正樂心事義蘊畢宣

一解明珠走
玉盤承轉圓
熟
至理名言亦
簡潔亦渾括
有慨乎其言
之
不惜十指弦
為君千萬彈
逸與遄飛遙
吟俯唱
二此收束全
神俱在個中

子語魯大師樂　全章

聖人舉樂音之全所以存樂也夫古樂不作久矣而樂音獨至今存蒼賴有翁緝熙經數語耳于之語太師不誠重哉今以知樂之宗而不獲在作樂之位雅樂幾疑或息矣然而和聲鳴盛作樂之功在一時訂證補遺正樂之功在千古大聖人抗懷美善為位官示雅奏即可為來世播元音由金聲以遒玉振洋洋者如盈耳焉今夫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也者情文無不盡條理無不該上焉有作者之聖憲其功亦下焉賴述者之明永其澤也日者子以語魯太師焉曰創制之原通乎天地古先王作樂鳴豫精理莫磬名言而中和之機播諸聲歌子生平正樂為心雅頌差能得所矣世之不樂正也久矣掌樂者既習焉而不察論樂者又語焉而不詳子蓋感慨係之退而考故府所存與籍所載業已得其大凡又出而與賢士大夫遊詢之裒輯證之賓手實聖樂所謂著萬物之理動四氣之和清明可以象天始終可以象時者歷歷在心目間焉迄今曲為擬之固非若可知若不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樂至是成矣于興樂而未之知耶且夫後進紛更至今日伊胡底矣徵特好溫趙數列國之新聲競奏即我魯六代遺響積久亦付於銷沈安在音節之諧可觀成於備舉乎古樂有久而就湮之勢縱情厭聽訂究難追美盛於宮懸即如作既從以推尋會心者緬古調之獨彈寡識者且倦聽而恐眩茲茲斯世樂律何以行其傳也於以歎換羽移宮之為患殆也且夫休明鼓吹真精神貫來茲矣微特詠歎淫泆大武之餘韻非逆即有慶搏拊遺音曠世如門其節奏安在鏗鏘之妙莫溯九成於來儀乎大樂有釁而必暢之機苟念切講求已若對先朝之鐘簴即翁純皦繹以徵會得於古董成絕調傳於後詎之解人落落千秋樂記並可補其缺也未始非象功昭德之流澤長也噫古人律學無成書參者要能卒業則樂章韶舞中聲可絕鄭衛之音宗國伶工多雅望責成要有專官則樂奏關雎掌故可訂宮商之譜樂之可知蓋如此

按節奏聲量裁正軌

古碑洗剔露
清光
重抵太師牒
眼獨清
特識
空中起步絲
外遺音
天生芳草為
離騷逐使之
意潤色
碧山晴文濕
白水雨偏多
祇見意義稠
重層出不窮

子語魯大師樂　一節

語樂於大師未去之時正樂之心慰矣夫大師之樂者也於其未去魯時而語以翁純皦繹之旨不益慰正樂之心哉且魯論微子一篇太師諸人紛紛去國論者謂魯樂自此亡而夫子正樂之功亦無由顯矣豈知詳其職並誌其名相率偕行莫顧興亡之隧而審其音兼察其理與之道古猶存律呂之精大聖人刪訂情殷於諸伶未散之先相與商榷者所繫誠非淺鮮也何則自望國聲靈不振風流雲散久嗟曹部之空縱羽籥笙鏞半存故府而賞音莫覯疇其於亞飯三飯四飯之駕縱閱宮洋水不乏元音而故老無多誰得於入河入漢入海之餘招遁臣而婉商律度而孰意子所欲語者猶得及時語之乎夫吾子自衛反魯正太師未去之時而音樂缺雅頌之失所多矣使不語之何以之翁如之凝戒神也何以知純如皦如以至繹如足以平我心辨我志並永我情也惟由作而從而成之序明斯一知而無不可知焉謂子能已於語乎列國棲遊矣苦葉聞詩心傳擊磬猗嗟譜操遇感援琴半生來漢善而明竟不得鼓吹休明與斯世共鳴和盛守心良難恕耳何幸大師之猶堂宮無非天籟何事樂經之備而聲金振玉已會金神統翁純皦繹而各盡品題覺往復纏綿言外有形容其磬者則謂樂因大師而傳可也不然一官舍去適齊徒誌夫行蹤有欲語不及語者矣豈非子所心感者故東山退老矣韶聞自昔肉味俱忘琴學經旬心源始接數十年弦歌不輟亦不過審量管奏與及門細按宮商子意殊難堪耳猶幸大師之未離桑梓也語之哉殷周徵樂之盛而典冀酬酢瑚璉亦寫其聲郊廟為樂所登而理格幽明天人胥平其聽統始作從成而成符條理覺柳揚高下後世有贊頌無窮者則謂大師因夫子而傳亦可也不然四代中聲關雎特驚夫盈耳有語之不徒語者矣豈非子所意恰者哉故曰語樂於大師未去時而正樂之心慰也

從伶官未散以先著想說得情詞悲擊意義纏綿

辛卯直省鄉墨 附壬辰會墨

K二
469
2

梁仁
469
2

星言清乱表諸聖統從理路上溯源歷例說天象動靜二字題撲不破並馬着風指局度甚雅逐層駁話并節長梨一句拍醒無一語道破於星共之義自明他人剝剝不休者此只用作筆

居以馭衆惟不動乃能制動也夫居其所不動也而衆星之拱動者皆於是共焉不可以微治衆乎且在天無不動之物而極數之躋者惟星星無不動要必有攝夫羣動者益以昭譬為政以北辰誠以北辰固衆星之樞也則居之不自有其所乎益顯明作觀實可測其度而識其區視羣星之隨天左旋而固有定方者雖然獨見為不動焉則其所以協協明矣抑汝止克安予曹運以虛而守以靜視衆星之因時異處而或形差忒者凝然常見為不動焉則其居直符艮止矣雖然談天者不一家占星者尚密率自虞書傳欽若而為火虛昴北辰之所兼載於是有謂所居為北極小星者頗極雖處羣而按候推移終難統七政三垣默定其主宰益極動而辰靜也又有謂所居為第五組星者顧星以垂象則有融高閎亦僅志經右緯同運於太虛益星可見而辰無形也至於以無星為辰則繪交綦布之中其有隙可居者皆得以辰名之第其所未表太乙之尊即衆曜難致景從之象推之以恒星為辰則畢南箕風之外其在天有所者均得以居目之第其居未協中宮之體即恒星不無攜貳之形而兹之環而向者何其簡能御煩乎夫法按歲差鶉首之緯度漸少躔推次會星紀之緯度多在衆星皆借其所而月與日新亦幾有令古變遷之處而無窮也大抵四方分野綱維原運於天樞惟得主有常緝熙候迭更膺可覓以最高之度又何論啟明長庚商箕北斗從教共親者以求也益居者自居而已矣而兹之列而周者何其遞能控遠乎夫孚常人斗占極之者決為災祲衆或守心敬天者繼以修省在衆星偶失其所而飛流交關詎必無凌犯衝擊之虞而無虞也大抵列曜交輝宇制運銀於帝座惟宅中定位將咎休互見初無傷乎迭運之儀更何論蒼龍朱鳥咸汜元武第取當見者以測也則共者自共而已矣此不動制動之說也演化之隆何以異是

說理精確如張蒼湖河源真前引星宿海以視搬衍天文者何啻霄壤

河南

廿七年一月著

勁氣直達連續北辰有振衣千仞之勢

精粹似子牧句屹立短錬取勝筆筆中鋒正喻來寫匣劒帷鐙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以所居定所共治象可通於天象焉夫衆星朗以且列星七百八十有三是星之羅列於天表者實莫不趨向於天樞握其樞於至尊之地自足以率至渙之摩蠻然各神其翼戴蓋相感於無象相應於無心而即相周於無外也為政以德何以譬諸北辰哉誠以歲差里差占星者常分躔度而北辰獨執居中御外之權建極會極言星者亦驗推行而北辰遂有居重馭輕之勢閱雪觀於其所而得之矣凡行主動而居則不動故北極小星可以考其居而不可以當其居以極主動而辰不動也顧不動實為屋動之宗紫微之垣所以獨稱太乙也凡次有形而所則無形故第五紐星可以定其所而不可以混其所以紐有形而辰無形也顧無形實為有形之宰帝車之運所以獨在中央也乃或者曰蒼龍居東白虎居西朱鳥居南元武居北而且降婁分野居於魯析木分野居於燕地相隔也位相懸也於此言共不誠戛戛乎其難哉而要豈其然蓋惟不易之本原克立基布綺交之準神機默運聲臭寂而帝謂胥運靈轉有全功無非元氣之渾淪與為浹洽則統攝者精也亦惟無言之真宰能聯聯珠編貝之經大力斡旋主極奠而宿離不忒包含有全量祇此中宮之感軌相與流通則彌綸者大也不見夫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乎居在上則照臨自遠積氣之隅精氣凝之在上者固即交會之歸宿也從橫豈無異致而尺寸之關鍵獨隱寓於淵默之中運行亦有殊途而經緯之森羅曾莫測其循環之故聚以斂其散而少亦以統其多欽若授時齊政者所為準以五衡也夫居最中則幹運自周不變之地萬變涵之最中者固即遠邇之宗主也對南極而號土規直統四輔三台同騐轉移於中紐超恒星而占赤極不共四游六合隨時升降於渾儀實以麗於虛而未有以附乎本置槩眼景建國者所以考諸極星也夫為政者以德尚其知之

淑氣直行徑清陰徒步廊隨題生文不支不蔓先將四項坐在聖人身上文心矯變筆勢崢各句都還出實據經生之等

雲山經用始鮮明先王之別野人具有深意作者闡發無遺無限防維都在井田之內非特識不能道出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揭聖學之全道備中庸矣夫仲尼之學中庸之道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可揭其全乎且自天生聖人而道統由是延學術由是正此非可泥迹象以求也祖帝謨以宗王德往聞來故承勿替宗教兼乎學法觀文察理取則無違其學全其道備而其敬求不廢之志遂統古今上下而靡遺憂哉惟我仲尼乎仲尼負生安之資等百王而未有則從容中道運渾乎前無古而後無今而俯不作羲道集厥躬本末精粗無帶備學兼萬有高明博厚括其全則試徵諸堯舜溯傳心於二典欽不愧而俯不怍羲道集厥躬本末精粗無帶備學兼萬有高明博厚括其全則試徵諸堯舜溯傳心於二典欽哉數語實開緝熙敬說之原而敬授命於羲和汝平時若伯禹學之豈易言乎仲尼惟祖述之纘其緒於惟一惟精博約紹諸吾實開其旨於無荒無怠信敏行為王猷以弓冶之繼承作新傳之授受斯學於二帝者大而精則且徵諸文武宣盛德於重光憲哉一詩奏殊文武聖神之頌而同節和者禮樂普樂利者農蓋學之可少忽乎仲尼惟憲章之安為可之不倍合思賡而酌所從叁斯文之在茲總大小以廣其識儀型正乎一己典則垂諸無窮斯學於一朝者純而正若夫天而運之以時不之效野人有同情已且夫先民後己君之仁也乃何以我泰我稷不以為百室之盈先以頌一人之慶公私若是其必辨也我乃恍然於其所以矣野人之患莫甚於自私其力而未致膳堂之祝嘗離言饋敬之歡公私若是其必辨也我乃恍然於其所以矣野人之患莫甚於自私其力自私其力則樂事赴功之意忽而閭里漸開逸豫之風惟以在中者儲國用籍田以力而祇其遠迹有必均即以治私者作恆心毋休於都而出行田原無或懈自食其力而先蓋其力於君公井田所以致和親之感也此制立斯世乃晓然於勞心勞力之分殊而宿夜在公並不閒於來作西成之地野人之患尤莫甚於自私其情自私其情則尊君親上之意微而朝野已啟睽離之勢惟同養而力乃普存揣帝籍之嘉禾既備乃事後治而時乃不誤守先疇之畝亦服傭耕各致其情乃益聯其情於草野井田所以為康樂之原也此旨明斯民僉翕然於手足腹心之同體而急公奉上早培基於千祀景貺之年所以別之即所以治之井田之善何如乎

理境澄澈不
鋪排星纏等
書
溪轉本紋斜
處處迴合上
文正喻夾寫
吳楓初落水
痕收
包一切掃一
切不見堆垛
之痕
鍊字精確運
筆輕圓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觀衆星之共無為之象也夫衆星何共亦共於北辰之所耳居其所斯共其所見主極者曷驗諸嘗思庶民惟星星至繁也亦至動也豈知有爾以御繁斯密運潛移繁焉者胥歸其極有靜以鎮動斯無為守正動焉者不離其宗執斗建樞俯而臨焉聯珠合璧環而向焉而後知建其有極天象也而宅中之象見焉吾言為政而譬如北辰夫北辰固握衆星之樞而自有其所者也何則天下之動貞夫一惟一故神遂統不齊之形胥歸主宰以此見作其所於無逸大位既崇北辰實有無形之表率也抑得主之利在有常惟常不變自舉萬有之象悉就綱維以此見安其所而不遷當陽而處北辰更有一定之權衡也所謂居其所焉是也而衆星尚有不共之者乎參昴實上之四時迭嬗也春烏夏火冬鼎秋虛次舍每因時而易北辰則久於其所旋不與俱左轉不與俱右以虛為德隱調七政之元精得一而清獨聚太初之中氣而布治房心決政參伐正不獨歲星為仁太白為義熒惑為禮辰星為智填星為信默以歸中宮星北已也則唯帝車運於中央已章節紀元之歲差遞更也蒼龍白虎朱鳥元武躔度亦積歲而遷北辰則止於其所經不與俱縱緯不與俱橫據出地土規之中南北正當乎赤道作周天樞位之主中外同仰夫旋樞而恢恢太虛寂寂帝庭正不特擬宮分衢降婁分魯實沈分晉析木分燕鶉首分秦環而市明堂之座已也則惟太一尊於昊緯已然則終古此所即終古此居也凡事運之以迹不如運之以神北辰則運之以神者也難名者指其近以定厥名不變者決其處以宰至臻矣固鼓舞盡神矣神故莫測所以上弼少丞仰華益而同承對越三台四輔列內階而共作屏藩抑終古此居即終古此共也凡事守之以約不如守之以一北辰又守之以一者也不動而動與乾健同行無為之為鄉離明而治夫更專靜而一矣一故可式所以箕風畢雨有異好者無異情造父少微有殊途者無殊慕德化之隆不可恍然乎為政者其鑒諸

考義選辭廣處與正意相關運用俱有歸宿

四 鄭信之

精理為文秀
氣成采
駢羅列佰筆
露英芒
天文象緯之
學取其
精華妙語及
關竅字字的確
倘翹明清
訂一曲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即共以驗所居觀北辰而知政矣夫衆星之共共於北辰之所也即所共以驗所居不可見為政以德之象乎今試稽星象之書考天文之說凡或經或緯或錯錢疑其散而無歸矣抑知有以一御紛者定其位於中宮而四方悉附有以靜制動者握其樞於昊緯而萬象駢羅主宰既端即會歸有極其相維相屬之理可仰觀而得之已吾言為政而譬諸北辰夫北辰者名之為星不可也例之於衆星尤不得也吾試觀之於其所出地殊乎南極似其所可憑度數以求而其居之高共無為者直以神不以迹也普照臨於無外而帝車之運獨在中央則耿耿元精早已貫華蓋句陳而上立體峙乎三垣似其所可按璿璣以察而其居之隱藏不見者直以氣不以形也權斡運於無窮而紫微之宮原稱泰一則離離列宿孰能外中經赤道之規其居也非有待於衆星之共也而衆星固已共之矣不有宅中圖大之規模則羲冒未宏遐邇之觀瞻易阻北辰據正極之中而衆星自環而匡衛觀夫珠聯綦布分土各有專司有其所以示景從則倉龍東而咸池西朱鳥南而元武北不啻仰皇畿之形勝而翼戴不遑而凡列居錯峙者概可推矣不有正位凝命之氣象則包涵未廣風雨之嗜好難齊北辰真一尊之位而衆星要各有官司觀夫約建衡殷名位不無差等有居者以為統馭則前三台而後四輔左柱史而右尚書不啻觀南面之尊崇而趨承恐後而凡垂文炳曜者舉無論已體生於地精浮於天衆星之有其所也固也不知衆星之所限於一隅北辰之所包乎萬緯其運量也神矣即虛實存亡飛流隼孛衆星亦偶見災祥北辰以得主有常者維之已無不臺歸其臨制而元氣所凝聚實足為周天之樞紐而呼吸遥通分野九州次舍十二衆星之居其所也固也不知衆星之居有迹象之可尋北辰之居非指示所能及其宰制者精矣即火轉而虛梁轉而鳥衆星亦以時遞代北辰以厚重不遷者馭之已無不各守乎常經而帝載所憑依實足為固有顓為疑參者已

孔顧斌

不泛賦星宿處處迴合為政自覺神完理足造句似于正意躍躍紙上此一篇精神圍結之處

滴滴歸源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無為化成一仰觀而得其象焉夫居其所者北辰也而衆星從而共之則無為之化成矣此天象也即治象也今夫元氣運而無積者也凡在氣中者皆為所運矣雖然孰主宰是綱維是至不一者經躔之散布周天各任其轉移蓋累一而仍歸於一者帝位之尊崇出地自神其宰制乃知端拱之下即握樞往之機試一仰觀焉而昭然可知矣為政以德何以譬之北辰哉誠以主德端於上而羣倫共受範圍猶北辰麗於天而衆星感其覺攝也吾乃即其所居以觀其所嚮符乎離明而體有常尊本非羣曜所可擬運魁柄於穆清之表有大居正之形焉故雖七政分布本極紛繁而垂象獨尊淵默中自端其主宰其所宅令乎良止而精則不變又無行度之或殊握樞紐於太乙之垣有安所止之象焉故雖九道列陳各分次舍而建中有主環附者乃得所會歸是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此果何由而能然哉蓋天下惟靜可以制動以居其所者之鎮靜自安豈有設施之迹而樞可以默轉即意可以潛孚觀於璧合珠聯環瞻帝座始知衆星之動而相向者皆北辰之靜焉者有以制之也天下惟簡可以馭繁以居其所者之清虛無朕豈分臨制之神而隱之自妙權衡即顯之莫能背越觀於杓移斗指各守常經始知衆星之繁而就理者皆北辰之簡焉者有以馭之也三光之宣精也五行之布序也北辰之居豈獨無與不知天地之道有生於無陰陽之機虛運乎實居者自居共者能不共乎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可見摠之有要神化自運於無形蓋精氣有以貫之矣此在居者不在共者也所謂無心成化者此歟恆心之有行也紐星之異度也北辰之所豈無所遷不知崴差里差推步雖改黃極赤極今古不移其所有常共者能或異乎試觀大日至東升去極近日至晝牛去極遠日至婁旬去極中可見定於一尊方響必憑之而測凡麗天者不外是矣惟其居之是以共之也所謂建其有極者此歟吾觀北辰之居所而益不能不有望於為政以德者

十一 名王榮甲

考核精詳議論警闢中二尤絲絲入扣

名呂懋曾

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

井田有制以別之者治之也夫方里而井助之行於野也而田與事皆判公私焉非以別之者治之乎且經野莫要於分田而分田即寓於同井蓋分之則內與外顯區其疆理燦然昭畫一之規上與下明定其等差懍然識君公之重試為約而舉之覺親睦之誼有得諸整齊嚴肅中者益各安其分乃能大洽其情也守望扶持同之豈以別之哉夫不求其同無以洽君民之志不致其別亦難明上下之經自來無別之心起於敢相別之道在公私凡事類然而井田其尤著也古者田皆公有而則壤成賦必溥其利於羣黎無論十里為成百里為同均以方里計之入故府而考成規猶及見昔日提封之舊古者田以井分而頒里授廛必定其居於地著無論南東其畝衡從其畝俱以九百限之詔匠人而徵遺度直如繩先王區畫之勞由是別之以田其中為公八家皆私導以同養正表其獨異也知小人之依制祿者繼以授產甸曾孫之隰合作者何有偏勞則里數明而惟正之供野人已共喻已且即別之以事先趨乎公徐及乎私苟非既畢自治猶未敢也咨無頒保介終畝者必竟其功慶亦美農夫克敏者但資餘力則井制定而子來憂即神於至變順以作事征誅與揖讓固原代以有終剛健與含宏並著而仲尼則上律之矣酌順體宜而以時為大禮探太之極施行措正之功渾清任和而與時偕行聖集大成備條理始終之盛正不徒多能天縱脩業及時足見歎承之素志也而上焉不合德乾元哉至於水而振之於土無常實範以有常六府修孔周官亦辨廣輪之數五方異性王制更詳寒暖之宜而仲尼則下襲之矣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合動靜而表至人之範川為積刑山為積德達道德而宣大化之精正不徒現水有稱安土能愛足徵堅定之全神也而下焉不同符艮止哉乃知綜貫乎典謨官禮而危微之奧統緒相承制作之隆夏殷莫並故學基時習終篇特詳咨命之辭深窺乎易知簡能而變動不居心通造化範圍不過利叶水貞故道溯大原章編首贊乾坤之繇此仲尼之所以為大也

四比中精心結撰題蘊畢宣博大詳明洵稱傑搆

重扼別野人句理脈清真文情綿密兩岸桃花夾去津三代井田之制瞭如指掌以題字為波瀾油然經籍之光加一倍寫法更見酣足到底不懈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即居所以觀北辰而衆星共之衆星各有其所而必共於北辰之所居者觀此而衆之歸德益見且衆之所歸往者會極歸極之象也而要必上有建極之所斯下有歸極之統宗建極也錫極也一皆衆所會歸之極天至愛而有不變者為萬變之主宰夫常動而有不動者為羣動之統宗建極也錫極也一皆衆所會歸之極也吾益仰觀北辰而知之矣何則北辰者衆星之樞亦猶德政者衆庶之望也則為政者曷觀北辰之所居乎天下惟居中可以御外而北辰統天度三百六十處中以持其衡此帝坐所以位天垣之中也示之曰其所蓋不帝宅中出治無外大一統之規而四海賓率會同之準夫下惟居上可以臨下而北辰則出地三十六度在上而垂其象此太乙所以當宗動之上也指之曰其所又不啻無上稱尊在下仰九重之赫而萬類咸切依附之忱此共之說也顧或謂四時之運循環無端則星火司春星虛司秋衆星固各有所司然龍見而雩駟見而霜有所司而不克常安於其所而要必有共衛之所以居其所者有以攝之也而其他之紛然難紀者舉無論已又或謂九州之分照臨有赫則參星主晉商星主宋衆星亦皆有所主然鳥帑應楚周分章營魯衛有所主而不必定限於其所而又必有共向之所以居其所者有以聯之也而其他之雜然無名者更可知已然而居所者祇率端居不動之常而不知共之者何以翕然相附也夫為經為緯四維分張占旦占昏三垣森列雖次舍不無遲速宿離容有參差而要其慕布綺分夫何異左輔右弼之置乎故明乎居所之義而璿璣齊政可補臾益占星之書璿衡驗災奚事禪竈驗星之說然而共者感著環共相向之象而不知居所者何以運之若樞也夫四輔三公上應列宿箕風畢雨下協羣情即海外遠而不占南極隱而不見而有此斟元斡化何莫非承流效順之區乎故審乎居所之治而泰階既平德星聿昭其祥瑞乾綱獨握景星亦著其光華觀星共之象為政者尚其以德大居正而敬作所乎

徵引博賅淵懿古茂確能道出所以居所而共之義不似鈔胥家徒事摭拾洵為切理饜心

方里而井至野人也

進籌井田之制制得而分定也蓋自井田廢而野人非分矣晝之以井籍之以養先之以分分不隨制定乎若曰吾不解世之墾草萊闢阡陌者何心也井畫有不易之經乃無端而合之公家享屢賚之利乃無故而分之詳井田之制先王知地利之不可不分也於是析其邱邑以立疆別其畛域以立界則方里而井者是四隅四正使其平衍二橫二縱不可不急於是懼其溷貫之以一慮其移職之以勢如其中為公田者是定其志則欲有必償念其勞則若有必共如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者是宜合者不使分而國家於以無游惰之民矣且也有以簡馭衆之義矣居中者有區別之義環外者無遠適之殊其於中為公田也又如侯甸之衛王畿也有君貴民賤之義焉爭先者聞偕樂之聲踵後者歌耦耕之脈其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一似庶人之終于畝也噫嘻美哉即野人之一別不以此也哉以一人而養一國雖天府不見其有餘以一國而養一人雖窮簷不憂其不足使設井田不設公田將不惟名分之淆能不出於追呼乎惟授畝必百萬姓自無貧富之形惟奉養從同四時無非樂輸之稅非井田不足以行殷之助酌古參今至所謂一尺為溝之制可復言也故田疇既易便於民實便於君共此身家誰不思貨財之直共此手足誰不憚胼胝之勞使判公私不判後先將不惟宮租之荒不亦無分於上下乎惟田盡其私遂美曾孫而作頌惟公無不畢且逞田畯以臘歡區其中以復三代之風後其事以遵一王之制意美法良至所謂徐容一軌道容二軌之模不必泥也故也故朝野相安所以養即所以斂井田之大略如此

實能挾出所以別野人精義文之以意勝不以詞勝者

目光如電筆大如椽二語精湛居中居上要言不煩方是吾儒之言天不昔以西法自欺筆墨祇緣認得真理也包括一切帆隨湘轉理境中操舟游行正喻衆寫言祥止止

從反面挾透其斡旋心動魄之文如有源頭活水來後世惟科政急一切暴斂橫征皆由於公田井田為周之厭公田行殷之助二語精透題無剩義筆有餘妍

頭發出祖述之義不沒堯舜事蹟故佳

寬章確有証據進一層寫上律下襲文義更為精透

仲尼祖述堯舜　四句

學及至聖而集其成可合帝王上下而一以貫之者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斯為集大成之聖乎子思子作中庸其於道之統于帝王察乎上下者既詳哉言之矣至此復歸其統於仲尼也意謂吾今而知聖人之學之宏也夫自有宇宙以來斯道亦燦設矣顧其統備其運於上者孰為之協其宜自非有大聖人出其生平之學以綜其全而體其撰亦烏知遠近高深之間皆斯道之所當盡者乎吾用是穆然於仲尼矣仲尼之聖由天縱其根心而具者非徒藉乎遠稽近考仰觀俯察之能而仲尼之學本性成其條貫咸周者遂已極乎古往今來上行下濟之用吾見其於堯舜則祖述之矣蓋皇迭興孰非開天之聖造刑書斷自唐虞而古今之道統始得所宗焉其本一貫為心傳者即精一執中之理所遞而術焉者也其以主敬為授受者即時幾欽若之旨所默為承焉者也心源可接殆不啻躬為孫子而紹衣其家學也是其家之遠有所宗也如此於文武則憲章之矣夏商繼起孰無創制之隆自用禮準以從周而古今之道法更得所守焉其本方策以告君者依然覩光揚烈之心所奉而遵焉者也其合小太而兼識者依然丕顯丕承之志所推而闡焉者也躬行不倍殆不啻憑為典型而表揚之恐後也是其學之近有所守也如是若夫人行健而不息而運之以時則消息盈虛若有準則之可循焉仲尼上而律之其與時而偕行者一通復之迭還而不拘也其隨時而順應者一寒暑之遞嬗而不匱也觀夫無言之教猶然於穆之行夏正有書猶是順時之意則其他可知矣是其學之崇有所效也如此至於水流行而不滯而範之以上則高下燥溼亦若有成迹之可倣焉仲尼下而襲之其素位而行者一坎之祇平而不盈也其安土能敦者一艮之止所而不遷也觀夫周行有志轍環幾遍於九州觸目會心見道時存於川上則其他又可知也是其學之卓有所法也如此蓋綜帝王之全而統緒交屬學之所以統三才而皆貫我用是益穆然仲尼之大矣

高華典贍之中運以精意有書有筆之文

八十二名牛東藩

揮掬一箭射雙雕

竹垞拿全題元精耽看書補底脫行文翻水成

大處落墨不規規於尋常繩尺

別所異於所同兩言之而勸戒深矣夫達者同而上下同乎為者同而人己同乎此君子小人古學今學之各異焉者且力之所趨人品見焉心之所赴時世見焉也學術之盛衰以心致之古大儒迴立乎彝倫之表置身於三代以前者誠有辨之於微者矣吾夫子者固所謂吾學中之君子而今世一古人也日者垂教示人曰維皇之降衷也均聖哲非長庸愚非短至斯人自呈其位置而可成可敗遂隔乎後起之天淵厚序之栽培者厚六經訓士四術論才至後人分課其功能而或雜或純且播為當時之風會如所謂達同一達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求君子之實者固克成為君子器小人之名者且未免為小人也曰上曰下異乎不異乎更言其為同一為也而學有古學有今焉古人非甚智而其學不類於今今人非甚智而其學反不如古也曰己曰人異乎不異乎天然而所達所為分驗之而得其真焉儒者知人論世觀高下而識公私因其肇端固可窮其究竟也夫達之異也上者不使之下下者難期於上焉為之異也己或可以及人人必終於誤己焉吾夫子比較其間而品彙攸歸不使之統同而無別者故庸才俗學毋濫進而淆賢聖之功名矣然而有達有為互參之而明其蘊焉儒者過欲存理區事功而正情性貫其精一不一不其危微也夫上達者無異達今之君子亦無殊於古之君子焉吾夫子厚望其間而神明專注必欲其共底於大同者故碩彥時流宜慎取而緜呈初之道脈且也得二象以譬高舉而嶽峙淵渟寓兩間之佳境以一身而維風化則帝升王陟闢四代之儒宗吾願人之別其同異而勿誘於歧途也

擷取精華還其糟粕一種靜穆之氣耐人尋味

格老氣意下語如鐫為樂字溯源筆以峭勁勝

刊樂廣詞獨標新諦撇去此層方見聖人心事光明正大

出題如水銀之瀉地

烟雲揮翰墨池翻

保字看得大樂字勢皆俱有此一層更見圖到

樂天者保天下

推樂天之量所保者宏矣夫樂天者仁而仁覆天下矣以大保小詎鄰國而已哉且天下者天之天下也得乎天而天下賴之惟湯與文已有成局矣然而曷伯之時湯無天下也昆夷之際文亦無天下也則天下事將誰屬乎乃臣信之於樂天者無所樂昆夷之無天乃逆之至也湯則樂盛懷柱非易逆為順者乎順乎天則樂矣達天者無所樂葛之無天乃逆之至也文則敷恩釋怨非有從無違者乎從乎天則樂矣而天下何如者將來之天下不可知而作牧之時則仍候封耳如曰天意所存而必以霖雨興師預圖天一王之駿烈則疑聖人有經營天下之念而所樂者不真矣孫之天下不及料而方伯之時同在外服耳如曰天心所眷而必以荊揚歸化陰祝天萬宇之鴻圖則疑聖人有覬覦天下之心而所樂者何事以吾所云則保之而已矣大不常保也大而不仁天必厭之矣何以天所厭者仁者必受而保之乎大吾鄰也宜兼保之天下皆吾鄰也宜共保之則南朔東西共沐乎仁人之恩而一無雍塞者樂莫樂於此矣天下之大能自隘其區乎小不克保也小而不仁天必惡之矣何以天所惡者仁者之憐而保之乎小吾鄰也吾獨保之天下不皆吾鄰也吾遍保之則智愚賢否普戴乎仁人之德而競頌祥和者樂莫樂於此矣天下之遥容可方其域乎故遂其所保仁所樂者天下胥樂之於以知其有保世滋大之休而鉞旋所以應命保天下乎仍本於交鄰之一念而道在焉願得世有仁者而一驗之則太和之景象閱萬世而常新也庶哉

氣勢聲中墨流簡外所謂切理饜心之文也

達與為吃自學之分途宜辨之於早也夫非土達即下達不為己則為人學固無中立之勢也人固弗辨之於早乎且人當志學之初天人無定程也物我無異量也顧程無定定以專營之事量無異異以獨喻之心天下固未有事業兩歧而程途或能復合者亦未有心思各別而品量猶可強同者非大聖人嚴為辨之勢將天下淆物我混雖欲審端用力而終身莫得其指歸則吾學之隱憂也不然學問有純駁亦惟視其為學之事與為學之心耳而必由上以及下推己以及人也何哉日者子嘗為為學者正其趨曰天下之境地不一上與下賤之矣顧慈乎上下以驗其所學者何達是也日用行習之間凡有所推暨皆曰達達之見諸身也至顯顯而不以斂辨之將聖狂不中道而立平旦何以見好惡之真理欲不垂域而居幾希何以決人禽之界情形既著雖漠視者不能執等量齊觀之說致混其源淵君子非生而神明而自下上上固不至於達人無可達不止小人非生而愚昧而自下上上固不至於達之無可達不止有君子而學之程難限者有小人而學之程轉易限天壤甚大祇此謀道謀利靜驗惟行豈其別有一途聽斯人之容與哉且夫行誼之判判於事實判於心惟在己有正誼明道之心自與人無同流合污之事苟始基之不立雖後悔其何追也人亦法君子上達毋為小人下達而已矣日者子又為為學者區其等曰天下之倫類不齊己與人盡之矣顧合乎人己而求其所學者何為是也寤寐寢興之際凡有所願望皆曰為為之在於心也至微微而不以顯證之將道德非虛假之具舉念何以決誠浮詩書非緣飾之端返躬何以分欺慊志慮雨萌非深觀者不能於感時撫事之餘直揭其幽隱古人豈必以絕物為貴而無所為而為隨在皆己之見存今人非不以忘我為高而有所為而為隨在皆人之見存有古人而學之量難証者有今人而學之量轉多誣名教雖寬根此務實務名獸徼趨向豈其別有一術任習俗之不誠將百行其皆偽也人亦法古之學者為己毋為今之學者為人而已矣

兩二此中義蘊闕挌

勁氣直達筆力健神晚歸双燕捕蓦旌氣悉成篇筆大如椽

子曰君子上達　兩章

君子求諸己學與小人也夫君子所以上達者以其有為己之學也及是則下達矣學顧可為人哉今第觀賢不肖己成之勢彼此懸殊寧霄壤矣而推其相歧相遠之由未始不基於一念一念求諸內自修者不難賢聖同歸一念求諸外自營者終必愚蒙等誚士苟束髮以後有達而上者有達而下者吾道高明之境未嘗阻人以樊知所底矣不然人與人不甚相懸也何以志學之初恥躋其進而工於是者必其人東修自好心恐愧於屋漏身恐玷於儒冠聞達不求闇然者所以日章也而境地超然矣君子矣斯世卑污之區不能強人以趨附其流而至於是者必其人競盜虛聲明道即以計功正誼即以謀利總明誤用厭然者所以消沮也而品詣頹然矣小人矣謂之君子則其視小人也遠甚謂之小人則其視君子也亦遠甚而豈知人無異人學無異學故造詣無中立之地即此心性之同具而循理者進境日增而靡已徇欲者變態自出而不窮危微祇片念之差而趨向不能一逾人品之崇卑於一定術業無兩用之心即此肄習之同勤而務實者立達皆進性之功驚名者節廉亦梯榮之具善利在幾希之際而精神各有專注世道之隆替於以分學一而已若者為古若者為今豈君子小人本有不同故抑為己為人者習為風氣耳謂沒世無稱君子所疾吾學苟無以相市將長此寂寂矣而古之人計不出此者以為詩書禮樂皆徒言行借鑒之資而欲持是以戛擊名見地不亦卑下乎至於今研經習史業何嘗不若古之精乃殫見洽聞士論推為博物而迹其用心之故其不為譁聞動眾之何等也予知其非高明之器也謂通經致用君子所重吾學苟無以一試將無異碌碌矣而古之人念不到此者以為經濟文章皆吾人分內應為之事而欲藉此以希仕進志趣不尤庸下乎至於今遊校居庠人何嘗不若古之眾乃規行矩步外觀無忝秀良而究其立意之初其不為干祿志穀者有幾也吾知其非遠到之才也學也而為人則下達矣足怪所慮者士風不古至使為己之學絕迹於天下是則下學上達之夫子所深慨也已

有近於達德者知之而身可言修矣夫好學力行知恥雖未及於達德而皆其相近者也苟其知之則所以修身者豈有他哉且形氣之所宅萬理皆備者也並進積愧生奮何慮為道之遠人復與孰為賢昭德塞違自見操持之有本倘欲效力而不識從人之途無惑成德之後而潮其人德之初凡以求其近焉而已身為禀鈍不靈之軀則前修必多所阻從所阻之處而求一所以之窮志以之勵溯源當有其易合者矣易近乎知則好學是曷近乎仁則力行是曷近乎勇則知恥是斯三者性大遠乎生安而抱此藐焉中處之軀不甘自棄讀書所以擴其識則知其廣果之多故知其知斯則且內顧當果精神為之一振吾不能知而訓典可以誘吾衷者研究不敢不精吾不能仁果敢可以入吾德者邁往不敢不勉又況委靡坐廢生平之術業百不如人此心何能一刻安於逸徑哉則且返求諸己志氣為之一惺我非敢遽望仁而有可以策才力者敢不自篤其踐履之況懦弱性成聖賢之事端一無成就此中何可一息寬也夫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君子之道亭亭示人以知所以修身然後見好學力行知恥之道非虛懸知之既真行之斯篤本諸身以治人而達德可以與天下同得者亦達道可以與天下共由也

文重發知所以修身深得聖言微旨

氣象峥嶸涵蓋一切重抑天字探源立論文亦有包涵無外之概

保合太和真是上下同流氣象推闡盡故切定湯文藻不妄抒

樂天者保天下

保極於天下非修言乎樂天者也夫大莫大於天下國為一人談德量者未有如是之大者也顧弟以天下為一家稍非以天下為一人自無不覆幬之聖人出而萬物之歸其包含者極之普天率土靡有所遺直覺德量之恢乎有餘而天下猶小也仁者之樂天何如乎夫所樂者天則其氣象直一天耳生物而不窮者莫如天惟天好生凡物之不得其所者天即為之慘然傷前此不知幾何年後此不知幾何年戴穹窿而食上毛隨時育託幬幪之福若是則惟天為能保天下矣若臣之所謂樂天者好生之心協乎上帝以為貶與之性宜然也而更以性聯天下之情不獨靈秀之民飲和而食德而仁及禽獸郊數池沼亦咸若而不自知喜乎之懷同乎彼蒼以為家贊之理宜然也而更以理養天下之欲不獨血氣之類含生而悅性而仁及草木葭莩棠甘皆向榮而不容已如是則謂之保天下可矣馳八駿而升昆墟覆四狼而體戎服拓幅員於萬里而量有不能偏覆者則以勢之不足恃也保之者不以勢而以德景亳難殫九之地而初征載祈九下其望雲霓竟戎豐難蓋爾之區而獻洛緩刑六州同思父母當玉步未改之日先天下而保而天下亦保而天下皆託運量者寬仁恵鮮之豈一隅所能限之哉宇內大包舉之意四海修囊括之心逞總攬之雄圖而志有不能遂遂者則以力之不足恃也保之者不以力而以道命式九圍而允懷者兆民始家邦而終四海心度昭事而賢成者鄰國由江漢而近三分當車書混一以還後天下而保而天下皆託湯乎者親賢樂利太宜沒世所能志也哉試進言夫畏天都

一義理融洽由於根柢般深

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說得悚然玉聲聲聲徹金令圓之圓

秋帆浪幾層文有內心不同浮光掠影之談名家風味

達無定境辨其學之所為而已夫學以為己則上達學以為人則下達達無定境而品詣立判淄澠誠偽在寸衷而風尚儼分升降學者能遵者連類以誌之今夫執一途以為趨向其終固無所究竟也其始必有所專營志趣苟圖於末流則指歸盡失行習苟依於正大則神聖可幾自來從達在當境而品詣立判淄澠誠偽在寸衷而風尚儼分升降學者能遵志以時敏焉則趨向不至雨歧矣昔夫子以一代之達人闡千古之正學本欲成己成人為吾儒平率由之準也及觀所達於君子小人而嘆其所學異矣人生進取之端見之真斯行之篤援一途以自適直若有追之弗及待之弗能者以自策其遑遑莫已之情舉世專攻之業洪於暫而安於常設兩境以分觀亦若有漸復其初必終其極者以各遂其汲汲難償之願所謂達也而學不外是矣達夫豈易言哉參之以識力進之以深沈永之以涵濡擴之以光大此君子之學也而達從此日上矣動之以浮躁飾之以文章極之以矜誇深之以掩著此小人之學也而達從此日下矣若是則達所在學所在學以濟之學所在達即隨之何待辨哉夫子曰吾所謂上達者為己之學也古之學者類然吾所謂下達者為人之學也而竟判然如此乎名教綱常之地足以驗斯人體察之功何君子以之立身小人以之弋譽也運會或有變遷而往聖矩矱所存萬不容以詩書載籍之靈託為文奸之具故者述雖有表章之日功修自守闇淡之常先民是程詎非吾之所深望而今猶是乎志學未及二年食貧不可終日古人有知未必能撫嘗議也吾豈免感衰之感哉稟厚術疏所以課斯人踐履之實何君子以之務內小人以之務外也風氣或有同異而當代彝倫之叙必不可以行韞誦吟所得下為修業之成故和順發為英華光輝基於篤實學古有獲豈在後世而獨難而今何時乎名山甫勵躬修爾室惟無知己堂古云遠不意若斯懸絕也吾能無心術之憂哉為己為人古今之不相及也雖然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為己者上達之機為人者下達之勢也學者宜知勉焉

吐棄凡庸獨標真諦後二精思健筆尤為名宿之文

名家風味耐人尋繹
不事油腔
滑調氣息直
追先正
驊騮開道談
筵生新
翻歐盡致
名論不刊
有無限期望
深情生
錬句精洛筆
峭

子曰君子上達　兩章

兩揭心術之微辨之宜早也夫猶是達而有君子小人之分同此學而有今古之異上下人已間辨之可不早辨乎今使慕道德而恒堅向上之心希聖賢而時切為己之志將氣化蒸蒸士行敦篤人品不趨於下風氣日近於古吾夫子亦將游覽於學校人才之盛相與引而愈上冀其與古為徒焉當亦滿志躊躇而不復有論說者也夫夫子所不能已於言者廣大高明之境浮慕者直視為迂遠而別為舉近以利其營謀究其初亦自有追逐之精神而志響之歧失足已成千古格致誠正之事廣淺者既未能講求而復為偽託以矜其奧博窺其外亦同此詩書之誦習而名實之判初志已不一途不然下學即上達之基仰企者詎不屑俯就使必謂上達者一蹴可至則躐等不幾為下學病乎達何必遽分乎上下安人實修己之事問世亦何異於問心使必謂為己者祇知有己則異端不更為斯道憂乎學何必遽分乎人己又況不上即下兩途外更無中立非下即上愧恥中亦有振興則末路時有差失之虞者中道庸詎無挽回之術乎上焉者何遽曰君子下焉者何遽曰小人且也逃名位而志林泉高士終歸石隱計安全而心君國純修何愧儒林則第為己而或流於孤僻者知有人而始無憾於博濟也為己何必曰古之學子蓋有遽為擊節賞焉子更有交為愧勵者焉自古名節之污皆始於為人之一心日流於卑下而不覺欲工其術以結當路之知遂舍其本而奏逢時之技捷足自喜輕於佳者終非遠到才也記下達於為人之先俾知為小人者果能深悔迷途之悞則才力聰明之用究亦無異於純修始念不誤彼聖域賢關何至讓君子以獨步也則趨於下者不亦重可歎惜哉未習僥倖之事多中於下達之流弊相習為故常而不知一理既為衆欲所逐一心常因而用而紛失志弗專嘗之淺者終無饜飫時也記為人於下達之後俾今之為學者苟能時以名節自厲則公孤將相之任要終不外乎儒生格雖奇闢而說理却極圓融筆固縱橫而措詞仍歸蘊藉

胎息深厚義蘊精純
及峯並峙永
雪聰明
不作隨人語
不學時世妝

二比直將小人今人心曲
醜態素情繪
出
補出此層方
見聖人立言
之旨
精心結撰不
肯作一模淩
語

為下達與為人者戒欲其法君子而效古人也夫今之士大夫蓋下達者多而上達者少為人者多為己者少也子故特舉君子與古之學者以訓且士習至春秋壞亂極矣其小人不安於日用行習而挾私營便以為能其學者不務乎誠意正心而記醜飾非以相市始也第為當世之庸愚所莫能勝繼也遂為當世之賢哲所莫能爭夫至賢哲莫能與爭而小人與今之學者其氣燄之凌厲何所底止矣子曰是無快其弊而舉所當法者以告也今夫上達者下達之反也為己者為人之敵也小人惟不自知為下達而逞其智巧故見惡於君子而不辭今之學者惟不自知其為人而詘其聰明故見棄於古之學者而不惜同為天下屬望之人重其諸而渾之曰達與上與下分焉者君子小人同艱苦不同趨向也趨向既正而曖昧畸邪之行自不戢而銷同為斯道有賴之士揭其實而予之曰為己而與人異焉者古人今人共術業不共志趣也志趣既端而門户標榜之私自不除而熄曰君子也曰古之學者也人可知所從事矣柰何下達者之靡靡也念牛生謀利計功機緘久熟而忽崇朝變計盡反其鄙吝之初衷則徑遂常苦於不習故甘與小人同過而不與君子同功柰何為人者之紛紛也計平日行違色取掩著方工而忽一旦改圖頗易其揣摩之故智則功效必覺其甚迂故甘與今之學者爭聲華而不與古之學者爭幽獨是非得一君師之位能盡其性之君子以樹之坊而一代之小人將沈迷而無可救藥也道在養其人於庠序之中詩書以化其氣質禮樂以移其性情而君子者毋庸毋馳驟徐引諸高明正大之途俾知名教雖嚴自多樂地則小人或有上達之日也且夫掌已小人強下達為上達其致力果何自哉大學言誠戒在勿欺鄭門有仲氏嘗聞緒論矣小人其知所致力乎是非舉一經曲為賢能踐其形之古之學者以縣為的而今日之學者殆流蕩而絕無轉機也道在約其人於名法之內冠裳以束其筋骸繩墨以糾其視履惟古之學者是羨纔是步趨用反其恣肆猖狂之習俾知廉隅自飭非為沽名則學者庶有為己之候也獨是業已今之學者安易為人而為己其取法果何從哉中庸垂教重在寡過衛國有名卿從事斯語矣學者其知　取法乎

名言正論有關世道文字中後尤勝

瀟洒自如

開局宏厰

抑之欲其真

語有分寸

如土妾地
包羅宇宙事煉
慨而談

難均者而易言之未嘗不見其可也夫天下國家難均者也然不曰何以均而僅曰均之何不可之有者曰今之治世者莫不謂世難治矣而吾謂世亦不難治也有治世者出才足以宰一世自可服教而畏神智足以臨一世亦可補偏而求弊君子生三代後瞻覽當世之大勢而知藉手以告成功者何嘗不數數覩也試設一有天下國家者於此夫天下國家之重任非盡屬之神聖之賓而天下國家之要圖當必見諸事為之迹豈不貴有均之者哉自來天下際承平成享無事之福惟此艱難締造兵戈未息於野外禮樂待興於朝廷縱宵旰憂勤安得臻郅治於數年之內自來國家值昌盛成欽明備之休惟此宗社圖存人心既去而復回體土既殲而復闢縱身心惕勵豈遂奏殊猷於日暮之間是則均之難也敢云可哉雖然吾竊思之汤穆之朝不必有均之象至於中古而遂立其名矣若不究其所以均而渾之曰均亦將假兵農水火之經而與彼蒼爭氣數化神之詭未嘗有均之功至於中材而始爭其效矣若不求其所以均而修之曰均亦惟施雜霸權謀之術而與百族競功名又安見其不可哉且夫天下國家之紛然無紀者待理亦孔亟也天命攸歸小腆尚煩廟算戎衣既定上游猶宿重兵有心人是用隱憂矣乃有雄才大略之主相度事機合羣材而籌畫於是下蠲租之詔而惠及生民定立朝之儀而威臨羣下天下國家之氣象於焉一新方愈信當日之開濟有為者其才亦大過人也而冠絕當世者固比比然矣且夫天下國家之囂然不靖者責望亦棼殷也邊方生釁枘鑿之議莫成藩鎮逞雄強悍之風莫戢深識者致歎多事矣乃有賢達智略之臣憑藉權勢扶氣運於中興所以國脈長延衣冠肅萬方之拜聲靈赫濯車書大一統之模天下國家之經營漸歸美備更以見當時之發奮自雄者其智亦不世出也而庇炳史冊者亦往往在矣合之爵祿可辭白刃可蹈皆難能而易能者若中庸則未也

包羅宇宙事煉而談

警闢得未曾有

二比是所以要潤澤之故筆意高處

二比切勝國時事再說出不可不潤澤數出更精實

時地二商確切切實發揮本地風光隨手拈來都成妙論

可補朱註所未及

潤澤二字說得本滿盡致

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終需潤澤深望夫滕之君臣焉夫不加潤澤雖有大略無當也孟子故深望夫文公畢戰歟且古人之法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用之而不善俾良法美意悉敗壞於後人之手古人既不任受咎後人奚足與圖功惟損益胥酌其宜因革必妙於用神而明之舉而措之此非局外人所能預為謀者井田大略吾與子所言者如此吾為子之君所謀者如此然吾豈能盡言哉吾豈能盡謀哉古法雖精未必盡言於後世不揆乎理則紛更適以病民執拗終於誤國儒生之患莫甚於誤讀官禮之書如是者烏乎可成規具在要難悉恰於葦倫不違乎情則酌盈縮近於煩穆禁兼并非所便安宰執之賢且不能間執與人之口如是者烏乎可且也滕受周家同姓之封官卜正位通侯自叔繡而後時勢有變遷矣不因時以同變則居李世而守文昭之舊奚若開明堂而垂家相之經如是者烏乎可況乎滕居禹貢徐州之域左蒙羽右東原至沂泗之間土地有肥磽矣不因地以制宜則保暴國而介齊楚之交奚如新舊邦而拓岐豐之業如是者烏乎可然而酌古尤宜準今也守經尤貴達權也水之向榮恃有雨露之潤澤也車之言邁賴有脂膏之潤澤也而仁政之行亦非潤澤之不可亦非君與子潤澤之不可若夫復古必先審乎其理焉復古豈必違乎理不即滕之士俗以參酌之將有窒礙難行者矣卿族必速以殊治養何以得其宜方策昭垂燦然與日星並耀莫非一理之所彌綸也而君與子毋安於簡若夫法古尤必順乎其情焉法古豈必拂乎情不即滕之民志以通變之將有怨言頻起者矣卿族必速以殊榮餘夫必騁以恒業願堂壁畫隱然與井里聲乎莫非一情之所淪洽也而君與子當觀其通若夫大君嗣服之年良弼承宣之日即滕之時勢以潤澤之制不悖於宗國先君議不惑於北方學者前王之制作猶堪振起於衰微此豈商鞅李悝之所為耶而君與子不能辭其責若夫五十里幅員編小億萬家戶口殷繁即滕之土地而潤澤之充之以倉廩府庫理之以百官有司盛世之規模尚足舊興於屏弱又豈陳相許行之可知耶而君與子不能其悼勞則在君與子矣吾之所厚望者如此

一名高樹榮

提出孔子兩章有水乳交融之妙

已以下章詮發上章渾然無迹又以上章詮發下章至理名言頭頭是道

類誌為學之心為萬世崇正學焉夫為己為人古今異矣而寡過未能伯玉為學之心有合乎古也類誌之非所以崇正學哉會論首篇先言學時習而說朋來而樂人不知而為君子其於為學之心詳言之矣學者不察往往不崇正學聖人憂之因復辨其心於為己特習之始事也傳其心於寡過有朋之一證也至於今不古若以今人而具古人之心粹然君子之實修也記者遂連誌之為萬世告春秋有孔子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固正學之宗也其遨遊人國曰與今世士大夫交出其所詣以相勸勉使今之學者學聖人學心古人心聖心不大慰哉衛有遽伯玉今之賢大夫也日者使來以寡過未能告其於古者為已之學隱隱相合子嘉伯玉之使殆深知伯玉之心與乃吾黨併兩說而連記之則又何也自俗儒競命聲華率皆務名而不務實即有一二名流碩彥亦溺於習尚不復力課夫真修有心人遂為世運慨矣夫學何關世運也誠使爾室紲繩皆如名卿之檢身不及安見今人不及古人也所以誌孔子論學於伯玉使人之前嘆天下知三代上之儒修究心於道德三代下之士習役志於功名而二事之賢其品概猶足風也然以此言學後世猶有異學流傳於中國者自末流專務剽襲率皆求偽而不求真即有一二名公鉅卿亦貢於非幾不揩自隳其志節不知者遂謂風教變矣夫學有何風氣也使名山考道皆如往哲之宥密單心何至伯玉專美於今也所以書伯玉寡過於孔子論學之後俾天下知當代卿材之選非崇尚夫事功聖門文誼之真惟切劘於道義即一介之使其氣象亦不凡也然以此言學後世猶有俗學偽始於篤紳者呼生今之世古人不作矣子既辨其為已為人之異尚復於伯玉之使者重為贅美之願今之學者成闇寡過未能之言皆能為已而進於古也魯論類記之而尼山正學之傳昭然為萬世法云

揭出孔子已見大意至其兩章融成一片理解透澈識力高超純乎大家

如整以暇

兩章對發銖兩悉稱

蟬鬼殘聲過耳枚

感慨言之為學敢世病都坐有過則遁讀內而懷慚衾影外而忽對明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兩章

教有不相悖者學為人期寡過也夫既曰今學為人何猶有欲寡其過者蓋始以惕夫學繼卒莫之能也類記之意深哉且自儒林中多虛士仕宦中即少完人蓋不憭誠正於家修者即難泯尤悔於廷獻也乃風會慨遷流撫時若昔聲華之士而淵源實考證同時偏有刻勵之儒論者不察幾疑兩說之相歧豈知教貴曲成要使修為不囿於風氣檢惕終底於純全則聖人之門諸子咸曉然於君子之為儒即列國賢士大夫亦莫不竊其緒以檢其身而常若不及者然而學以為人者卒多過而欲寡者常少何哉蓋自嗜慾攻取之夢日開世風若默與惟移以雜其降衷之性故其此造就昔何以敦踐履茲何以耀紛華知儒術之疏患不在文章而在性命抑自往來酬酢之儀曰熟人心遂漓於世故誰復深惕勵之思乃猶是周旋人以之工應酬此學也古者為己改吾過不暇計乎人也今者為人怙吾過若並忘乎己也夫欲改過而恐怙過者孰遽夫夫若哉不觀子輿氏坐而問所為復因使出而重嘉之平獨是吾黨之類而誌之者其必有故大抵善誘之栽培彌艱彼箴疵難覓列國中何確傳卓詣世運之遷流而可挽也師表羣倫儒者任之矣惟天陰隲下民恒性普人己而皆同姑修即歷古今而非異乃讀書談道未能力轉乎澆風所潛澆風所潛轉抱憾為甚深矣使學者一淪乎理欲之界將文章不必著反諸己而有過必悛衾影無愧慚對諸人而所為堪告又何至戒欺求慊獨心賞於坐論間也知稱古所以勵今也而陶冶之微權寓焉矣士大夫之好學而不倦也耄老知非聖心契之矣名卿風流相尚大廷矢有為之志寸衷即皆叢過之端乃舊學商量原欲相期於寡過密轉覺遠密之難期歛抑果何似乎使學者能盟於幽獨之中將屋漏矢紓變勉所為皆自慊於己隱微深滌蕩省吾過而不參以人又何至立行修身獨流滾於三代上也蓋嘉使即以敬伯玉也而詩梭之般懃普焉矣

輕典愛風科

二叱擅適為之勝

言簡意賅

鳥聲啼破一篇春勤兄上

截自然流露一毫不見斧鑿痕

欲寡未能勤得極細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兩章

學有人己之分而省過者無非為己也夫為己者之省過異於為人者之文過也觀於欲寡過而未能伯玉不猶存古道乎且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是還瑕滌垢之功不必役志於聲華也自世風遞降學者往往託經術以邀名假倫常以沽譽而猶諷諷然自以為無咎也不知叢咎之鄣微猶不可以質神明矧且不足以欺僕也豈居今而為今人所固哉書備讀夫唐虞以上則典謨悉屬師資即默識前言而耳目心思尚恐多所滲漏而泛騖者冀為也名既列於庠序之中則聖哲即為矩矱即抗懷懿行而聲色貨利尚恐搖夫天真而紛營者不覺也蓋不為己即為人矣為人者過未能寡而亦未必欲寡也惜未嘗奉過於邃伯玉也是必以心辨理凡聖狂之分義利之界早已洞然於衷懷而後動靜云為隨處皆微其涵養抑必以理宅心凡驕盈之氣緣飾之情早已悉泯於方寸而後近習左右亦能畢道其生平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知伯玉之學為己而不為人也夫子能不贊之乎獨居之間常人恒自信君子則恒自疑正惟其自疑也始不敢稍為滿假蓋將舉古人誠意正心之學實而體之紛華不足移其志淫舉不足動其情獨凝其神於無形無色之中而志氣歛抑尚覺有未盡之暇疵久之而存養已深則學觀亦窺矣獨知之地常人恒自廿君子則恒自苦正惟其自苦也始不得稍涉浮囂蓋將舉古人戒謹恐懼之學合而為一其志於不睹不聞之內而理欲天人尚覺有未辨之亹躡久之而德意所感則局外亦為之動容而讀諸面訣之習實靖誠令人躋躋焉而已覽滿志者矣記者因夫子辨學術類誌伯玉之使所以表伯玉之為己而不為人也人柔何不居今而思古乎

振筆空際高挹羣言於兩章聯貫之義以健筆摹之紙覽其一氣呵成耳

駁題有法

古今間創守成繼述亦正自艱難前路應有此騰挪之筆

字斟句酌筆意縱橫鎔經鑄史包括一切管窺之動何嘗不名家時

天下國家可均也

於難均者而亦均之亦第言其可均而已天天下國家難均也然不問其所以均之者何如則亦何不可均哉令將謂天下宴然國家無事有人焉出其權以馭人出其勢以懾人人鮮不服之畏之者不能外此權與勢而別有以相安彼固曰權之可用也勢之可為也吾亦曰權之可用也勢之可為也吾言回得善弗失誠以回具有天下國家之量者也然而回非有天下國家之權之勢者也有其量無其權無其勢則均天下國家易願吾思之遂草昧而呈巩固之圖必歷數百年慘淡經營始登斯民於仁壽然其始人心不一各挾好尚以參我章程則知海內殷昌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守規模而行舒長之運必經數十世薰陶涵育始覩之宇宙永平然其後風俗漸漓又或紛紜以不歸統馭則知休明鼓吹非一朝一夕之事也若是則均固難也雖然亦視均之者何如耳論天下國家之大局非有宰乎其先者未足云可均也而又不可以概羣雄夫敏銳服羣材望氣者驚為神武偕遑徵大度感遇者願效馳驅即其謀略深沈亦可以張皇補苴掀掌而定澄清之局堂陛之盛固已帶礪盟之矣論天下國家之常理非有善乎其後者未足云可均也而又不可以律豪傑名姓登於壇坫兵機已下數十城聲威震於人寰功業牋延數十載其籌畫精詳亦可以出奇制勝及身而銘焜燿之勳觀鐘鼎之文固已日星炳之矣則勿謂有其權之不可均也夫車書慓悍異代聲教被以百年以是言均國云乎哉第以大權在握適足使東西南朔共慓王章論世者亦且就其權謀而許為粉飾昇平之業則官山府海居然一朝治績耳夫豈待遠量滿寰區乎則勿謂有其勢之不可均也夫論淡及於肌膚詔思入於寢寐以此言均固其盛矣第以乘勢可為適足使慓武弱文同深感戴論治者亦且觀其時勢而稱其補救一時之才則息事安民居然一代偉人耳夫豈待本量異尋常乎合之對祿可辭白刃可蹈乃益知天下事之不可能者唯中庸而已矣

三名 杜良奎

剝 存液一口汲盡西江

落題別有蹊徑

清思健筆頗似蘊山堂稿

中文守 雨洗秋山風皴晚滴各還出精義來

鳥啼花落皆是文章

為己者學錄於古克己者為契於聖矣夫為己為人心術也而學即因之寡過未能心學也而使能傳之子故借古惕今而深契伯玉斂且論人者不觀其用心之歧治心之疑治心之密而第曰古今人不相及仕宦中少完行抑未足以知其深也用心歧者品詣攸分明道計功世運遂成升降之感治心密者隱微自惕戒欺求慊旁觀曲繪攻苦之情其迹若合而神實分其言雖淡而味彌永斯其提撕之念契合之真遂令人擬議焉而莫能罄我夫子好古以敏求為尚學易以寡過為期蓋端心術而重心學也久矣當士昌志實務名之曰正夫子自衛反魯之年偽託鎮靜若不尚乎勳名不知利欲縈懷心似純而實雜也名山密風雨之修廊廟動軒車之志恐通經稽古盡以佐其苟且徇外之私俗吏競才華每想高之爽大廷誇先達之名縱厚意翼辭何敢達於闕里細雖之地嘗記夫子之論學矣等學耳而古今判焉曰為己曰為人此士人用心之歧也不意古今之遞變若此又記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矣皆坐焉而專對見矣曰寡過曰未能此伯玉治心之學也不意使者之曲傳若此上世崇樸厚之風性道文章惟冀知行並進以學者膠庠森列而神明所注乃獨假其術以市歆聲華此人心有關於世道者也可慨也春秋重行人之選致書奉幣決非聲神者流以使者彬雅可風而賓主之間獨能善其詞以曲傳甘苦此一介之使於四方者也可嘉也講學之弊之流為異端也充其類必有挾其所學以滅裂乎聖教者為人者殆其機之萌焉夫子舉古之學以正之俾知為己者喜怒哀樂慎其微擴之即中和之極致為人者屋漏旦明負其疚著之即名教之罪人作德日休作偽日拙何珠珠者不知反也彼君子小人卜氏之儒辨其真其深體此聖戒乎世祿之家之鮮克由禮也原其初非不自知其過而難質於旦明者欲寡者其留可多得耶夫子嘉伯玉之使以風之俾知欲寡即閑邪之念名利何足攖其心未能即弁誠之功寤寐不敢寬其責曲而能達婉而多風何娓娓者之動人也彼時言義取公明賈意涉於諛其能有此詞令乎

詮兩章駁題有法錄兩悉稱

八名謝德昭

開門見山一語破的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兩章

辨所為以證所欲而聖心若揭矣夫學分人己辨其所為也寓過未能證其所欲也聖心見而學者之心見而伯玉之心亦見且古人終其身於學之中實終其身於過之中也而要惟有以驗吾學之純疵斯足以課吾心之疏密蓋學之純者非必絕無所為也其端累在幾希一對觀焉而世風立判而心之密者亦不能絕無所欲也其念繫於寤寐一往復焉而意象曲傳則嘗於子之論學者與契伯玉見之夫子微所求之各別已定君子小人之稱怨其所自求者亦即其所自為矣因致力而究審端而隱微已成對待焉子故辨其所為也夫子思無過之甚難時深假年學易之想然既欲其無者自不可無此欲矣即懃期而懷良友而素志適徵契合焉子故證其所欲也易辨其所為以學有己與人之兩途也夫吾學之位置甚高師至諸為梯榮之具乃一俯仰於古今而心慨然矣運會之升降有開必先考其為己就其為人是進其為人執引導是啻其為己為人能無概乎其言之勵誠其所欲以過有寡而未能之一候也太蕃過之起伏灑定何難隱為掩飾之端乃一周旋於使者而心怦然矣功力之淺深祇期自喻過欲其寡孰敢勵是欲而未能孰裁抑是此中之甘苦真有一辭莫贊之神即伯玉幾難自道也使乎使乎誠有味乎其言之斯道當絕續之交亦甚有賴於繼起乃驟觀斯世羣爭無謂之聲華或義論縱橫講學負經師之望或詞章涉獵著書矜淹雅之才實之不存為問名將安附耶世運無往而不復而前者已遥後者有待倘因明辨焉以端趨向吾道其庶不孤乎良朋當契潤之會亦甚愜望於離羣乃遥訂知音深信婿修之遂密盟心嚴夙夜在公之謹飭可推卒業在暮年平日之精勤可想息之深深何幸言之娓娓耶儒者命志則同方而近在咫尺遠在關河猶能確證焉以愜中情辭人不當如是乎記者於孔子論學之後而詳誌伯玉使人之始末殆以伯玉之學進於古歟

兩章理趣體認極真故發揮亦極融洽

純從可均之理着筆起得飄忽

先將均字拾高拍到本題自毛費力

寫均盤焉故不發文之善於着勢者

百幅錦帆風勢滿

未句昂頭天外

連點可字如珠走盤

天下國家可均也

均固不易言也無妨設言其可焉夫曰天下國家則欲其均也難矣然第曰均之亦何有不可者誠且動色而談經濟辭不修言夫民物之紛也稽首而頌昇平辭不競誇夫宇宙之大也都知治績有漸近之計一才一智皆足以奏效安功業隨運會而開斯世斯民無不可歸熹定化遠於仁讓道德法進乎功利刑名晚近規也非異人任矣何則君相不以經綸為務宇宙亦安有事功而未可以旦暮期也帝世疇咨王虞本大王朝簡板禮樂兵農奏效維艱有自顧而瞿然者矣儒生不以施濟為懷民物亦安所託命而未可以輕心掉也勝殘去殺侯之百年摩義漸仁期諸必世措施未裕一代之治定功成恒照耀於斯人之耳目至欲求其創業之原則不妨總前後之時務事機而直探其本一謳歌之歡於是更設一途而後求其事以副之俾知古往今來造物若破除成格以廣收濟世之英賢固非欲合累朝之官禮雖麟而一空之也此中關運會不關德化也一代之宗功祖德時流連於後人之心瞻至欲溯其中興之績則不妨綜舉朝之散文軼事而悉究其原或策上戰爭而勿進或更尚嚴苛而勿膚極之權變機宜時深審察幾竅蒙業伊始必更有厚澤深仁為當世振興之自於是別懸一格而復設其機以會之俾知世移俗易後人不必拘成迹以苛論當時之俊傑又何妨即偶爾之才略聲聞而並録之也此中有實效亦有近功也夫和親康樂古有成書獨此操縱之權謀可使紛者理可使動者靜可使陂者平正直蕩平俱徵久道惟此政刑之驅策即力可假仁即智可格思即貴司御賤合之可辭可躋豈非難能之可貴哉特未可語於中庸之德也

温厚和平不作板劒張弩之態而詞氣充沛允為出名當行

子曰古之　一章

嚴學者用心之辨固深契治心之言焉蓋學者之判古今異乎為己為人之心也使者之對孔子則同此寡過未能之心也故類誌之且從古聖賢莫不以治心為務誠以心者欲之所由紛即疚之所由伏也而要惟純其心為己也因類誌遷伯玉使人於孔子一事夫伯玉之心固不待使於為人也使乎之稱夫子之契伯玉與論學者不皆以治心相尚哉大抵聖賢之立教也恒與道統相持維十六字心法昭垂亦祇嚴惟微惟危之辨誠使遵夫子為己之訓而進德慥慥惕伯玉寡過之忱而聲華勿尚則存誠去偽擴之即延千秋大道之傳大抵吾人之制行也每為儒林所則效億萬人心術各別要皆具可賢可聖之資洵如夫子之學重為己而推己之功己肇伯玉之為在寡過而無過之詣可期則誠意修身推之即立萬世純儒之準此夫子教人取友之大端也學者其治此心而勉於為己以寡過也可

通篇以治心聯絡文勢不假穿鑿自然渾融此境良不易到

提得空根得響
要言不煩

特有洛花至遠隨流水香和章約事在有意無意之間

双綫穿以單針
兩章皆以治心作主持議妙在渾融無迹收句勁朗

十四名張兆闡

天下國家可均也

於難均者而亦均之亦第言其可均而已夫天下國家難均也然不問其所以均之者何如則亦何不可均哉今將謂天下宴然國家無事有人焉出其權以馭人出其勢以懾人人鮮不服之畏之夫其服之畏之者不能外此權與勢而別有以相安彼固曰權之可用也勢之可為也吾亦曰權之可用也勢之可為也吾言固得善弗失誠以回具有天下國家之量者也然而回非有天下國家之權之勢者也有其量無其權無其勢則均天下國家難有其權有其勢無其量則均天下國家易顧吾思之造草昧而星鞏固之圖必歷數百年陰淡經營始登斯民於仁壽然其始人心不一各挾好尚以素我章程則知海內殷昌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守規模而術舒長之運必經數十世薰陶涵育始覩宇宙之承平然其後風俗漸漓又或紛紜以不歸統馭則知休明鼓吹非一朝一夕之事也若是則均固難也雖然亦視均之者何如耳論天下國家之大局非有幸乎其先者未足云可均也而又不可以概羣雄夫敏銳服羣材望氣者驚為神武德達徵大度感遇者願效驅馳即其謀略深沈亦可以張皇補苴抵掌而定澄清之局望河山之盛固已帶礪盟之矣論天下國家之常理非有善乎其後者未足云可均也而又不可以律豪傑名姓登於壇坫兵機已下數十城聲威震於人寰功業猶延數十載即其筆畫精詳亦可以出奇制勝及身而銘鼎燿之勳觀鐘鼎之文固已日星炳之矣則勿謂有其權之不可均也夫車書懍乎異代聲教被以百年以是言均國云至矣第以大權在握適足使東西南朔共懍王章論世者亦且就其權謀而許為粉飾昇平之業則官山府海居然一朝治績耳夫豈待運量滿寰區乎則勿謂有其勢之不可均也夫淪浹及於肌膚謳思入於寤寐以此言均固其盛矣第以乘勢可為適足使渾武弱之同深感戴論治者亦且觀其時勢而稱其補救一時之才則良事安民居然一代偉人耳夫豈待本量異尋常乎合之格老氣蒼心精力果洵非老手不辦

取題有法
古今綿閒創守成法亦正自艱難前路應有此騰挪之筆
字料句酌筆意縱橫鎔經鑄史包括一切
管窺之勤何嘗不名震一時

三杜良奎

剎落存淡一口汲盡西江

各題別有蹊徑

清思健筆頗以蘊山堂稿中文字

雨洗秋山風骸晚浦名還出精義來鳥噪花落皆是文章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兩章

為己者學臻於古克己者為契於聖矣夫為己之心術也而學即因之寡過未能心學也而使能傳之子故借古昭今而深契伯玉歟且論人者不觀其用心之歧治心之密而第曰古今人不相及仕宦中少完行抑未足以知其深也用心之歧者品詣攸分明道計功世運遂成升降之感治心密者隱微自惕戒欺求慊旁觀曲繪攻苦之情其迹若合而神實分其言雖淡而味彌永斯其提斯之念契合之真遂令人擬議焉而莫能罄我夫子好古以敏求為尚學易以寡過為期益端心術而重心學也久矣當士昌忘實務名之日正夫子自衛反魯之年偽儒託鎮靜若不尚乎動名不知利欲榮懷心似純而實雜也名山密風雨之修廊廟動軒軿之志恐通經稽古盡以佐其苟且徇外之私俗吏競才華每相高以聲譽究之周旋晉接貌雖合而神實離也爾室負人倫之疚大廷誇先達之名縱厚意奚辭何敢達於閭里緇帷之地嘗記夫子之念學矣等學耳而古今判焉曰為己曰為人此士人用心之歧也不意古今之遞變若此又記遵伯玉使人於孔子矣皆坐焉而專對見矣曰寡曰未能此伯玉治心之學也不意使者之曲傳若此上世崇樸厚之風性道文章惟冀知行並進以學者勝庠序列而神明所注乃獨假其術以市厥聲華此人心有關於世道者也可慨也春秋重行人之選致書奉幣決非瞽神者流以使者彬雅可風而賓主之間獨能善其詞以曲傳甘苦此一介之使於四方者也可嘉也講學之暇之偉之為己者喜怒哀樂慎其微擴之即中和之極致為人者窒漏旦明負其疚著之即名教之罪人作德日休作偽日拙何珠珠者不知反也彼君子小人卜氏子儒辨其真其深體此警戒乎世祿之家之鮮克由禮也原其初非不自知其過而難質於旦明者欲寡其昌可多得耶夫子嘉伯玉之使以風之俾知欲寡即閑邪之念名利何足攖其心未能即存誠之功窘寐不敢寬其責曲而能達婉而多風何娓娓者之動人也彼時言義取公明賈意涉於諛其能有此詞令乎

詮而章敘題有法錄兩卷稱

四曹邦彥

對面說趣旨崎逼人

思君覺友之苦衷溢於紙上

總挈一筆兩章均在握中

起筆高唱入雲

花梁及披葉蓮并倒垂房從末句說入筆意遒緊

兩觀天然一片承平雅頌聲

温厚和平詩人之旨

折到數字力挽千鈞

進言有道不可則止而已夫不可則止事君交友之極則也出於數焉辱與疏隨其後矣子游故正告之且自唯阿之不可以處君友也而直言者尚焉顧矯其唯阿之習而或自矜亮節伏闕固爭有意苛求貽書遺告卒之在我未獲轉圜之效在人頡生逆耳之嫌至使忠臣良士繫於直言賈禍而羣以唯阿取容焉是則倫常之隱患也子游憂之慨然曰昔夫子論事君交友之道均以不可則止為極則而人顧往往昧於斯訓以自取罪戾也何哉聖世縱無忌諱豈能舉語言之釁直概與優容古大臣以道事君不徒矜夫口舌而社稷安危民生休戚惟於宮庭嚴密之地隱相感以精誠交遊即泯猜嫌詎能於指摘之紛煩胥歸翕受古君子以仁輔友不僅事夫箴規而道德精微性命淵深獨於朝夕觀摩之餘默相化其氣質審如是也辱與疏何自來哉而奈何竟出於數也侍庭幃而幾諫一堂深愛猶恐以責善傷恩況天威尤不測也乃事關軍國不憚負鑽以陳書迹涉宮闈直欲牽衣以納誨觀其嘵音苦口似亦本憂國之誠而一自廷諍之太嚴則不以為沽名即以為謗己矣斯辱矣儻遭旦以聯歡同氣相規猶恐以煩言致釁況交誼未必深也乃疵雖微而必摘既迫以情所難堪過欲改而急持更苦以機之莫轉迹其糾繆繩愆非不原責善之義而一經吹求之過激則不以為攻訐即以為排擠矣斯疏矣然則以辱與疏歸咎於君友不可也向使言既不行能徐俟異日以竭其情亦何至鑿枘之不入而奈何事出於數也人主豈容尚諛而廷爭不已同僚且為寒心故交亦重心知而面折頻加旁觀亦為變色古今來忠而被謗信而見疑大抵皆數焉者階之厲也而此咎將誰諉哉然則因辱與疏遂安於緘默亦不可也當其諫而不入使厚積吾誠以待其悟未必不膠漆之相投而惜乎患成於數也宮廷之睽隔已深而澤畔行吟遺君以棄賢之咎臭味之差池已久而追蓬不下重友以執拘之名古之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何居乎數焉者未之知也而伊戚果誰貽哉嗟乎以言感人其術已淺言而不善人又誰從辱且疏焉益令我三復不可則止之訓也

聲情極合時趨思力迥超流俗

傾崖倒屋如數家珍
典麗高皇連熙興宇爽人心目水色山光共蔭離
無限樓臺烟雨濛
寶玩閻圖珍祥映牒百見閱麗
推波助瀾異樣精米出力悉敵

寶藏興焉

更徵寶藏之興蓋見山之廣大矣夫寶者山之精也藏於是而即興於是不蓋見山之廣大哉且觀山者第徵諸外觀之有曜而不驗諸內美之中含猶未足以見生生不窮之象也蓋天下名山三百大都蘊希世之珍焉故或白如截肪或黑譬純漆或赤擬雞冠或黃俾蒸栗符采彪炳暉麗灼爍倚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增潤大哉山乎藏物之府觀其孕毓愈深人以仰止宜第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已哉試進驗其寶藏綸組其駁犖耶瑤林其璆琳琅玕維彼草木有借寶藏以為名者矣然彼則借其名茲則徵其實也入瓊窟而冥搜舉凡金礦丹雘雲精燭銀靡不雜面嚴巒以顯乾坤之蘊蓄藏珠其蹊蹏耶銀麗其權奇耶伊茲禽獸有託寶藏以為號者矣然彼則託其號此則舉其產也登絕巘以徧覽舉凡垂棘夜光火齊翡翠率皆碧陵谷以呈天地之菁華至是而寶藏之興可得而徵矣非徒璠璵興於鳥山商鍾興於豐山也第見赤滿黑璿星燦連珠之景丹甑銀甕風渙五色之文屬顏岷嵋之區無非劍氣珠光鬱結而成龍虎之象非徒玕琪興於開明文貝興於陰山也第見丹銀夕起華蟲蟬以函形說燉晨然錯莆胡而頤彩深林絕壑之際無非輝含石韞璀璨而煥日月之光凡物之興或歷數十年而即窮或歷數百年而後窮而寶藏之蓄積於山者即歷千百年而亦取之不盡焉試觀球琳之美與琅玕以俱來銀鏤之良偕羽毛而並獻而古今遞接未聞洩之無餘者以山之蘊蓄甚深也故有時精彩偶呈而通人莫識其名公老難言其物極商賈搜羅之異究亦未罄其珍藏正不特梁州貢揚州瑤琨雍州皮革荊州璣組為足增巖穴之光也而廣大真難名已凡物之興或公一二方而即盡或公數十方而後盡而寶藏之韞光於山者即公億萬方而亦用之不竭焉試觀江漢之珠絡柯條而絢采禹氏之玉隨嵩牙而爭奇朝野所需未聞取之或竭者以山之資生甚富也故有時搜羅所致而舟車不能勝其載人力無從竭其貲極少人斧鑿之功究難稍損其毫末正不徒東方珣玕南方犀象西方珠玉北方筋角為足壯翠律之色也而廣大真不測已山之不測非即天地之不測耶

風華無雅豪氣紛披

硬語盤空題義十分醒露
虛神清逸元精耿耿元署超超為所以字操源
潮頭欲過滿江風二比聞合說來議隨相轉至理名言意旨嫵都解
一拍一醒濡門法語極有韻釀語氣迴合所以二字畫添煩上

所以動心忍性無以動性無以忍不能無以曾益即不可當大任也天意豈有他哉且以奇境鍊奇才天意非別有在也蓋心無以動性無以忍不能無以曾益即不可當大任也天意豈有他哉且可安而不可危可常而不可變者皆非奇才也奇才者得於天甚厚而遇於天轉薄不知者遂疑天之愛豪傑不如愛庸人豈知正有奇愛豪傑之心乃有奇厄豪傑之境特躁心人未嘗一微窺之耳將降大任於是人必苦之勞之餓之空之而拂亂之若何哉天遠寓奇愛於奇境特躁心人未嘗一微窺之耳將降大任於是人必苦之勞之餓之空之而拂亂之若何哉天蓋於其心性與所不能不勝躊躇而顧慮之也堯舜君民之業豈安閒可奏其功必制其心使歸於靜節其性使歸於定養其能使歸於祥然後有體有用宏建樹而意量彌深乾坤旋轉之機豈逸豫可肩其責必激其心使至於明斂其性使至於澄充其能使至於通然後可不震不驕遇艱鉅而指揮可定能不有以動之忍之漕益之哉蓋庸衆優游鄉里足徵英豪及艱大驟膺而入政事之堂顛形竭蹶升平章之座絕少動猷材力聰明半銷磨於膏粱醉飽此天以豐之者嗇之也而英豪委頓風塵無殊庸衆及明良幸際而驚人之事業可勒旂常益世之勳名堪垂竹帛深沉智勇早諳練於險阻艱難此天以厄之者成之也大抵稟賦分純駁雖名世不能無所偏使日涉乎坦途將有任質以遊挾所長並忘其短者人生不經盤錯則一身之骨氣不堅造物之栽培有逆而用之者矣迫至心以動而愈備乃歎前之顛沛流離天之顯肆其挫磨實天之隱神其變化也竊願與抑鬱無聊者悚慨而歌之自來學問判淺深雖大賢不能無所積使長處乎樂境將有快心以往知有餘不見不足者人生不罹艱慶則一己之精神不奮彼蒼之陶鑄有曲而施之者矣迫至心以動而不撓性以忍而不變能亦以曾益而不窮乃歎昔之危疑震撼天之多其抑塞正天之縱其擴充也所願與晏安酖毒者垂涕而道之知其所以然人顧可不善承天哉

語經百鍊實能勘出題理

拈一全字題
脈俱動二語
可作箴銘
烟外落飛涼

極力騰挪文
勢矯變
字字矜鍊二
句題趨重意
軒昂
愈平淡愈耐
人尋味
沈痛語不可
多得轉筆尤
不測
一聲寒角悠
金微翻到題
首文情沈痛
文情奏側筆
意纏綿

開口即從題
之要害處說
入語語雙行
筆筆健舉
字字矜鍊筆
筆中鋒
模寫說理明
辨以晰
落題字勁
三案前成案
華掌
簡鍊名貴飄
逸有得之言
順逆迴環文
亦以抑為揚
化三為兩覓
板重之逆
激昂頓挫淵
渟作金石聲

子游曰事君數　一章

辱疏皆自取當準義以求全焉夫事君與朋友何至遽見辱疏者惟數斯然非以義求全可乎哉且倫常之際以義合者必以義全上有以全恩下有以全誼斯中有以全身然古今來忠臣良友往往不克自全而樂石論適資貫禍肝膽語轉致尋讐激於義而不能準乎義一若上與下各不相諒而諍臣諍友之必不可為也是可懼已子游素鑑於此而並欲人之以義善全也曰人有君而事之人有朋友而友之夫亦何患於辱何患於疏哉朝野本懸殊耳廉遠堂高起草布而車服之雖曰風雲早定其間亦有機宜焉所以老成引退而奏績遂來猶足激酒醴筐簧之寵人已本睽隔耳梗離諍合舉異姓而骨月之雖曰聲氣相投其實亦關學問焉所以千里睽違而一緘勸勉彌引為切磋琢磨之資然則辱與疏其何自來哉且夫事君朋友之義氣不可近於躁而心不可涉於矜奈何其事君以數也本衰職之有闕而補之無方隱爭之明折之每事而痛懲之則其氣已躁也以盛名往以厚誇歸此際正難為情矣斯辱矣奈何朋友而數也本圭璧之有瑕而磨之無術直訐之力攻之逢人而強遺之則其心已矜也乘與而來寒盟而去此際不堪回首矣斯疏矣斯人剛方之論多則招尤乃返諸純臣良友之心偏若不能自已者愛君與友耳天下有愛之而反令人憎者乎然人未嘗憎吾愛也當其諫規偶及未始不降心以相從迨過用糾繩而忠憤莫明捧謫書而就道孤衷難諒棄車輔而傷懷事後追思乃始嘆前此力爭曾不能補救於萬一而徒自貽戚也此情其何以自安哉人情已甚之行激則生怨乃求諸格君輔友之意若竟忘其過情者忠君與友耳天下有忠焉而反致人疑若乎然人未嘗疑吾忠也當其規勸分明亦或從容以相遣迨既經棄絕而九重天遠老臣增戀闕之悲一面緣慳良友無下車之損問心自悔即欲以無窮心願冀有以待白於將來而已覺未由也此心又何以共諒哉夫時至春秋自朝廷以及學校半皆唯阿相尚而一二激於古誼者復不能善全其終始此君友之義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願以告世之事君交友者

揚清

純以動心　兩句

觀才德所由裕何仰觀而知其故矣夫心性與能當大任之具也動之忍之曾益之天意不從可知乎但緣磨者未克存心養性以自葆其良能固非彼蒼意中人也而獨於豪傑之士激勵以成其德磨鍊以老其才俾理以艱苦而愈純之以阨閑而愈淨識以閱歷而愈定曠觀千古之人才無不於此中得之夫乃知天之所以曲成者為獨至也天降大任而必歷試諸艱者將何所以哉蓋欲以鍊其心也心宜純不宜雜雜而不純奚以膺艱鉅天若為是人默為啟之心欲逸而迫之以勞心欲安而陽之以危心欲順而制之以逆蓋不如是則是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也故謀理之心貴靜而處事之心貴動抑欲以保其性也性宜斂不宜肆肆而不斂奚以見操持天若為是人隱為防之性欲出而收之使入性欲偏而引之使正性欲躁而抑之使平蓋不如是則是人之性何異庸人之性也故任道之性貴忍更欲以全其不能也能貴優不貴絀絀而未優奚以圖遠大天殆若為是人預為階之處常不能使處變以盡其能處樂不能使處憂以勉其能處易不能使處難以擴其能蓋不如是則是人之不能及不若常人之有能也故庸愚自安於不能咎占乎損而聖賢日增其不能豪傑之自立有真即使弗歷艱辛豈不足樹奇勳於當代不知心性易流於溺非經折挫則德慧不生能事易囿於偏非受磨礱則才華亦陋故其流落不偶在是人亦不解天意之何如一旦雷雨布經綸為一世造和平之福始歎天之畢力以抑之者正其畢力以張之者也使徒於富貴福澤中求奇士安見其克當天心乎賢哲之潛修素裕即吏稍實責備亦何難著偉績於千秋不知心性以淬厲而益堅涵養深斯挾持者大功能以鍛鍊而愈出困窮久斯蘊蓄者宏當其辛苦備嘗即他人亦不識天心之奚在一旦風雲微會合為千古爭氣運之奇乃知天之百端以困之者正其百端以助之者也使不於窮愁抑鬱中求偉人安知其早邀天眷哉

純從所以二字虛著筆迴合上文語氣十分刻露十分精警

倒敘辱疏字
逆折局入詮
題精警不泛
作忽君爰友
論

不作一時世
故筆意別致
無一語拾人
牙慧可謂捕
去陳言獨標
新論

警動語都從
性情中流出

他人刺刺不
休者此獨用
作撇筆詮數
字精細之極

等字疏字一
是一種為法

清婁東尤侗
落葉飄禪影
平流鷗雁行

弁題如彈丸
斯字神情如
繪

諫疏願聆意
態從容
一節曾字百
步楊從下句
遡到首句
劃切似薩宣
公奏疏
字字抉飛鳴
之勢

融會韞山堂
筆意而以疑
鍊語出之
深人無淺語

子游曰事君數　一章

為處君友者言辱疏欲其相尋於本也蓋數非所以處君友惟爭其本則不至於數豈但求免辱疏哉子游之言可味矣且倫常之地不宜以利害言也然非顯揭其不可過恃之勢與不能俾兎之機將人人得於口舌間奮功名不復於心性中課得矣迨至國是見誤於諍臣遺行激成於諍友而昔之唳唳者反得優游局外以長保其榮幸而謬附於知交是終身責人而近無所創焉以使之反而自責也子游欲其相尋於本而姑動以利害之說也曰一德之隆難再遇立朝不少危機二人之心豈易同傾蓋漫於古誼世之處君友者抑知辱與疏之所由來哉言官堪與宰相同功統言事君則共嚴天鑒行路誰以然諾相許既為朋友則久矣平生義有所不容辭倫先有所不容瀆知形迹之離合有關道德學問之精者而非可相高以意氣也刑賞無非君父之恩何足辱見為辱必皆不在君詩書且結尚友之契何患疏至於疏必我難為友平時何以默化當幾又何以潛移知忠愛所維持有妙常變經權之用者斷不至自授以猜嫌也奈何事君而數朋友而數乎匪必過慮也諫垂主文數用焉亦成戲侮匪必太直也忠告善道數於焉亦近鼓簧雖不甘言拒諫之名要難於因煩生厭之餘施為虛受勢必由斯而辱由斯而疏也朝廷不輕罪諫官而陰棄之辱更奇於顯戮車笠亦仍尋舊約而匿怨之疏更甚於絕交本欲盡效忠之責反若與奸佞傾危之輩同鮮令終然則為君友者當思所以聽言矣夫諫詞而不憚再三其心縱或有他其言不無可採倘不曲諒其數焉將諫臣偶被譴呵舉朝皆默畏友不常親近比匪相乘其將究誰受乎故鑒於辱人疏人之失而後殷殷前車不至事幾既敗始追誶折檻之忠懇懇故人即或聒對無終猶時拜馳書之教然而待君友者不得巧為文過矣夫切論而視同悠泛非以其言不足重實以其人為可輕惟有無事於數者將天聽何使自回不待明朝諫疏索居不敢自恕懼貢嘷昔良箴相孚不有素予故清平致辱致疏之源而後正色立朝宮闈亦賀得忠良永珍人鑑同心共濟爭辨即屢形決裂終契他山此子游欲人相尋於其本也豈專言利害阻天下敢言之氣哉

命意遣詞多未經人道過

四名萬中論

子游曰事君數　一章

褻辱與疏之故臣友宜知所處矣夫君豈真欲辱友豈甘於疏而數則必至於此事君交友者不宜知所處哉且大倫有君友本以義合也而責以情通自夫人用情互殊覺我有甚愛乎君友之情既為之竭情以興而君友若有甚惡於我之情又因之不情相加則幾疑君友之不諒我情夫豈知我之不諒君友情者已先見於我人師濟協贊誼欲以讀論啟嫌然存諸內而情不自禁斯發諸外而勢難自已忠愛也以戇直將之君友愚取資焉夫何忍緘默無言瞻徇而作苟容之評古君子上下交修豈待以孫言避咎然揆諸人而度其順受自出契有見為疏者而人乃不免於辱且疏也何故英主即不矜長未嘗不思諱短至不自諱而使臣得聞之君心已頓悟矣默感以誠桐宮之徙為不自艾者雖寡誥若裹簡亦知鑒諒然愛士之恒轉若涉乎訓上之嫌而市直沽名英主且將議其罪矣則君非我辱而自辱也數故也良友即不伐功又孰不欲掩過至不自掩而使我得見之友心已滋悔矣微諷以善同心之言奚為不如闌者雖規箴厚意鄙吝者亦感慰數然畏義之心終不敢其畏罪之意而言深交淺良友且將疑其遊矣則友非我疏我自疏也數故也然而為臣友者未可慮辱疏而不言也忠臣去在國家鼎鑊且甘而不避志士心存道義風雨雖棄而何傷我自願處君處友所欲盡者何心而此度能或改乎誠使君斤我而前非頓改即數焉亦復何嫌所慮者見為辱而激而相持見為疏而變而加厲致使吾君為叢過之府吾友塞自新之機此罪何所逃於天地間哉然而為臣友者正宜鑒辱疏而善言也都俞兼吁咈之儆豈甘女辜忠言勝良藥之投誰樂子棄夫亦思為君為友望於我者何心而操之顧太慮乎且使君責我而諫辭可繼友忌我而挽迴有方即數焉奚足深病所患者見為辱而同列莫施補救見為疏而同堂俱靳切磋遂使吾君獲拒諫之名吾友負逢非之咎此事何堪質諸衾影間哉人其知所處焉可

精氣鬱盤編刻摯彌見醞釀會有韞山堂風力

七名蒲作新

一盃快作長鯨吸兩斯字亮添頰上石出倒聽楓葉下奇語而有至理斯字躍躍紙上不肯用一直筆都為兩斯字傳神個讀風流有顧影自憐之致看書桶底脫行文翻水成橫豪盡神不遺餘力近筆清健無一字不經烹鍊總不肯句鍛屑處落筆一語振人千百出所以字如擲金石聲擬去此層乃見廣山真面推倒此層理更圖足

子游曰事君數　一章

賢者欲人善處君友示以辱疏之故馬夫事君非無故而辱朋友非無故而疏也觀子游之言馬往而河用吾數哉且天下用情之地有其幾馬我有以情施諸人誠有不容已之故而其幾若甚順人以無情報於我亦各有不得已之故而其幾轉若甚逆人以無情施諸人誠有不容已之故而其幾若甚順不平心而察之徒怪人不諒我之情而不知我先不諒人之情施者固自謂多情報者亦並非寡情其幾適相感應也特喫喫者未暇預審耳不然事君誰樂乎辱朋友誰樂乎疏而辛不免於辱疏都各豈獨在君友哉子游嘗言之矣曰自朝右鋪張盛治而老成持重獨伏闕呈時事之艱則善慮奇語而有至理斯字躍躍紙上不肯用一直筆都為兩斯字傳神個讀風流有顧影自憐之致看書桶底脫行文翻水成橫豪盡神不遺餘力近筆清健無一字不經烹鍊總不肯句鍛屑處落筆一語振人千百出所以字如擲金石聲擬去此層乃見廣山真面推倒此層理更圖足

矣何意天威嗣足尺反不如粉飾承平者猶得奉獨奇書規措施之失則厚誼矣何意舊話絕寒暄反不若順承容悅者猶得款洽而殷勤也則其故可思也夫亦曰數而已矣夫君非初欲辱彼友非初欲疏彼也第以改過不吝之美聖王而外不敢期聞過則喜之修中人以下不敢望苟發摘不留餘地何以養其廉恥而使之相安抑辱非君所願施疏非友所願聞也第以氣節非不自矜刻責甚則廟堂無措足之地顛危豈肯坐視糾正苛則起居皆汗顏之時惟從容以俟轉圜庶可杜其猜疑而易於為繼世豈無面折廷諍威權不避勸善規過利害弗知者但求免辱免疏不幾默默然無言乎然而何至無言也飾非拒諫之意名至愎者亦不甘受惟是再三瀆告故相勸之功未見而相仇之隙早開耳憶平日見我而必謹威儀離我而即生鄙吝豈其遽致乖違苟善吾術以盡吾心夫何至思禮不忘交情不篤也哉世豈無寬牖聲勢可否不參讒諂面諛咎從阿見者以視受辱受疏不猶持之有道乎然亦何嘗有道也啟沃砭磋之雅意進言時貴慮其終但如頻促直陳則我之待人雖厚而人之待我必薄矣想其人分足以使我責賤情足以為我重輕本皆易啟嫌隙惟莫莫其從先得其悅庶可保寵頒貴敵利卜同心也哉知辱疏之故而所以處君友者得焉矣

體大思精義堅詞卓處處為斯字遍取神理光得驪珠

以動忍勵其能天意誠有在也夫心不動性不忍即不能所由伏也則所以曹益之者天意不從可識乎且聖賢一出而大業以定大功以成人見其無所不能孰知其能所從出者反譬惕焉無稍覬逼抑焉無敢縱冥漠中若故擿其短以掩其長則以為時命之窮無可如何而不知委曲而成就之者茫茫天意乃今始恍然悟也大任將降而歷困之天蓋默默鑒觀而知是人之心業創非常而器安狹小無他心體未擴能躍博而出則氣質昏粗古之人事決疑而量識剛褊策匡社稷而患伏隱微無他性質未純能雖優而所不能者終有時而礪也則大器必晚成也藉非動忍不終有所以動心本明而常昏非甚能者且日銷日減也烏乎會然而忍非自忍有所以忍食色性之欲非求之不得孰塞其聲喜怒性之常非動輒招尤孰平其躁膏粱中無豪傑會當多矜張耳頤以拂此節以苦吉使縱恣焉恐已能者且愈天愈損也烏乎盈而吾乃知天於是人之有所以也且夫天心亦難問耳天下有甫勤忍而憂傷太甚英銳頓消者非曹益之適摧折之矣然此人之非天之阨也古來名世之英當其始謹厚亦如常人而奮發定中興之局激烈幾同俠士而堅持摧百賜之鋒斯其機天若難預洩者也彼動忍而能卒中洩亦凡夫器量淺薄之由不足以疑天心也已且夫天道亦難知耳天下有備歷動心而經濟宏豪轗軻終老者非增益之實屈抑之矣然此人之變非天之常也古來問出之傑當其始富貴亦無大志而疾疢深則智慧臨殷憂足啟聖明貧色亦有俗情而閱歷久則智勇沉匹夫俊成帝業斯其故天若難明言者蓋至能無不憫而後數磨厲見人之厚意固隱隱其可思也彼動忍而能卒莫施亦上帝俎豆馨香之報不足以疑天道也已人可不善承天乎

文思健銳詞旨精純是始深於閱歷者

右出例證楓葉下又迴到上章茂密之至綺靡文注水乳交融全頭消息都遠徙學徒思雙收異字攻字並到異端之弊即從不思不學看出功之為害說得透澈即徒圖始遠出異端之害筆意十分迫緊

子曰學而不思　斯害也已

聖人發教偏之論為滿世正學術也蓋不思不學其勢必流為異端然則罔殆之失攻治之害匪相因哉子欲救之故揭其弊從來學術之壞非一二情廢之士所能致也有高明沈潛者出逞其才智冀自拔於庸流而其術既偏而失中其蹊遂曲而不達其學已不通諸聖矣而當夫從入之初實修淹博而抉擇不精務極研而行習不講之過也始誤己而終誤人其失至不旋踵聖人憫焉今夫古今之學術語其純備則不容以偏廢語其正大則又不容以偏至者也經法修明之會習章句者固多精意研義理者弗尚空談故其時授受相承心得與躬行兼務而服習之方既善舉凡課虛責實斷不貽墨守篇章之誚亦終不負別開宗旨之名微言表著之秋泰聖哲者猶有依歸尊聞知者勿迷嚮往雖其時世章漸失師門與官守已分而洙泗之教方行一切離說肥言無有煽離經畔道之風亦無敢蹈附和隨聲之習奈何有學不濟以思思不充以學者子指之曰罔曰殆是則偏廢之害其學有不能獨至者矣然世不有其術獨至其學仍偏如異端者乎以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學者芒昧惝恍惑於其說必有因己之偏廢而求彼之所謂偏至者吾豈聞子言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知子言正為不思不學者抉其失窮其弊也因類記之凡以為正萬世之學術計耳學人之患莫甚於身心鮮據以歧逸為中正之歸夫習事而不察窮大而失居其勢亦惡能持久乘將變而誘焉有先入者為主矣況務乎此必遺乎彼昧經心而逞臆見且將本其支流餘裔行新說以難通人而博約交失之餘其業既敗於無成其派遂釀為烈禍此春秋所以趨於戰國也造詣詣差莫甚於疑信相參以緣飾託古聖之說夫迂儻以圖功宜據以求悟其誤詎不可挽回無提耳而覺焉有迪之愈遠者矣惟示所戒俾識所從通大義而折衷至言咸曉然於聲說安辭背吾道以為隱蔽而識力既堅而後宗主容有不同之法邪曲要無誤入之時此經術所宜定彈流變也世之學者繹先聖之遺言杜門戶之私見集益於身留用於世則學術日正也夫

兩章精縝圍結一片思深筆奧響切光堅洵為絕

切祭畢而燕說

大題清楚文情茂密筆意縱橫情景逼真毛字詮得透切

文亦斐惻動人

曉歸賢無佛廉推

緊一步正是緊一步是張領草聖法

為達於二字頓上添意從孔子說入項上團光

純從清虛落墨空靈傳神

占題破壁飛

字字有神字字透露如高地之水銀如於天之霰綿

不鋪排單郵字而重發題理精理之至

滴滴歸源

燕毛

禮寓於毛燕行於寢矣夫已祭而燕爵與事非所重也武周若曰尚有燕毛之禮在聞之同姓疏者不稱兄弟而惟論毛髮焉故司儀掌天子之禮諸侯與燕客別於毛而外此無聞則以卿大夫無太祖之祭其入廟者父兄子弟不以毛髮論故禮亦從闕也我周族姓蕃衍董叟戾止樂此凡筵是又可以在寢時觀之矣旋酬既畢尸賓聿歸維茲族人在左在右先王與同姓有時燕有因祭之燕皆不可廢者也今非既祭宜燕之會乎因酒肉以聚宗同氣言私既修儀於揖進而獻酬無算更合者以寫追隨之樂雖極之降階酌斗猶不以終事而或閒散愉舜膳夫以睦族曹豫為主既山篤厚之懷而夜飲在宗更歌載考以聯旦夕之情宜侯夫執燭當庭猶不以告勞而偶形慢易此燕禮所繫也而必驗諸毛則曷故垂尊而集大勳族屬從王疇非襄昔英髦之選自笄總而髽髦髦體以髮膚之遺意皆山高曾啟佑來也因燕而目覩之垂髫弁冕既如行輩之方茁皓首蒼顏尤覺本根之能庇或幡幡而或種種其留貽至此者何以慰先王先公之式鑒乎故燕以合宗祊之眾而毛即以聯羣期之手足予小子莫遠具邇欣然承流齊莒爰之歡焉雖爾曰弱弟就封本睦同體近支回溯又即以表昭格之誠予一人離裡關懷穆然見麟趾螽斯之盛焉佐命而勤握髮宗人濟美非復當年與氣之強自頒白以迄期頤幸同黍獻之常留猶話先朝椒沐事也因燕而心念之襲重平鈞毋使本支之先撤誼原一體居然棠葉之長鬣敦倉而敦星星共躋濟於兹者何以致諸父諸兄之無怨乎故燕以適況疢之脩鬣而毛即以聯羣期之手足予小子莫遠具邇欣然承流齊莒爰之歡焉雖爾曰弱弟就封本睦同體近支回溯又衣冠懷舊猶詠伊卷胥月傷懵尚歟不屬或哭或歌之際實已遺忠厚之基而當夫鉅典方新祈看非循善禱之文遺俊咸備鬢毛之列蓋所以序齒也

題僅二字闡發精意無浮光掠影之談文之以情勝者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化馳若神毋輕視德也蓋德行本速而時勢不與焉置郵傳命奚以加茲孟子若曰晚近而言感被其說似迂然而有捷效焉不可及也淪肌浹髓之美往往示以嘆咏而百年無其衰導以心性而一旦通其誠者據迹而求焉因端而擊焉蓋猶髣髴近之而終未能形其妙者矣夫淡治術者以人言為鏡而論治本者以孔子為宗桓文迭霸之後尚虞詐而要結皆非而聖務拊循而思施未偏而聖人熟籌化導早操券於內則視線蓄而德彼於外則視流行我初不意恃精神者虛而莫能隔通血氣者遠而莫能遷鼓舞充周常若有過無可過者以入人寤寐其往來不測立說或病無徵也然徵之亦幾費躊躇已我更不意生成甚廣而旦夕竟其施訓迪無形而俄頃善其術彌綸漸被常若有覩無可覩者以遐想神奇其聲教所馳即物或堪設喻也然喻之亦正難恰肖已無他為其速也有置郵焉以擬德之流行可乎望塵者弗及矣捷足者先登矣周八極而騁四方果孰程途之代按而運以神與運以力其操縱則有辨也況乎非自淳其神也驅車者恐後矣蹶厲者忘疲矣奉簡書而趨王事疇不竭蹶以從公而出於逸與出於勞其難易仍有殊也況乎不自知其逸也置郵雖速於傳命而德實過之孔子之言詎無見哉列辟爭衡非一日矣約縱有術連橫有術迹其力征經營之意豈不詭發有為而德之浹洽終無聞者狃於莫殫之說也決流行之機以釋其疑慮使至感孚至提無俟夫運命之適逢而教化甫出深宮鬱應已周於四境理無或爽雖文武諒不易斯言也而束綁馳驟之方可以已意雕落可乎亦已多矣挾纊有人皆棄有人本其煦祥排惻之恩何難擴至充極而德之推暨終無反者限於至誠之心也舉流行之狀以子其德修傳知為詔難虛無害夫聲勢之洋溢而上下各形為預順遐邇益播為詠歌權自己操彼文武亦豈有異術也而籠絡驅策之道不足言已矧是勢可乘更為德之助乎

精理為文秀氣成采

一氣盤旋

倒提下章意於題前落到題首隨即流下兩章融成一片起筆崢嶸裁綴減引卦線遊旬字後世無數異學

三陳廷選名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至斯害也已

以救偏者防弊聖人維學之心也夫學患偏廢罔殆至矣異端是尚害斯甚矣子兩舉之非以維學哉且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而好學深思之徒又不能扶正黜邪而學遂不能統同而無異訓詁之學家法為先而其弊至於非聖義理之學門戶為主而其弊至於誣經隱怪之學宗旨妄標而其弊至於惑世大旨歧禍於天下兩舉之其論殊其旨一也今夫聖賢之學以明體達用為歸凡畸異而不可見諸行事者皆是蠹人心思疲人精神者也國家表章六藝罷黜百家方期謝彼虛談敦茲實學為學者好高動稱三代論九河則欲修禹迹叙六典則欲復周官而不思時勢之不可行迂謬甚焉至於陰陽太極景嶽連篇斯又不切於人事矣夫子曰異哉學思之偏廢而罔殆之為害也過其流而端其癰而學或有轉機詭於正而趨於邪而害直無已日也而奈何有攻之者天下之人宜風俗不能無扶而自起之機太牢以尊師而圖距皆知觀感鼓篋以孫志而神明罹有遇依即至羣言淆亂道衷諸聖而無事紛歧故其時古驗則屏之術數稗乘則屏之小說旗術則屏之方技儒者倡提雅化廣其教且有以崇真黜偽而大道不被其搖惑者六經盛斯百氏微大書特書不一書安在翔陽赫燿而陰翳有不潛消也此記者類書之意也人生之才力聰明各有相持不能下之勢擅攻據者足徵根抵而立說或病其繁無於冥悟者且有精微而致力或歸於虛誕即至衆說沸騰言非一端而各有確當迨其後儒家則流於文偽道家則流於刻畫時變雅尚新奇窮其弊將有以厭故反常而世教不勝其隱患者正學衰斯邪說熾見異聞異傳是閑安見聖經決裂而斯人尚有孑遺也此吾人憂世之心也嗟乎致攻偏廢學派攸分門牆一開傳新者橫陳經傳以紛爭於是吾學深憂灰燼大道將況厄言日出危微數語偽古名言紹繹奔赴幾忘為兩章題文

重扼下章鎔經鑄史名言紹繹奔赴幾忘為兩章題文

五崔六燕鉢鋪悉稱

紅蜻蜓弱不禁風右出倒聽楓葉下水乳交融做上章缺帶下意仍貫遥徒學徒思之弊

水清石出魚可數

以上章觀起下章重扼異端之言詞圓理是獨見攻字真論作意揭得醒一啻一醜直接再屬

警罔殆而絕異端特揭其弊之輕重為萬世正學術乎且道術之壞偏用其心力者患猶淺誤用其心力者患實深或者不察而於吾儒之博涉詞章高談性命者輒疑為偏歧誤入漸開奇窶詭僻之風大聖人於此懼其援吾道而入歧途特為偏勝者備指其失復為惑世者深著其非所以嚴萬世學術之防也春秋時正學之傳未泯異學之勢尚微夫子逆知天下後世必有競學新奇馳思幽渺世逆以為其害實起於學與思者因揭徒學徒思之疾以明其害未至是也古亦有不思不學而得者未有廢思廢學而成者故必貫通萬理以揭其精根柢羣經以開其悟誦詩書而研義理自不至矜奇弔詭釀為名教之憂此固斯道之幸也世固有未學未思而自囿者未有既學既思而反失者然或墨守一編靈明坐廢冥搜六合聞見皆虛喜治博而索幽深雖不至言僻行堅可挽也又以知甚於罔甚於殆者之害未有底也自章句性理之學盛儒者各持偏見其迷謬既莫知所終而樹之敵者乃至離道之書而亦極意鑽研以獨標宗旨則人心之陷溺彌深自嗜博好奇之習開學人各守一途既親歷而知其無得而變其計者又於亂德反常之說不惜潛心探討以遁入迷途則世道之隱憂更切蓋至攻乎異端愚更大於不思不學者矣害可勝言哉吾人格致之事偽學每竊其似而藉以亂真始猶未離其宗迨門戶既分而黨錮之術熾矣或疑泛學宣尼之士實為厲階不知守訓詁者第涉拘墟務頴悟者徒形惝恍豈料變其本來者乃愈趨愈下盡泊其民彝物則之原於此歎厭故喜新之末流更烈也大道隆盛之時邪說即出其閒而陰與相難始猶未煽其燄迨祖尚已久而角立之勢張矣設有好學深思之儒憫其淆亂為之明經術以開其蔽闡名理以破其迷將見墮其毀中者自無助無援隱戢其驚世駭俗之論於以見大中至正之範圍不越也記者類記之有以夫

精思渺慮結撰成文識力迥不猶人此題廬山真面也

開口即吸取虛神直將上章則字下章斯字融成一片

實發處發議論精深此做足上章而下意之義自透

珊瑚玉樹交枝柯寬一筆更逼得緊交互說去更警闢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斯害也已

聖人為異學過其端罔殆去而害自息矣益專治學與專治思皆可流為異學也曰罔曰殆聖人所為欲息其害先過其端乎且天下事往往未至於是而逆料其必至於是者其殆驗於其漸乎聖人知學術之流弊不一而莫不有緣起之機泥乎一偏以專用其力其始但以誤己其繼必至誤人而其終雖欲救其誤已誤人之患而莫及則曷若見微知著使之憬然於其早耶夫儒者窮年矻矻惟日孜孜其專治聖賢之道而不至流為世道人心之害者外之不徒恃乎思也博覽夫詩書載籍之英華而必有以宣其緼初非好為推究也靈明日濬斯義理日精而支離附會之談自無難於立辨深悉夫性命天人之奧妙而必有以得所憑初非樂為煩瑣也根柢愈深斯功修愈實而虛無清淨之教更無自而偶開審是而學與思不容偏廢苟或一成自狃猶當舉闢邪拒詖之旨而歧趨有必絕其萌思與學惟在兩全斷無獨行自高致陷乎私家曲學之藩使畸重得以乘其隙而奈何其學而不思也涵養未臻於純粹而偏負其淹博之才則好為倡論以快心而不覺其理之昧小則震驚流俗大且訾議聖賢聽之者方信為徵引之不誣而爭相附和而不知其已罔也而效其罔者愈難閘也而奈何其思而不學也質性本屬艱深而復好持名理之論則每借冥情以惑衆而不顧其事之安淺則競尚乎清談深且故違夫名教暮之者或喜為新奇之獨闢而倍切鑽研而詎識其已殆也而安於殆者何可言也益徒學徒思雖未即流為異學而急急焉深其覺悟或亦疑為論說之迂不知即無害焉而徒學不足以廣集思之益徒思不足以收博學之功固已於己有屬矣而況襲其迹者且將窮神竭智異尋其歎於後世乎其流極尸胡底哉抑當其弊之已甚而鯁鯁焉始用其提撕終必悔其補救之晚蓋即知其害焉而罔者並著危殆之形殆者兼蹈迷罔之失固已交治為難矣又況遁而歧者漸將變本加厲別搆其禍於當今乎而幾微何可忽哉是以君子讀易而懼履霜之戒誦詩而歷未雨之謀其此意也夫

紅梵溪　紅湛　書

純從渾括處落筆方見有力

以智字伯王

理實之空要言不煩處處蓄定智字妙在與題融洽

小比於鍊此段振衣千刃通篇之精神於此一振

下章實義絕不拖帶

維學術以杜異端為智者正所偏也夫能學能思智也然自恃其智罔殆之病即異端之助也子所為揭其弊以正之且天下之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非耳目之用神明之運有不逮也同此居稽之材力乃堅僻甚而別標宗旨識見淺而強附詩書彼其卻物守寂離道求通其心思亦必有大過人者然徒負此心勞神轉不如碌碌者之無奇過也今天下之泥經術談心性者不儼然智士乎彼其初非不足以讀古人書論古人事然終不能得古人之旨者何也非智之不能及也學未善思未至也學苟無洞鑒之明則叩寂課虛此志且紛而失據善學者精其心以附之實理之宅虛心與迎博文之功約禮以守凡極深研幾之致俗學或病其易蒙然儒者終不敢窒其機也思苟無強毅之守則知誘物化此心將危而不安善思者積其學以通之內念不紛則外緣自絕奇衺不入則正誼常明舉名物象數之繁未學或憂其多雜然儒者未嘗不一以貫也學也思也固交相為用者也夫智者而曰能學思之前也何有於罔智者而曰能思學之益也何有於殆而不意智可進於學而竟謂學無益也智足以用思而又謂思可絕也斯人也害不至於罔殆不止也夫學思而至罔殆豈復猶是學焉思焉者哉積罔成迷積迷成妄而智趣將遁而無所歸積殆生幻積幻生攻而神明且蕩而失所守亦何怪以異端為可樂而攻之未有已耶今夫儒者之道庸言庸德祇平常之理也安有所謂異者希聖希賢無門戶之分也安有所謂端者至能名之以異別之以端此其人必學業定以震耒俗思力足以惑庸愚蓋所謂能以私智自矜者也窺其心以為顯著之理匪我思存惟此叩寂課虛其徑甚微較易引人以入勝於是索隱行怪開無可挽已又以為平淡之修憲人可履惟此標新領異其境乍闢乃可飾智以驚愚於是廢名教之常高談幽渺任性情之誕結想空虛彼且笑學思之尺步繩趨轍不若冥寂者殊多佳趣也則罔殆之害至此不勝言已甚矣好奇之弊偏廢之累也而要皆私智者之自誤也聖人類及之有以夫

通篇抱定智字作骨仍與兩章實理發揮透徹非苟為炳炳烺烺者

湯餅雕龍師華旗圖事相典麗香星整飭可誦慷慨激昂情深一生情致纏綿籬外青山見寺澤以書卷使骨風雅且人襯筆作收尤覺文情斐惻工於指點

一斛明珠走玉盤承轉圓款至理名言亦簡潔亦揮括有概乎其言之不惜十指弦為君子萬彈逸興遄飛逸吟俯唱陡接挺起與神神來二比收束全神俱在

燕毛

祭畢而燕毛色有必辨也夫燕所以篤同姓也以毛為辨武周敖或忍諸曰自稱鹿鳴之觴爭賡其雅詠龍光之句蕭沛其膏猗歟休哉盡燕飲之歡固不僅講毛裏之誼已也顧祝兕觥於玉陛窅窗韻遠頌福祿者濟濟歸心而溯定於銀鐺邊豈恩醴歌醉飽者厭厭聚首睦族敬宗之意畢見諸洗爵奠斗之餘若曰余一人睚徒飫以酒醴也并將聯以髮膚矣族酬既畢斯時也嘉賓方奏陔而出異姓亦受胙而歸惟茲羣昭羣穆武周特屬意焉蓋旅酬以是終即燕毛以是始櫛風沐雨當年誰共艱難眷念老成應有肺腑銘之者今而黃髮逼人來矣歲月幾何幸得因入廟襄儀酌大斗以綏安眉壽斬棘搜荊之事尚可為諸父昆弟慷慨而談也椒衍瓜瓞先世正多支派顧茲族黨宛有骨肉關之者今者垂髫大有造矣是宴入覲適得以聯班侍宴望魏闕而沐浴恩光家人父子之情不啻與幼子童孫談笑而道也此燕毛所由昉也成曰祭畢安有燕此特登畢行賜爵禮耳小雅以儐尸名燕飲是也然攷之祭統賜爵並不名燕益賜爵則兼同異姓而燕毛則止及同姓儐尸雖有燕名究非指此也或曰公與族燕異姓為賓抑如此異姓者乃姑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之族四者豈外諸族之謂哉其樂無算其爵亦無算詩曰不醉無歸是也又曰在宗載考考者成也益同姓則成之云爾然則燕之必以毛也亦固其所且夫宗室元勳半皆白首矣晚歲布召南之政甘棠之治績非新春年成官禮之書瓜苦之任人已老而叠斯代起漸多繞膝之孫曾能毋觀二毛而加之意乎惟於燕以別之昔也仗鉞虎旅率貔貅而效力今也肆筵設席迎飴背以言歡當祀典之告成周天子已心焉數之矣彼夫鄉閭伏臘猶且市嘉殽鮮果喜召親朋今者小大偕來亦以是為鄉閭之伏臘而已且夫興朝俊秀不乏髦髦矣祠朝賜叔虞總角已膺簡命茅分徧邦晉弱冠咸備藩封而鴈行之先代菁莪化普德澤既洽乎後人今朝堂棣萼深歌旁及志乎小子瞻寢廟而戾止百斯男當引領觀之矣彼夫野老款賓尚必合耆長後生序分坐位而況宗支素貴有倍嚴於野老之款賓者乎何也益以序齒也

風華掩映藻筆紛披極行文之樂事

八名杜召棠

學而不思則罔斯害也已

學之弊益見異端之不可攻也夫學儻或不思弊必至於罔與殆然猶未及於害也至合思學而攻乎異端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且天下有大中至正之理焉固學人所當心力交盡者也自夫人策其力弗體以心會以心反弛其力而矯其弊者遂併心力於一途競趨乎怪異新奇而莫知所返不為區別其弊之所在將不學者階之厲也是并因噎不思不學而廢食之說用其思誤用其思學學者職其咎也則亦未審其弊之果何屬耳尋章摘句非不縱覽而博觀第徒事兔羅則記誦詞章未必非鋤敵堂明之具是即罔之所由生也然而僅謂之罔矣叩寂課虛亦誦鉤深而致遠第徒工冥悟則空虛惝恍安見有心安理得之時是即殆之所必至也然而僅謂之殆矣凡此皆不學不思之咎也甘苦或懲罔與殆而遂安用其思學焉則不惟罔與殆之謂矣大抵學術之紛更變而加厲當力矯智窮之後勢將別擇一術以自鳴於是縱橫之論起而學一歧讖緯之書出而學一歧法術刑名之說興而學又一歧一意孤行遂專致之而不留餘力大抵心思之搖惑久而益深當躬高極遠之餘方欲獨闢一逕以自便於是崇良知之旨而思一變高清淨之風而思一變尚虛無寂滅之教而思又一變寖心直往竟致精焉而別衍心傳所謂攻乎異端也其弊較罔與殆為何如乎載籍歷千古而常新非學無以紹其傳非思無以窺其蘊異端以為陳迹耳何足費精神也擊義掊仁經傳外別有荒遠無稽者新人耳目肇端伊始不過二三愚賤樂相信從浸假士類攻之浸假君相攻之攻彌古害彌深縱名賢極力抵排而根株已固不轉瞬而其燄益張禮樂詩書之旨不幾湮沒無存哉聶常垂兩聞而不敵惟學可以習其事惟學可以詣其精異端以為偶然耳何為自拘若也冥情牿性倫紀外別有怪誕不經者駭人見聞造端之初不過一二顓蒙寥寥相傳述久之害及天下之害愈深攻愈力縱聖主大加屏逐而滋蔓難圖不旋踵而其錮尤烈然君臣父子之倫不且陵夷殆盡哉異端之害如此視罔殆尤甚焉子所以兩摘之歟

議論警闢經術湛深至其融洽分明猶為餘事

聖且不信當王者貴也夫今之天下猶宗周也夏殷之禮不敢從以非今所用耳聖人所由自決歟且吾嘗謂周監二代而文願從周夫文者禮之著也不知者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文可變而禮不可變遂疑文宜從周禮不妨從夏殷者且疑禮宜從厚仍無異於從夏殷者曾亦思今之天下固猶是宗異人之天下也耶吾學殷禮而有宋存已異於夏之無徵矣吾又殷人將從殷乎然而微子封宋之日正我周制禮之年也世子為文考習儀之總而位列藩封未敢出其冊以作一朝之寶故是周之先仍用殷禮也迄於今淪淪文瑟吾學焉而知參帝傳誣緯說不得解其與周官為元公手訂之法而疇衍洪範乃能集其成以彰一代之規模是周之禮亦兼用殷也迄於今茫茫旦夢吾學焉而知東官職缺考工可以補其遺以云周禮吾學之今又用之吾雖殷人其能反而從殷哉禮莫大於郊祀明堂九室此禮視夏殷為獨詳名隨方位而移義取向明而治吾也張明有志而每事問於廟人或疑其知而妄肆譏評禮莫備於鄉飲大比三年此禮實我周所特創坐賓西北順義氣坐主東南順仁氣吾也用行無期而王道始於鄉夫且知其易而愈深謨懷以云從也吾不敢倍禮吾敢倍周哉古無歷世皆賢者我周自太王遷岐而後創業垂統富夏殷之世而已隆則本其創垂者以制為此禮今用之後世當必共用之矣然吾不計此也念自王綱未墜周太史得備諮詢吾固今之愚者也愚而好自用則聰明妄作先王之憲典將淆於後人之擬議矣吾何敢作俑於前歟古無一門皆聖者我周自泰伯逃荊以還作聖述明含夏殷之制而兼備則本其作述者以訂為此禮吾從之矣然吾不暇計也念自相事未終曾司寇未伸展神吾固今之賤者也賤而好自專則忘悖肆無先進之衣冠將變為後人之優俳矣吾敢不防微於漸斷嗟乎春秋知我一慷春王夫何敢從質變文之說魯頌名篇悲遵舊貫何足為新周王書之徵何也吾不敢倍周吾不敢倍禮也不敢違禮實吾不敢倍今也

筆意謹嚴格局渾成

僧上作視屋月誰家不是都

東比簡貴

抱璞公宇橋
賦先擒王千
段
文人妙來無
過熟意能層
出不窮多
清言麗語如
驪魏晉人塵
談

大珠小珠落
玉盤
春風入樹無
行迹
新翻花樣學
宮坊
花月樓臺迹
九衢清華安
厭
江湖發秀色
草木含榮滋
帆隨湘轉
搖曳生姿
中鋒之筆制
屏之師

善教得民心

終言善教之效思王之意微矣夫心在民豈易言得然民感愛吾教則與吾心洽矣孟子故終言其效歟且自由王而霸亦民心由合而分之際也或者因其分欲有以一之於是為橫之說者假要結以欺民為縱之說者逞法令以愚民究之民可欺而民心不可愚散者強合而合者旋散豈民心果不可一哉抑所恃以一民心者非三代純王之道耳民財固善政而得將一得而無不得者乎然而猶有捍衣食之大源不難養民欲而與謀緩急然同一養欲而君之養民以財則民之貢於君者亦惟以財遂之雖欲求多於民民亦不予也謂民心之太薄不可也耕桑之大利亦堪給民求而代為經營然同一給救而君之給民惟財則民之獻於君者亦惟以財復之雖欲轉給之民民亦不應也謂民心之不古尤非也何也以民各有心也豈如財易得哉然而無難也仍使之愛吾教而已凡有血氣之倫孰不知感恩戴德而特以政制之政能制於有形而民反遁於無形而繫井耕田知識且忘於無有凡有身家之事孰不欲親上奉公向特以政律之政能律乎其外而民心反退藏於內矣惟教之善者能入乎其內而淪肌浹髓風氣更何敢自強若是者吾徵之萬伯初征之世焉中古揖遜相承至有湯而特新其命似民心不免驚疑矣乃何以東征西怨摩揭肺腑以陳詞遠至傒后來蘇小民不以為口實無他得民心者任其自為耳且見之孟津入會之日焉我周豐封世守至穆考而夫發其光似民心必多顧忌矣乃何以十亂三千咸協至力而思義造至會朝發郛萬邦且各有頌聲無他得民心者未有不王耳然求其效者久已速也斯世久不治德化浙仁摩義必及世而乃彰王者之仁苟旦夕以期儒術無此速效也去殷勝殘我是以慕善人之教然豁其理者又甚捷也小民莫不願太平火熱水深一舉念而即屬皆生之福惟擴充其類王道庶幾可復也雖虜小補我是以傷霸者之

趨義趨諂是徇俗其賞之文

事君與誨人有道在公其心而已夫能公其心於事君則敬事而食何計公其心於誨人則有教而類何分子兩揭之所以示為臣為師者且儒者出而任事君誨人之責使第泛泛焉服鞅掌之勞切指陳之意此亦易盡者耳所難者豈其心而心無或私蓋念不容以旁騖慄欽求於夙夜國爾忘家而道不判夫賢愚合眾庶以既陶行無不與夫而後嚴翼益深化裁愈廣而臣道與師道胥於是得已今夫朝廷非獨理而庶職必戒曠官好爵爾縻故邦典必詳詔祿是謂教是謂類乃或怠荒之意中於退思則國計所關誰深惕厲身家之謀切於內念則利祿所在誰能例視是謂教是謂類乃或怠荒之意中於退思則國計所關誰深惕厲身家之謀切於內念則利祿所在誰實淡忘是有事而不敢有食而不後也君子于役甚且夫存圖罷希榮之見而姑於供職者外示恪恭此因食而後敬其事則其敬不固而亦不足以云敬也且夫有強分流品之思而僅於明敏都竭判以歧途倘賢近不材且遭遐棄是不能有教不能無類也君子曰慢甚乃或一善易能自於心得雖朋來自遠猶各提撕兩端未量為造就此有類以為教則其教已偏而反不如其不教也大抵儒者服宮為行道非為干祿本原難自昧而影衾可質無非此靖獻之扼抑君子宏道極高明亦道中庸曲成而不遺即良秀同歸不致防聖賢之路然則其後食也乃旁觀因其後食而知之當局不自喻者貽尸位素餐之誚乎子以後食戒之計過不計功競業敢忘暮寐為國不為己賢勞藉報聖明事無分鉅細皆本乾惕之心持之即至錫以鍾鼎陰以笙簧而其敬仍匪懈也斯忠貞為獨至乎然則其無類也乃在人受其教者見之一已無容心也夫羣生在宥聖朝豈有棄材況師儒大道為公忍以傳倦者啟分門別戶之漸乎子以無類示之進中行而狂狷可裁何分畛域引自新而異端亦化矣峻門牆教不問後先皆本至公之懷普之迨至薰德善良聞風興起而知教益無窮也斯成就不亦遠乎事君立教者最諦

說理精透高挹羣言自令閱者心目俱爽

提振有力爭上游之勢
玉樓天半起笙歌
模實說理不於題外作虛閒語
有梅人坐靜踏雪僊行徐浮躁人未許領取
後幅字句稍長閒中非宜

于曰事君敬其事　兩章

揭事君教人之要敬宜矢而教宜廣焉夫敬因食分事君疎矣教以類判教人隘矣夫子兩揭之事君教人之道於是乎全且吾人之出處有本末焉甚非可苟焉已也其出也以一身端臣範忠愛深而寵祿眷忘其處也為一世大董陶品量殊而裁成罔外一其心以樹百為之準公其心以造萬物之材其清共可常可變而不可瀆其化育可淺可深而不可隘此其人可以立臣道師道之極而無慚昔吾夫子三月攝相事上祇安盡禮之常四科育材鄙夫亦揭兩端之叩固已立事君教人之方矣國家重計吏之經而詔稽並垂令典誠謂萬幾待理殫臣心必瞻臣身也夫兵刑錢穀無時可懈勤勞苟應務繁而役志鼎鐘此性已難安夙夜況乎靖獻必膺華膴貌躬實分天祿之餘也則何容以私欲間也皇降本無私之體豈賦畀遠判低昂果能委曲化裁同此性即同此理也夫成德達材斯世豈皆賢哲苟天質純而範之學校漸摩亦克底純全所以柔愚可進明強入師直彌陰陽之憾也又何容以資稟拘也夫不觀事君者乎授祿而謨陳堂陛非不感激而襄國事之勤乃或利祿紛殊其敬爽有動於不覺者矣子以敬事惕之俾知君既崇我以爵位我當報君以馳驅食固因事而施事又因食而重方且知有事而不知有食也而尸位素餐之慮皆其後已夫不觀教者乎講學而席據經師羣將趨首而仰教心之廣乃或智愚各判其啓發有不相入者矣子以無類示之俾知天能限人以聰明不能棄人以進取以類別教之等更不以類陷教之程故雖不屑教者亦無非教也而天定勝人之說可無庸已是宜各盡其敬與教焉夫神聖尚屢歌叢脞況屬臣工明廷猶下保弼乃言真品此何如運量也推斯意也鼓康弼直敬可揚臣僚禮樂詩書教不遺對揆古帝王其體此意也夫是宜交盡其敬與教焉以敬懷天威篤祭者允垂模範以教作士氣飭躬者彌見莊嚴敬以率物恪恭可以教忠教以成人內念彌嚴敬勝吾儒格君造士猶幸能宏事功而廣陶成斯何如規模也遵斯旨也譜將蘭而出蕙忠誠出以無心望壇杏而流連辟嗜亦

五崔六燕銃
鎗集稱
頂上圓光
裁對整飭點
題不苟
詞能達意見
見聖賢立言
之旨
黃鐘大呂之
倍

敬與教兼權臣道隆而師道立矣夫事君恃乎敬成物賴乎教戒以後食示以無類而臣道與師道不已兩得歟且靖獻者一心而勿敖是懍素率者萬世而大道為公古今來惟我夫子一人而已所以謀道為心爵秩不榮於夙夜中行不得狂狷亦大其裁成乃猶恩世之為臣為師者昧於其道因以示率從之準使知無使已心乃絕無拒人量自廣而溫飽非所志刻覈不可為也今夫事閽君國非敬何以隆匡贊之勳類有賢愚非教何以妙陶成之用敬也教也所以致君所以成物也夫子嘗兩念之矣入必深明夫公私之辨知仔肩無旁貸糾厥事先糾厥心斯爾室旦明敬懼深而利祿之私不雜焉人必默窺夫誕降之原知秉彝具生初殊其質不殊其理斯名山風雨教思普而町畦之見不參焉曾是事君也而可敬以食終設教也而可教以類別乎國運之盛衰實繫乎寸衷之慎忽惟念夫服休何以盡其職服采何以効其勞事無閒初終總恃此敬慎之心以隱為貫注既靖共之念切而敬存於先自得失之念捐而食居於後也則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也有然氣質之變化恒視乎函丈之勸懲惟念夫舊染何以使之新迷塗何以使之悟類無論善惡祇擴其善教之量以默為化裁其見為有者樂育之宏其見為無者轉移之妙也則有教無類也有然末吏之貪墨無責已操宰執之權而固寵營私豳工要結感恩圖報始勵勤勞將食之未忘敬於何有鐘鼎榮華之地最足消磨豪傑說而又非相高以淡泊也故君子之事君也未事而亟切綢繆敬固無所為其始既事而益深悚惕敬事無所為其終縱使功在社稷利在蒼生而嬪典所加悉聽諸天恩自然之數是以臣道隆而官箴肅朝廷永無債事之虞異學之爭鳴無論已貢知覺之伍而門牆太峻請謁何從畛域過分步趨奚能將教因類而泥類反因教而昔分門別戶之私不尤阻撓進志哉而又非第與以包容也固君子之有教也渾其類以薰陶為天地鉏生成之感化其善人多倫類盡屬成材之選為臣為師者其審諸

入題整飭
工妙如環
世間雖有此
兩種人
道勁中有疏
宕之致
雖有俗格揭
中以此醒閒
者之自是萬
人敵
理境澄澈要
言不煩
語有包孕
語不離宗夫
言皆有物
推闡尺幅題
無剩義

子曰事君敬其事　兩章

揭仕與教之真惟無私而已夫食之不後教之人臣與為人師皆不容以私心間也要賢有何奇褒褒匪躬謹職守而不切身圖朝廷於以樹俾績斯人皆吾興循循善誘統賢愚而偕之大道學校所以鮮遺材知有國不知有家不同科亦徵同術夫而後臣道師道乃各盡而無慚何則事君者致身於國而私則生閒是豈有異術哉而夫子既言之矣國家之需才孔亟授以職詔以糈亦云厚矣所與期者非惟其事乎顧因事而後制祿豈因祿而轉廢事奈何事君者竟以食分其心也俗吏為貧而仕縈情升斗罔思執掌以趨公庸臣伴食懷慚顧戀恩榮莫克委身而盡分古來身家計重坐誤幾人家國矣而敬事者不至是也匪必期寵榮之固而涖事之際時東小心匪葉申之靖獻乃真靖獻也而固非卸祿以鳴高也儼恪既由天性斯淡泊自夫臣袞所以清心分宵旰之勤事以敬而事理萬紛謹素餐之恥食以後而益忘彼高其節而不克有為能其官而不免懷利者尚其知事君之有道哉造物之降衷不齊若者智若者愚無如何矣所可恃者非惟有教乎顧因材而後施教豈因教而轉棄材奈何教人者竟以類隘其量也大儒望負經師動以激濁揚清阻異學逃歸之路若士名山講道每以分門別戶窺本學進取之心自寒流品辨嚴幾見禍延庠序矣而無類者無慮此也質不必不此陰陽而救奚補偏剛柔各妙其用語不必不分上下而迎機而導後先不吝其傳縱有時故峻門牆隱示不屑之意而無言之警覺無非默契其轉移統賢否而興有斯宏樂育也而要非聚徒以植黨也殊途既與同歸斯向道自無歧路所以率教者德成而上為國家儲幹濟之才不類者留化其偏為天地彌生成之憾彼峻丰裁以鳴高屏凡庸於不誨者烏足語教思之無窮哉

劈分兩大比筆力勁健格局渾成非胸羅全史者不能道此

十名　唐鑑清

惟闇故章闇與章可並觀已夫闇與章似相反而無所謂闇烏有所謂章闇而曰章其斯為君子乎且吾學存發之機本難測也而其間相依相倚之故又未始不於當境呈之故以言乎所存寂然者方神明之自炤而以言乎所發煥然者又睟盎之時形有相掩也無相背也惟相倚也適相成也而窺之無可窺即揜之無可揜夫固有會同而化者在矣何以由衣錦尚絅而推君子之道哉夫絅則未有不闇者也錦則未有不章者也絅者闇之象錦者章之象向令止有其絅抑止有其錦無非默契其轉移統賢否而興有斯宏樂育也而要非聚徒以植黨也殊途既與同歸斯向道自無歧路所以率教者德成而上為國家儲幹濟之才不類者留化其偏為天地彌生成之憾彼峻丰裁以鳴高屏凡庸於不誨者烏足語教思之無窮哉

劈分兩大比筆力勁健格局渾成非胸羅全史者不能道此

一氣吵成
江湖發奏色
草木含藥滋
而字字添類
上
有此一頓文
氣遂得通暢
隔牆人家喚
飲摩
盡日楊花飛
又歇有特林
鳥見逸藏
弄題中如彈
丸脫手

惟闇故章闇與章可並觀已夫闇與章似相反而無所謂闇烏有所謂章闇而曰章其斯為君子乎且吾學存發之機本難測也而其間相依相倚之故又未始不於當境呈之故以言乎所存寂然者方神明之自炤而以言乎所發煥然者又睟盎之時形有相掩也無相背也惟相倚也適相成也而窺之無可窺即揜之無可揜夫固有會同而化者在矣何以由衣錦尚絅而推君子之道哉夫絅則未有不闇者也錦則未有不章者也絅者闇之象錦者章之象向令止有其絅抑止有其錦無非默契其轉移統賢否而興有斯宏樂育也而要非聚徒以植黨也殊途既與同歸斯向道自無歧路所以率教者德成而上為國家儲幹濟之才不類者留化其偏為天地彌生成之憾彼峻丰裁以鳴高屏凡庸於不誨者烏足語教思之無窮哉

劈分兩大比筆力勁健格局渾成非胸羅全史者不能道此

仙骨姍姍無一俗筆題字搏挽有勁力在雲中着筆絶不犯實境空翠霧諸都在題前擬擬片帆飛渡石知人世有栖遲鬱勃之苦

一片靈機有水月鏡花之妙畫家最工破筆琴調喜用泛聲總醒題意斷制精嚴

計酒惟酬忘走資從刪詩醒出夫子之意

白露洗定河謹明

醒題語不在多兩節酒道風拍搖塵二比精力滿漫實能抉出題之精蘊不似他手說文解字節外生枝

釀萬花芯聚五侯鯖

百工之事至耕且為與

舉固然者以答其說若代為大賢決焉夫農不可兼工農既不可治天下烏乎可相言之孟子詰之豈必別求其說哉且天下有固然之一理而獨持以獨不然之說人未有不咈然者也苟其不然則必異於是者焉否則其說之行也亦無足異獨奈何其故為歧之者其理固等於是者也且其進於是降於是者焉則即偶歧其說也亦無足異獨奈何其故為歧之者其理固等於是者也且其進於是者也明身家之私計睥睨世之全模蓋不待再贅一言而其說窮已孟子以不憚煩詰許子蓋逆料天下有固然之理許子不能獨為其不然而並耕不可之說彼將自負焉以授吾眉也而相果奚以對義原主於兼及則將飾其不可而故詭其詞而易衆一言此外更無可遁如其言以相答亦若八材之飭化本難兼百畝之耘鋤是孟子言外之意也而陳相乃代白之論可託於紛歧則不言其固然而姑含其意而易衆數語此中更難之他順其言以相從亦若執枝於肆廛即不能數勤於阡陌是又孟子意中之言也而陳相已直指之曰不可則凡相歧者無在或可矣曰固不可則凡一是者無獨不然者矣而何況乎天下而何況乎治天下向令相知孟子之曲以相引而巧飾其說以為解免之端謂智可並營許子亦或於織席之餘而兼及含玉範金之務曰是固可耕且為者耳夫果謂其可耕且為則發言雖不由衷亦自足傑人以口給然而理無可強陳相窘不能堅執其私也迎其機以轉詰之而我固不必費詞矣又令相知許子之說不易行而略存其言以為疑似之局謂才堪旁及許子亦或本神農之學而兼擅斲木揉木之能曰是亦可耕且為者耳夫即謂其可耕且為而事勢不能一例且難以所論為定評況乎情有難誣陳相已不能曲為之辨也如其言以反叩之而我更無煩他說矣嗟乎一手一足之烈猶慮相妨而元首叢脞乃下而責以閻閻之計其言論不已苛乎況宵旰之精神豈惟是于茅索綯用也當亦陳相所難自解者與為工為農之書縱能合傳而一人端拱詎下而親夫試畝之勞其名分不容昧耳彼邪說之清淨又豈真樂黃冠草服風乎此尤孟子之所深慮者與觀於百工不可之說可以知順情之事異端不能殊觀於天下不可之說可以知致治之經異端不能僞百工之

一名凌開運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夫何遠之有

詩有譏於言思者可知刪詩之意矣夫唐棣言思而譏於遠是誠不之思也夫子反其言以明之知其刪詩也有以夫且古詩三百餘篇夫子刪之僅存三百此非恐人之泛用其思也正欲人之善用其思故想不可妄則舉全詩之旨而渾而敵之以無邪而知其弗刪者皆其不容刪者也思不可誣則舉逸詩之言而反而明之以不必盡出聖神其義即不必盡歸美善況輯軒之採下建民間則野夫游女之謳吟知必有漫不經意之詞端資訂正聖人無反經蔑古之意而欲為後人求其是即不能不借前人所其非況揚抑之餘獨徵心得則斷簡殘篇之考證決難執信而好古之例徒事因依不然唐棣之詩亦言志之詩也吾子何為刪之既刪之矣又何為取而辨之哉乃觀詩之言思者而憬然矣蓋詩人感物懷人實覺內念之相需不勝切摯而特是關河間阻命駕維艱道里縈紆造廬匪易則雖我心欲訴有付之無可如何者矣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其言固若可信也而吾子固文考義實見斯人之致意絕少肫誠夫豈知時代雖遙羹牆如見山川雖邈魂夢可通但今矣念維綏從未有終莫能致者矣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其論夫豈或訝也而吾於以知夫子之辨思也嚴即以知夫子之刪詩也當人生之材力各異惟此思之為用窮其量而無垠聖哲縱擅不思之能不過從容而中道愚柔苟極困思之力亦可馴致於成功凝神壹志之餘造物之所不能忌也何唐棣之言思者徒以達自謝乎惟子以反其言者直辨之俾知境不能限心心惟自限斯相對而仍隔山河心實能窮境境雖難窮乃相喫而如親凡席宥密之間羣生在焉學詩者尚勿為古人愚哉古今之載籍何窮惟此詩之致思盡其情而無歉其意溫柔而敦厚決非想置所得同其詞咏歎以流連又豈淡漠以相視抑揚往復之際性情之所以克興也何唐棣之言思者反以遠自欺乎惟子於不足法者早刪之可知素絢滋疑義非徒以從簡之故不與倩盼並存畫雉無明文未可以楚茨諸篇漫與七月同咏去取之際精意存焉說詩者何猶為古人諱哉

後二實能抉出夫子示人所以用思之故詞意精湛理解明通斯為制藝正軌

闇然而日章

有所以日章者不以闇然掩也夫闇之與章異矣乃衣錦尚絅之君子則闇而彌章焉不可徵為己之篤乎且天下惟顯晦之象極不相侔者其機常若相倚蓋安於晦者韜光斂彩祇自率其恬嘏之常而臻於顯者形外誠中要莫禁其英華之發越篤實亦愈輝光則在己雖力求其晦也而在人已早見其顯矣如衣錦尚絅之君子其道果章也乎哉抑闇也乎哉夫使其遠章也在仰君子者方不勝其欣羨之情以為昭明有融高朗之所以致詠也而何必撰拙是尚自安渾噩之天抑使其竟闇也在為君子者方遏人之所以堪欽之意以為質直好義達人之所以堪欽也而豈必光耀聿昭大煥文明之色是則闇也章也固兩不相謀者也乃君子則正有異焉者謂本有欲章之意持先以闇然著示其奇此好異者類然而君子不若是之矯夫君子亦體其自然者耳而不謂襲於外者原有不欲著之情而縕於內者儻有迫欲著之象此中之流露原自動於不及知謂本為闇然之質特故以日章者文其陋此挾詐者類然而君子不若是之誣夫君子亦率其固然者耳而不謂制外養中者原欲秘其自他之耀而積中發外者終難掩其有美之含此際之昭宣應自訝其不相肖豈闇然之君子而遽為日章之君子也此豈無故而然哉物莫患於虛有其表君子自為己以來無一念敢涉於表見即無一念不慮其表裏而表裏之日不一日而輝光漸覺其四溢日不一日而表裏之愈著於美在其中君子自為己而後無一事不求其中慊即無一事不慮其中虛惟以闇然自居君子庶或自信於天而積久之中藏乃時從而出之日求其闇而章之象不知何以來日戒其章而闇之形不知何以去斯何如功脩也周詩之頌君也追琢其章彌昭金玉之度其由此擴充也夫

四名 陳東文

耕者不可以兼工宜無辭於治天下者矣夫百工之事視治天下孰若也相既知耕不可以為工獨何以為天下乎故孟子宜折之且天下事凡力所不能兼為者皆理所不可兼為者也而無識者乃明其理於彼獨不明其理於此於是細微之事既知其不可相兼而重遠之任艱鉅之責轉若可以旁鶩焉一自有心者相提並論而其意見之歧出者應亦無說以處此矣如許子不為陶治夫亦謂陶治以械器易粟其於耕也固不可以陶且為冶且為而謂其於陶冶獨可耕且為與然而孟子固未明言也然而陳相固已深知矣以為百工之與耕者一則躬親未耜勤服先代之疇一則跡寄市廛悟守高曾之矩其情原不相謀即令其相謀也而東郊南畝之間天豈官府造作之所得而假百工之事與耕者之事一則瞻蒲望杏四時光景其工一則合土範金五材各飭其一其業復不相類即強與為類也而角技效能之下夫豈主伯亞旅之所得而精不可耕且為相於百工之事知之審矣何猶舉事之難於百工重於百工者而謂其可耕且為哉蓋人惟心有所蔽斯顯然之理當之而不禁其茫然則惟舍其茫然者更舉一顯然之理使之並觀而彼亦不容終昧也則所見正可按也抑人惟心有所通斯茫然之端絜之而頓覺其顯然況夫別以顯然者倒之於茫然之端曲以相示而我亦不必費辭也則含意正可伸也孟子於此能不即治天下而直折其不可耕且為哉任非當其至難則精神或可旁及若夫治天下則萬幾萃於一身迴非智創巧述所可擬其任之難何如也夫帝王御宇詎不致意於耕耘而要不得以明堂濬火之身下親夫隴畝耰鋤之事是以元辰東耒亦祇脩帝籍之文七月陳詩不過資蟋蟀之詠治與耕之難易國有辨矣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子何疑於居高馭下者鄭責非當其至重則才力或可兼營若夫治天下則百度貞於一己迴非制器尚象所可同其責之重何如也夫聖主當陽詎不留情於耕穫而要不得以問舍求田之事上加諸體國經野之謨是以詩詠咨如亦第分農官之職書成官禮不聞勤種殖之篇而猶孰並耕之說乎

他卷妙在虛神拍合此作發揮實義各繕其妙

唐棣之華至之有

着重思兩節融成一片

抱合詩意筆不寂寞工節以議論行之骨節通靈消息暗透

筆意淡空文詞空而易奇

此正夫子所以警戒之意彼於題外覓枝節者何能夢見及此

綺服交注水乳交融

達不可以廢思聖人為言思者辨焉夫因達而思思固無所謂達也何唐棣乃託詞於達乎子固及其說以為用思者訓且天下自有達之一境而思之用以神是達無盡思亦無盡也自夫人不善用其思往往因山川道里之遙託而為抑鬱無聊之語究之工於緣飾實淡於神明而境之不足以阻其思者思且從而自阻焉於是思之用不著而要不容歸咎於思言思者慎勿援為口實也今夫無遠不可致者思而已矣而獨不可論唐棣之詩夫人非其意之所鍾則貌合情疎咫尺也而眷同千里雖支字亦勉為酬答凡席亦強為周旋而淡漠之胸懷時流露於語言之際為其思之不屬也而不謂撫芳華之搖落其倘託有如此者也抑人於其心之所主則情雲意引異地也而不啻同堂故詠歌莫為夫詞飢想望時勞於寤寐而性真之契合早畢呈於言象之間以其思之在是耳而不謂瞻達道而趨趄思復解之曰室是遠而詩弛以為能用其思哉夫子繹之用慨然已蓋凡思之所結皆始於寥廓之程而風采難親斯不禁目注神遊摹繪焉而彌深縷緒即凡思之所通隱周乎層累之數而形神若接曾何有時移地隔瞻望焉而徒切悵憂而不識唐棣之言遠何以尚言思也人生意氣之投共未嘗不惻惻纏綿以冀人之曲諒而君子不取者其急於自明正其恕於自謝也匹夫用志不紛而一念之真或足感君親而存忠孝亦可知宇宙無窮之事業直於一思肇其基矣倘如詩言始以思之艱而致阻於達卒且因達之勞而反廢乎思則為達病者不更為思病哉而何以更言達也簪筆風華之士擅賦才而粉飾偏多當其寓意謳吟應求而關河奚隔當其寄情綿邈初何嘗長言反覆以自白其襟懷而君子深信者其不為飾說正其不同浮情也豪傑潤疏見諸而真忱之積遂以感風雨而泣鬼神亦可知聖賢不朽之勳名直於一思滿其量矣倘如詩言本因達而始用其思反以思而愈形其達則無如思何者不更無如達何哉未之思也夫何達之有尚憚思無弗通聖人借詩以示訓焉夫思矣而猶詰於達則人將何所思乎夫子及其言欲勉人之善用思耳且人之心漠焉無為者乎何以忽然而有觸也曠然而有懷也入乎前古後今而無或阻也且極乎前古後今而無不至也則思之為用神也而古人之不善思者託之無可如何之說以自咎其思過矣詩人之旨孰非教人以思者乎乃有興懷唐棣寄詠偏反情何深也既以為爾思旋詰於室遠又何恕也且吾嘗讀甫田之詩矣一則曰無思遠人再則曰無思遠人此知其達而不思也若茲則因達而用其思固思而覺其達其非不思也明甚而夫子顧有不滿於其言者特恐世之不善讀詩者竟以思為無用而人臣之於君人子之於父皆得以借容之隔絕而無煩過致其纏綿則天下皆恕情之區也特慮世之未嘗用思者託於達以自飾而字內之名理聖賢之微言偶中以淡漠之神明而且將概斥為荒渺則吾心亦不靈之物也夫子曰是殆未之思乎夫思也而何達之有乎人而未思殊苦其達也而遂無之非達故關山之難越達也即里巷之近而亦踪跡相違矣達矣即堂階之近而亦性情不屬矣達矣甚至一身之所為而心不與俱亦邈焉若異體之逢隔則不思之咎也奈何概為此阻長之歎也乎人而能思初不畏其達也而自不窮於達故形聲之相接非達也即千里命駕者而亦可入室寫心矣非達矣即望古遙集者而亦若一室言懷矣非達矣甚且至理之艱深而求之既專亦恍乎有鬼神之來告則能思之驗也奈何漫作此周旋之語也乎或曰竹竿之首章亦託言於達矣曰豈不爾思莫致之而夫子不議何也不知此所謂達特引義以自防而非真謂達之難致與逸詩之旨迥別也固不可與唐棣之言思者同類而共議也夫

情來興往之調獨彈入鏡流落有致

模寫說理不沒作訓詁看識力直超流俗

二比大開大合筆意排奡文勢瀟灑餘音娟娟

水淨沙明
玉樓天半起
筆歌
說理不庸措
詞采憐
筆外有筆句
外有句
近水遠山皆
有情
階前滴留聲
春眠
雲山經周始
鮮明藻采高
翔風華典瞻

唐棣之華至夫何遠之有

引逸詩而徵聖論所以明刪詩之旨也蓋唐棣言思而記諸室遠夫子斥其未思而刪之不可即是以明其旨歟嘗考古詩三千夫子刪之得三百學詩者每患去取之精意難明矣豈知詩以言志而言為心聲苟其言不本於誠即其詩不可為訓吾黨於總誦之下閒嘗敬領微言雖所論在一詩而凡就芟除者大旨皆不外是筆之於書固亦傳經之要務也蓋經籍之流傳既遠則儒生立說必多臆度以為辭周禮本元公手訂猶議其誣繫辭亦尼父精言且疑其偽則推其意以言篇什而妄窺宗旨於是篇刪其章字割其句之說與而義例之指示親承則吾黨慕言自覺明徵而可信夏五郭公春秋存未修之舊帝魁揆舜尚書觀皇古之全則廣此例以考篇章而獲覩原書於是斥而不取汰而不收之義得則有如唐棣一詩夫子之所刪也今考其辭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詩也其中藏本難言肫摯而偏假物焉以自明纏綿真性漸漓而復深世故尚競習於謳吟恐日長斯世浮華之習其內念豈盡屬矯誣而聊設辭焉以自明纏綿真性漸漓而復深世故必亟防其流弊然稍戢文人虛誕之風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斯言也殆隱示以刪之之意歟竊嘗於是得其旨矣大抵性情相契而交際無酬應之詞章試觀風雨寒窗託興亦幾媟瀆而纏綿莫解咸知結念之非虛夫子錄之為其存心近古也異乎是則既乖學術復害人心論唐棣而斥以未思非徒為偽體別裁之辨矣夫拜賜於泰可賡河水受享於宋亦賦新宮倘編摩之大例不明將亡逸諸篇或盡指為尼山所黜而刪詩之要義不終湮乎故及門揚扢之餘必即子言而特筆紀之大抵忠信為懷而投贈無浮夸之文字試觀榛山詮水結想亦在幽遐而寤寐縈回其覺深情之如訢夫子登之為其用意良深也反乎是則辨別必嚴妄夷殆盡論唐棣而指其未思不過為發凡起例之端耳夫白華久佚非繫刪餘采薺本亡豈闕裁汰倘釐訂之精心未著則羣修遺籍或且疑非洙泗所為而刪詩之明文何所考乎願後儒披吟之下其即子言而推類詳之學詩者不可即子言而悟刪詩之大旨歟

十名陸慎言

辨字眼字全題在握

推波助瀾
文心變幻
逼出全題異
緯極萃
停頓處骨節
過接
逶迤相對

訣諧嘲笑都
成純世奇文

百工之事至獨可耕且為與

有辨無可辨者仍以不辨辨之而已夫耕且為百工不可況治天下乎陳相窮於辨孟子即以所窮者窮之非牙辨之辨歟自來善攻人者不攻其所辨而攻其所不辨以其難辨者急起而正之吾知其必窮而已矣如孟子遮以百工之事詰陳相而固折之是當孟子詰相之時固知相之必窮也自古有百工可為耕未有耕可為工即令耕可為工已不能專其力於耕而耕難並於是相欲廢百工無工不可以耕而耕之術大絀欲廢耕則與其初說相及在相之意亦姑隨孟子之問以應之曰百工自百工耕自耕固無妨於工工亦無妨於耕也若云百工可耕且為無是理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不知此相之所以窮也此孟子之所以窮相也此孟子不必別有所窮而即相之所窮以窮之也自古治天下不廢耕未有耕可以治天下已不能盡其職於治天下而天下難治於是孟子欲斥並耕惟治亦不外耕而治之說不伸欲舍治則與本意相違在孟子之意亦姑隨相之答以叩之曰耕自耕治天下自治天下治固無損於耕耕亦無損於治也若曰治天下固可耕且為亦無是理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嗟乎此說士之習也孟子亦往往用之所謂攻其所不辨也其誘惠王也則先嚮鐘其諛宣王也則先正其鄙富貴利達也則以齊之一妻一妾而託言之凡此皆以啟其心之本明而箝其口之說自有不待辨而窮者夫以大賢而用說士之法要亦排異端崇正學出於不得已而豈好辨哉

百工之事至獨可耕且為與

從固字揣着筆詳久所畧

伏下一筆用意緊切

以素所可者為固不可大賢因以獨可詰之焉夫使百工而或可耕且為尚不可以例治天下也況相業言其固不可孟子能勿反詰之哉且天下可否之故有其或然必有其固然者也有其固然必有其獨然者也夫或然之事未遽定而竟以固然者詡之益其應對技窮而據實以陳其相折有不容辭費者如孟子歷即許子以難相為其有並耕而治之說也為其言並耕而又有害耕之說也故且置治天下弗道而與言百工且與窮許子以難相為之一端而癡於顧對治孟子反覆窮詰而說無可逃義不容隱則直出之明言陳相意中亦漸見不可耕且為之全局而不欲曰夫百工之事至紛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且夫聖賢之服人也始必有所須之於其久而後必有以乘之於其猝大凡論辨之術貴待其情之自吐而後折之力未屈而遽相爭則持之彌堅護之愈密將有遷就其詞者矣惟歷詆以相逼令彼之所不便出者不覺自白其懷而吾之所急欲宣者轉得借出其口而其迷忽開乃有開而可入抑凡詰難之端宜及其勢之既屈而亟進之辭已窮而不直聲則昨非雖覺今是未明慮有蒙蔽其隱者矣惟反言以相叩是彼既授吾以相攻之府而理無可疑吾即乘其可抵之隙而刻不容緩而以彼證此更無議之可參維時孟子則曰子言誠然矣惜其僅為百工之事言也然亦甚辛其已為百工之事言也夫百工之事與治天下之事等事耳百工之事之耕且為與治天下之耕且為等為耳子向者或未知百工之事之不可並耕且為則百工亦可耕且為矣使於百工而不可耕且為則天下亦不可耕且為矣然子特言百工之事之固不可未信治天下之偶不可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器用之利不雜耕耘既自明其固不可雖邪說鋼蔽難沒其天理之公統纏之文詎同檢檢第詰之以獨可為則遁辭知窮即此見知言之學其後並耕之說勝逆無聞非孟子放距之力與

福門彥藻

提空着論頂上圈光全在無字句處計出消息文心十分靈敏

水流花故有此境界東比整醒

路曲貪廷重柳地日長閒滯看花人提筆添盞一切

熏籠上玄屏風上行總妙御虛法春風入對無行迹

探原立論風光瀲灩綠漲膏

數處字數理神字理曲曲傳出

大賢維曹之言得聖論而愈彰矣夫仍舊之諷閔子非欲自表其言也子聞而嘉其有中正以告魯人卑且以舊章之可由也祖宗有不敝之法即子孫有不易之經此亦何煩聖賢之商榷哉乃厪懷者國詔變更關乎成憲何妨參局外之謀而洞悉者機宜表揚斷自尼山益以堅當途之信嘉謨之流播本諸內念之深沈一經函丈品題而片言足千古矣長府之作由來舊矣而魯乃欲為之乎今夫法制當休明之會裁成歸君相具見損益之攸宜紀綱值廢墜之餘補救在儒生要恃談言之微中而閔子騫乃皇然起也目覩夫時事紛更而民氣之凋殘已有不堪終日之勢念斯人之吾與敢以緘默安也雖費宰善辭亦復何心於國是而為生靈造福命知因時善導猶是愛人節用之義時際乎宗邦積弊而新法之特創實有不勝煩瑣之憂深悲憫於時艱能勿紆徐諷也雖德行純篤早已內斂夫英華而為國脈培靈長覺婉導微詞猶見正本清源之論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閔子之言如是是必才辯不務其醞釀於居恒者已久而半生訥默舉天下是非成敗皆歸德量之淵涵是以德音共仰其維持於世道者尤深而數語敷陳俾斯世改絃更張共識典章之恪守夫子曰是何其言之約而彌精乎是何其言之正而不諭乎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於以歎其言之至精也夫刑政稍乖操切陳先王之典事機偶失倉皇進太息之書微特勢所難行而迂謬起私衷已觸人情之怨夫人惟不言言之所以有章也寄託遙深閒閒表和平之度訓詞深厚恫恫有儒者之風其中也如藝之於射審固以赴其鵠高言近而旨遠也藥石相投而韋弦可佩士大夫其敬而聽之於是歎其言之至正也夫典章抗議阻撓皆眾怨所歸 牘迭陳激烈千王公之忌勿論議近於恣而膠執之意見已失涵養之和夫人惟不言言之所以可法也銘之敖辱千百年奚憲堪存炎之牖軒億兆姓黎元有託其中也如聖之於道從容以就其程焉言婉而多風也策可匡時而謀非越俎我曹侯應聞而嘉之閔子之言如此而聖人轉不必別有言矣

息心涵泳絕不涉一語憤激不着一字粗豪惟其學養兼優是以思力深厚的是聖哉正軌

筆意酒脫
聯安趙丹陞
分曹限紫微

風裏鐘聲答
外灯光
慷慨而俟聲
情殺越
渡江十里九
停撓總不肯
使一直筆
絶妙停頓
字字若會字
字凌虛如瀉
地之水銀如
挾天之霞綺

簡啼花雨歇
憑立柳風微
有此清致

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相臣有顯君之績是以傳也夫既顯其君傳不傳非所計也乃顯之當日而即傳之後世奚之相業不可見哉
令夫功名之會豪傑奮興而吾謂以臣建功不若使吾君居其功功愈著以臣立名不若使吾君享其名名益
郭規模展百里侯封佐命有卿相聿著霸圖之赫濯事業光岐陽史牒贊襄懷常留姓字於人寰此其功
為何如功其名為何如名試仰溯遺徽王令猶赫赫照人耳目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此奚之智也夫
大丈夫之得志也孰不欲功蓋天下聲施後世哉而奚之相秦則何如西戎僻處以求東道不通僅守遺基於
荒徼以視夫召陵之俾烈當有自愧不如者得奚也從容坐鎮老成之謀畫彌精而駟鐵柔雄感竟以中主材
能安然而莫芟桑之固殺函辱師而後聲威頓挫幾難爭長夫鄰封以視夫城濮之雄圖更有不足比數者得
奚也諮練精明烈士之壯心未已而寶雞恢駿郭遂今開鑪拓土煜然而主中夏之盟夫此非奚之顯其君於
天下哉雖然顯則顯矣世固有功業卓著輝映寰區當其初未有不萬世而弦俗乃至懷風規於異代衡論斷
於千秋則其人其事往往不傳益垂後若此之難也而奚之顯君則無慮此勳猷之炳閒世如新遺愛在人間
晚近猶食謦香之韓流澤之長歷年不朽蒙麻及孫子父老能談軼事之乘其傳也其可也及之後世不啻見
顯君之大哉百二重山河鞏固過函關者倍切低徊謂蒙業承麻經頖輔之規為始有是安全之氣象也況當
時之聲施爛然也數十傳其山世胄執使雲仍遞祚顯吾君保世之謀十三姓汗水遺封孰使阡陌能開顯吾
君安民之效蓋相臣之規畫者周也瞻旂常而思貢髮之獻知姓氏摛芳馨直與河嶽日星而並壽十五國列
辟歸心讀春秋者悉深感重謂艱難宏濟得名卿之輔佐始有是彪炳之事功也況當日之風徽共挹也紀堂
顯文教之休孰令啟後承先足洗小戎之陋子戰顯武功之盛誰令同仇偕作無忘拜賜之詩蓋鈞衡之維持
者鉅也銘鍾鼎而表元勳之烈知循良有殊績何至隨風雨兵兇以俱逝而謂不賢而能之乎

步驟整齊詞氣嫻雅

聖賢同一救弊之心一語將工工截鎔成一片

風月誰家不是鄰吐氣如長虹

揭醒所以有言之於有此提段註篇文勢有拾

小此言簡意賅

從夫子嘉許意若筆誅論極精天子之嘉許正欲堅善令聽

聖賢心乎為國不得已而以言見焉夫舊貫之仍夫子意中之言而閔子言之子故不復論魯事而但美其言
弊且國家有得已之事不得已之言即吾儒有得已之言不得已之言乃事得已而不已一二議事者流其始
誤於妄言而得已者不已其繼反託於慎言而不得已者鞠已一若事不得已言獨得已焉甚非聖賢為國之
心也長府一役魯之人必有妄言以主謀者而有識之士何以寂寂無一言也吾夫子於魯政之失欲言而不
忍言也久矣而閔子騫乃獨以言傳彼益見先代之章程不容紊於一旦而論過形其慷慨恐違眾而益啟叟
張故諭以理不若動以情竊附於旁觀商榷之辭而在我已申其意彼亦知小民之財力不可竭於一人而身
非列乎朝班恐在位者別存意見故準諸理尤必酌諸勢姑託於局外詢謀之舉而使人自悟其非一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是言也固予所不忍言而不能不言者也且亦思閔子當此其進言豈易者蓋眾議當爭
執之秋婉言每難於直言設夫子有仍舊之意而即示以祖制之宜守民情之宜恤揆諸人臣事君無隱之義
誰曰不然然而激矣激則非聖人濟世之苦心矣而國是值紛更之會顯言又難於隱言設閔子鑒改作之弊
而第為之借他端以指其迷援往事以諷其失參諸居邦不非大夫之例誰不謂然然而迂矣迂又非聖人救
時之妙用矣吾乃歎閔子不樂以言見而夫子稱其必有中者其用意良深也大抵朝政之衰清議先亡於士
庶而後嗣有厭章祖宗之意下僚有阿附宰執之私舊貫之不仍未始非人之不言有以釀其憂耳果如閔子
之言鹿囿蛇淵何事不昭烱戒害未成者筆之於書聖與賢心心相印也而要非謂謀國之專以言堇也大抵清流之禍聚訟先起於朝廷而新進競肆其擠排卿相益堅其固執舊貫之改作未始非人之多言有以速其成耳果如閔子之不言而能言歌雍舞佾何時不憑憲章事可轉者動以微辭事已壞者懸為成說聖若賢脈脈相關也而亦非料事之可以言正也此聖賢之心予為國也豈得已而樂以言見哉
持論能見其大而思力開拓筆意輕圓能使聖賢心心相印之故曲為傳出是功候極熟時也

一眼覷定夫人不言司看出閔子婉諷深心純從數虛字神理出舊實不改實理閔子之言即夫子所欲言得此一筆使上下截整成一片

筆意圖活包写史事不少敘才於靜連實於虛

閔子騫曰仍舊貫至言必有中

大賢有救弊之言聖人深嘉之焉夫改作之不如仍舊也明矣閔子言之夫子嘉之聖與賢非同救弊之心哉且人苟無愛國愛民之念而以不談時事為高此流俗淡漠之懷非聖賢所忍出也蓋與作大美富之觀當時際盛隆聖賢豈不樂其創而土木實勞擾之擧苟勢值疲敝聖賢亦祇從其因事關君民而憂切師弟乃數賢者之諷議聖人之嘉予均同一救弊之心也魯有長府舊制也名之長示勿改也何以覓欲為之脊當此之時魯君不言魯臣不言魯民欲言而不能言而閔子乃皇然起矣祖宗有留貽原欲昭法守於後世乃變而履敵變而邱甲更法蔑古清議幾至無權則本忠愛以敷陳而婉諷微言欲以片語培數百年之國脈國家有創制實欲示節儉於後人乃始作南門繼作雉門踵事增華民生幾不堪命則本憂危為救正而旨微意顯直欲以一言庶億萬姓之身家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閔子豈無所見而云者今夫先事而謝才華機宜或昧也後事而為彌補挽回已遲也慷慨而謀軍國學養未純也袖手而作旁觀天性已薄也夫人則不昧於機不流於遲不紕於養不薄於性聆其言何溫也味其意何遠也夫其深觀乎法制親模其君宜敬守先型其臣青無忘成憲因出一言以動其則古稱先之思抑其默窺乎朝野上下其國可靜不可動其民宜逸不宜勞因立一說以抒其安上全下之策夫子聞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嘉閔子儆魯人也儒生而謀及民社議者每為之不滿而君子獨深取焉為其能以匡正為補救也夫事當欲行未行之際得一持重老成者維示規諷豈不可稍戢其欲逞之心幸而斯言克聽也固足舒財用而省勤勞不幸而斯言罔聞也亦足昭偉論以示後世德行之科發為言語不足繼納鼎觀魚之諫哉韋布而上議朝政聞者每覺其不經而君子獨深遐焉謂其能寓諷諫於箴規也夫事當欲成未成之頃得一從容坐論者微示提撕豈不可略挽其變古之志幸而聞言不悟也亦足以一匡革祇盡臣子之責不幸而聞言不悟也微顯亦與春秋同功及門之論用佐貶褒不可戢歌雅舞倘之漸哉

純從上下截文關處發揮詞意精確心氣和平非有學文者不能作此

四名 范宗濬

花月樓台進九衢青華闕厥登高一呼衆響應詮題人細切實發揮語無浮設葉不妄枝語有包乃于切定武周

尊與親交致本修身以推及也夫賢而能尊親而能親義盡而仁至矣由修身而推及之非九經之大端乎且我周泰澤沛菁莪誼敦行葦一時崇俊又篤宗盟無不各致其情矣顧瑰奇負珪璋之品將以實意不必隆以虛文公族重本根之培遇以殊恩尤必聯以至性前席執父師之禮一堂聯手足之歡誠盛事也斯亦治國之急務矣九經既先修身矣今夫負一德之望而日與我身相接衍一脉之傳而日與我身相近者賢與親也山川之鍾毓不偶矣或千里一聖百里一賢則賢才之生天地實重之又況據經師之席隱然以師保自期膺知覺之權儼然以天民自待賢之位置不薄我之位置夫賢者固可忽乎然而不徒以浮文將也嘗見要結籠絡之主崇北面之虛儀尊以貌弗尊以心賢人以引身思避重老成之品概尊以禮弗尊以位賢者已詘故而逃陽從之而陰違之豈非尊之未得乎惟本實意以尊之載尚父以後車拜其書實欽其道訪箕子以洪範採其文並嘉其行我國家虛席求才飢渴時深於寤寐故親而兼賢姬旦特居冢宰之職賢而復親蔡仲不妨茅土之封也風勤吐握而禮重賓師尚其於操身浴德之餘虛懷奉之祖宗之派衍實繁矣或私之曰伯父或私之曰叔父是篤親之典先朝實重之又況分賚玉宗支其譜天潢之誼同本源於一脉益切孔懷之情親之維繫於我者甚厚我之維繫於親者當何如乎然而又非以姑息處也嘗見大度包荒之朝泥天倫而寢食與俱親愛雖深未免不姻於節制弛法律而奸謀不究親昵過當卒之啟釁於蕭墻始親之而終疏之豈非親之失當乎惟本至情以親之桐葉分封夫弱弟錫以土即遇以思梓材作語於孟侯授以官並勉以道聖天子深仁睦族一體直貫夫百年故親即其賢號叔可作相於西京賢而屬親召公亦宣猷於南國也道重睦婣而德懋涼薄尚其於整躬接物之下一體視之

兩大此中詞義正大筆有鑪錘

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相臣有顯君之績名昭於後矣夫人無所顯於時何所傳於後奚而顯君於天下也傳於後世者傳其君實傳其臣耳且士有受誣於後世而無由雪其不白之名幾疑其無所顯於生前無所傳於身後矣豈知相臣裕謀猷展經濟於西陲中外咸欽伯主之烈垂聲施於異代子孫猶識祖宗之勳使其君名昭於四國並使其君譽永於來茲乃知建大業立大功者洵不在恒常意計中也今夫百里相秦之日正穆公開國之年然霸西戎錫金鼓非主盟中夏銘勳王室也何以天下咸服沒世不忘者僉曰百里相秦之力也非子肇封賚閒未通於上國知牧馬舊域僅守小邦也乃自西夷獻捷得邀懋賞於天朝於以知荊鄙有元臣攘狄尊王猶能起而議車書之聚伯翳啟土立國未有成規知岐豐舊邑未宏規模也乃東道既通得託封圻於侯服於以知宛東有逸老而光前裕後猶能進而增史冊之輝矣之相秦君之顯臣之顯耳然其可顯者即其可傳者也孟子著顯君之烈殊勳早播於蒙區然齊處中州相君者可從容以奏績奉處偏邑相君者必竭蹶以圖功也得奚以為輔佐而恤鄰藏謀史臣亦嘉其功發教數年已人亦修其貢迨至汧渭黎民曠代猶切欽仰則其恩澤孔長矣孟明有顯君之功奇績早光於天壤然武夫恃力相君以戰勝則有餘國步方新相君以敷治則不足也得奚以為整理而公因謀穆列邦共仰赫濯之威迨至板屋士女隔世猶發謳思則其留貽不少矣事非創建之非常則表見難期諸卜世試觀老成謀國實有超乎天下之心故欲顯吾君於天下奚之志原不辭其勞欲傳吾身於後世奚之念並不及此也則念其一紓荊禍三置晉君不已卓卓千秋哉事經流俗之擬議則衡量宜矯其偏試觀才識深沈實有周乎百世之量故君而不顯於天下後世臣之責無可覩君而既顯於天下後世臣之責乃稍釋也則思其并國二十拓地千里不已煌煌萬世哉不賢者而能若是乎

胸有成竹故左宜右有說來都成妙諦

大賢以言諷魯聖人持嘉之焉夫曰仍舊曰何必改作閻子之心即夫子之心也嘉之曰言必有中非欲堅魯人之信乎且賢人警世之意即聖人救世之思也而要非足濟時艱必不能深為贊賞惟按時勢以審機宜創不如因數語已括其要斯本義理以抒讜論發而皆當千秋可著為經不可更者善制不容沒者嘉謨而聖與賢維魯之心均情見乎辭已不然長府之為魯之人何無出一言而切中時弊者哉而閻子皇然起矣儒生而輕義王章縱剴切陳詞空談何關國是而是非有必辨者紛更新法不若恪守成規也本片言以寓勸徵而國計攸關隱繫十二公之宗社修士而上參朝政縱從容坐論清議何與民情而得失有必陳者徭役頻興不若典章勿壞也即微言以商可否而民生攸賴默慰七百里之輿情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閻子立言之心即夫子變魯之心也夫子聞之何如者孟按機度務早知夫往制宜遵故以葦布之良規議公朝之過舉而一二事指陳流弊覺無以諷議庶克救執政之偏而目擊心傷深慨夫迷途難挽故因吾徒之微諷觸函丈之深情而一二語洞見本原覺極口稱揚惟冀動當途之聽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嘉閻子直以告魯人耳大廷方事乎變更而草野閒談欲以言止其役魯之人當有聞而疑者自夫子贊之乃知其曲中也未嘗妄議朝綱而存忠愛於婉詞謀猷克當豈必自矜卓識而寓和平於偉論損益咸宜本致主澤民之衷作即用變人之語夫固不言時所積久而彰也有所仍而克革迪前光無所作而免滋後患魯之君翻然有悟不重賴轉圜之力哉羣臣共安於緘默而經生坐論欲以一言阻其謀魯之人應有聞而忌者自夫子嘉之乃知其切中也沈靜根諸學養而盈庭唯諾何妨顯示其從違閒默出自性成而舉國張望不妨共參天取舍本忱幾觀變之念為體國經野之謀夫又不言時所靜觀有得也有所仍而克遵祖制無所改而靡歎民勞魯之臣恍然旬思當無貽越俎之譏爾

上下節看得水乳交融不矜才不使氣是爐火純青之候

聖賢之言一舉孔流出 鈎下中字筆 緊而圓切實 發揮不泛不支 上下截結成一片 是夫子所以嘉許之意 筆意俱靈不平迴到不言筆意周 語以笄珠筆可屈鈌

無一語經人道過無一字失我本來面目獨造落落百
隨題生文按時起詩親切有味含意遠然情詞委婉機調圓亮超卓層出不窮權衡有武

閔子騫曰仍舊貫至言必有中

以婉言救魯得言事之準矣夫改作不若仍舊閔子止長府之為言固極婉也于故許其有中以為言事者法且吾儒不獲行道濟時而但以清議持國是已成越俎之嫌而復逞憤嫉之私以放論當途得失逐使祖制之更新法之行轉以吾黨之危詞奪論相激而成反不若緘默自安者尚得從容以有待則甚矣妄言憤事之儒未嘗奉教於聖賢也如長府之為魯之人無一言以救其失而閔子瞿然矣豈必悲歌慷慨直陳君國之非第恣累世規模宜戒紛更之弊數十年典型未墜何妨以舉由如故相安於無事之天豈必太息咨嗟顯揭人民之害第念閭閻耕鑿宜寬力役之期億萬姓待澤孔殷似難以土木大興偶擾其樂生之素其曰仍舊貫如何何必改作非閔子能為此言哉且夫立言亦甚難矣年少上治安之策亦嘗準今酌古進而籌議夫紀綱究之志氣激昂不免痛哭力爭開中立猜疑之漸此言之出於急切而未深以涵養者閔子非同其倫也諍臣居諫議之班非不補闕拾遺時而愿陳以樂石究之性情慈直不免以丰采嚴峻啟人君疏遠之端此言之出於徑遂而未精夫學術者也閔子誠軼其類也夫閔子固有不言言無不中者也而謂吾子聞之能不深許哉苹矛而獻萌蔕縱大聲疾呼何傷褊淺乃忠誠根至性化一時矯激之情微諷悟君心釀數世和平之福法祖遵王之議一出以經綿惟惻而天聽為之轉移未言則觀變沈幾既言則準情酌理抑何中節若斯乎推斯意也嬰陳踊貴齊景緩刑僑辯館垣晉侯禮客列邦中嘉謨特著尚不若斯之曲達爾草布而商朝政縱高談雄諦可宥狂愚乃雍容微辭孰禾嘗侈侃侃之陳簡要協機宜已足表肫肫之念愛人節用之經一發以敦厚溫柔而片語足稱碩畫為此言者無罪聞此言者足戒抑何中倫如是乎推是心也戰栗失辭啟時者以峻詈田賦失對附季氏以肥私及門中從政多才其能如斯之契合哉厥後長府之為不見經傳非閔子之言有以正之哉

偷趁明瀹斜一曲並馬春風陌雙指雙收入題暗融上文融會造之議論作此題頂上關光江湖發秀色草木含景滋鳥聲啼破一簇春

四句精整絕倫一筆題意更圓釀萬花蜜取五侯鯖饜多史事有此親切史論警湛之思鍛鍊之筆可稱俊勁

君子敬若人尚德敬若人

惟君子能尚德亟許之以風世焉夫未有君子而不修德者勸歟且一代之人心風俗視吾儒之習尚為轉移而非有確乎不拔之操則其識本遠於恒情者其論無當乎大雅惟篤志好修先天下而淑其性平情論事合天下而定其趨人品之純根於心術心術之正發為名言懿此詣而時殷高望也念其人而倍切低徊已有是哉世有以一言扶天人之奧達理數之幾如若人者培傾覆直採維皇陰隲之精抑其持衡最嚴確見夫修之詣悖之凶不在一日之榮枯而實在千秋之予奪故抗心希古自表標期而秉正嫉邪足破流俗諺悠之見吾於是而重若人之品矣吾於是而見若人之心矣蓋援古證今立言貴當苟品詣未臻純粹其何以揚清激濁祛末流僥倖之私而東奐攸好賦畀難誣惟心性夙編中和斯能以釋躁平矜靖烈士嘯歌之氣君子哉其斯為知命者哉尚德哉其斯為信道者哉夫然而尚力者知所戒馬繫易著履霜之戒餘殃餘慶宮蒼有不爽之鑒觀乃若人之侃侃而談若不啻先獲我心也信如斯言奸雄跋扈恣睢史筆難寬於斧鉞賢哲風廉坐困阻於終報以馨香緻有時天命難諶感召或違其理而以偶然者聽之時數以必然者信之彼蒼惟存此善善惡惡之良與斯民共行其直道衷懷一何肫摯也立言並於立德斯為務本之君子也乎夫然而修德者知所勸焉讀書至伊訓之篇降祥降妖淑慝有難誣之旌別乃若人之津津樂道者直欲與古為徒也信如斯訓稔惡無俾逃之罰足令胥小寒心潛修無不發之光能使儒夫作氣即有時世途多變報施或爽其衡而立身恥為時俗所憐立志懼為聖賢所棄常抱此是是非非之理與斯人共勵其矜修識見一何卓絕也有德者必有言斯為躬行之君子也乎普春秋寓褒貶一辭可贊何難參筆削之權風雅辨貞淫二復有年久已悟無邪之旨魯多君子尊其能乎

大舍細入高恒摩言識解迥異凡庸斯真超超元著

特識
酒黏杉油重
花塵帽篇偏

王樓天半起
笙歌
歌喉一串
連古能字亦
功實齊醒語

值題二小代
忘其為點題
上下今古包
孚多少史事
點題字如自
出機有
工力悉敵到
底不懈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禦侮在於自強讀詩而信其能馬夫治國家之道即禦侮之道也讀詩而贊其能有家國者盍鑑諸孟子述孔子意謂詩應侮予而先以或敢或之者發詞也亦危詞也讀詩者苟昧有備無患之旨輒侈然自肆以為彼惡敢當於是弛禦侮之術啟納侮之門馴來暇問人之侮也而己之自侮實甚反孚此而詩人出以疑詞者後人直斷以決詞是可為知道說耳然則詩言或敢益猶待後人兼善夫敢不敢之間而自度其能不能之勢者也吾固重念夫有國家者天命可常亦可暫則道在自為從祖功宗德之積而重之曰其國家非一人所得私而據者也念締構之艱難而戰勝在朝逖隱以消歎十世干戈之氣國勢可弱亦可強則道先自立從此疆爾界之別而專之曰其國家又四方之所環而伺者也惕危機於衽席而積威在廊廟陰以祛千百國覬覦之心夫己有可侮之道而禁人之侮不可得也己無可侮之道而慮人之侮亦不必也誰歟能治其國家者是必其君若相側身修行皆有勵精圖治之思能謹天命之威堅於磐石而且自朝至野嚴肅清明皆有深固不搖之氣田疇能易賦斂能薄孝弟能修忠信能立穆然具上安下全之象而眾志之固屹若金城吾見鄰國知之則必敬敬斯懼懼斯服而敢狎玩者其誰吾見遠方聞之則必慕慕斯悅悅斯來而敢輕褻者其誰從來樸外之謀必塞於安內而飾為豐亨豫大之說者不可謂能治能治者有思患預防之意焉德威之懋也讀仁君之手詔強藩削號以稱臣閭賢宰之姓名大獄戮邊而戒吏而猶有狡焉思啟者直傳檄而定之可矣而誰敢虎劉我邊陸而誰敢蕩搖我土宇抑文德之感並不廢夫武功而務為爭城奪地之謀者不可謂能治能治者有立於不敗之實焉民信之享也賦板屋以興師女子猶知敵愾詠同袍而選士小人亦願從王而復有負固不馴者直制梃而撻之足矣而誰敢恣其狠吞之毒而誰敢逞其鬻禽之謀在深宮日憬虎尾春冰之戒而畏神服敬四方已歌無捄而來即瀋海已成陸墾水懷之威而憂威危明一人猶切勝予之懼夫是以兵戎不試而萬年有道也

按時立言題生意無一字肯滑口讓過

一名 張敦安

千餘騎中擒
上題
訓詞深厚反
可代聖賢立
言又是一種人
題
跟春秋意說
來夫子嘉逮
之意已透
起筆觀忽
陪前滴淵珍
春眠叶醒題
意
可改懾奸雄
得志之心可
以奮英雄療
例之志
語必願毋言
皆遠宗
障百川而東
之迴在瀾於
既倒奇論破
胆危詞絕心
深人無淺語
真大無凡想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贊若人以厲當世亦春秋意也夫世至春秋人非君子執知尚德者述之言春秋之意也所為贊若人歟且人品之卑人心之陷溺為之也吾也志在春秋固常寓之筆削矣有人焉洞觀古今得失之原而不慕末俗尊榮之勢斯高其職不以屈伸增感持其說必以彰譚為衡其意量所存若與平日褒譏之旨隱隱有相發明者何必謂一辭莫贊也不然若亡若王此亦古人意哉氣數推遷之故智士原有所不爭而降祥降殃恍若毫釐之不爽平時編年紀月秉筆而垂勸戒之謨究不若斯言之微而顯也則立品卓然矣人生遭際之常賢哲亦在所不計而或興或替儼然如量以相加夙昔筆伐口誅據事而嚴莊別之意究不若斯語之婉而辨也則立心梓然矣伊何人歟殆君子之人而抱尚德之心歟君子哉其若人之深識哉今古遥遥賢奸相接誰復綜覈其始終而若人委曲相商若恐修德獲報之恍厄於遇而中情或阻故不惜據千秋之陳迹隱勵其好修蓋亦纂述維勤之微意也淺見者不能及也尚德哉其若人之自好哉世途擾擾權勢相傾誰復沈觀夫得喪而若人從容論辨若應不義自斃之說爽其理而志業漸褫故不憚按兩事之幷洗顧歲其淑慝著若不足言也然則古之君子厥德不回罔不邀彼蒼之眷顧非聖賢尚德之常局哉縱有時窮通興廢數亦難齊而自若人觀之覺積善餘慶造物因篤之常規不善降殃上帝傾覆之定理必不容悖德者之僥倖於其間也褒貶有必嚴也知我罪我誰諒苦心何幸若人之深窺其微哉然則今之君子厥德懋勉無不契蒼昊之鑒觀非世宙尚德之明驗哉是無論賞善懲奸理亦難必而自若人言之覺一時譬屈不爭權毫軒冕之榮百世常伸獨為吾道干城之寄更無廣乎則春秋之志不徒託之空文矣

援春秋褒貶作骨破空而來識路題巔不同鐸鈴凡響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以君子美賢者深嘉其尚德也夫未有君子而不尚德者如逭之論子所為深嘉之乎且甚哉吾不解惠迪從逆之幾若人胡見之甚確也夫不善未必降殃作善未必降祥叔季之天心幾於不可復問乃探原立論獨能援前代廢興之局堅吾儒祈嚮之心而信道特真自有不恕不尤者益即落落數言而人品之高心術之正已由是見矣昇菴禹稷之往事如彼若人殆有感於其閒耶吾不禁穆然於若人矣曠覽於古今之故而高瞻遠矚超然與古人為徒故舉目前之得失窮通皆無足攖其念慮而鑑衡標識若特藉前人成案俯仰而深法戒之思深鏡乎陰陽之原而知命達天貞然見窮居不撓故舉當時之威權勢力悉無足震其神明而懲勸寓深衷乃特以論古片言剴切而定從違之準君子哉若人其立品抑何高乎尚德哉若人其立心又何粹乎豪傑意氣未平憤姦邪之得志則投袂而興慨賢哲之沈淪則拊膺而歎即其中情所發亦自徵好善惡惡之誠而不足云尚德者激於氣未足於理也君子則何所激也俗士報施過泥謂惡必貽殃在在應司其閒記謂善必名處念念預計夫取償即其素志所存亦猶是崇正黜邪之意而不得謂尚德者出於勉非本於安也君子則何所勉也是可見其善體天心焉叩蒼穹而問感應之方福善禍淫豈事事皆如人意而其理自不誣也吾儒由義居仁第思我之無以處我即或運值凌夷奸雄日肆時當末造奇特久湮而但使經德不回則彼虐此興造物終有自然之位置若人顧直以片語獨具微也彰瘅定賢奸之案即修悖明氣數之原不儼裝奉天不違之君子也哉是可見其深明人道焉際叔世而論報施之準存亡順逆豈事事皆有定衡而其操終不易也吾儒砥礪修要當盡己以俟人之知不必貶己以徇人之好即或蹈暴乘權稱雄一世名賢失志坐困終身而但使秉德不移則彼抑此伸人世卒有當然之酬報若人早以己見會其通也褒貶協春秋之律即是非存直道之公不宛然與人無尤之君子也哉若人益自此遠矣

題理純從上文含咀而出仍還他渾然神理是為大家法乳

閶門見山衙淵測底題解奕然融會上文語無泛設綺脈交注水乳交融全題消息很透

王樓天半起笙歌尚德與君子不說成兩撅

名從名同傳中運化出來不向時里巷中抄襲過去

筆二鎮得紙住文不妙來無過熟隨手帶挿天仙化人不知人世有桐蘆楚萬之苦

清剛寔上策擅共勝提帮簡老一尊閒待月明斟願趁明漪斜一曲並馬春風大有關係

喚醒迷人不少清言娓娓如聽魏晉人塵談正言莊論足使奸雄喪膽短鍊周密與元作同工

表賢者以風世恃力者宜悟矣夫君子之成為君子以其所尚在德也子於逭之出而亟稱之恃力者庶幾知所尚哉且自斯人之以力相尚也而天下無真品詣即無真性情又何怪自立者之難其人哉有人焉發幽情於思古權衡至當不隨俗論為轉移扶正氣於未哀樹立有真宜於寸裒端嚮往道伸則權自屈人定而天無憑其見之迥越凡庸者乃其心之獨有千古也昇菴禹稷之說若人豈無所見而云然哉今夫識不真者不足與論古力不定者不可以修身吾因若人而不禁有感矣急功利者若而人工趨避者若而人茫茫宇宙久無人力挽頹風矣嘆沉迷其莫返誰則抗心孤往專趨向而定於一尊傷時命者若而人肆譏評者若而人渺渺予懷久無人共明素志矣問去就其何從疇則據事直言定予奪而不參異見初不意觀其深者竟有若人也小人享厚福此獨以速亡惕之至人患奇窮此獨以晚節推之崇正不崇邪其立論迥不侔矣不謂之君子得乎初不意見其大者尚有若人也庸人習委靡此則以慷慨陳之奇人多激烈此則以和平出之論理不論數其立志為至高矣不謂之尚德可乎人類之雜也君子一而非君子者百不有真識將逞一己之私以為準恐不免淆厥德耳舉若人之真識以示之俾知幽頑無令終之道前車可鑒易一念即出迷途修士有必發之光苦節可貞忍須臾即已千古而況君子之論人初不以法網之俾逃為敗德者寬亦不以食報之或爽為修德者疑也明大義於綱常其識見抑何卓犖哉人心之壞也真君子少而偽君子常多不有定力將據前人之跡以自解恐不免亂厥德耳得若人之定力以正之俾知衆口鑠金銖之誅雖暫竊顯榮豈能與名賢合傳百世切磬看之祝雖偶遭疑議斷不與醜類同羞而況君子之修已並不以敗德之獲戾而始圖益愁亦不以修德之受福而始思勵行也貞勁節於歲寒其詣力抑何堅定哉噫往迹時衡非矜褒貶而激揚昭烱鑒直道猶存三代之公前修服膺自審從違而彰癉寓微權片言足定千秋之案若而人者不亦卓哉

剝膚存液鍊氣歸神至聖醒世婆心栩栩紙上

八名金正煒

仲尼祖述堯舜

道有所宗徵諸古帝而已然矣夫中庸之道備於仲尼而仲尼要未嘗無所宗也惟堯與舜不已祖而述之哉且吾述仲尼首揭君子中庸一語所謂君子存之也存幾希之君子自明察之舜始而實自執中之堯始仲尼雅言書而尚書獨載堯以來明以見勳華之業以聖紹聖而精一之傳則以聖授聖故前聖絡後聖於一堂即後聖宗前聖於千古而聖教之源衍無窮者有專屬焉今夫作者謂聖述者謂明學人世守一經猶將以專門名家修國史而入儒林之傳而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後嗣本支百世亦且以詒謀燕翼考家乘而知世澤之留吾乃於刪書所自始睪然見二典合為一篇吾更於著論所由終穆然想二帝垂為兩事以云祖述非堯舜而莫屬哉謂見知之事禹皋任之於仲尼何與不知堂陛拜颺述在禹皋而不可言祖也無禹皋則益稷陳謨亦分襄贊無仲尼則湯巍寄慕孰記勳華是禹皋特中天良弼仲尼固異代功臣矣徒述而不繫以祖猶未見源遠而流長也已謂享祀之禮朱均主之於仲尼何與不知黍稷馨香祖自朱均而不言可述也無朱均而封視封陳王者尚能繼絕無仲尼而惟精惟一學者誰為表微是朱均特當時華胄仲尼固有道曾孫矣能祖而不見諸述猶未許昭茲而繩武也已以仲尼世本殷人則祖宜在湯顧五百餘歲之統系開自有其必先仲尼爲屬之湯非即遠祖堯舜乎述焉而親子有功湯乎無名其不及乎舜者皆若以述堯者述之蓋七十在位之餘堯可以子視舜堯即可以孫視仲尼也彼夫賢於堯舜及門尚有推遜稱尊仲尼者三代上遺在君相三代下道在師儒尋墜緒之茫茫夫何疑自誣其祖哉以仲尼信而好古則述宜在老彭顧吾十有五之功修老不知其將至仲尼竊比老彭非即上述堯舜乎述焉者儼然以祖舜者祖之蓋月正元日之先舜可以祖堯之祖仲尼即可以祖舜之祖也彼夫私淑仲尼後世將有道性善稱堯舜者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紹新傳之渺渺夫何難遞相繼述哉更觀憲章文武而遠宗者不又有近守乎

從舜紹堯說來祖字遞字歷歷可證

提筆凌空重頓題首

點次不苟而叱陪襯天然

斷制謹嚴筆可屈鉄

奇想天開總不肯用一真筆

字古而用題字標剔見醒

思義音節常人不解頭頭是道滴滴歸源動對

擬題之源揭題之要如二曜經天融括上文筆意駿切撇去常解獨標新諦筆筆從若人說起故強融上而不犯手

撇一層進層此則樸說則理

推崇一筆更有神

惟君子能尚德許賢者之意深矣夫世無不尚德之君子苟是則過人遠矣子故於其出美之且人品之隆汚以心定之人心之純駁以言定之惟準諸理以立言則即其言可以見植品之端即其品可以見宅心之粹晚近來士少真儔求一論古有識而信道能篤者已幾乎不可復得矣而不謂卓然自立者之大有其人也有是哉若人之感懷往事而殷然進質者有如是哉此無論息心觀理非同於末流悠繆之談而景仰在前修覺積惡而亡積善而昌古與今惟此定理則抗懷高寄原未嘗責報於彼蒼又無論遇事平情并不存豪士憤時之見而尊崇歸總行覺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懲與勸不外準情則壹意孤行要惟是自明其素志斯其品為何如品其心為何如心哉吾觀於尚德之君子而知若人矣蓋君子性天獨厚而閱歷所增復有以定賢奸之局故禍一淫若有餘快福一善若有餘榮歷歷論辨之餘使共知天爵常尊原不藉威權以自顯則性情之厚為之也而若人乃意與近之抑君子學問獨深而感慨所繫復殷然於成敗之交故倚勢者不為榮華韜光者不為憔悴娓娓敷陳之下使共知一時烜赫終不敵百代之馨香則學養之深為之也而若人乃見已及之謂惇德者終顯其轍邪慝無侔免之誅謂積德者終顯其光潛修無不彰之美此則楊清激濁可以見君子之識未足盡君子之心而若人何如也想其窮理讀書早已知性分之崇無分顯晦而考之於古有不爽之殃祥即揆之於今有可安之義命就使報施失當而貌躬終不易其操砥礪之殷懷正以無所冀而益摯也成敗興衰之故顛倒幾人之是非矣若人不遠超流俗哉謂以尚之者寄不平慨豪猶亦邀天眷謂以尚之者鳴孤憤歎聖賢亦遇時窮此則感事傷懷可以附君子之林未足盡君子之量而若人何如也想其撫今追昔久欲舉善淫之報徧喻顓蒙而勢力必窮幾見令終之奸宄神明共壽長留不朽之聖賢即今前後偶殊而彰癉究莫違其理提撕之雅意正以有所感而益深也窮通否塞之場消損幾人之志氣矣若人不迴越恒情哉

肅括宏深風骨道勁後二剝膚存液識解逼進一層直使聖人贊美南宮為當世之背德者痛下鍼砭無限深情俱在言外

言簡意賅是以少許勝人多許
比調久已盛鳴然有理以達其詞自是清勁一語抵人千百要言不煩樸實說理不蔓不支他人剝剝不休者此只以數語可之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惟君子能尚德深契聖心矣夫黽力崇德造之言君子之言也理處常而數恒極其變言乎數則理窮理可知而數必不可知言乎理則數又窮惟守其常不消其變即據可知以概未知此其詣純儒幾之下士昧焉造有所問而出造之品何如品造之心何如心哉禍福不可太明禍福究不可不明造蓋有以見其大而得此餘慶餘殃之故決其機於惠迪從逆之先興亡不可億度興亡抑何嘗難度造蓋有以窺其微而具此可賢可聖之身高其志於虞夏商周以上造之品何如品造之心何如心吾思尚德五摹君子矣剝復否泰之機常人每究其奇君子第守其正是非之在今日其理亦有不足據者矣獨恃此隱微寤寐之地居天下之所不辨澄觀往事而悠然有以自得者若人乃自此遠焉發興成敗之局萬物顛倒其中而不覺君子特立其中而有會屈伸之在今日其故亦有莫可解者矣惟觀其酌理平情之際圖天下之所不爭抗志前修而岸然有以自重者若人乃自此高焉益君子者至行堅定決不因運會之升降易我操持謂得失有可憑君子亦不敢急好修之常自有君子出證以古人之事而慷慨悲歌之氣為之一平然後知天方富淫善人無祿究為有激之言也懷履潔清而益以世態之變遷貞吾素守謂通塞無一定而憂傷憔悴君子不必存歆羨之思自有君子出觀於陳迹所存而抑塞磊落之胸為之一拓然後知達則兼善窮且益堅雖有不拔之操也造之品何如品造之心何如心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格局短鍊韵味淵永奄有名手大家風力

十二 袁澄清 名

一甌花乳泛輕圖尚德與君子融洽古明抵定德字融會上文以渾括出之實義虛神面面俱到謄錄上時派中叱必短後幅必長文獨推陳出新不落窠臼惜墨如金凝鍊語不在多

稱其品而明所尚為修德者堅其心也夫春秋時孰是尚德之君子者子於造言而深許之非為修德者堅其心哉今使論世者不深窺乎成敗得失之由而徒挾不平之鳴以憤時嫉俗焉則意氣未免激昂也實性情未臻純粹乃靜觀乎古往今來之際深明乎惠迪從逆之機祇爭得失於寸心不問升沈於時數其識定其品超然其心正其人迥非三代下所恆有也而不意於吾黨中得之有是哉若人之言何其顯而切哉蓋惟洞鑒夫邪正乘除之數而知吾人懋修之旨爭千古不爭一朝況修悖有定衡何敢不砥行礪名全其品量抑惟默證夫天人消息之原而知吾儒樹立之真在身心不在遭際縱窮通無定局何敢以俗情常見墮厥修為若人乎非君子而尚德者乎報施之數奇矣哉而本德以為衡則理在而數不得持其柄為惡宜無倖免而史臣標直筆千秋莫逃斧鉞之誅作善未必遂昌而潛德發幽光百世猶享馨香之報至理匪難喻特德修未至斯惝恍疑之耳信如若人之卓爾不羣也逼惡揚善闡其旨默為賢否定旌誅禍淫福善會其微不以興衰論豪俊宇宙內存亡之局一經通人之議論而衡鑒不誣憑依本自為正不必問吉凶於氣數也若人誠崇德之君子也浩渺之天微矣哉而即德以為斷則人定而天亦顯其機從古無不敗之奸雄故盈滿為災功之奇者禍亦酷自來無不彰之仁孝故精誠格帝積之厚者流亦光大道本易明特德業未深斯淡漠置之耳信如若人之特立獨行也淡其慮於勢利紛華末俗之遭遷無足裹洞其理於盈虛損益達人之意見不妨參古今來升降之原一經智者之推陳而範圍不過孤芳堪自賞亦自可聽得喪於蒼穹也若人誠尊德之君子也然則謂進德修業若人特藉此以自勵乎非也感應之機修儒弗計縱令餘殃餘慶彼蒼恆顧倒其局以聽斯世之從違而守道不移斷不以陰陽無權致起怨尤於內念也夫亦可以平烈士悲歌之氣矣然則謂作德日休若人特引此以自恕乎非也施報之說志士弗記縱使降殃不祥造物每如分相償以為斯人之懲艾而真修思永斷不以鑒觀不爽致生莫倖於寸衷也夫亦可以堅修士自好之心矣君子哉尚德哉世有若人吾能不為斯世幸也

議論精深筆意透澈將聖賢悲慨聲情都從激昂陳慨中曲曲傳出斯為老斲輪手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稱君子之所尚惟能信天者能信德也益君子之尚德知天也觀子之贊南宮又何疑於不答哉且天生人而予以好德之心無人不有此心即無時不猶是心而天心亦大可知矣自庸庸者不能徐己之心即不能體天之心於是以天為可疑而誣天之心此心術之所以日卑也而知德以知天者遠矣如若人所言是非有窺於天心之主宰而為天立心者不能言也非有協於天心之好惡而盡人合天者不能言也而吾乃由其言思其人由其人思其心破眾人游移惝恍之情而獨從晚近局中定真知於冥漠人或疑若人之迂而非迂也綜萬變於寸衷而持論不刊已洞悉消長盈虛之理靜豪傑慷慨悲歌之氣而獨從聖賢途內結幽契於彼蒼人或疑君子之矯而非矯也統千秋而獨斷而持衡不爽已足表端人正士之真是若人之言之為君子也明甚獨是世之自命君子者有矣造物患吉逆凶之理未流亦具良知第恐所見未真將信將疑不轉瞬而移於習俗此欲為君子而不果為君子者其德未可遽定也聖賢盡心知性之功願學亦知自好第恐人心不屬忽歌忽泣即矯厲而終非所安此勉為君子而非樂為君子者其所尚未可盡憑也而如若人之為君子其尚德復何疑哉理數本屬同原之事謂君子言理不言數者非也但以尚德之意處之則數際其順而不必喜數際其逆而不必憂惟德動天是君子之可自勝者耳且順逆亦無定形矣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或不知而忽尤之則忘也而若人豈有怨尤乎所以上古之天何必近中古之天何必遠得其意者直可合古往今來之變而以一例之性命非可歧視之端謂君子言性不言命者亦非也但以尚德之旨參之則當得而得安之若命當得而失亦安之若命惟天佑德是君子之不容已者耳且得失亦無常局矣最遠則在千古至近亦在百年特未來而希冀之則悖也而若人豈有希冀乎所以有道之世天固不變無道之世天亦不變知其旨者並非故為伸此絀彼之言而矯以勝之君子哉尚德哉非知天者何以及此

用意精確筆情老到若非時手所能

才字六十八號

順天

辛卯科直省鄉試闈墨試帖

賦得遠樹望多圓得淮字五言八韻　一名

多少江南樹爭迎客渡淮吟懷遙處遠圖相望中佳風力雜偏柳煙痕欲補槐園空雲蓋擬照水月輪偕到頂秋容寫空明倦眼指四圍迷柳屋一角補松崖翠陌垂陰偏璇源倒影皆香山憑眺久芙蓉侍　宸階

其二　二名

遠際多煙樹詩人晚渡淮望同千里隔圖帶幾分住松感鱗鱗細苔皺齒齒排密教雲氣罨疏帶水紋揩日落重圍似天低四野皆擎空微有暈貼地渺無涯極浦青蒼合遙山紫翠偕幸依　楓陛近珥筆愜吟懷

其三　三名

煙樹知多少香山遠渡淮夕陽圓有暈春水望無涯青宵隋隈柳蒼分棨戟槐桐孤浮泗出林秀繞滁皆豈寫遠天好屏環列岫佳名幢藏古寺清磬點層崖隔岸重重影中流渺渺懷芸生涵　聖澤獻頌侍　莫階

其四　四名

樹樹多情碧南行正渡淮晴光圓處認遠景望中佳風力雜偏柳煙痕欲補槐園空雲蓋擬照水月輪偕到頂濃青合迎眸淨綠皆陰迷吳岸迴缺借皖山排沙背迴帆指天容要登階　上林喜詔值滿茂豫愜　宸懷

其五

多少江村樹逢窗入望佳圓陰籠夾岸遠勢接長淮一水分明隔千林次第排青空開眼界碧量湯胸懷柳暗都垂幄松盤不露釵煙痕低欲暝畫意巧難偕車蓋重重擬帆檣隱隱偕香山孤擢翠風雪渺無涯

其六

多少江南樹隨雲欲渡淮四圍圓有暈一望遠無涯野曠林容淨天低空影皆眼前晴宇拓頂上月光維隱隱歸鴉遠依依積翠排陰圍吳浦暗氣入楚山佳濃碧石村邊合空青水際偕　瀛洲慈欒賦白句寫吟懷

其七　一名
多少長隄樹　偏舟正渡淮　濃青圖有畫　遠綠望無涯　帝岸千章布　秦天一幕排　白團雲影合　碧罩午陰佳　柳妥
疑張繖　松共不辨釵　曉山煙露秋　水眼雙揩路　指頭頭是林　環面面皆宰　依　蓬島近莫瑞紀　堯階

其八　十二名
望望長隄樹　遙迎客渡淮　圖光低暮景　遠色入詩懷　望嶺疑眸接　檀欒四面花　飛之蓋似雲　擁桂輪偕稍缺
山容補微尖　塔影排迴環　依地勢　圖畫徧天涯　黃葉添秋思　蒼煙罩斷崖　況當　溫室近　思大仰　堯階

其九　十四名
那得圖如許　葱龍入望佳　路多迷古渡　樹遠隔長淮　桑宛鳲飛益　松難辨折釵　瞑痕　猶有雪　野色浩無涯　宏
趁濃雲泛涼　應滿月偕雙　眸迴極浦　一角補縣崖　量影猶勝　探幽憶　曾戴　香山工　宮景雅頌獻　宸階

其十　十七名
樹色蒼茫裏　偏舟恰渡淮　陰多圓有　量春遠望無　涯秋水雙　眸豁　晴嵐西面　佳濃青團欲　瞑滴翠淨於　揩益　喔
環孤嶂　輪囷接斷崖　煙痕籠柳　滋日影滿槐　階浩渺長　波送宴　濛衣岸排　新吟賡　白傳　茂對　愜　宸懷

其十一　十八名
入望多煙樹　偏舟晚眺佳　圓陰生別　浦遠勢隔長　淮地闊隨　關迴天低　垂野　曠空青帆外　指晴翠鏡中　揩森古
都成益松　遥不辨釵　圍業微有　暈蒼蒼總無　涯日射重　規似雲　團一幕　皆移　根　温室近　舊齋　傍　形階
賦得鼇背參差日氣暄深紅峰遠千螺碧雲高處雄霓標連赤道雲綺絢蒼穹天柱
鼇背空橫峙參差曙色籠嵐容浮淺碧日氣暖深紅峰遠千螺碧雲高處雄霓標連赤道雲綺絢蒼穹天柱
勢亮外山樓縹緲中高情憑曉策麗景趁晴嫌勝境開江北祥光燭海東何如依　林泰鑿鼇拜欲蒼衰　一名孫多慶

其二　三名魏家驊
指點金鼇背參差遠望中氣連江岳斗白肯擁日輪紅霞蔚千層燦風來六合雄峰巒巻影曙城闕書圖工頭占

鼇背參差望不同浪飛學地白日氣接天紅路指龍門近光搖扈市空靈蹤採仿佛瑞靄望蒼龍蓍甲　恩隆
含輝際燕脂著色中仙峰秋縹緲蕭寺午曈曨樓闕南朝麗江山北固雄　瀛洲欽儀鑾真曉策快乘風　六名陳樹屏

其四　八名王承藻
指點雲鼇背參差遠霧籠雲光浮地白日氣暖波紅員嶠疑朝霞扶桑策曉風無脂濃欲墜鵝陣暖初烘城闕
依稀認負龍變化同載山終古峙照海十洲融遠影迷青嶼晴輝耀紫宸瀛聽就切　離照麗天中　九名魯洋林

其五
參差雲不斷海日氣蒸紅鼇背嵯峨峙烏踆掩映同濶翻溟渤北壁立大江東螺髻連天接蓑輪特地烘樓
疑浮幼廣欲直掃長虹策六鼇情欲等三層景融仙峰晴靄外蕭寺暮煙中獻曉　蟠拗近丹忱達　帝聰
賦得影落杯中五老峰得林字五言八韻　二名董錦瀾江西

五老高何極詩人攬勝來奇峰排玉笏分影落瓊杯陰約螺青鈿浮沈蟻綠堆山靈聯舊雨酒聖品新醅雲水
雙眸洗弓蛇幾重情默契星賢士里邀月摘仙才嶽峙吟懷壯觴飛笑口開會當羊祜飲多士上　蓬萊
其二　六名蕭敬德

縹緲匡廬影　齋收入酒杯　摩峯天際落　商山隱松留　漢代材參顏　淳賢鏡黃　日照金盤露　三青掘屏風
賦得賞月延秋桂得秋字五字八韻　聖壽祝皇萊　二名錢保壽浙江

皓月今宵滿　飛觴意不傾　延來千樹桂　吟到一輪秋　麗句味隨風度　蟾波似水流　天香飄處滿　涼意坐中收　魄共
心期朗　香參鼻觀幽　名花邀作侶　明鏡照當頭　瑤席傳盃遍　珠簾半上鉤　蓬萊欣得路　不羨廣寒游
其二　七名林頤山

其三

一碧天連海尋詩客甜亭風飾秋月白濤湧暮煙青銀漢颸蕭颯金波日杳冥塵飛鷹欲出潮曛重初星檐馬驚琴榻鞭龍撼畫屏捲雲檢迸露逐浪舸零星蟾窟香飄桂蘩峰影類淨遙瞻閶闔啟蓬島總瓏玲

八名陳其相

其四

風怒號秋宇濤奔上畫檻天空雪清漠界海畔鼓山亭箭駛漏毛順軒開會飛腥雲衢收絮白雪陣擁旗青霧攏當頭月波湧對面星金颺飛碧落銀浪激蒼溟高詠嘆吹帽狂瀾障作屏文公遺墨古勝概揖 彤廷

十四名郭曾颺

其五

海天誰作容留別鼓山亭詩字擘孤碣風濤盪八溟乾坤餘俯仰雲水互瓏玲蒼莽秋如驟崔嵬魏屋建瓠鵬程千里疾扈氛一樓腥塵障空三島吟鞭走百靈圖開寰縣赤人立遠峰青萬物盈虛理齊流鏡裏形賦得清夜焚香讀楚辭得辭字五言八韻

三名徐先達湖北

掃地焚香後騷經一卷披稍增清夜課朗誦楚臣辭梧月寒侵泊檀煙細裊絲別饒風雅趣頓觸惠蘭思氣惹蓮漿馥文搜橘頌遺薤襲珍采緝郢曲敲新奇餘韻機絃滿激分佐玉卮何如藜杖照蒼古荷

思施

三名朱映清

其二

夜氣清如水焚香習靜時且拋吳郡本來讀楚騷辭金鴨飛煙細銅龍報漏遲蘭銜芬未沫劍佩服尤奇韻逐潛魚聽宵寒警鸛知三更參鳥佛一瓣為湘累芳草王孫意遺經小雅詩歌閒還痛飲儘許酒船隨

四名曾之曾

其三

楚國川原秀騷徒竝轡馳焚香消永夜開帙領清辭虬箭三商轉鴻裁一冊披於戲問奧分吐水沈奇此境宜垂泊何人諷啜醨歌聲明月多變體國風詩顯風歸琴軫前修憶履泰鑪煙霏

禁鑾獻賦拜 丹墀

五名長文蘭

其四

竟夜焚膏讀心香一瓣持清才吳郡客絕調楚騷辭皓月應同潔青天好問奇芝蘭名士氣衡並美人思摛艷

異卉開丹桂芳馨滿院幽好延今夜月來賞古時秋有實微雲遠無聲冷露流明吟驚宿鳥仙侶訂牽牛東細荀公金綴盤空白玉浮何人同領略倚樹獨勾留材與形影香飄待唱酬仙根依 禁苑願續廣寒遊

八名鄭壽祺

其三

何處無明月欣逢桂子稠延來三五夜賞到十分秋金粟開根悟銀雲捲漏收花開香到骨鏡朗影當頭坐又停琴待情多折閒酬無聲即濕露有約此登樓渭北應懷客淮南欲賦愁處處無衰宦盡可留

九名孫榮枝

其四

桂樹榮如此深叢稚客留賞心千里月欣眼一輪秋涼好亭琴徘香從隔檻淨果超金粟外禪悟木樨不華屋明生彩珠簾影露鉤當聲清玉宇砧韻動茅洲荷杖添詩料閒樽洗古愁少陵傳逸事浪跡寄夔州

十一名翁有成

其五

皎潔中天月延來桂子秋賞心千里共佳景一庭收皓魄當頭迥分芳撲鼻縈嗚琴停玉柱搖泊上銀鉤舊雨誰賓至清風自去留枝從雲外盛新光遍射分流愛竹資分座聽松合謀樓詩懷夔府壯當勝廣寒遊

其六

幸與國圖月遠延貪到秋清華供客賞叢桂為人留有韻林風動無聲葉路流扉靜疑是玉堂仙座半渚憶前遊豪興奇文引新涼異味投香分枚史筆應庾公樓使欲銀盤擣何勞玉斧修婆羅陪一榻爭似在夔州

一名陳君耀

十二名夏鍾澤

賦得天風海濤得亭字五言八韻

願得乘風破觀濤最上亭帆開天宇碧猿照海門青應牽排雲漢魚龍戲日星拖煙傳玉笛噴雪濺金鈴程順鵬搏勢瀾翻虎踞形逢壺吹颯模市幻珍瓏霧塢秋谷淡雷轟水氣靈寰瀛欽 聖澤瑞靄 階廣

二名王承基

其二

不書倉桑感煙波擁一亭風颸濤岸碧天盃海山青玉削壁猶雨瑣據影散星拱鴻乘順勢萬馬奏圖形高引

高歌處離憂痛飲時餘芳隨袖染此味只燈知風雅留遺響烟雲裊篆絲研經逢　聖代薦士拜　丹墀
六名　江瑞鍾
其五
風雅音誰嗣萌芽自楚辭香焚人靜後讀到夜涼時滿聽銅壺轉書從玉案披幽芬含睡鴨逸想託驂螭韻古
諧湘瑟更深下董帷座疑苟令共註繹叔師宜勝靚雪雙袖高懷襄憶九疑何如　董陸近賡詠繼裒嫠
一名　駱鼎勛湖南
賦得衡山路嵐光映日光晴朝開翠綠雪色翻陽綠雪波拳岫紅雲捧上方輪升瀛海潤峯插楚天長石廩
碧滿衡山路嵐光映日光晴朝開翠綠雪色翻陽綠雪波拳岫紅雲捧上方輪升瀛海潤峯插楚天長石廩
巉巖勢銅鉦作作芒嶺霞分紫翠巖樹雜青蒼九面形偏曲三字影可量　蓬萊佳氣繞聽就效賡颺
名　曾榮甲
其二
山色無邊碧朝來映日光秋雲開獄麓曉氣肅衡陽紫蓋嵐千疊金輪彩九芒翠微森杳靄紅旭鬱滄涼潤帶
連宵雨寒融昨夜霜烟消湘水潤峰接梵天長古磴尋蛬蛚梧岡聽鳳凰　蓬萊應許到珥管侍　天閶
三名　鄭　沅
其三
一碧濕如染衡山曉氣涼蒼茫分曙色掩映見朝陽南嶽開晴景東方異瑞光綠應攙遠樹紅訝近扶桑寒信
驚鴻雁和鳴聽鳳凰日疑觀奉仙月勝望瀟湘翠黛重重抹丹霞杂杂翔高呼逢　聖世抱珥献嘉祥
五名　劉彤光
賦得濟陰葭蒲洒似江南得湖字五言八韻
蕭洒行吟地依山復枕湖佇談江左勝得似濟南無遊客爭攜展詩人例綰符臨流看趵突分詠擬吳趨嶽色
遥相望江波澹不輪評量蝦菜味指點鵲華圖紅杏村酤熟丹楓驛路紓何如依　太液賡白綠鶯濡
七名　傅昭安
其二
太守阿蕭洒風光占一湖濟南清景最江左雅游俱李杜詩壇在金焦粉本摹題名搜佛峪作賦擬吳都山水
緣深淺琴樽夢有無白蘋亭榭遠黃葉寺門紓雁序懷文藻魚牋抵畫圖　蓬瀛多勝景縛筆效宸謨
八名　曲龍章
其三

頗與江南似來遊濟上湖蕭關千里共洒落片塵無白雪滄海集青山水映圖書讀陰依圖處遠徵
憑登後探奇陌一隅柳風於絶唱杏雨夢歸途李社留題在機雲寫景俱洽翁詩許續珥筆到　蓬壺
十名　管象勛
其四
自別江南後齊州又暫符樓遲留濟水蕭洒傍明湖舊雨雲簫集高風笠展圖春燈鄉夢遠秋柳客懷孤名士
游同鄭羣人詠寄鱸穆門談約略瓜步認模糊永石邀吟侶烟波羨釣徒何如　蓬島近紀勝掘華腴
十三名　孫星煜
其五
蕭洒江南客來游濟上湖試看諸景好可似故鄉無歷下新詩社雲間舊釣徒吳專鄉思淡秋柳旅懷孤甫白
遺蹤訪倪黃妙筆摹吟情千里共勝蹟六朝俱洒祐尋山郭書亘問問驛途浩翁名句在海右足清娛
十四　秦志
其六
蕭洒南州士東來此問途風光談濟濼鄉思動江湖遠岫還堪玉名泉盡瀉珠青溪留畫稿紅友訪詩酤橋擬
西冷斷亭依北渚孤好將魚火影并入鵲華圖遊屐新登岱詩篇合寄吳淳跋蓬歷下更喜近　皇都
一名　呂慰曾
賦得按轡晴光露曉山得晴字五言八韻
按次山光覽郵程緩轡行嫩寒初破曉遠勢露新晴石骨清於鏡巒腰曲不平垂鞭圓酒夢挂劒逗詩情雨過
螺鬟活風和馬勒輕浮雲氣空障翳旭日轉分明列嶂真如畫纖塵總未驚翹車逢　聖世涤水白同賡
二名　喬景濂
其二
一路看山色烟光放曉晴浮嵐微露影按轡正長征部趁朝曦出欣逢爽氣迎螺鬟深淺畫馬足去來程花缺
參差見林開春晝明浥塵澄雨霽聳秀破雲撐鞭定爭先者詩應不讓平鳴珂雪　帝澤聯袂到　蓬瀛
三名　擬　谷
其三
策馬言歸洛春光遠曉晴臨風征按轡刻露遠山迎鞭影前途指嵐痕夾道橫扶桑方閃樂芳草任斯鳴揮蹤
塵微起嶙峋勢欲爭看歸踐夢駐雪影喜平大樽筋向還時桂花從缺處明發清歌　聖世回首戀　蓬瀛

其四

按轡經東洛川宗乍旅晴曉光林外露山色路旁迎隔樹聽鶯囀任馬行羣鮮清漲轉花缺翠嵐明浴日金輪重迎風玉醴輕四圍濃露染一綫旦雲生款段情多暇嵯峨勢若爭褒公工屬和地不比　蓬瀛

十名徐起番

其五

馬上看山步凌晨按轡行烟開層嶂曉雲露半天晴挂笏峰爭出吟鞍夢續成松香聞隱約花缺認分明鵲語千秋噪螺鬟一再橫垂鞭殘月掛隔水早霞生旭射官橋麗沙迴驛路平洛川回首處寺遠遞鐘聲

三名賈島山西

賦得氣和先作雨得和字五言八韻

好雨先期作休徵應若何恩長承樂厚寧氣到上陽和保合三才泰涵清萬象羅鹽梅調鼎味華泰譜笙歌恭承同寅協上休後甲誕惠風遲溯柳甘露最宜禾感召天機捷栽培地力多時雍逢　聖世

恩澤遍山河

七名智情田

其二

天使先機兆油雲作自佗休徵時雨若氣比惠風和清趣今逢堪領輕烟淡欲抱氣氳凝極厚消息遞來多醞釀資功候陰陽妙盈摩調元勞燮理濟旱化偏頗塵洗青青竹珠跳白點波試賡孫逖句摘藻侍　鑾坡

八名王潤章

其三

閶澤需恩宴先呈瑞兆多為霖兼作雨吐氣妙含和鼎鼐資調燮乾坤早運摩候無愆素泰聲侍臣殘荷後甲期先合由庚道不頗一陽回北陸三日喜東坡機自鴻鈞轉占從蟻穴過依旬當　聖世孫司試吟哦

四名曹邦彥

賦得河邊華陰流得流字五言八韻

琥柳城陰外停鞭北倚留河星盤遠勢華麓巽長流襟帶資雄鎮關津據上游東來漕運注北望斗兼收迤邐秦川路蒼茫漢殿秋宿源環嶽背雲影落峰頭壯概看摩隼閒情欲付鷗仰瞻　蓬島近珥筆贊　皇猷

五名李中霄

來緯使二來閩嘉慶庚辰科會試榜帶影畫閩林春

其二

二名楊　清

賦得隴寒惟有月得寒字五言八韻

為有今秋興清輝隴外看客中惟見月高處不勝寒土界開仙桂空山繞賀蘭雲鎖蛩魄冷風繁雁聲酸永夜聆輪伴寥天一箇殘草腐氛絕漢花影憶長安遙塞愛都淨伊涼曲未闌　九霄應更好待滿待

三名王立佶

其二

有客來西隴天高放眼寬三邊風味別萬里月光寒遠繞黃河帶高擎白玉盤鏡圓人共向琴抱客初彈露洗蟾輝透星橫雁塞殘秦塞遊未住胡雪照難乾對酒應先醉披衣尚覺單何如　溫室近

寒螿聒朝端

四名萬中倫

其三

別有空明境西來眼界寬前身天上月徹骨隴頭寒玉宇澄無際銀河靜不瀾九秋橫大漠一片遠長安登待清晨去邊宜永夜看星芒一分并柳山影寫皋蘭積雪陽關路流雲渭水灘鄜州還憶處杜老亦憑欄

五名陳成忠

其四

不有邊戍戍誰知出塞難征人惟渡隴孤月獨懸欄寒霜落蟾輝冷天高雁影單花香銀闕迴柳色玉門殘笳鼓連城競關河入鏡看儘教千里共相伴五更闌大漠餘意草空山指實蘭還方沾　聖化絕域慶綏安

六名李淵泉

其五

何地無明月偏從隴外看只緣秋有信惟覺夜生寒冷氣金城廣層霄玉宇寬更無塵霧隔徹帶塞雲殘桂聚飄香露梅花寄遠難青天開朗界黑水咽重灘裁草霜無迹平沙雪作團清輝依　禁苑

太液淺澄瀾

七名蒲作新

其六

萬象都無色空明隴右看惟懸秋月皎猶帶曙星寒玉塞風初起銀河露未乾向人清影墜照我素琴彈鐵擁重裘冷金磨一鏡圓胸襟冰雪潔眼界水天寬曉色笳鳴咸邊聲笛倚欄　九霄高處儻得句獻　金鑾

陳寶璇四川

其七

別有空明景惟從容裏春秋高人度隴平濶月生寒大漠無塵靜平沙白草殘涼痕秦樹外孤影塞雲端色浣水輪淨聲餘畫角酸邊風吹不落胡雪照難乾萬籟歸岑寂重關接渺漫會分　温室暖與育荷　思宏見

賦得峽雲籠樹小　得雲字五言八韻　三名鹽光第

一線天開峽千章樹拂雲入林龍漸密若聲小難分蓋失全輪影羅殺梧桐皆拱把花葉任繽紛圍就藤森飛蒸成紈綺文大俯生遠籟疏不漏斜聽歸鳥尋巢誤啼猿隔岸聞崇朝霖雨作　帝澤被無垠

四川　陳秉文

其二

頹掩千霄勢重重古樹紛小於山頂月龍到峽中雲虬幹層陰衆夔門遮氣分高圍松蓋靜低臨柳絲棼地失扶疎影天開錦繡文石拳上點綴叢口湧風濤兼柱直成隱奇配但送芬翅村承　帝澤獻賦馬香熏

五名　韓乳學

其三

古峽森森樹長空片片雲四圍龍欲偃一望小難分龍亂噓青嶂夔門擁蓋雲高垂華蓋影低護碧紗紋不礙蟠根大無妨出岫勤瘢送天際霽陰失社邊紛抱日全訝采含風尚待薰　聖朝賡紀瑞聽就倍歡欣

六名　蕭　銓

其四

小草真堪伍休言藝拔羣徽笙三峽樹籠罩一江雲高嶂資龍氣棲林隱豹文根蟠度前夢藥細續紛出岫痕全合中流岸自分仙寰封羊露驛路入芬雲實消北天同速巴東日又曛陽關歌別曲益酒莫辭醺

黃金綬

其五

萬象歸籠罩平山暮宿雲峽高形獨聳樹小影難分紀曼生芳徽笙三峽樹籠罩一江雲高嶂資龍氣棲林隱豹文根蟠度前夢藥細續紛出岫痕奇峰背松寒夜露肋雨餘添翠露風掃淨蒼雲幾點痕如綴千章勢不羣名材鍾閬世河岳氣絪縕

八名　萬正色

其六

樹樹含雛色前途待送君小舟輕入峽吉木蔭龍雲翠蓋纖纖抄羅添薄薄紋和烟迷淺水飾影漏斜曛竹葉渾難辨松濤渺不聞貝勒天一統奉肯石三分谷暗猿啼雨林深鳥喚羣夔門誰餞別千美奇愁愁

九名　林秉鈞

急流舟過峽入重疊樹穿雲小遶籠寒月新詩送使君稽聲通楚客人語話秦坟景高逼迴檣林細不分一簇當灘瀨萬象入氛氳遠景模糊郵送空蒼翠紛紛潮痕隨雁落樵徑雜蟬聞纖項銷烟露株容帶夕曛

十名　陸慎言

其八

小別南歸客橈歌峽口聞低籠江畔樹深鎖隴頭雲平遠沈烟露微茫認梓坟寒林橫暮巘晴絮散續紛觸石繞膚寸懸崖僅目分團峯都若畫鍊水自成紋宴陰垂丹荔濃陰滿紫筠貯得洛日濃邊橘柚山得山字五言八韻

一名　偉維森　廣東

佳實濃如許參差橘柚環無邊餘落日此地即名山紛社迷離際楓林隱約間烟寒痕抹淡霜曉黛留斑青桔登包貢黃知達市闌洞庭秋色早橫浦夕陰殷西下曦烏驛南中驛騎還

御園枝可借獎向仰　天顏

二名　馮祥光

其二

天邊濃一抹秋滿社中山橘柚經霜老江湖落日閒黃垂煙外影碧膩雨餘斑風味千頭能雲容半畝慳報書煩雁足寫照到螺鬟深樹玲瓏透奇峰隱約環楓林分點綴荔浦接斕嫣何似揚州貢琴忱識　聖顏

三名　陳廷選

其三

落日船初放濃邊一色斑蓮花今日社橘柚舊青山古木參差翠奇峰隱約間鑄來金萬點採倒翠千鬟露散天如綺烟寒地不變書憑新雁報影帶暮鴉還注籍應官稅試枰讓隻閑石湖歸棹晚畫意寫荊關

四名　馮應溢

其四

橘柚欣初熟濃陰萬盞環曉霜經老圃殘日落孤山深翠玲瓏際輕黃點綴間晚烟寒草舍秋色映松關屋實遙迷眼天光薄露鬟果垂新雨綠樹透夕陽殷鐙火人家起江村客棹還揚州方物貢拜　賜近　天顏

五名　湛　書

其五

到此詩情遠無邊暮色斑江村餘落日橘柚雜寒山網好漁翁晒棋消野叟閒青黃千樹綻紫綠萬峰環淡月還藏嶺新霜欲透顏入烟空谷冷天氣夕陽殷松社誰家醉楓林有客攀　恩光欣共被琴瑟願趨班

其六

湖邊香不斷橘柚滿寒山野尚濃花發人先落日還餘輝留有待嘉卉意相酬烟樹橫空鎖雲林淡抹收黃知催雁陣翠豆屢螺鬟地自清分貴天教晚景閒正看霞彩綰又指月鉤彎　上苑春恒駐　六名楊　元

其七

實未驚秋落西風橘柚班濃含遍滄海日邊認夕陽山客路蒼茫外人家隱約間玲瓏嵌一角縹緲露重鬟天鑄黃金老雲收淡墨冊錦城添畫本香國出塵寰到眼烟俱曠當頭石不頑願依　溫室樹掞藻集仙班　七名張壽波　八名杜名棠

其八

秋光濃更好橘柚滿前山酒味新霜裏詩情落日間書傳雲夢遠舟泊洞庭閒茶翠千峰映青黃萬樹環風香舒馥郁霞彩雜斒斕返景明鴉背寒烟鎖鷺鬟紅添楓一角碧帶水雙彎住果南中熟應知　錫貢還

其九

秋色樽前落鄉心橘柚關興濃天末日夢繞社邊山壁峭霞千疊烟寒水一灣猶餘輝掩映莫辨色斕斑鴉影全翻墨螺痕淺露斑霜堆紅半角嵐擁碧雙鬟畫意舟中領詩懷客裏關會當　恩宴近　賜果　二名吳摯邦　廣西

賦得千峯蒼玉有誰詩得峯字五言八韻　顏宸

玉筍森森立誰登第一峰詩心添幾許詩色入重重幽人頁靈從秀氛鍾吟情秋葉老姓字舊苔封訪勝韓碑在探奇阮屐逢地欣　蓬島近琪華慶登庸　三名黎紹曾

其二

攬遍雲巖勝蒼茫訪舊蹤有誰詩一卷來寫玉千峰螺髻嵐光合鴻泥石氣濃山明行朗朗紗碧護重重可好苔紋別名應蔚暈封箋班排錯落珠喉想從容染筆開生面揮毫盡遠胸憑軒舒嘯傲琢句續吟宗　五名胡兆秋

其三

爭道聯山勝維時林木新詩人盡選勝塵奇石採幽伏短錢　蓬瀛放得路雅興

頻搜前雲開想溫胸登臨讌賦興風雅幾人逢選勝塵奇石採幽伏短錢　蓬瀛放得路雅興　二名張新年　雲南

賦得樵路細侵雲得雲字五言八韻

細路通樵隱支笻興不羣涼侵衣著露香拂屨生雲緩步羊腸曲穿林鷰哢聞拳迴青斷續人帶碧氛氳繚繞山腰瘦迷離樹色分小橋斜入徑孤笠薄籠曛畫稿摹餘露歌聲逗晚雰　宦遊仙景麗紆縵煥奇文　三名郭寶賢

其二

世外逢樵者　絕　千　侵破幾層雲鳥道巉危磴猿聲嘯夕曛穿林看隱約出岫接氛氳擔壓烟蓑重途衝霧穀分層霄無境隔下界有歌聞點綴隨時變依稀入望紛天然懸畫本得句樂欣欣　五名馮思詠

其二

野外樵歸晚歌聲子細聞尋來橋上路侵入嶺頭雲鳥道蒼茫合羊腸曲折分千峯橫暮靄一客荷斜曛露葉挑肩冷晴絲望眼紛穿林青縹緲觸石碧氛氳高唱情何遠幽居志不羣扶笻凝眺處題句絕塵氛　七名錢用中

其四

一綫微通路　歸興倍　細　山外徑侵　迴瀾印紋蟻穿隨曲轉猿嘯雜歌聞虛白橫添嶂疏紅夕漏曛淡烟餘晷露落葉自　蓬瀛今可接寬　樂同羣　八名魏家試

其五

谷口樵歸處幽棲有鄭君細尋　問路遠上直侵雲兩　小秋羅　紛松杉通一綫紆縵結重紱纏纓痕生屢丁丁響送斤亟天行不盡隔水望難勿暮色前村合高歌下界聞杖藜閑指點好景絕塵氛　一名張致安

賦得野館濃花發得濃字五言八韻

旅館招邀好全教野趣供花隨鄉思發春水客情濃行李停長轡繁英露短墉周遭香雪聚來往使星逢青外蝸廬小紅邊蝶路重東風噓　色南海話　荷　恩醲

其二　蹤嫻依人柳團團繫馬　簡書期正迫挾　二名徐　坤

一騎長安發天教野趣供柳縈賓館暗花映使車濃隻堠雙
街宜鹿街開報到蜂繞屏金巧藥對鏡玉芙蓉谷口聽鶯轉鄉心寄驛
路深紅淺絳容春多倘晚秀雪聚不因冬筵集

四名 柳元翹

其三
到處韶光麗倫宜旅館違野剛含雨濕花恰發春濃鄰喜流鶯叱逢當古驛衝牆
香薛荔枝禪玉芙蓉酒助
賓筵興車 容舍蹤輒麈隨走馬晴日慈遊蜂午韻人三徑庚郵路幾重馳征膺
帝簡多士荷 恩釀

五名 彭壽賢

其四
歌歌聽歌發迢迢驛路畫名花臨野秀行館占春濃小築青郊地閑停絳節蹤香初蒸午韻艷不染塵容開宴
華膏麈餐芳慈採蜂空階紅雨膩遠寺碧雲封瞥眼範爭統關心酒正釀一鞭南海騎數遍碧芙蓉

辛卯重省聯吟序

子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於羣與舉廢交得惟君子能補其偏焉夫於羣易而不爭不黨難舉廢易而知人與言難能不偏者惟君子且吾人涉世之道萬不可不統籌全局而必執一節以自見與執一節以可否天下士無論吾之自待既不廣而待人亦必至於有所貽誤處世則似正而實詭衡才則似是而實非君子惜之不能不統全局而籌之也同在景風淑氣之中豈有人盡謙光而獨我可傲岸亦無世皆涸濁而相處可圓融此中之流弊正多有萬不能不寬容亦萬不必從其隘獨居一室已恍與萬彙相周旋而不先有以養士類之恥心繼有以祛士林之私見幸遇明目達聰之主必無對策稱最而猶窮於著書亦豈清議所排而遠躋之顯秩此中之權衡不爽有不聽不為過者即聽之未必不為功老臣憂時已早以進賢為急務而陽以擯末流之華士實隱以全天下之棄才而說者曰是避爭之名而中固崖岸甚高也是植黨之漸而始若和同無迹也然吾不能不以清介自處而並不欲以汙下絕人不能不以道誼相孚而絕不欲以聲氣先引夫何爭夫何黨而說者曰是昌言之士胡為反置之末僚也是佞人之尤胡為反採其剪論也然吾欲為國家作正人之氣何敢輕進一書生欲為朝廷開敢言之風何能遽沮一策士焉得舉焉得廢故君子在下斟酌於接物之間者無不為人所深諒至欲翹其過而與之競勝阿其意而附以末光則君子輒溫語謝之正色拒之而久之桀黠不欲凌駕其先宵小無從睚眦於後以為其矜與羣非吾儕所能及也而爭黨自熄矣君子在上遲回於用材之際者無不各寓其微權至以立談而取卿相之尊直諫而觸聖明之怒則君子必多方持之曲意全之而久之草茅不敢輕試上書忠讜不至相戒結舌以為其舉與廢於治體適相合也而人言不失矣夫百家爭鳴之嘆異學黨援之見至春秋時而已熾其風聽其遷流必有門戶之界限過嚴至激成禍變而君子反與小人分過者子以矜羣示之庶吾道知有大中之歸也季世人才之衰由舍全非有黨錮盈廷而君子反讓小人羣遂者子於舉廢權之庶人主獲收聽言之益也

第一名 劉可毅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推上祀之禮自天子以下皆同也夫曰天子之禮非天子莫敢議而如曰上祀也則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何異乎今自組紺上溯后稷凡十二公定鼎時以天子禮祀之為有周天子在也然其時環而在下者有孟津八百國諸藩卦望散南宮閎夭諸賢佐奉璋諸侯黼黻篚筐罍壺漿諸士女莫不襄壇壝之盛舉感光景以動人聞黍稷之馨香思霑露之追報斯禮乎將僅為我周家禋宗大典已乎吾以為上祀之禮固非獨天子而有然也泰畤參渠淇泉之社屋已墟商諸臣憑弔郊原有攜雞黍而無從設奠者舊王之禮固不足以為前人光也則于于讀詔而來方共仰鎬京之新政太行長河遺黎之室家甫集殷餘民歸依邦族有撫俎豆而黯然神傷者勝朝之禮并不能為今日留也則喁喁嚮化之下簠先揩錫類之皇仁而豈能曰斯禮也獨為天子設乎請言其自天子而下者河山帶礪太常之盟誓方新余小臣幸附末藩而令祖若宗擷風沐雨之勞徒往來於高山百泉間而不及一塿靈龍也安用此茅土為矣則斯禮也宜先達乎諸侯又豈能曰斯禮也獨為諸侯設乎請言其自諸侯而下者戈鏞縱橫堋野之從龍甫竟羣有司與襄盛烈而令子若孫報本返始之意徒徃復於祼將執事閒而不敢一為陳請也安用此爵命為矣則斯禮也次宜達乎大夫然猶可曰名位畧崇耶請言其秩之卑者哉冠博帶一儒生之佩服何榮而既以緜蕞淺聞與訂百代上儀之制則興王憲典有不覺耳目一新都禄及其鄉而必曰爾之先人無從享此七也恐議禮諸生將拂裾而竟去矣則斯禮也又宜及乎士且猶可曰德望畧尊耶請言其無可稱者夕陽逓館吾農夫之鍛屬依然而忽聞甲子改元又肄一統版輿之內則萬家康樂有毋庸詔慰相仍者天下歸懷而轉曰爾之先疇無嘗此果蓏也恐黃冠野老顧敝廬而盡傷矣則斯禮也更宜及乎庶人開國時之規模不得獨崇其體制但取乎大順與情者以為典則而已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隆盛王者起而述作豈忍私厚其高曾惟取乎緣情可通都與之遵循而已得駕馭羣雄收拾人心之至詘然則斯禮也固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也

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甽井田之數通民力以養公田也夫每井凡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為公田矣公非八家之所同乎且井田之形分四正四隅而以其所贏為中從四正四隅外而見為贏非其田贏於四正四隅而獨優之為吾君之田也亦公田之界祇四正四隅而以其所餘為中從四正四隅內而見為餘則其力餘於四正四隅而合奉之為吾君之田也凡此皆言井也即皆言公也方里而井滕今者東北拒鄒嶧諸嶺北承沂泗之下流西控平原南錯於徐方截長補短凡五十里無高山湛澤足以妨開方測矩之用但見芳滕繡壤平沙淺草方春耕耨極目無際凡得四萬五十畝蓋井凡九百畝積算云夫此九百畝者滕今非為豪暴之徒所兼并即瘠苦小民蟻聚方寸之地營營一瓜一蔬以為生計而子之君亦就此每井所產之多寡征之不復知有公田在其中矣嗚呼自逢人溝洫之制廢而井亡什一之賦壞而公田亦亡徒令逐末諸饒商得以壟斷其利浸漁公田所入妨農民生理致本富日以絀末富日以增蓋而不已害孰有大於是君子之君固不得不先綜其利權而畫每井為九百畝也然吾猶恐子之君獨私此九百畝也滕之大僅僅四萬五千畝地一切公家之用取給於是宜乎足國之道首在濬利源矣然利源分給於民而始開多寄之民而勢益均操之於上則日見其絀末有每井九百畝可盡私之為公田也民誠將何所私耶妻孥勤劬蒙犯霜露以至卒歲而恒無一尺之地引為己有民亦何樂而養我公田耶蓋必百畝者八家皆得私之僅僅其中為公田斯可耳顧八家仍非敢自私其公田也僅就夫每百畝中言之則誅茅而三落日依依下而牖者非八家田中之廬乎濃陰綠繞雞鶩飛鳴牖息其下者非八家田中之廬乎濃陰綠繞雞鶩飛鳴牖息其下者非八家廬外之桑柘乎一碧瑩然清可鑑影者非八家田閒之溝澮乎各以三時耘鋤其閒春雨韭畦秋風豆隴長歌鳴鳴擊缶為樂不虞擾奪又鮮追呼豈非快事然一言公田又有瞿然色動者以為公田之廬則吾曹同偃息之所也公田之桑柘則吾曹同飼蠶之植也公田之溝澮則吾曹同灌溉之資也何得自私其百畝而忘養我公田也於是庶我錢鎛命我婦子率我亟飯饁我壺漿以從事於公田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第二名　汪棣昌

以義制事道尊而務成矣夫惟妙之以義而後矜與羣得其真人與言不失其當也道尊而務成君子之可貴也如此且天下之事至紛也而欲以一心之用變化之操縱之此非可以無本之為為之也有精義之君子出焉介與和胥協於中嚴與寬悉當其用夫而後葆太和防此匪重實學集衆思道積厥躬而天下得以維持而不敝今夫押則相簡離則不親輕聽者愚苟求者陋矜也羣也人與言也不可不制以義也久矣曷觀君子義之肅然者本無所競也義之藹然者本無所阿也而世乃從而假之於是乎以爭託矜以黨言羣而患在人心義主用賢賢不必徒市以口也義主求理理不必更責其躬也而世每固而執之於是乎言浮於人人累於言而患在國家君子由義者也由義則氣斂斂則平平則無侮由義則情通通則洽洽則無私夫子兩辨之所以絕人之相假也君子明義者也明義則識精精斯審審則不敢濫為推明義則量擴擴斯宏宏則不忍輕於棄夫子並示之所以詔人之勿執也理有是非君子渾焉人或疑君子之爭與黨孰其辨焉渾焉者皆順乎義之當分而不行其刻也皆準乎義之當合而不至於昵也故世有君子而道學之名不必存亦清流之禍無自起談論日高君子卻之謀猷偶當君子收之人或病君子之輕人而重言然其所以卻之收之者皆出於義之當疑而疏而乃見其實也皆衷諸義之當信而信而乃免於疏也故世有君子而朝廷無俾榮之俊傑亦名山無久擯之文章若是者莊敬自強而不求勝人和光處衆而非以徇物涵濡於義者既深且久一旦出而馭世斯激揚之妙用咸宜達令窮途失足者流晚蓋自新因不舉而力除其偽從新建策因不廢而思立返於誠則義之所全者大而且裁抑新進順應於不爭而益見操持廓然大公於不黨而愈宏接納則義之所造者微記者類記之而精義之學以著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第二名　汪棣昌

禮自上而下達所以廣孝也夫諸侯視天子卑矣況大夫與士庶人乎周公曰是不可不達也非欲以孝治天下哉且儀禮一書冠昏相見等篇皆以士為名而諸侯與大夫不與說者謂事舉其中由士而上推之大夫可該由大夫而上推之諸侯亦可該禮不下庶人故從其略焉不知一朝制作即欲酌古今而立隆即當合尊卑而立極必謂上與下未能一致其禮有不必統觀者則制禮之意既晦其何以上稽方策而一為推廣其大凡也祀禮之行王禮也夫王禮亦孰得相假哉嘗觀禮制之壞也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甚至繁纓曲禮庶人且思覬覦焉他何責哉然而魯之郊禘非禮也禮樂兼用四代成王未嘗貶伯禽其賜與受皆出自後人而周公之時無有也然則周公之制禮明倫也即以定分禮固不得下達歟而抑知不然蓋天下之變莫大乎無所分無所分則紊紊則爭禮乃從而別之故儀崇九獻樂備八佾其制不容以相假天下之變又莫大乎有所隔有所隔則睽睽則渙禮乃從而通之故繁祉之介多福之降其情又欲其相孚緬塗山一享而知儀修玉帛小大不遺披王會之圖而知采耀冕旌冠裳肅穆一似夏之禮從其質周之禮主於嚴者而不然也其達乎諸侯也辟王載見亦曰求章其達乎大夫也考祀苾芬亦云孔惠下至吹豳飲蜡不廢樂章未嘗因庶人之細而以為卑無足論也斯禮行也合四海為一家而宗法得以緜延而不替稽嘉言於盤庚而知大享先王共承靈貺考明禋於召誥而知成之達也慶延駿牡田禽甸者亦足酬觀下至服賈牽牛同深孝養未嘗因庶人食力而以為不解丞嘗也斯禮行也聚萬方於庭戶而國本於以深固而不搖為詳述其禮而恍然於天子之孝固合天下之孝以為孝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論君子而終以所不為為學者告也蓋學君子者當由不為以幾其所為若矜與羣人與言足觀君子也魯論類記君子之說而終以此有以哉嘗謂君子所不可及者人之所不可見者也然君子何嘗不令天下見哉見其異復見其同見其取而異同兼取之中常有如此不如彼者一若成例是循而無稍變易以眩天下之耳目則非人之有所不見實君子之有所不為今夫有不為而後有為此中材以下之說非所語於成德之彥也然中材之士要以成德為歸則不為之數即於成德可驗有若矜與羣人與言者其足觀君子乎欲吾道之重先不可以輕其身欲吾學之傳先不可以絕其類然力持此議而義或昧於所止則清流有門戶之憂為天下惜名器網羅必欲服人心與天下共功名事業安得無謀議然而設其迹而情或謬於所施則用舍為盛明之累乃若君子則豈慮此觀之於矜與羣于曰未異也而不爭不黨甚異焉觀之於人與言且貴之以或舉或廢子曰未異也而不以言舉不以人廢則異焉夫君子義貿信成無能是病又復皇皇於沒世之名而求之不急也所為亦既多矣乃其不為者則又如此進退者人材之大命相持以堅忍則萬類自靜其心思華士富文章屈之或嗟其阨僉士工計畫錄之或議其誣君子總挈於舉廢之交歷震撼危疑而不變者以是為力定也庸詎知理氣之分公私之辨卓識早徵於學問乎亦嘗攘剔異端而不立門牆以自峻急欲引援同志而不須聲氣之相通儒者舉動夫豈一端抑以各貞其境也而輒然不惑之意為可思矣淡泊者修士之天懷復澤以詩書則丰采自離乎世俗我有以自持何至以意而高天下我有以相與距屑以私助望同人君子獨攬乎矜羣之要如日用飲食而無易者以是為率性也庸詎知華實之宜好惡之節平情更裕夫經綸乎必廣吾愛才之志不以掩千慮一得之用當途取舍詎名一節但期各副其真也而頗倒上下之弊知其免矣則甚矣君子不可及也魯論記君子之說而終於此學君子者其審諸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禮與道以為義者其下達盡人而止也夫禮體道而作而上祀之禮則尤其嚮者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有此禮耳今夫禮者體也惟聖人能以一人體千萬人之心意為推也即乎禮之名以深副乎禮之實務使體之所在即禮之所在而禮之在千萬人者適如其在一人於是而禮畢而聖人之心畢苟少靳焉則未也有如上祀之有其禮周公述文武而制之相成王於廟中而行之一時合萬國之歡心臚一人之孝德在雍之詩曰相維辟公蓋諸侯屬焉而大夫而士之正位可知也若而人者乎而目之其於斯禮也得無懍然有動於中者乎乃周公則知之矣有達之之法以行於所達之人諸侯則其首也夫周之諸侯至不一矣仍舊而有者其上世乃異代之臣自我而貴者其先人又王勳之懿達焉者不以天子與諸侯謂而代諸侯自為家世念也且自有郤即室以來茅土留貽儼然如昨而丕基肇造今日天家之聖祖實昔年經理之疆臣曾是諸侯而忍靳乎乃達之而即繼以大夫大夫者奉其序也德厚者流光根深者枝茂以大夫從諸侯之後仰企若不足於勢俯就尚有餘於尊由淺明夙夜以有家錫類之恩拜賜隨班於列辟何其非禮意之流通哉而士則又其次也夫周之於士亦獨厚矣建立宗之大義正嫡獨謂之元為貴者之始基太子且以為號達焉者尊士之身而士受之不若安士之心而不僅士受之也且當不宥失官之日衣冠族姓曾爾中衰而鉅典推崇馨香特擧夫明禋瓜瓞實繇於舊德曾是士也而可遺乎乃達之而必卒以庶人者畢其類也無人不本乎祖無物不本乎天有庶人以持士之終俊秀雖未及同升水陸以情而體其心者乃通其制達之法可進講矣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本原之地既清斯無失於世矣夫君子以矜羣之真消爭黨之迹所以清其原也因公生明舉與廢烏有失哉且君子有涵蓋萬物之氣象斯有曲成萬物之精神身在萬物之上而心常下之身在萬物之中而心常外之下其心而萬物不敢怨此天下之至公也以實求萬物之才而動者靜以虛收萬物之用而靜者動靜而萬物不嫌其隘動而萬物不嫌其競此天下之至明也可以觀君子之品可以見君子之心託周官之迹抗疏而誠及知交假講學之名著籍而網羅異己迫其後因意氣而成門戶奸諛倖進同人操門內之戈節俠相高史氏立黨人之傳禍延於家國後世尚有辨其迹而原其心者狀而激矣挾策士之書或交口而推其幹濁負當時之謗遂有心而摘及文章及其弊因愛憎而誤功名少年以詞華得官則豪傑之神不奮微賤以讜言見擯則朝廷之勢必孤患及於人才當世尚有諍其誠而稱其節者然而迂矣夫子曰是以爭為矜也以黨為羣也非君子之品是以言為舉也以言為廢也非君子之心義理與氣質所爭止在幾希君子以其矜出天下而異之乃能以其羣入天下而同之神明之用使人莫測其淵微故異於天下而物不受其傷同於天下而己不受其擾文章與事功其道本難兼得君子以不舉者絕天下僥倖之心乃能以不廢者養天下奮興之氣默陟之權舉世貿貿於擬議故棄一人而天下不疑其私挾持意見奸言文以詩書獎進浮華標榜流為風氣以爭黨而成舉廢天下有陰受其禍者矣君子則公基雖有時違衆而伸獨見同列皆疑上書以救故人嚴刑不憚天下或疑其爭與黨而君子祇成為矜與羣也既無凌天下之意復無徇天下之心其斯為成己之道哉嚴薄老成進華士而談時務觥排異類挾微嫌而棄遠讜以舉廢而成爭黨一心有先受其蔽者矣君子則明甚雖有時睹著述之流傳遠登廣牘鄙草茅之議論無當事機君子或偶徇夫人與言而人卒莫能議其舉與廢也不失人則浮偽除不失言則中材奮其斯為成物之道哉

子曰君子矜至人廢言

惟君子能高出乎天下純且正也知此可觀君子且君子一出而天下皆引重焉豈徒重其人哉其德足以範天下而天下不能蔽其識內而處己外而接世何若是之純且正也而君子倘乎遠矣今夫不觀天地何以知氣象之大日者子以純且正論君子也君子律度謹於躬行其中道持之凡以祛人心之駁雜而底於精純君子黜陟明於方寸其蘊空衡平都早有以澄天下之識而或子或奪弗以私意參之凡以靖仕宦之紛營而歸於公正且夫君子之純且正者正觀之而見反觀之而見揭其弊而見表其真而益見敬以持一躬寬以容萬物進以崇古退以遠憸人則正觀之曰矜曰羣曰舉曰廢意氣胡以徼明比胡以阿文章胡以譏品類胡以拘則反觀之曰爭曰黨曰言曰人性情未化者必不能舉動之無乖子是以揭其弊也蓋矜則易爭羣則易黨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識量既深者乃自覺衷藏之有主子是以表其真也蓋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人倫藏否之際皆吾儒之學問所見端必以有心論君子而君子無容心也但使稱物平施內之不使當躬有缺陷之留外之不使朝廷有偏陂之憾光明磊落之懷隱見無二致也則謂君子之純正直從涵養中來可已與人晉接之時皆聖賢之經綸所流露必以強制論君子而君子非強制也但使措施各當斂之可以陶鎔夫德性恢之可以鼓鑄夫羣材誠正治平之量君相有同歸也則謂君子之純正更從閱歷中來可已吾故曰惟君子高出乎天下純且正也

井九百畝至同養公田

詳井田之制公有田而私有養矣夫井九百畝統數也中為公田八家之私百畝者亦同養公田焉田制不已詳哉且先王畫井分疆所以使中外不淆者亦惟辨其公私而已蓋古尺云遥猶可稽其成數而舊章不改何難合彼與情遺制之湮沒百餘年矣閒嘗綜核及之益穆然於公史所在私之所趨也方里而井是就積步計之限以開方一里而未知一里之中畫為區者幾何一區之內分為畝者幾何局以明公私之數小人養君子之經乎而不見夫井九百畝乎物土宜而布耕規規者何必定衍以箕範之疇然不限以九百而公家之數必不能別白而定以一尊故縱為三而橫為三向背錯綜儼如九星之環北極按衍沃以劃疆落落者何為苦限以成周之步然不區以九百而私家之田亦無從分斷而守其疆界故經有四而緯有四南東布列不啻九州之擁神京曰九百畝而井之畝數定矣畝數定而公私之影象判然矣吾且慕建中之制而想公田之特峙於中吾且思同力之謀而想私田之拱衛於外自履我南畝剎旗重皇祖之心聽彼西疇如茨頌曾孫之稼則公田著焉然使處之不正則無以昭大中之規偏於一隅亦殊失夫宅中之義公田而不在中措施終未當耶先王知其然也斟酌乎至善之地而一望皆通蔚蔚者桑麻特秀於公田也相度乎至尊之勢而四圍合抱紆紆者阡陌盡交於公田也吾得推而重之曰其中為公田自爾宅爾田幹年卜農夫之慶恒心恒產稼穡念小人之依則私田裕焉使等諸采地則數百畝衡量仍未當耶先王知其然也約以一日二日而授產必百畝庶幾急公好義同扶公田之耨鋤也律以五口八口而分田各百畝庶幾通力合作同荷公田之箴笠也吾得從而稽之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迨觀先公後私而野人於以別矣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辨君子之真當而已矣蓋爭似矜患於黨似羣患於失矜與羣舉以言患失人廢以人患失言不如是然後可以為君子且所貴乎君子者獨為君子不敢疑天下皆君子也欲求君子而常恐言君子者亂君子之真欲去非君子而不使有稗君子者議君子之隘故其所處嚴不過嚴寬不過寬而其所取寬中有嚴嚴中有寬何則義為貴者君子之矜君子之嚴也不病人者君子之羣君子之寬也名世之君子識必有所燭其舉人也寬而嚴也求己之君子量必有所推其廢人也嚴而寬也嚴以自處然崖岸過峻有忤物以為高者寬以處人然風節不存有徇俗以失己者得君子之一而不窺君子之全君子慮其介和之交病寬則多取然下詔求才有飾詞以倖進者嚴則寡取然徵耆雅識有遺棄而莫求者行君子之權而不衷君子之義君子歎其才識之未精甚矣處人之難也去矜十年猶動紛爭之色何況於矜離羣已久尚來朋黨之譏何況乎羣取人之難也舉賢良之策或濫在人材何況以言廢直諫之書則塞在言路何況以人夫惟存君子之介不欲標君子以鳴高養君子之和不必糾君子以自固擴君子之量不致淆君子相似之真峻君子之防不忍沒君子之善因而見拒於君子不必敵君子以求勝見容於君子不敢私君子以為援見用於君子不能惑君子以倖售奔競之才見黜於君子不忍外君子而更奠棄瑕之錄且夫君子之道相防相濟相反相成專用而益精互推而加密矜近於爭有容乃大羣近於黨無欲則剛平所施以默運吾心之矩矜不害羣羣亦不害矜也棄言用人華將返樸棄人用言瑕不掩瑜神所用以鼓舞天下之材舉中有廢廢中亦有舉舉在人則人邇言也何功廢在人則人遐言之何咎其識定也噫鋒稜外露者黃鬚必不能攖而即之也溫又莫不各盡所長以示從優之獎衡鑑至公者私謁所不能記而大而能化即有時廣為節取絕無朋比之嫌然則君子無嚴非寬無寬非嚴也恕也終身行之可也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廣孝思於天下無禮外人也夫上祀之禮非可責之諸侯大夫士庶人也周公達而及之孝思亦何廣歟嘗思後人之於先代不可得而見也臣民之於君上不可苟為同也不知貌雖隔而情實聯感思竭誠焉以報所自出分雖殊而情則一各欲效法焉以隆厥初生此觀禮者動於情而又不敢竟遂其情也而準情酌禮者宜有以推極其情矣上祀之禮為天子設耶抑不僅為天子設耶斯蓋追溯夫先公締造之隆積累世之艱辛不能享一二日安閒之福即使推牛以償其後究難舉寢門問安之故事以偏喻臣鄰斯可擴充夫天子仁親之量以一人之不匱旁通乎千萬人罔極之私於是推例以發其凡俾各體聖朝錫類之恩施以上酬祖禰天子以次非諸侯耶諸侯而降非大夫耶千百國之風氣千百國之性情出焉而主上發為真忱臣下孰不形諸歌泣下於大夫者有士在焉次於士者有庶人在焉億萬姓之聞見億萬姓之習俗移之而朝廷垂為典則草野詎不奉為彝常審是而猶有不能下達不能徧及者豈禮也哉凡人於儗不於倫之事追之強為必去焉而弗顧謂夫九獻重典萬乘殊恩何敢習此俎豆也而斯禮則其一本也大抵沒後之追思較生前而彌深其感我觀出亡在外晉公夫奠鼎何神爰居何族胡為肅我冠裳也而斯禮初無二致也凡人於渺不相涉之儔使之承祀必駭然其若驚謂子空寶仁親無廢二歟曾臧孫猶懷柴祧推之達遊求學菽水未盡其歡服賈謀生弓治已更其舊而徒以春霜秋露作無謂之禮文寫其悽愴而謂能盡吾情於萬一乎側聞聖天子準今酌古若斯之盡美盡善也其誰不悉然愧耶蓋自定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無廟之儀而知禮之入人肺腑者深矣從來哀老之心情視盛時而倍形其摯世有龍蒼強之餘蔭霸業漸空承堂構之遺型世家將落甚至士食舊德遺經未讀其全農服先疇析薪難期其負而僅以歲時伏臘假無知之禮物飾我孝思而謂能答吾親之情於萬一乎側聞聖天子慎終追始若斯之有本有文也其能無怦然動耶蓋自明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士用犬豕庶人用雞之故而覺禮之感人性天者速矣噫禮因人設人外無禮禮外尚有人哉

第六名楊吉成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無成心觀矜羣與舉廢可見矣夫矜羣有不化則爭黨相乘矣舉廢有不當則人言交失矣于故舉君子之無成心者示之耳且吾人有剛柔相濟之情而情不可滯也有用舍兼施之道而道不可拘也蓋一於剛者誤一於柔者亦誤莊敬與謙和並著斯意氣養平輕於用者非輕於舍者亦非德行與議論分觀斯聰明不藏古君子持己接物不設成心寬嚴皆化於無形好惡亦施之各當矣昔夫子抱中和之德威而不猛溫而能厲其氣象常昭示於無言及其論觀人之法重論篤則以色莊為慮言路使而以求備為嫌亦欲人於矜羣舉廢閒加之意耳日者復即君子以示人曰性情苟不根學問動念必失於偏私學剛直而不免凌人學通方而近於徇物縱使矜情飾貌其發露於晉接時者亦難不激而不隨矜而爭也羣而也君子黨固辨之於早矣夫君子之不爭不黨豈模稜隨俗而生岸自高哉平昔盱衡斯世見有潔清自好每以偶然憤激釀患清流樂易為懷每以不慎交游貽譏士類君子於此蓋慄慄焉適矣君子與小人不黨君子亦不黨其羣也守正不阿矣古大儒涵養深沈血氣力祛其浮躁是蓋防閑在道義斷不欲忿世疾俗自恃才華結契在神明更不敢同流合汙自踰閑檢其斯為君子之襟期也夫是非苟無所權衡臨事必失於躁率聞雌談而許其經濟聞讜論而苟其生平縱使博採考搜其措置於進退間者亦難至公而至正人之舉也言之廢也君子固慎之於微矣夫君子之不舉不廢豈刻於登庸而遽於聽受哉居恒閱歷有年見有致卿相於立談試以事功竟無實效劾愚忠於一得摘其微瑕坐夫良箴君子於此蓋惴惴焉言在小人不敢信言在君子亦不敢棄所廢者必屬正人矣君子之言不敢棄小人之言亦不敢信所舉者必屬正人論說之高遠隆壇席陳書有下士不以品流之賤遽棄勞竟其斯為君子之延攬也夫統觀君子之於羣舉廢不見其無成心平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歷揭君子之真皆貴法其所不為也蓋君子有矜羣而其真在不以人言也法君子者盍審諸且君子義以持躬仁以育物智以察人倫其所為誠堪法矣顧法其所為而不法其所不為將以之律己介與和狷於一偏以之衡人棄與取拘於一格迫動輒得咎乃反謂法君子之誤也而君子立德倫才之道固以不敦救正者爾不然性情歸一是謂君子之矜與羣焉可矣鑒別判兩途謂君子之不失人言可矣而必復明其不爭不黨不以言興人者何哉則以人第法君子之矜羣也矜奇以立異遂立朝而自恃威權敬業本樂羣方講學而各分門戶爭端起黨禍興矣彼其世故周旋亦謂飭廉隅而通聲氣吾固則儆夫君子也而矜羣乃適滋流弊則以人第法君子之舉廢也博求言之譽取人而每驚詞華謂知人之明察言而易忘卑通人望絕言路壅矣當其任情黜陟亦謂盾采聽而慎升黜吾嘗奉教於君子也而舉廢乃胥失權衡然而君子不任過也樂叔禮閒而從特身接物無過激亦無過隨縱有時養望名山幾若自高崖岸交驩羅列亦如藉結聲援而要之矜在理不在跡羣在道不在私也于故微辨之曰不爭不黨然而君子不若是也類族辨物以來絜短量長無輕子亦無輕棄縱有時懸鞀設鐸采納不遺夫非莊屏遂移郊科條束列乎誹謗而要之舉以實不以華發以行不以文也于故顯揭之曰不以言不以人是蓋隱為斯人慮焉至道以大中為歸偏勝焉即矣其正貌矜羣而輕為舉廢凡與卑皆足招尤華與樸類多倒置學術治術安在能素協於中乎學君子者而不知其所不為也竊恐爭黨未平既負累於身世人言交失并貽誤於國家疑似之交相蒙最易而君子之量轉湮也可慮也是又深為斯世望焉吾儒有清源之學務本焉即得其真化爭黨而克知人詔宅心則喜怒無偏相士則公明無私觀我觀人何在不出之有本乎學君子者而能知其所不為也庶幾善於矜羣既為鄉閭樹望慎於舉廢且為廊廟儲才轉徒之間獲益非淺而君子之道尚存也可望也有志君子者盍於其所不為者求之哉

八名趙鼎仁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觀君子之立己用人有當然之則焉夫矜則易黨人以言舉言以人廢皆立己用人之弊也君子不然于故以之垂訓歟且論語一書聖門誤以告君子者也而衛靈一篇尤諄諄三致意焉故其於義以為質章後錄其病起其疾證其與小人相反之原復約舉立己用人之大旨為天下萬世法焉則謂論語與儒行相表裏與王制相發明可也不然子之言君子者亦屢矣而復辨其為矜為羣與其所舉所廢何哉蓋自士林有標榜之習而客氣與私心相伏積久遂為學術之憂聖人不忍以君子外斯人故片語探源直揭夫特立獨行合志營道之真俾儔類勿加以詬病抑自官師分鄉老之權而言揚與德進殊途流弊遂啟制科之陋聖人亟欲以君子範斯世故吐辭為則特明夫司徒升學司馬辨論之用俾短長勿遁於鑑衡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為君子存其真為託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為君子立之的為學君子者防其偏也謂其舉其廢必求夫君子之人而不必定求君子之言耳夫然謂君子為天下之主臬可也吾儒豪氣之盛疵累實中於身心以矜為爭遂成弟子互攻之漸以羣為黨亦開清流被錮之端君子以一身進退其關而道貌可親既不立崖岸而自分門戶和衷共濟亦不參意見而貽誤事機即或立說著書不好各挾一宗主以相授受而是非在千古終明心迹之無他夫何有此周朋黨之名哉夫然謂聖人即君子之表率可也宗邦積弱之由委靡亦關於士氣牧馬在野論人既非無數之可數飛鴈在林論言亦無好音之足錄吾于以一人維持其際而聞人必斥兩觀行少正之誅史筆雖嚴一字褒藏孫之智及至退閒設教及門亦得以言語而進門牆正辨論在一堂無非德材之並育不早儆模楷人倫之望哉記者類記子言所以為立己用人之法也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于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化持己用人之偏其全量可亟勘焉夫偏於爭黨必至偏於舉廢君子不然亟勘之而全量益見閒嘗披覽簡編瞻觀時
每致慨於清流之禍人才之衰大抵皆偏之一念誤之也偏以持己而執門戶之見衡才胡以劑其平偏以用人而非黜陟
之方東性胡以化其戾夫惟具全量者力定而異同不苟識定而取舍不輕斯學術與治術以亟勘而益明焉說在于之類
論君子于君子樹人倫之表萬不至怒即成傾軋喜即附聲援特慮偏見未融而學有餘識不足將一操政柄舉錯爽權衡矣
世固未有器量不深而能濬倫才之智者君子羅一代之英萬不敢決御相於立談棄對非以下體特恐偏私未淨而信太
駭疑轉輕將漫無據依齟齬在身世矣世又未有公明抱憾而不留砥行之瑕者然而矜失之爭羣失之黨蓄亦類竊斗山
望也尚盛氣必徇虛聲奚進惟憑才望植私援而排異已指斥並及文章學校無真品斯廊廟鮮真才則世運之憂也然而
舉人以言廢言以人者且每乘取權也寖其文而躐階驟進既易褻威望之尊疾其行而讒論弗廣固以示含宏之量詰
誤在國家斯負慚及衾影則性情之累也于曰孰是君子而持己不陋於偏者立身非競名高萬淩自息取友亦關聲氣阿
附冥為使非得於天者厚而復以學養深之能不爭不黨如是歟于曰孰是君子而用人敢狃於偏者著述雖高讀其書漫
許通才流壞雖微求其義亦資小補使非持諸內者公而更以閱歷鍊之能取人取言如是歟是故由矜羣而推之正足妙
舉廢之用焉居敬者窮理必精華士自無階干進有容者其德乃大衡諛可上達宸聽而斷不流於爭黨也理勝不聞氣勝
實既崇榮自斥春秋未聞游說之風道交迴異勢交居自高聽則卑下士亦補袞衣之闕蓋自世有君子而紛爭之漸以杜
亦朋黨之患潛消由舉廢而觀之愈以見矜羣之真焉名器不輕假慎重藉馴陵躐之梯流品無過嚴採納畧廣功名之路
而何容泥於言與人也文執後器識先門無濫廁之竿憚君相之方嚴而去躬布衣心魏闕囊有救時之策聞朝廷之寬大
而來蓋自世有君子而興舉者類屬名流其論廢者皆無寸識此魯論類記聖言之恉也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于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觀君子於應物時中之學也夫矜而爭羣而黨偏者非中也言舉人不然非以發時中之學乎且
吾道有正則焉甚非可矯而持也天下祇此寬嚴取舍兩途自夫人不得其正往往非偏即過其道常相倚勝而推之即為
風會所關至於乖戾之氣應比周之習成登進之路淆獻納之途蹇而流弊幾於不可勝窮君子惜焉昔夫子以時中之聖
為應物者兩定其衡也古時淳盡草木同澤自世運間往來而學校道廢遂有異同之端中世光輝雲龍並作自人才判升
降而銓衡法敝各爭去取之權今將立一說謂玩不可訓曰吾宜矜改一塗謂孤不可鳴曰吾宜羣論非不善然而偏矣且
夫矜之與爭羣之與黨其事每相逼而來迹詭言仁湯誥言性古聖心傳特慎論者引為門戶之尊伊尹聖任柳下聖和先
賢學派攸關效者徒為隨同之說以是為矜羣夫子曰此不足以語君子也君子之窮理也精德性學問數大端道本淵源
各判學以自重為尊我矜焉而講論著明不敢恃氣蹈求勝之心而況其爭為攻擊德以有容而大我羣焉而藏修敬業不
敢徇情入苟同之貶而況其黨在聲援籠絕中處之身特以此屋漏影衾為方寸懍旦明之慎蓋君子惟守其正而已矣今
將設一科曰有言善則其人吾舉立一禁曰有人惡則其言吾廢法非不主然而過矣且夫言之與人人之與言其事每相左
而貶道家祖黃帝農家祖炎帝故言高論玫其器皆非廊廟之材名家出禮官法家出刑官未裔支流採其書可補治平之略
以是為舉廢夫子曰此不足以定君子也君子之察物也審水火工虞諸大政事興時會俱新一言是雖小必廣否則經術
且不可遽舉而況年少恃才其人方急於躁進一人非雖才必黜否則權謀有不能盡廢而況末像建議其言實出於忠誠
廓然大公之量日憑此馨香禱祝為蒼生求霖雨之需蓋君子惟持其平而已矣是知禮樂修明壽逾衰周夫子所以維持
世變而節和之妙備於一身春秋褒貶託權王魯夫子所以進退人倫而毀譽之公還之二代時中之道如此應物者審焉
可也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于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不好名故身世無憾也夫學君子之矜羣而流於爭黨學君子之名為和而開朋比之習名為好賢惡佞而失進退之權之數代而後患不好名好名即可為君子然名為介而長剛愎之風名為和而流弊如此此君子之難而吾學必務其實也夫古之君子異同不苟故嚴恕得其平喜怒勿輕故觀聽妙其用夫子曰是蓋有學焉惡得以其名取哉意氣可假周旋可習而惟此道德氣度斷不可偽為君子仁育義正當于人以可敬可親之實又不敢恣其性情之過而範以中和故其矜也居下者不怨其陵其羣也受思者不疑其市無他格以誠非襲以貌也若以好名者出之則鮮不以爭為矜以黨為羣矣且夫君子亦豈以爭黨為病哉吁弗起於中天已有廷爭之事元愷同為帝佐豈無族黨之嫌舉世方習為模稜設有建大議則正色而談謀大事則降心相就此其人亦君子之所重然而名節不足震俗峻厲適為招禍之媒度量不足容人包荒徒啓樹援之譏就令讜直長厚各有足傳究之史氏節取之詞未必真無遺憾也君子所以黽勉於學養之純而不以形迹相胥者此耳選士可貴察俊可嚴而惟此衆聽並觀斷不可偏重君子澄心觀世早洞悉於器識文藝之原又不敢恃其取舍之公而出以鄭重故其於人也少文者畀以大任其於言也被黜者徵及遺編無他審以權非斷以意也若以好名者處之則鮮不以言舉人以人廢言矣且夫君子亦豈以舉廢為疑哉風雨既經歷試何嫌側陋之揚庸違亦有嘉謨不貸共工之戮當世方昧於黜陟苟有閑讜論發揚其直闢異端而禁錮其書此其事亦君子之所快然而立談可取御相膠庠幾無執行之儒詢謀不及芻蕘軍國安廣集思之益即謂誠中形外恆不相遁究之學人自勵之言未可以之相士也君子所以躊躇於彰癉之先而不以愛憎從事者此耳總之天下豈有盜名之君子但處世偶有成心而嫌疑已集天下亦豈慕名之君子但觀人稍參私意而貽誤良多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于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于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無黨用舍有得其宜焉夫矜而爭者黨也羣而黨則黨其所爭矣由此而舉人廢言又烏有不黨乎故君子無之且自朋黨之說興而士林無真操守君相遂無真權衡患在學術無權衡患在治術其始一二人創之而久且及於天下國家黨為之也迨至天下國家各黨其黨而學術日益歧治術日益紛有心人雖欲挽迴補救以歸於大中至正而勢有所不能夫子憂之發思君子君子為斯世闡道統勿論秀頑靈蠢而皆示之以敬敬非黨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即此握之感於是有羣而黨者君子曰是黨也主靜為矜靜而不能中節則近於流斯黨於和矣黨和者不可與銓衡且夫黨之為害明之自下成之自上衆言之中而有能於者焉其議論不皆正也其著述不盡純也有慕之者而於乃正矣純矣慕之不已轉而附之在於者亦喜其附我而益峻崖岸樹防閑而黨遂盛上之人見其黨之日盛也又復標榜之徵辟之以為天下之謀猷入告者勸揆之獻講獻書之例詎不謂然然一於者進而黨於者亦進黨於者進而於者反無以自重矣此以言舉人之說也衆人之中而有能羣者焉其資力不必高也其術造不必深也有忌之者而羣乃高矣深矣忌之不已因而軋之在羣者亦任其軋我而愈尊門戶廣聲氣而黨遂熾上之人見其黨之熾也又復貶抑之誅削之以為盡天下之張為幻者戒律之議罪議過之條詎不謂然然一羣者退而黨羣者轉藉以自解矣此以人廢言之說也若君子者不失言亦不失人禮行遜成修辭即以立誠為本舉不任功廢亦不任過敬內儀外色莊必與論篤交衡真諒之分周旋之際上達下達嚴其辨小知大受精其鑒學術隆治術模故曰君子無黨用舍皆宜也

君子不以人廢言

子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弭君子小人之禍在君子勿誤信小人也夫小人攻君子必指為爭與黨君子誤信小人輕用之而輕而至者子故正吉之且君子尚廉部聯道義而小人往往攻之不遺餘力焉其故何也其始由君子誤信小人輕用之而輕棄之甚至擯斥太過有類於氣矜之為乃窮無復之而黨人之事起君子之禍自此亟焉呼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此古今得失之林也夫子知萬世後之君子必有受小人之攻者故先為告曰爭與黨小人攻君子之術也以言舉人卒至以人廢言君子結怨小人之道也究其弊之所終由君子見小人用事而朝廷之論議真有不能終日之憂於是慨然以風節自持名義尚克維於下毅然以宏獎自任士林庶幾有所宗君子惟務而已惟羣而已排擊君子者則以為爭與黨焉一二語砥礪廉隅而當朝娟嫉之流即指為名譽相標數百人同遭禁錮而海內知名之士以得與黨籍為榮使用人者辨之不早君子有因而乙退者矣而不知羣像雖憚卑朱有時為廟堂持大議任復至數千言不為爭拜爵非市私恩有時為國家得人才論薦至數百人不為黨此不待辨而明也而小人之術自此窮矣而推其弊所自始由小人與君子共事則潤澤以詩書不露猥瑣齷齪之概於是搢笏而談廟略片辭可屈盈廷折節以待羣像譚論可推心腹小人亦有言也不可廢也而誤信小人者則併其人而舉焉著作爛然有經籍光而公輔受才樂為推轂談論藹然有儒者氣而名賢下士甘受牢籠使用人者尚不知戒小人有因而愈熾者矣然及至知其弊而姑予調停則無以破其奸而朋黨之萌芽已伏傳之翼而驟加遏抑則愈以甚其毒而紛爭之門戶遂開此亦勢所必至也而君子之禍亦已烈矣所以聖人在上不苟同亦不苟異君子固不受其誣不失人亦不失言小人亦各收其用不然君子不誤信小人而激成小人之禍則君子亦自安於矜而已矣羣而已矣無有指其為爭為黨者亦何必斤斤辨其不爭不黨哉

子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立處已用人之準聖人自道以勉人也夫於羣不流於爭黨和而介也君子求且古人之善於處己吾得兩人焉曰惠曰顧惠以介勝近絕物惠以和勝近玩世皆偏也故君子識之古人之善於用人吾又得兩人焉曰堯曰舜夫詢事必親底績堯之明好問不忘通察舜之公皆聖也故君子則之今夫君子窮而在下有師儒之責端拳術者為於為羣達而在上有君相之權施政教者為舉為廢名教既衰而後烈士始爭談箕潁假意氣以相傾而鄉黨自好之徒往往徼其失而揣摩世態所以一變而聚訟儒林再變而樹援朝右選舉之法不行豪傑始多語渭莘挾功名以自喜而草茅微賤之士往往有所感而寄託風諭所以一變而崇策士再變而罷諫臣夫子曰是爭也非於也是黨也非羣也是人與言交失也舉與廢兩妨也其未奉教於君子乎人情忿則相陵君子為通不為介交道久則易鑒衡雖異不異者兼收並蓄之思不爭而於不黨而羣君子之處已如此不以言舉不以人廢君子之用人又如此必謂羣毅為於溫和為羣其所以窺君子者已粗夫於有因和平而黨非盡在正衣冠尊瞻視之時羣有挾耿介而俱呈第不為分門戶立異同之事而又非有意於於羣也數十年養氣讀書磨鍊深而圭角脊平度量宏而畛域悉化即有時因心作則大謂言重而人亦重人輕而言亦輕其所以知君子者已淺夫言雖可登軺鑼究不能以言開倖進之端人縱屬在腑臺要不多端舉之以作股肱而嘉謨仍資入告則人可而言亦可也廢之而移郊遂而讒說循處震驚則人否而言亦否也有徒嘆其決擇之精而已矣處已用人君子不交盡其道哉

何慶輔

于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學與識兼優君子之妙於通也夫無爭之君子即不黨之君子亦即知人知言之君子也使執一而絕其通君子何敢出此且世之貌託乎君子者何其固執而鮮通也道義之氣不足以勝私用舍之權不足以服物弊在得君子之一偏而不能融乎其通夫惟不苟異亦不苟同不輕取亦不輕爭斯內之覘學修之正外之徵識量之宏天下樂親君子之通而君子之真乃見蓋君子者學足以正性情識足以核名實而未嘗執一理而得力淵源半由師友而來特恐門戶與聲氣交資吾道適以重清流之謗論才選官之意取實行不取虛聲而詢訪有專資辰告即為聖聰而集特恐薦拔與咨諏交失斯世固由昭真道之公不然師君子者謂其可以於可以羣也使於而爭羣而黨君子有所不能通矣謂其不失人不失言也使人以言舉言以與黨一無所用也識定者知明而處當舉與廢兩不敢輕也功名氣節之各有趨也畏我者務求以相勝同我者即引以為擬惟爭與黨未泯其偏內念之乖還不免遺儒修之疵無論其果涉於私也即使所見非私而講學以聚訟成風徒守專門之陋議禮而隨聲附和致來阿世之譏君子憂其室矣軫懷大道之公歧堅僻和同異端每淆正軌而化意見以歸中正實足嚴萬世偽學之防明試敷奏之步兼長也鴻辟未可以濫施建白必期其節取使舉與廢兩乖其慶嘗幾之予奪何以慶萬類之心不必其常有所叶也但使一端偶叶而新進上書闕或論或未便施行下士終老名山著述卒未蒙采擇君子惜其疎矣緬昔拜颺之盛軌弓旌韜鞬鉞世爭自分進而重名臣廣揄揚實足示萬世銓衡之法其在於下則雖砥礪廉隅不敢以觥排為先務而精講習以政友朋之益使學者知養而存清議以扶名教之衰使天下知朝廷總無成見故曰學與識兼優君子之妙於通也

趙熙

于曰君子於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事必務其真持己用人兩慎也蓋於而爭羣而黨持己失其真也君子豈其然哉且天下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其操術為最危觀我觀人之際嚴失而寬亦失取失而舍亦失參半其寬嚴之用倒置其取舍之權而嚴與寬取與舍之真彌近而彌失蓋其操術為最危而君子亦即於危中慎持其真焉斯已矣真者何於也羣也舉也持腐也已用人兩慎也而以公且明之君子處此其寬嚴一本學術取舍不外人情而實合支行以歸大道故官方澄敘升沈別寓機緘然天下亦自此嘖嘖多故矣於羣至公也而爭與黨即伏其間舉廢至明也而言與人或淆其用使辨之不早辨焉則無論是非疑似之間得以各堅其私見恐真鑑不章朝野日逐為浮華詩書或指為糅襍而經濟大章之用其弊轉至更僕難終爭黨相參人言兩失持己用人之患可勝言哉而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其操術之危則更有進焉強柔媚之行氣象不甚殊矣拘一身之節意氣或失其平讀三代之書附會轉滯其旨後之人摩挲載籍遂創為獨行儒林之目責名節而重淵源而固未知爭名利非爭氣節亦非黨流俗謂黨師承亦謬也已經世名山之業彼蒼原分進以予斯人若人言舉言以人廢流品紊而紀綱亦將紊矣俗儒盜竊陳編闖史登其姓氏下士數陳道要朝禁削其詞章後之人感慨前非遂判為考言詢事之科弛鈞衡而循資格而誰復知言綴有禆當世取其人適為世憂人縱見棄清時錄其言足為眾廢所關也夫子所以警其危而深明夫君子之不然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字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針八陳鳳藻

以處世聽言觀君子皆損過就中也夫矜過則爭羣過則黨以言舉人過則廢言以人廢亦太過之弊也君子故貴適於中歟且吾人涉世無不欲去其私也吾人聽言無不知棄於公也乃操之太蹙必激而成矯枉過正之舉於是非過高甚忘節即過嚴夫郡正之辨是雖不參以私意一秉乎大公而卒未能與世無忤用人胥當者夫子曰皆未荒非過賞夫登進之階即過嚴夫郡正之辨是雖不參以私意一秉乎大公而卒未能與世無忤用人胥當者夫子曰皆未奉教於君子自當世以徵逐為交正士每崇其崖岸自俗學以聲援相尚吾儒亦峻大門牆顧何以盛氣未平冊激烈漸流為乖戾彼以為防比匪吾以為少含容也君子曰是矜而不羣也不黨而仍不免於爭也謂千慮必無一得大廷何為有數奏之條謂片長足概畢生吾儒固必以先行為貴顧何以銓衡無定而議論不考其修為彼謂為得具材吾恐其無實踐也君子曰言果足多也而人懼不逮夫言也乃或因嫉惡太嚴易肇清流之禍絕人過甚每為宵小所傷於是音容胥融與世俗輕言結納迨至漸摩既久日習於阿比而不知君子曰不爭矣然而黨矣不黨矣然而爭矣又或慮鼓簧易惑立說措以盜名韜鐘常懸挾策亦多俾進於是觀聽太刻謂斂士安有嘉謀有時獻替可資反鄙嫩聲名而不納君子曰雖不舉矣然而言以人廢矣惟君子處世以中庸為則不立異亦不矯同而性情胥化以詩書不亢不卑舉世成欽其丰采惟君子量才以中正為衡無監取亦無輕棄而文章必兼夫經濟為坊為表士林不尚夫詞華夫然而與世無忤矣論化裁有妙用倫類者可就甄陶微特道德自尊不為俗流所溷即此含宏廣大豈不足使阿私之習悉為道義之交彼籍其形似者見君子之溫而屢威不猛也有不董德而返於善良者乎所以會斂束亦會謹嚴共仰斗山之望彌渾融亦彌公正不開標榜之門夫然而用人胥當矣論遴選之定評當世皆互通聲氣即使嘉謨未展詎無援引之人況值博採旁搜復何難遇大兄之長取備九重之選彼尊干揣摩者見君子之不失人不失言也有不悔過而敦其行誼者乎所以策書司獻不妨養真才以待子孫經訓可通不必薄其行而刪著作記者故類書之

第一名劉可毅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閶闔長虹麗旌旗曉露新退朝花未午夾道柳先春曙色千條轉煙痕萬樹皴烏蛇分百道旗旆出三秦宛宛晴雲展亭亭旭日勻塵能黏碧露高不颺紅塵舞絮唐宮曲華游渭水濱好從圖畫裏整佩侍

第二名汪棣昌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官柳千絲曷宮旗一色新露晞猶濕曙風拂乍籠春淑氣瞻黃纖低枝蘸碧鱗煙開金殿禁衣潤玉階人析羽離離影涵珠娟娟身翠疑搖雜佩紅不染纖塵東高颺吹弱南牙仗喚頻託根依

第三名姚晉圻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太液甘漫頌　恩綸

喜見旌旗影趨朝夜嚮晨未乾枝上露拂到柳梢春煙縷回環合星桴默染勻龍文添潤色燕翦想丰神紫禁生輝處絲綸待漏人雲移雙闕樹風定六街塵彩泡瓊林秀痕留玉液新簪毫岑句詠鏘佩侍

第四名李希聖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曉望龍池柳旌旗拂處新未乾天上露併作畫中春煙縷千條潤雲揩一色陳聽鶯誰倚樹翻筆不驚塵絲縊朱竿細珠穿碧綫勻華林三月賦仙掌九霄鄰覆地常交影睛陽已細晨薇垣方帳直獻句侍

第五名顧仲安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六韻

仙鑾旌旗拂趨朝正嚮晨未乾花上露先得柳邊春掃槎旋金縷盤轂滾玉塵彩旂低蕩模珠顆膳圓勻映日睛還早迎風颺自頻輕陰移雉尾餘潤灑鶯身鸚鵡臺樓路鵁鶄驚伴侶人羣依

第六名楊士晟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天仗近鏘佩拜　恩新

柳外旌旗轉趨朝夜嚮晨未乾枝上露近拂禁中春嫩葉青舒甲長蒨彩煥辰煙霏千縷賦痕點九旂勻裁欲輕風翦時還待旭輪華林觀禮日豐草賦詩人隼掠天邊影鶯藏樹底身　形廷方侍直湛湛沐　皇仁

第七名貴　成

玉宸科會聖

蓮漏初停候旌旗柳外陳未乾枝上露輕拂禁中春文織千絲密囊承五色新無聲雷詔畫戟有影曳芳塵風掣紅猶濕煙捲綠不勻隊分仙仗路衣點早朝人城鄽晴疑雨樟臺夜嚮晨籥重勤儆直豐草詠　皇仁　第八名　趙鼎仁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清露乾猶未朝天紫陌春旌旗排迤邐楊柳拂輕勻風絮千重合雲荐一色新溼痕傳碧陰曉氣混紅塵寫入華林景沾來盡省人遙青分雉尾濃綠潤鶯身珠旆籠煙縷金盤捧日輪好將岑句詠簪筆侍　楓宸　第九名　葉德輝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夾道旌旗列朝儀肅嚮晨未乾花外露正拂柳邊春映日輝茶火涵煙漬麴塵香釀時點袖絲錯宛拖紳萃保迎仙仗金盤捧日輪好將岑句詠簪筆侍　丹宸　第十名　湯壽潛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柳外旌旗展鳴珂近　紫宸　九天叨　湛露一曲和陽春黍彼攘攘被荼如簇簇新　龍池搖有影　鳳闕濶無塵重欲添煙縷烘還待日輪舞風隨燕子蹈旦待雞人庭燎光猶爛霞標彩共陳賡歌岑句續儆直荷　恩綸　第十一名　方家樹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碧柳垂絲密青旗簇仗新未乾枝上露剛拂陌頭春雲縷縈紆合星斿錯雜陳晴梢團樹色涼意動花晨綵曳戴雞影珠驚的碟珍泣條疑有雨清道更無塵漢殿承盤夜華林獻賦人早朝賡雅什珥筆侍　楓宸　第十二名　羅迪楚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發墨乾猶未鸞臺和句新青旗花底露翠條柳陰春舒景風痕細流珠雨氣勻絲綸儀鳳地環佩聽鶯人碧裊金爐篆紅融玉輦塵文章傳史闕麗思潭九天均飛絮沾衣溼移班簇仗頻好隨槐棘列珥筆侍　楓宸　第十三名　李心地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催起靈和柳旌旗一色春未乾宵露重似拂曉風頻搖曳縈青瑣森嚴衛紫宸交龍舜錯米警鶴已淩晨金縷梢來密珠簾綴處勻朝衣應點進陛戟共涵新挹潤飛雲字馳晴駐日輪更邇　天仗入優渥載　皇仁　第十四名　周頌聲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一路旌旗擁朝迎柳色勻未乾枝上露簡拂樹邊春翠縷柔雲旗颺珠盤淺瑩破翻風舒鸞錦帶雨挹輕塵寫語花香潤龍文染漬新涼陰排仗早清韻點衣頻弄影雲煙縷烘晴待日輪嘉州詩句詠　閻澤沐　丹宸　第十五名　鍾為楨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曉露乾還未唐宮景物春旌旗揩旖旎楊柳拂輕勻覓閱三危接樓臺一色新恩書分草木光氣引星辰珠點疑含雨金支不動塵排來迎輦路省到早朝人列宿曾臨夜蹕陽待漏晨裘薦雅什庶棄荷　皇仁　第十六名　何慶輔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濃露乾還未趨朝夜漏晨鑾旗低拂樹宮柳暗搖春星斗全收影樓臺迥絕塵垂金添綵豔滴翠綴珠勻日上紅猶溼煙花綠欲皴仗排盤馬地衣點聽鶯人漢殿雙文竦峙華林一色新千旌思進善　閻澤沛　楓宸　第十七名　趙　熙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楊柳迎仙仗旌旗擁侍臣未乾猶有露欲拂不勝春翠挹三霄迴青蓮一色新林芬捎旆旆花氣駐逸巡衛戟森俱列朝衣染漸勻曉風霽影宿雨並清塵珊樹文枝處金莖待澤辰睎陽賡湛湛薄植荷　皇仁　第十八名　陳鳳藻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一路旌旗擁趨朝夜嚮晨未乾花外露輕拂柳邊春絮掠青花剪綵龍交翠溼鱗鼯風接鳳羽睎日待烏跋旆捲煙絲翰衣沾露殺勻華林盤馬路晝盡聽鶯人縷密簪笄影珠零穆翹塵　聖恩忘蕭聚被劍佩集　丹宸　第三五名　李哲名

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春字五言八韻

稚柳和煙細青旗拂漢春未乾前名露似逐早朝人清點緋衣溼寒搖翠羽類珠盤粘落絮金鏈掃芳茵天仗陳都潤雲煙晝不真遠風交蔭樹仙灑欲霑巾臣濃鴨爐堪共染宮鶯囀亦新永豐根乍碎載筆頌　時巡